
武俠世界
第31年
47
$10.00

編者話

吳中龍先生新作「流氓警官探案」之「連環殺」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吳先生之著作向以文筆流暢、題材新穎、故事情節出人意表稱著，在本文中更有突出的表現，故事主角劉尙文，是一個不修邊幅、吊兒郎當的警官，但他却有屢破奇案、表現出色的紀錄，這回他應廉政公署之邀，調查污點証人莫威及兩名保護他的幹探遭人槍殺一案，調查期間，兇案頻生，案情越變越複雜，最後重案組接手調查，且看精明神勇的劉尙文總督察如何抽絲剝繭，破此重案……

* * *

楊帆先生所著「黑道戰雲」由今期起分三期刋出。內容描述禁軍教頭之子戰雲，一身武藝超羣，參加黑社會的「雙蛇會」，換得南城不再受黑社會的剝削，犧牲自己，爲南城居民謀福利……故事情節動人，驚心動魄，文字流暢，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擒兇記」。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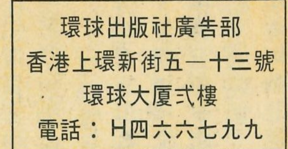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7期

（總號15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流氓警官探案／吳中龍·文　可飛·圖

連環殺

秘密調查　三屍命案



在香港，若果沒有了電視機的話，不少人會感覺到日子非常難過，主要原因是這裏可供市民娛樂，而又消費不高的去處實在太少了。

香港人最普遍的消遣，便是跑到電影院去，所以那些粗製濫造、俗不可耐的低級笑片也能大行其道。

只是，通貨急劇膨脹，一家三四口若外出看一齣電影，票價加上一頓晚飯，動輒便要化費三數百元，所以，大部份時間，人們都呆在家裏對着電視機，享受那免費娛樂。

不過，對劉尚文來說，電視機却是可有可無之物，即使閑着在家，他也不會扭開電視觀看那些他認爲無聊之極、不合情理的劇集。

他家裏的電視機只有兩種用途，其一是播放錄影帶或鐳射影碟，其二是閑着無聊時拿來玩家庭電腦遊戲。

難道他眞的對任何電視台的節目也不欣賞？當然不是，只不過他每天可以觀看電視的時間實在少得可憐，他唯一看的節目乃是晚間新聞。

這時，劉尚文便正在看他每日都不會錯過的電視新聞，而他的未婚妻麗姐則在旁把剝了殼的荔枝一顆一顆的送進他口裏。

電視正播放着有關學生運動、絕食要求民主的新聞，劉尚文看了，不禁搖頭嘆息道：「他們實在太天眞了，中國人執政的地方，怎會有眞正的民主？」

「尚文，他們這麼一搞，你猜會有些甚麼後果？」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們難以如願。不要說這個了，我對政治實在冷感得很。」

「你說得對，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大權在手，誰會輕易把權力放下？」

「我可以，我是超級大丈夫，錢和權力對我來說都不重要，有了固然是好，沒有也不是問題。」

麗姐咭的笑了出來，道：「超級大丈夫，那麼甚麼東西對你最重要？不，我應該問你不可一日無甚麼？女人嗎？」

劉尚文大笑，道：「倒給妳猜中了，一個超級大丈夫當然不可以一日無女人！」

麗姐瞪了劉尚文一眼，道：「那不是超級大丈夫，而是超級大色狼！」

劉尚文把嘴裏的荔枝核吐了出來，笑道：「妳說我是超級大色狼？」

「難道你敢否認嗎？」

「好，既然妳說我是超級大色狼，我便以行動來支持妳的說法……」劉尚文邊說、邊把麗姐按倒在沙發上，一隻怪手閃電般從她寬敞的T恤下伸進，偷襲雙峯要塞。

麗姐慌忙掙扎，忙迭地道：「尚文，不可以，今天不可以做……」

「爲甚麼？不方便嗎？但日子不對啊！」

「不，藥丸吃光了。近日太忙，忘記了到藥房購買。」麗姐忙把劉尚文那雙早已佔據她要點的怪手從T恤之下拉出來。

「這好極了，難得有此機會，讓我把妳的肚子弄大，看妳還有甚麼藉口不嫁給我。」劉尚文變本加厲，把行動升級，便要解除麗姐的束縛。

「不要，不要，你怎可以破壞我的計劃和原則？」麗姐拚命掙扎反抗。

「麗姐，我看妳得改變計劃和原則了，還是多花一點時間想一想有關婚禮的事吧，別再想妳的事業了！」

這時麗姐身上的衣服已被他褪掉了一半，麗姐知道掙扎只是白費氣力，靈機一觸，嚷道：「尚文，慢着，有重要新聞！」

「妳不用轉移我的目標了，即使……」

麗姐適才忙得不可開交，那有空注意電視新聞，她那句話當然是胡謅出來，引開劉尚文注意力，趁機溜掉。

誰知道事有湊巧，電視竟眞的報導着一宗與劉尚文頗有關係的新聞。

「……紅磡警員宿舍某單位，於晚上七時左右傳出數響槍聲。警方聞訊到場，發覺該單位內有三名男子倒卧血泊，身上各中兩槍，於警方抵達現場時已不治斃命。被槍殺的三名男子，其中有兩個乃是現役探員，餘下一人身份不詳。直至目前爲止，警方仍未透露有關這案件之進一步消息。」

劉尚文整個人仍是壓在麗姐的軀體上，只是他的怪手早已停止活動，靜心聆聽着新聞報導員所說的每一個字。

「麗姐，請妳稍候，我去打一個電話。」劉尚文隨即起來，跑去打電話給他的得力助手麥超沙展。

麗姐也跟着坐起來，整理身上的衣服，却不急於溜走，因爲她知道劉尚文永遠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聽了這宗新聞，他絕對不會再來騷擾自己。

撥了數遍麥超家裏的電話號碼，仍是接不通，劉尚文咒罵了一聲，放下聽筒，跑進廚房拿啤酒。

這時，他已忘記了要把麗姐的肚子弄大這回事，心裏只想着剛才那一宗新聞。

通常，警員在家中槍身亡的案件裏，十宗佔了九宗是自殺案，而自殺的原因，通常都是因爲難以解決金錢上的問題，被大耳窿逼得走投無路，只好一死了之。

不過，劉尚文知道這次應該不會是吞槍自殺案，因爲死的人有三個之多，而香港仍未流行集體自殺這玩意。

最大可能是兇殺加上畏罪自殺，或單是謀殺案。

劉尚文拿着啤酒，扯掉瓶蓋，骨

碌骨碌的喝了數口，回到電話几旁，透過傳呼機台找麥超。這時的他，根本已忘記了屋裏還有麗妲存在。

不過麗妲早已習慣了，她在電視機柜裏找了一盒西片錄影帶，放進錄影機裏，獨自細心欣賞。

不出三分鍾，麥超便已覆電話來。

「麥超，你剛才有看電視新聞嗎？」

「劉SIR，你問的是不是警察宿舍所發生的那件兇案？」

「是的，可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我剛剛打電話查問過了，是兇殺案。其中一個死者叫黃雄，是和我同期從學堂出來的舊拍檔，現隸屬反毒組，另外那一個死去的探員則是他現時的拍檔。至於第三人的身份便不得而知了，負責這案的伙記怎麼也不肯透露。」

「這麼秘密？可知道是誰負責這件案的？」劉尚文道。

「由反毒組負責。」

「如此說來，這三人之死，極有可能與毒販有關了。」

「我也有這個想法。」

「既然不關重案組的事，我也無謂理會了！沒有其他事了，早點睡吧！」

劉尚文掛上電話後，才猛然省起客廳裏還有他的未婚妻麗妲，不過他的慾火早已被那宗新聞撲熄了，遂拿着那罐啤酒，坐在麗妲身旁，陪她一起看錄影帶。

「不用回警署嗎？」麗妲問道。

「是反毒組的案件，並非普通兇殺案，不關我的事。怎麼了，妳想我回警署嗎？」

「想有甚麼用？我想你今後也不回警署，這可能嗎？」

「也不是全無可能的，事實上，這份工作，最久我也只會多幹三五年，屆時，我將會和妳跑到美國去，與爸爸和媽媽一起。」

「眞的嗎？那太好了。但是，我們爲甚麼不留在香港呢？你眞的對九七後的香港沒有信心？」

「我只對法治的社會有信心。」

「但屆時也有基本法啊！」

「麗妲，別天眞了，在極權社會之下，除了槍法，甚麼法也是不切實際。誰的槍多，誰的說話便是法律。今天的香港，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爲甚麼這麼多人甘心離開，跑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當其三等公民？答案很簡單，因爲他們吸慣了自由空氣，寧可生活方式、習慣有所改變，也不接受變了質的空氣。」

「這個當然了，生活方式有所改變，最多只會喪失部分享受；變了質的空氣却會使人窒息。」

「麗妲，『窒息』這名詞眞是用得可圈可點。當我從英國大學畢業回來，還未加入警隊時，曾跑到國內旅行，但不知怎的，在那個地方，心頭總好像有一種無形壓力，直到航機回到香港領空，那種令人窒息的感覺才一掃而空。」

「我有很多朋友都有你這種感受。身爲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會有這種感受，眞是一件可悲之事。」

「別說這些了，但願上帝保佑那些學生們，尤其是那些學生領袖，因爲他們是中國的新希望。」

「尚文，我還以爲你眞的無動於衷呢！」

「麗妲，只要是中國人，誰會無動於衷？中國若眞的有民主、自由，誰願意離鄉別井，寄人籬下？誰願意自己的下一代，連本身的語言、文字都不懂？」

「是了，尚文，去到美國後，你會幹甚麼？仍然當警察嗎？」

「肯定不會。至於幹甚麼，我目前仍未有打算，也許會跑到荷里活去碰運氣，若能好像尊龍那樣走紅，那便發達了。」

「你去照一照鏡吧，人家尊龍站出來，英俊瀟洒，而你，一個星期中，佔了六天不剃鬚，大明星是這個樣子的嗎？」

「麗妲，我這是避免麻煩。要知道我若然稍作打扮，定會把所有女警都迷住了，那時我煩也煩死了。」

「我認識的人可說不少，但從沒見過誰的面皮比你還要厚。不和你說了，明天一早便要往法院，我得早點睡。」

「那麼，妳先睡吧，我還想看最後新聞。」

「我先警告你，稍後不要騷擾我！」

「妳如果不信任我的話，可回隔壁的啊！」劉尚文大笑。

「你且試一試騷擾我，看我會不會立即跑回去，今後再不過來。」麗妲一本正經的，也不知是認眞的還是說笑。

劉尚文嚇得伸了伸舌頭：「不，不，千萬不要，我保証絕對不會騷擾妳。這樣吧，我今晚做廳長，那妳可滿意了吧？」

「那又不必，只要你不毛手毛脚的，把我弄醒便成。」

「這樣說，是不是只要我溫溫柔柔，儘量小心便可以了？」

「你若夠膽量，儘管一試。」

＊ ＊ ＊

方青雲喝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目光有意無意的瞟向坐在離他不遠的卡位中一名男子，發覺他仍是獨自一人。

這已是方青雲今天的第六杯咖啡了，亦是他進入這二流餐廳後的第三杯，他在這裏已坐了差不多整整一個小時。

他對咖啡情有獨鍾？勉强可以這樣說，因爲芸芸衆多飲品之中，他只喝啤酒、咖啡及開水。不過，一天之

內喝六杯咖啡，實在太多了，要知道咖啡喝多了，會使人神經衰弱。

事實上，即使是人參湯，過量時對身體也是有害無益。只是，方青雲實在沒有辦法，因爲在餐廳裏，若只叫開水而霸佔一張桌子整整一個小時，不給別人撻走才怪。

當然，他可以叫食物或是啤酒的，只是他仍是飽得很，吃不下東西，當值時，亦不適宜喝酒。

方青雲現在正是當值，他的任務，便是監視那坐在鄰桌的單身男子。

他是警探嗎？不是，事實上，他監視的對象才是一個警探。

他是廉政公署行動組的人員。

終於，他看見一個穿着整齊西服、身材高大的男子走到他的對象身前坐下。

當方青雲看清楚這人的樣貌時，心裏不禁一陣高興，因爲跟踪了這麼多天，總算有點收穫。

這剛來的人也曾一度是他調查對象之一，只是這人太聰明了，足足花費了超過半年時間在他身上，方青雲也找不到半點足以把他繩之於法的証據。

後來，這人被勒令辭退警務督察職位，而廉署亦因始終未能找到足夠檢控他貪汚的証據而被逼放棄對他的調查。

白白浪費了大半年時間，方青雲自然有點不甘心，但却是無可奈何，因爲他不能違抗上級命令，私下繼續調查下去。

不過事實上，因種種原因而被逼放棄調查的案件，方青雲亦曾遇過不少宗，早已見怪不怪，畢竟廉政公署也不是萬能的，並無可能每宗調查都能成功地把對象檢控。

因此，當方青雲看見曾從他手中溜掉的大魚與現在調查的案件扯上關係時，他心中的喜悅實在不難理解，失而復得的感受自然比無風無浪得來的强烈得多。

他站了起來，走向洗手間，當經過那兩人的桌子的時候，他掌心所暗藏的一枚微型竊聽器已被他悄悄掉在地毯上，再經他脚尖輕輕一撥，便神不知鬼不覺的滾進卡座之下。

跟着，方青雲往洗手間打了一個轉，回到自己的座位，從公事包裡拿出一個外形像一部普通耳筒卡式機的收音錄音器，放在桌上，再把耳塞塞進耳朵裏，把錄音掣按下。

任何人看見，也只會認爲他是在聆聽音樂或電台廣播，而不會想到其他。

「一切順利嗎？」耳塞傳來後來的人之聲音問道。

「一切都非常順利，甚麼手尾也沒有留下。」

「那兩柄槍在那裏？」

「已扔進大海了。」

「做得好。雖然兩柄槍價值不菲，留下來始終不妥當。」

「古SIR，那些借據和酬勞，甚麼時候才可以給我？」

「放心吧，絕對不會跑掉你那份酬勞的。」古SIR道。

「我不是擔心這個問題，只不過我近日非常手緊，所以才向你追討那筆錢。」

「既然你這樣心急，讓我打個電話問一問老板，看看能否在這一兩天內把錢給你們吧。」

「勞煩你了，古SIR。」

那古SIR隨即離座往打電話，方青雲亦暫停錄音。

不消五分鐘，姓古的男子便已回來，方青雲立即繼續錄下兩人之對話。

「我已經和老板說過了，他答應明天給你。」

「好極了，明天我們在那裏見面？」

「明天我才和你聯絡吧。是了，今後如無特別重要的事，不要隨便找我，這對你我都沒有好處。」

「我也明白這點，要不是我極需現金，也不會找得你這麼急了。」

「不必多說了，明天等我的電話吧。」姓古的男子說畢，拿起身前那杯咖啡呷了一口，便離開餐廳。

另外的那名男子逼留片刻後，亦結賬離去。

方青雲連忙跑到該卡座下，拾回微型竊聽器，回到自己的座位，向侍者要了一杯啤酒。

這一天的工作既已完畢，而且有了重大收穫，當然要來一杯啤酒鬆弛一下神經，兼且自我慶祝一番。

毫無疑問，剛才那兩個人的談話已告訴了方青雲，他們與他所調查的案件有極大關係。不過，單憑他現時手中的那盒錄音帶，証據未免略嫌單薄，若能在明天他倆交收酬勞時當場擒人，再尋回那兩柄扔進大海的手槍，那便好得多了。

明天的行動，當然不是他這調查員所能勝任，亦不是他的工作範圍，事實上，只要他回家後以電話向上頭報告這晚的收穫，以後的事已不必他操心，一切自有行動組接手。

方青雲喝光杯裏的口啤酒，滿懷高興地離開餐廳。

酒精會使人反應遲鈍，得意會使人喪失警覺性。

也不知是因爲那杯啤酒，還是方青雲被收穫冲昏了頭腦的關係，竟未察覺身後有兩個人跟踪着他。

這兩個人也是從餐廳出來的，事實上，他們在方青雲及他監視的對象進入餐廳前，便已先一步抵達。

方青雲偷偷地把竊聽器安置在卡位下的動作，在幽暗的餐廳燈光下，雖然沒有被人察覺出來，而且一直沒有惹起餐廳裏任何人之注意，但他卻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那便是急不及

待的跑去拾回微型竊聽器。

犯錯自然要付出代價！

方青雲緩步走向附近的地下鐵車站時，一輛小型客貨車突然在他身邊停下，打開了車門，而他身後那兩名男子亦衝了上來，一左一右的挾着他，把他推進車裏！

* * *

這天，劉尚文回到警署，如常地分配好手下當天的工作後，便張開報紙，打算詳細了解北京學運的進展情況，他的頂頭上司何坤警司却以內線電話召他過去商量一件事。

「老何，甚麼事這麼重要，我還未……」說到這裏，劉尚文才發覺何坤房間裏還有一位身穿整齊西服，戴着一副金絲框眼鏡，活像是個銀行經理的中年男子。

「尚文，讓我來介紹，這位是程大爲先生，廉正公署調查組高級主任。程先生，這位便是劉尚文總督察，我的最得力助手。」

「劉幫辦，久仰大名。」程大爲熱情地伸手與劉尚文相握。

「幸會，幸會。程主任不是來調查我有沒有涉嫌貪污的吧？」劉尚文笑道。

「劉幫辦說笑了，若然香港人個個都像你這般清廉，廉署根本便沒有存在之必要。」程大爲道。

「程先生，你說錯了，你應該說，若然香港人個個都好像尚文那麼富有，便沒有人手持英國BNO護照，統統溜到美加和澳洲去了。」何坤笑道。

「兩位都說錯了，事實上，若然每個人都是家境富裕的話，罪案便會大大減少，警務署和廉署都可以大量裁員。要知道大部份的罪案，尤其是貪污，都是金錢作怪。今天的警隊，爲何貪污情況比以前少了很多？主要原因，是警務人員的收入和福利大大提高了，憑薪水便可過舒適生活，毋須鋌而走險，以身試法。當然，廉署的阻嚇作用也有一定的效果。」劉尚文道。

「劉幫辦說得一點也不錯，若收入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廉署人手即使再增加四五倍，也難有今日的成績。」程大爲道。

「只可惜雖然如此，警隊中仍有少數害羣之馬，金錢的誘惑實在太大了。尚文，程先生這次前來，是要求我們協助調查一宗案件的。鑑於性質之嚴重，上頭決定交由重案組負責協助。」何坤道。

「老何，你不是說重案組裏有弟兄涉嫌貪污吧？」

「絕對不是，此案之調查對象並非重案組弟兄，而是反毒組中人，你且與程先生到你那邊詳細研究案情吧。」何坤道。

劉尚文遂與程大爲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並交代手下如無要事，不得騷擾。

「劉幫辦，二十多日前，紅磡警察宿舍發生了一宗三屍命案，其中兩名死者乃反毒組探員，劉幫辦應對這事略有所聞吧？」

「是的，但所知不多。你現在調查的便是與這宗命案有關嗎？」

「對了，而該命案的第三名死者名叫莫威，本是一名販毒頭子的得力手下，却與販毒頭子的心愛情婦偸偸鬼混，被販毒頭子發覺，下令追殺，逼得逃往T埠。反毒組出盡辦法，把莫威找着，打算以他爲証人，把該名販毒頭子繩之於法。」

「既然如此，他們應該嚴加保護莫威才是啊，怎會讓他死在警察宿舍中的？」

「不久之前，悍匪區向東從羈留所逃掉，至今仍未能查出是誰協助他逃走的，反毒組遂認爲羈留所不安全，妙想天開的把莫威藏在警察宿舍中，由組中四名幹探輪更保護，誰知道仍是百密一疏，被販毒集團派人暗殺，更使其中兩名幹探殉職。」

「不用說，定是消息走漏了，除了辦理這案的人員外，還有誰知道莫威藏匿在警察宿舍裏？」

「沒有其他人，事實上，知道莫威藏在警察宿舍的人，一共只有十三個，全屬反毒組中人，包括那兩名殉職探員在內。因此，反毒組主管認爲這十一人當中，有人與販毒集團有關係，要求廉署暗中調查。」

「調查對象只有十一人，以你們廉署的人手，應可足夠應付，照說毋須我們重案組協助調查的啊！」

「劉幫辦，本來是的。只是，經過半個多月的調查，不但未能有所進展，其中一名調查員更神秘失踪了。」

「他失踪了多久？」

「已有三天，而最耐人尋味的是，他所負責調查的對象亦已死掉，在他失踪的翌日，被發現死在自己的車裏，太陽穴中槍，似是自殺的模樣，可是却沒有任何遺書留下，槍膛子彈亦不見了一顆。」

「你指的是前天自殺死掉的反毒組探員陳華？」

「是的，我們懷疑陳華並非自殺，而是被販毒集團滅口，而本署調查員方青雲亦有可能因查到某些線索，被毒販發覺擄去，甚至已被殺死。」

「唔！若是眞的，那你確需要重案組插手調查了。程先生，反毒組方面可知道我們插手這案嗎？」

「不知道。直至目前爲止，知道你們協助本署調查這案的，除了你和我之外，只有本署專員警務處長以及你的兩位上司克捷臣總警司及何坤警司。劉幫辦，此案對手神通廣大，希望你能挑選一些可靠的人員來辦理。」

「你放心吧，我的手下絕對可靠。」

「這好極了，我已帶來一份詳細的資料給你參考，如有需要的地方，請

隨時與我聯絡。」程大爲隨即把帶來的一個公事包及一張他自己的名片交給劉尚文。

「一定，一定，希望我們合作愉快，順利破案！」

* * *

劉尚文詳細地研究過程大爲留下來的那份資料後，便召來他的兩名得力助手陸志堅幫辦及麥超沙展一同商討案情。

陸志堅道：「劉SIR，那涉嫌販毒頭子是誰？」

劉尚文道：「是本港商界名人范文祥。」

陸志堅、麥超兩人聽了，均爲之愕然。

「竟然是他！這傢伙經營的生意可多着嘿，地產、飲食，甚至金融都有他的份兒，而且還是慈善機關的總理，想不到原來是個販毒頭子。」陸志堅大訝道。

「英雄莫問出處，此地有不少富豪都是幹偏門起家的，只不過有部份在發迹後收手，改行做正當生意，而有些則繼續幹其傷天害理之事罷了。當了這麼多年警察，你也該見過不少例子的了，怎值得大驚小怪？」

「劉SIR，你的家族也是首屈一指的富商啊，是否也是幹偏門起家的？」麥超開玩笑的道。

「我老子是個三世祖，生下來便是億萬富翁，劉家是如何發迹的，恐怕他也不知道，更別說我了。所以，你若要知道的話，最好還是由你親身去問我爺爺，你想甚麼時候見他？今晚吧，好不好？」

「不，不，六七十年後再說吧，我不想這麼快便見你爺爺！」

劉尚文的爺爺早已死去多年，麥超當然不想這麼快便見着他。

「劉SIR，我們如何入手調查這案？」陸志堅道。

「我們最主要的目標，乃是找尋那失踪的廉署調查員方青雲之下落、調查陳華的眞正死因以及追緝警察宿舍命案之兇手，並非對付范文祥。你們一定要弄清楚這一點，不可捨本逐末，把太多精神放在搜集范文祥販毒証據方面，因爲這是反毒組的工作。目前，我們分三方面進行，陸幫辦負責調查方青雲失踪前的一切活動以及他曾和那些人接觸等等；麥超則負責調查警察宿舍命案的資料，記着，必須旁敲側擊，不着痕迹的進行，別讓其他人知道重案組插手此案，儘量不要動用組裏弟兄，有此需要時，必須預先告訴我，明白嗎？」

「明白了。但是，劉SIR，你剛才說從三方面進行啊，還有一方面是甚麼？」麥超道。

「還有一方面，當然便是調查死去的探員陳華生前與甚麼人來往，這個由我親自出馬。」劉尚文道。

* * *

陳華三十歲，香港出生，已婚。於十一年前加入皇家警察，因表現良好，六年後擢升探目，調往反毒組，曾破獲多宗大案，深得上司嘉許。

兩年前，與妻子感情破裂，協議分居。自此，陳華性情大變，更染上賭癮，經常弄致經濟拮據。自殺前三個月，曾向好友表示欠下巨債，被貴利集團逼得透不過氣來，死前數天，更是心事重重。

劉尚文放下檔案，忖道：「他是被大耳窿集團逼死的，還是如程大爲所說般，被販毒集團所殺，做成自殺假局？」

要找到答案，當然要先證實陳華是否債台高築，欠下貴利集團一筆鉅款。

劉尚文撥了一個傳呼機台的電話，留下口訊，燃點一根香煙，等候回電。

大約兩分鐘後，他的直線電話便響起來。

「重案組劉尚文。」

「劉SIR，我是王榮，可有甚麼關照嗎？」

「你現在那裏？」

「我在家裏。」

「立即出來吧，十五分鐘後在馬來餐廳見。」

「知道了，我立即來。」

* * *

劉尚文到達馬來餐廳時，王榮已比他先到。這時正是午飯時間，劉尚文遂向侍者要了一客咖喱雞飯和一杯珍多冰。

「咦，劉SIR，戒了酒嗎？」

「我怎會戒酒，只是當值時間，不適宜喝酒罷了。王榮，你認識陳華這個人嗎？」

「你說的是不是日前自殺死去的陳華？」

「是的，正是他。」

「只見過數次面，沒有甚麼來往。事實上，這兩年來，我主要都是替你們重案組打聽消息，沒有應酬其他的人。」

「好極，你替我調查一下，陳華死前是不是欠下一筆貴利數以及欠誰的。」

「這個易辦，不出三五天，定有消息回報。」

「小心一點，陳華極有可能不是自殺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自會謹愼從事的了，若陳華眞的是自殺的話，又何需勞煩劉SIR你來調查？」

「你在外邊，可曾聽見甚麼有關半個月前警察宿舍命案的消息？」

「沒有，甚麼也聽不到。劉SIR，那是反毒組的事啊，你們重案組也插手了嗎？」

「我怎會插手管別人的案件？只不過懷疑陳華之死，可能與這案有關，所以順便問一問你，讓你賺點外快。」

「既然這樣，我便一併替你打聽一下吧，看看能否找着些甚麼線索來。」

「不必了，你還是專心替我調查陣華的事吧，別理太多了。那批人手段狠毒，連警方人員也敢暗殺，你若到處查探消息，恐怕會招惹殺身之禍。」

「不會這麼嚴重吧？」

「你以爲我危言聳聽，在唬嚇你嗎？即使查問陳華欠債之事，你也得要非常小心，我可不想失掉你這線人。」

「放心吧，劉SIR，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了。」

劉尚文匆匆吃過午飯，便回警署，却給何坤警司找了過去。

「尚文，又有一名探員離奇失踪了。」

「也是反毒組的伙記嗎？」

「不，是旺角區掃黃組的，名叫譚國雄，半個月前開始放大假，應於昨日上班，但直至現在仍下落不明，不見他回警署報到。」

「會不會去了外地旅遊，找不到機位回港，所以趕不及回來報到？」

「不錯，他的確是去了韓國旅行，但根據移民局的電腦記錄，他已於前日回港。」何坤道。

「可會問過他的家人？」

「他在港無親無故，只有一個同居女友，但也於半年前分手了。」

「老何，我不明白，這個譚國雄既然隸屬旺角區，即使他眞的失踪了，也該歸旺角區調查啊，你爲甚麼要這般關心？」

「理由簡單得很，因爲譚國雄和日前死去的反毒組探員陳華雖隸屬不同警署，却是一對非常要好的朋友，經常走在一起。旺角區指揮官恐怕他的失踪與陳華之死有甚麼關連，便立即向上司報告，處長也認爲兩者之間可能有關係，便通知我們注意這件事。」

「原來這樣，我還以爲你近來悶得發慌，連別個區域的事也不放過。」

「我才不像你那樣好管閑事，本區的事還嫌不夠多嗎？」

接着，何坤便把一份有關譚國雄的資料交給劉尚文，續道：「是了，譚國雄和陳華還有一個共通之處，便是同樣好賭如命，弄致經濟拮據，不少同僚都是他的借貸對象，聽說還欠下財務公司一筆頗爲可觀之債項。」

「這倒奇怪了，既然經濟這般差，何來閑錢去韓國旅行？難道中了六合彩？」劉尚文大爲詫異的道。

「這得要由你去調查了，不過，希望你能盡量避免從旺角區的伙記那邊入手，因爲我們插手這案件，乃是高度機密，絕對不能夠讓一些不必要的人知道。」

「我知道如何處理的了，還有別的事嗎？」劉尚文道。

「暫時沒有了，回去做你的事吧，希望你能夠很快的有好消息告訴我。」

「我盡力而爲吧，但你可不能抱着過大期望，對手實在太强了，而且心狠手辣，我們在追查線索方面，可說非常困難。」

「多付一些線人費吧，你莫非沒有聽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句話？」

「沒有用的，我們的線人費再多也有個限度，沒有人甘願爲這區區小數而冒生命危險的。」

「尚文，多費一點心機吧，這完全依靠你了。」

劉尚文聳聳肩，拿着資料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再翻看一遍。

譚國雄無親無故，也不可以從他的同僚那裡入手，如何調查？

劉尚文第一個想到的人，自然便是線人王榮，遂立即透過傳呼電台找他。

不消一分鐘，王榮便回電：「劉SIR，有要事找我嗎？」

「王榮，替我順道調查旺角掃黃組探員譚國雄有沒有欠下貴利數，他和日前死掉的陳華份屬好友，若有欠下高利貸，應是同一債主。」

「劉SIR，譚國雄又死掉嗎？」

「暫時還不知道，只是下落不明，若你能查出他的下落，那當然更好。不過，我擔心他已被丟進海裡餵魚了，若他眞的與我所調查的案件有關的話。」

「道上中人，最心狠手辣的便是毒販，若譚國雄眞的牽涉在內，被人殺掉了實不足爲奇。通常來說，放貴利的絕不會貿然殺人，尤其是你們的弟兄，不但怕血本無歸，更怕惹下麻煩。」

「別說廢話了，幹你的吧，記着小心行事，更不要打草驚蛇，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能透露是我請你打聽消息的，知道嗎？」

「知道了。」

劉尚文剛掛綫，電話鈴聲又再度響起，拿起一聽，原來是何坤警司找他。

「尚文，忘記了告訴你，譚國雄的同居女友名叫陳依華，和他同居前是富麗夜總會的小姐，現時在那裏，暫時未能查出來。」

「知道了，謝謝你，我自有辦法找她的了。」

「你這傢伙所認識的歡場中人，比你認識的警察還要多，當然有辦法，不過我得忠告你一句，別太過份，好像麗姮那麼好的女子，在香港實在難找，散掉了是你的損失。」

「老何，你何時當起我的監護人來了？既然你這樣說，從今天起，我便準時下班，回家看守着麗姮，以免她跑掉。」

「我才沒空理會你何時下班，只要你能把案件破獲，即使每天不回來，也沒有關係。」何坤得意地笑了數聲，把電話掛上。

「老狐狸！可不要讓我查出你有何不軌，否則，哼，我不向你的黃臉婆、老虎婆打小報告才怪。」劉尚文咒罵了一聲，放下聽筒。

只可惜他這心願恐怕難以實現了，因爲何坤除了警司這個銜頭外，還有一個更响亮的名銜，那便是「皇家警察懼內會會長」！

一個從來不走私，或應該說從來不敢走私、甚至沒有機會走私的人，又怎會給別人捉着話柄？

＊　＊　＊

富麗夜總會美其名爲夜總會，實際上却是一間二級舞廳。

在遇上麗姮之前，劉尚文與他手下弟兄經常留連這類場所，一來消磨時間，二來鬆弛一下神經。

本來，以劉尚文億萬家財的身價，若要消遣，應可到一些頂級夜總會去的，只是他一向衣着隨便，甚至可說不修邊幅，與那些高級夜總會格格不相襯，雖不致遭人白眼，也覺得乏然沒趣，便轉移陣地到一些格調次一級的場所，愛其無拘無束。

不過，自從遇上麗姮後，他已甚少踏足這些地方，只間中與組裏弟兄慶功時才會狂歡一番。

當劉尚文與得力助手麥超走進富麗夜總會的大門，便被相熟的經理一把拉着：「劉SIR，麥SIR，歡迎，歡迎，只有你們兩位嗎？」

「甚麼啦？是不是有新規矩，人數不夠，恕不招待了？」劉尚文道。

「劉SIR，你眞懂得說笑，若眞的有這規矩，恐怕我們的生意不見一半。」那經理邊說，邊帶領兩人來到貴賓房。

「愛迪，這個時候你還能騰出一間貴賓房來，可見你的生意差極了！」劉尚文笑道。

「唉，生意愈來愈難做了，那些大集團出動銀彈政策，把我們幾個有實力的媽媽生撬走，連帶一大批高質素的小姐也過了場，生意怎不一落千丈？」

「你們也可以重金挖角的啊！」

「誰不知道，只是我們的資本有限，如何能夠和他們鬥？你不是不知道他們後台老板是誰吧！」

「別說這些了，麗莎沒有被人撬走吧？」

「還沒有，不過她手頭上的皇牌已所餘無幾了，我現在便找她來。」

愛迪離去後，麥超便笑道：「愛迪倒坦白得可憐，那有人和自己倒米，說場裏再沒有皇牌的？」

劉尚文道：「不坦白又有何用？一個場有沒有皇牌，正如一個人有沒有本領般，是難以騙人的，今日的社會已再沒有濫竽充數這回事的了。」

「劉SIR，你說得不錯，沒有眞實本領的人，在今天的香港，始終會被淘汰；但是，這並不等如有眞才實學的人，一定能夠出人頭地，懷才不遇的到處都是。」

「不，你錯了，機會是由自己創造的，懷才不遇只是那些不願奮鬥的人自怨自艾的藉口。」

這時，一個猶帶數分風韻的半老徐娘走進房來，笑道：「劉SIR，你在說着些甚麼藉口了？這麼久也不來捧我的場，我正想問你有甚麼藉口。」

劉尚文一看，正是自己此行要找的麗莎，便一把拉着她坐到膝上來，道：「麗莎，來，讓我看妳這幾個月來有沒有胖了？」

麗莎在劉尚文那隻不規矩的手拍了一記，笑罵道：「死東西，幾個月不見，一見面便毛手毛脚的，忍耐一會兒吧，讓我替你找個身材惹火兼且千依百順的小姐來，到時你定會埋怨自己爲何只有一雙手。」

「不必這麼急，先告訴我這兒有沒有一個叫依華的小姐。」

「依華？沒有啊，甚麼了，是你的舊相好嗎？」

「我也沒見過她，怎會是我的舊相好？我找她是爲了公事。」

「原來是爲了公事而來！你這沒良心的，我還以爲你專誠來捧我的場。」麗莎大發嬌嗲的道。

「那有甚麼關係？公事之後還不一樣是私事？妳還愁我公事辦完後，一拍屁股便跑掉嗎？」

「那怎麼一樣？倘若沒有公事，你豈不是永遠也不來找我了？不，一定要罰你！」

「好吧，罰我喝一杯酒，滿意了吧？」

「罰你喝酒還不是便宜了你這酒鬼？不，一定要罰你這星期內必須再來一趟，而且不准爲公事而來。」

「好吧，好吧。現在說正經的，妳眞的沒聽過陳依華這個名字嗎？她曾經和一個姓譚的警探同居過一段時間，直至數個月前才分手。」劉尚文道。

「噢，原來你說的是她，但她自從離開後，便再沒有回來啊。事實上，她從前的媽咪已去了金都城夜總會，她即使東山復出，也不會回來這裏。」

「麗莎，她的媽咪叫甚麼名字？」

「你打算到金都城找她？」

「當然了，除此之外，我還有甚麼辦法？莫非妳知道她現時之下落嗎？」

「我怎會知道她的下落？不過，你若眞的要知道，也不一定要到金都城的。當日與依華同組的一個好友，因年紀較大關係，金都城那邊不要，現在我旗下，也許她會知道依華現時在那裏。可要我帶她來一趟？」

「好極了，快點找她來。」劉尚文大喜，輕拍了麗莎一記屁股道。

麗莎扭動蛇腰，走了出房。

麥超道：「麗莎這個年紀還是這麼有韻味，年輕時定是傾倒衆生了！」

劉尚文道：「這還用你說？聽說十年前，她是×都夜總會的首席皇牌，月入數以萬計，只可惜左手來，右手去，悉數奉獻給賭場，否則何須在今時今日仍拋頭露臉？」

麥超道：「賭這玩意可眞害人不淺，也不知有多少家庭爲它弄致支離破碎。」

劉尙文道：「所以我最不喜歡弟兄們沉迷賭博，一旦賭債纏身時，輕則無心工作，重則甚麼事也能做出來。貪污，甚至拿着警槍跑去行劫，弄致身敗名裂，我也不知見過多少個案了。」

麥超道：「放心吧，劉SIR，我們組裏的弟兄均是潔身自愛，絕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劉尙文道：「最好是這樣，你追隨我已有不短時間，應該知我的脾性。若有這種情形發生，我絕對不會徇私，誰也不例外。弟兄們在休班後來數圈衛生麻雀，或玩玩鋤大D消遣，基本上是無可厚非的，但若是過份沉溺，玩至通宵達旦，翌日無精打采，或是賭注過大，以致經濟經常拮据不堪，那便太過份了。無論這個弟兄是如何的能幹，我也不會留他在重案組。」

麥超急道：「沒有，沒有。據我所知，組裏的弟兄並沒有誰對賭博過份沉迷。」

說到這裏，麗莎已然回轉，帶了一個年紀應已超過三十歲，但容貌、身材却不太差的小姐進來。

「劉SIR，麥SIR，這位便是我剛才所提及過的小姐，名叫瑪芝。你們談一談吧，我失陪一會兒。」麗莎安排瑪芝坐在兩人中央後便離去。

瑪芝滿臉迷惘，坐不安寧，訕訕道：「兩位亞SIR，請問找我有甚麼事？」

劉尙文輕拍瑪芝大腿兩下，微笑道：「噢，沒有甚麼，妳不必擔心，喜歡喝點甚麼？」

瑪芝爲之一愕，不敢置信的注視着劉尙文道：「你眞的是警探？」她從十餘歲開始便在社會打滾，這十多年來曾經接觸過的警探可說數不勝數，却未曾見過好像劉尙文這般和顏悅色、平易近人，不帶半點嚣張的警探。

「是的，我是警探，喝一點拔蘭地吧，好不好？」劉尙文拿起几上的酒瓶，拔掉瓶塞。

瑪芝連忙接過酒瓶，道：「讓我自己來便可以了，怎能勞煩你？」

「瑪芝，聽說妳和一個名叫陳依華的姐妹交情不錯，是眞的嗎？」劉尙文言歸正傳。

「依華？噢，是的，但這已是以前之事了。近來我們甚少聯絡，差不多已有個多月沒見過她了。亞SIR，她不是出了甚麼意外吧？」

「不，她不是出了甚麼意外，我們只想找她問一問有關她的男朋友譚國雄之消息罷了！」

「譚國雄那爛賭鬼，這傢伙可眞害人不淺！但是，依華已和他分手很久了，譚國雄的事，怎會扯到她身上來？」

「瑪芝，妳可知道他們爲甚麼會分手的？」劉尙文問道。

「除了錢，還有甚麼？聽依華說，那姓譚的把她的積蓄輸光了，更要逼她復出，向夜總會借錢替他還賭債。依華不肯，被他打了一頓，便逃了出來，跑到工廠做車衣，避開那個衰人。」

「原來她跑到工廠當車衣工人，我還以爲她去了金都城呢！」

「你以爲她是甘心情願當女工的嗎？老實說，一個車衣女工的收入能有幾多？夠交租還是夠吃飯？她只是不願意被譚國雄這衰人找到，所以不敢跟隨媚姐到金都城罷了。以她的條件，即使在金都城，也可輕易站穩脚，賺它五、七萬元一個月並不稀奇，何需捱三數千元的工作？」

「瑪芝，妳可知道依華的住址或電話號碼？」

瑪芝搖搖頭，道：「對不起，我不知道，一直以來，都是依華打電話給我的，她沒有留下住址或電話號碼給我。」

自從瑪芝進來後，一直沒有說話的麥超插口道：「瑪芝，妳是眞的不知道，還是不願意告訴我們？」

「這位亞SIR，我是眞的不知道嘛，並非故意不說。」

「瑪芝，且聽我說，我們是調查譚國雄的，並非是他的朋友，妳不必擔心我們會向譚國雄透露依華的住址。所以，妳如果知道她的下落，請妳告訴我們吧。」劉尙文道。

「兩位亞SIR，我眞的不知道啊，叫我怎樣說？」

「既然妳眞的不知道，那便算了。勞煩妳替我找麗莎媽咪進來一趟吧。」

瑪芝出去後，麥超道：「劉SIR，你覺得瑪芝是否在說謊？」

劉尙文道：「你是指她知道依華住在那裏而死口不認？」

「是的。」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但亦有可能依華眞的沒有向她透露，以免她一時口疏說了出去，傳到譚國雄那裏。」

「那麼，我們現在是否要去金都城找依華的媽咪媚姐問一問？」

「不必了，我們既然來了，便順道在這裏玩上一晚吧，否則麗莎會罵足我三日三夜。至於依華的下落，找不找到也不是個大問題，無謂在這方面浪費時間了。」

「爲甚麼？剛才你不是認爲陳依華可能會提供給我們一些寶貴線索的嗎？」

「不錯，我本來以爲依華雖然和譚國雄分了手，不多不少亦會知道他的近況以及和那些人來往，誰知道她離開得這般決絕，不惜脫離歡場捱窮，但求避開譚國雄，因此，即使我們眞的能夠找到依華，她所能提供的資料也是半年前的，對案情未必會有幫助。若然花費太多時間找她，實在不化算。」

「劉SIR，跑一趟金都城並不需花太多時間啊，也許媚姐知道依華的下落呢！」

「不可以找媚姐，她和我只有數面之緣，沒有眞正交情，而且她和不少黑道中人有來往，我實在不敢保證她會否把我們找依華之事張揚出去。」

「那麼麗莎和瑪芝便不會張揚嗎？」

「麗莎我知之甚久，絕非是一個口疏之人，定不會亂說的。至於瑪芝，稍後我們給她一個警告便成了，爲了她自己及依華，諒她也不敢到處張揚。」

片刻後，麗莎便已來到，却是單獨一人，不見了瑪芝。

「咦，瑪芝呢？」劉尙文一怔道。

「甚麼？剛才你還沒有問完嗎？」

「麗莎，問完也可以在這裏坐的啊！她另有客人嗎？」

「客人倒沒有，不過我打算介紹另外兩個小姐給你們，所以叫她回休息室罷了。你不是打算告訴我近來口味變了，對她這種小姐也感興趣吧？」

「把她也叫來吧，多一兩個小姐有甚麼關係？妳應該知道我素來喜歡熱鬧的啊！而且，我不希望別人說我打完齋後不要和尙，問完公事後便把她一脚踢走，讓她有藉口在背後罵我。」

「劉SIR，我眞的從來沒有見過好像你這般替人設想的警探，既然這樣，我便替你們每人安排兩位小姐坐枱，好嗎？」

「左擁右抱，當然好極，不過妳也得留下來，以免我中間沒着落。」劉尙文笑道。

「我留下來並不是問題，只恐怕你招架不來，當場出醜哩。」

「嘿，妳竟然這樣小覷我，稍後定會讓妳知道我的厲害，看誰招架不來。」

「你這句話我也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光說不做，有甚麼用？你們坐坐，我去替你們安排小姐。」

販毒集團　買兇滅口

這一晚，瑪芝大反她慣例遲到的作風，九時還沒到便回到夜總會。

她約了熟客嗎？不，她的熟客們早已跑得一乾二淨，或應該說被別的場、別的青春貌美小姐撬得一乾二淨。

人貴自知，瑪芝很清楚自己的條件，知道再難和那些作風大膽、熱情似火的小妹妹競爭；她只有一種心態，那便是做一日和尙唸一日經，直至她不能在這行業立足。

她不知道當那一天來臨後，她會做甚麼，她唯一知道的便是不要存有幻想——絕對不能對客人或男人存有幻想，希望能有個好歸宿，因爲她見過的悲劇實在太多了，依華便是一個好例子。

對瑪芝來說，最重要的便是錢，有一個有錢的男人並不是一個保障，有一個七八位數字存欵的銀行戶口才是。

瑪芝很久已沒有遇見過好像昨晚如此闊綽的客人，而最令她鼓舞的是這兩個警探竟不如那些色中餓鬼般只對即晚便能上床的小妹妹有興趣。

昨晚，那姓劉的警探曾親口答應今晚或明晚定會再來捧場，雖然他沒有說明是捧那一個人的場，瑪芝知道只要她在的話，一定有一份兒。

她不敢希望自己會被看中，帶往九龍塘作進一步認識，只希望能夠好像昨晚般有份兒一起外出宵夜，得到一份「的士費」——一份足夠令她甘心情願地脫光衣服，張開雙腿的「的士費」。

瑪芝只等候了半個小時，麗莎便找上她。

「媽咪，是昨晚那個姓劉的警探嗎？」瑪芝大喜道。

「不，是兩個陌生小伙子。」

「陌生小伙子？他們點名要找我嗎？」明顯地，瑪芝臉上流露出失望之色。

「不，他們只是說喜歡成熟一點的小姐，不過甫上來便找我却是眞的，也不知道是誰介紹。」

「媽咪，可以找別人上枱嗎？我實在對小伙子沒興趣。」

「瑪芝，別傻了，妳以爲我不知妳在等誰嗎？讓我告訴妳吧，他是出了名沒心肝的，背轉身便甚麼也忘記，今晚他會來才怪。把握眼前啊，快點隨我來吧！」

瑪芝無奈，只得站起來，事實上，她也不知道自己爲何會相信劉尙文的話，莫非因爲他英俊？不會，她也不知告誡過自己多少次，愈是英俊的男人，愈不能信任。

她一看那兩個客人的模樣，便知道這晚的斬獲極爲有限，可不是嗎，只是兩個身穿廉價T恤牛仔褲，坐大堂、喝啤酒的年輕客人，能夠一擲萬金而面不改容才怪。

瑪芝很自然地便想起前晚那姓劉的警探來，他的衣着雖然也是隨便得很，但絕不寒傖，坐的是貴賓房，喝的是千餘元一瓶的高價酒，還有他腕間的錶，一看便知是名牌貨。

她只顧着拿劉尙文和眼前人來作比較，却沒有留意到該兩名客人當聽見媽媽生麗莎介紹她的名字時，均露出喜悅之色。

介紹過後，瑪芝便與另一姐妹分坐兩名客人身側，分配給她的那一個自稱姓陳，身材結實，膚色黝黑，手指粗糙得使人一看便知道絕非養尊處優之輩。

話還沒有說滿三句，瑪芝已感覺到對方本來摟着她腰肢的手逐漸向上移，隔着薄如蟬翼的晚裝摸挲着她那因被人撫摸過多而略呈下垂的乳房。

瑪芝暗罵一聲：「下流！」口裏却說：「不要這樣嘛，大庭廣衆，給別人看見了多麼難爲情，不如帶我外出吧！」

若在十年前，她肯定早已把對方一掌推開，自動落枱，走回休息室了。

只是今時不同往日，瑪芝又怎會不知道她的揀客時代早已一去不復回，唯有逆來順受，但求多賺一千數百元。

看情形，那姓陳的年輕客人似乎有點戀母狂，竟毫不嫌棄瑪芝的年紀比他大了不下十年，一口便答應下來，只問道：「甚麼價錢？」

瑪芝附在他的耳邊說出一個數目，預算他還價。誰知道這姓陳的倒是爽快得很，把頭一點，便道：「換衣服吧！」

瑪芝換過衣服，帶上手袋回轉時，却發覺只有她獨自出街，那與姓陳同來的並沒有看中任何人。

到來尋歡作樂的人，可說是各式各樣都有，有些只喜歡鬧酒，喝到醉薰薰的；有些則好像眼前這姓陳的一樣，還沒有坐暖椅子，便要出外解決；有些則只是陪客性質，瑪芝早已見慣不怪了，便隨着兩人離開夜總會。

姓陳的人客向同伴說了一聲：「老地方見。」便擁着瑪芝上了一部計程車，吩咐司機駛往九龍塘花花情人別墅。

進房後，那姓陳的便急不及待地擁着瑪芝上下其手，粗暴得不帶半點憐香惜玉之情。

瑪芝只得暗嘆一聲這晚又要捱上一番苦頭，這時她只有一個願望，便是希望對方是個銀樣蠟槍頭，可以早點下班。

那人的一雙怪手遍遊高山低谷良久，方放開瑪芝，道：「妳先去洗個澡吧。」

瑪芝如釋重負，脫去衣服，只剩下內衣溜進浴室。

這時她眞正需要的並不是沐浴，因爲在她心目中，在那些臭男人沒有爬上她身體之前，她是最清潔的，只有在事後才眞正需要洗澡，把所有污穢洗掉。

現時她最需要的，乃是做妥準備工夫，因爲她對這回事早已痲木，事實上，面對一個毫無感情存在，只是純金錢與肉體交易關係的男人，又怎會動情？情未動便幹那回事，那是自討苦吃，對方會體貼她嗎？當然不會了。

瑪芝略作淋浴，抹乾身體，在手袋裏拿出一支好像牙膏的東西，做妥準備工夫後便圍上浴巾，步出浴室，準備接受一個只相識不足半小時的男人的凌辱。

幹了十多年夜總會小姐的她，早已不把這當作甚麼一回事，她這時只想着稍後該如何造作，使對方認爲物有所值，多光顧她數次。

可是甫踏出浴室，瑪芝便發覺情況有點兒不妥。

不是因爲那姓陳的男人仍然衣服整齊，沒有做好作戰準備，而是房裏多了一個人。

這人正是與他們在夜總會門口分手不久的另一個客人——那個姓李的。

難道他們要來玩兩王一后這一套？這怎麼可以！

瑪芝正要提出抗議，那姓李的男人已一把拉着她，把她推倒在床上，隨手扯掉她身上圍着的浴巾，跟着便從口袋裏拿出一柄小刀，在瑪芝白晰的乳房對寸之處搖晃着。

瑪芝這才知道情況比她想像中還要壞上不少倍，驚惶失色的道：「你們要幹甚麼？」

姓李的青年嘿嘿笑，爬上床來，整個人壓坐在瑪芝小腹上，道：「我們不打算幹甚麼，只是問你一個人的下落，只要妳乖乖的說出來，我們絕對不會傷害妳。」

另外那姓陳的青年則道：「瑪芝，妳可不要不識相，大叫大嚷，否則妳不死也沒有機會再出聲！」

「不要！不要！請你們先把小刀拿開，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說出來。」瑪芝急道。

「小乖乖，我知道妳一定會合作的。譚國雄在那裏？快說。」

「你們是說那個曾經和依華同居的警探？」瑪芝爲之一怔，想不到這兩人找譚國雄竟找到她頭上來。

「對了，便是他。」

「他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怎知道他在那裏啊，自從幾個月前他來過富麗找依華後，我便沒再見有過他了。」

「唔，我相信你這句話，那麼，依華又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啊，自從她跟了那姓譚的……」瑪芝的話還未曾說畢，壓在她身上的青年揚手便是一記耳光摑了過去，登時把她半邊臉打得腫起來。

「臭貨，妳若不說眞話，信不信我把妳身前這兩塊肉割下來。」那姓李的一手便抓着瑪芝的左乳，拿起小刀作勢便要割下。

「不要，不要，我說了！」瑪芝嚇得魂飛魄散，若眞的把她那雙賺錢工具割掉，她今後何以爲生？

「正臭貨，對妳好一點也不可以，快點說出來。」

瑪芝無奈，只得把依華的最後住址說出，在劉尚文面前，她矢口也不承應知道依華住在哪裏，可是在小刀一嚇之下，甚麼秘密也保不住，誰說暴力沒有用？正如那姓李的青年所說，有很多人，對他好是不可以的。

那姓李的放開瑪芝，以身形擋着她的視線，撥了一個電話，報告收穫。

瑪芝瑟縮在床上，不敢妄動，片刻後，看見房裏的兩個男人竟同時把身上衣服脫去，登時大吃一驚道：「你們說過不侵犯我的！」

那姓李的淫笑道：「不錯，但我們只是給妳一些享受，並不是傷害妳啊！陳仔，你要前面還要後面？」

「沒有所謂，你先來吧，我要她先替我服務一番。臭貨，張開妳的嘴。」那姓陳的青年跟着便一把揪着瑪芝的頭髮，把她拉到身前，粗暴地向下按。

瑪芝知道一番折磨是逃不掉的了，若然企圖反抗，只會替自己增添痛苦，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張開嘴巴，湊向那醜陋之極的……

* * *

當瑪芝甦醒過來的時候，後腦仍傳來陣陣痛楚，不過，與她身體其他部位於她昏迷前所受的折磨比較，這痛楚又怎算得上是一回事？

宵來，她也不知道自己被那兩個狗男人施暴了多少遍，她身體上每一處可以容納東西的空間，全都無一倖免地飽受摧殘。

那本來令人極度歡娛的事變得那麼痛苦，她知道這惡夢過去後，以後見着男人那醜陋身體也會嘔心。

幸好，畢竟那兩人的精力也是有限，她終於感覺到另一道熱流射進她的體內，身後那男人吁了一口氣，重重壓在她背上；但跟着，後腦便傳來一陣劇痛，眼前一黑便昏倒床上。

在失去知覺前一刻，她知道定是其中一人拿了甚麼東西打她，她恨極了，不過，她只是恨這人爲甚麼不早點把她擊昏。

醒過來後，瑪芝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打電話。

她打電話找誰？報警嗎？

不，當然不是，因爲她還打算多做幾年舞小姐。

她很清楚地記得那兩人的警告：只要她膽敢報警，他們便給她來一個鏹水浴。

被鏹水淋過後，她還能在夜總會做才怪，屆時恐怕連做人也提不起勇氣來。

那一邊的電話響了很久也沒有人接聽。

對方外出未回來？絕對不會！因爲這時已是深夜三時多，而瑪芝找的那人早已與夜生活脫離關係，晚上十時許便上床的了。

熟睡不醒？也不會，深宵時分，電話鈴聲是那麼的刺耳，響了這麼久，恐怕鄰居們也給吵醒了。

瑪芝知道定是發生了意外，因爲她找的乃是適才那兩個狗男人要找的依華，通知她及早逃跑，想不到仍是遲了。

她蹣跚地走到浴室門口，拾起掉在地上的手袋，發覺皮包裏那數百元現欵早已不翼而飛，不過，她這時已無暇計較，只拿出一本記事簿，找尋媽媽生麗莎的電話號碼。

這一趟，電話瞬即有人接聽，正是瑪芝要找的麗莎。

「喂，找誰？」

「媽咪，我是瑪芝。」

「瑪芝，甚麼了，不是有甚麼意外吧？」麗莎立即察覺瑪芝的聲音有異。

「媽咪，可否告訴我那個劉SIR的電話號碼？」

「妳向我要劉SIR的電話號碼？他沒有告訴妳嗎？」

「不要問那麼多了，請妳快點告訴我吧！」瑪芝急道。

「瑪芝，妳要明白，劉SIR若然沒有親口告訴妳，我是不便隨便向妳透露他的電話號碼的。」

「媽咪，求求妳，這關乎人命，非常重要的，絕對不是我藉這纏他，請妳相信我吧。」瑪芝可說心急如焚，她肯定依華早已出了甚麼意外，必須及早營救。

「眞的那麼嚴重？」

「是眞的，妳相信我吧。」

「瑪芝，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他家裏的電話號碼。既然妳說得這般嚴重，我試試能否通過傳呼機找他與妳聯絡，妳現在那裏？」

瑪芝連忙說出別墅名稱及房間號碼。

掛上電話後，瑪芝坐在床沿，心急萬分的等候着。

爲甚麼那姓劉的警探這麼久還不打電話來？難道他根本忘記了她是誰，懶得理會？或是麗莎只是敷衍她，並沒有打電話找他？

人在焦急之中，時間總是過得特別慢，瑪芝只顧着胡思亂想，却不知道她只是掛上電話後三分鐘。

房間裏的電話終於響起來，瑪芝心裏卜卜跳着，千萬不要是麗莎打來的電話，告訴她那姓劉的警探沒空管她的事。

幸好，電話筒傳來的却是一個男人的聲音：「瑪芝，是妳嗎？」

「是的，我是瑪芝，你是劉SIR嗎？」瑪芝不知怎的，心裏泛起一陣莫名喜悅。

「是的，我是劉尚文，聽麗莎說，妳有要事找我，是嗎？」

劉尚文！那姓劉的警探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劉尚文！和他相處了差不多一整晚，她竟然不知道。

「瑪芝，怎麼了，妳爲甚麼不說話？喂，妳還在嗎？」

「在，在，我還在！劉SIR，你可不可以立即來這兒一趟？」

「瑪芝，現在已是深夜四時了，有甚麼事不如在電話裏說吧。」

「劉SIR，這件事重要得很，不方便在電話裏說，還是請你前來一趟吧！劉SIR，求求你，除了你之外，再沒有其他人可以幫我忙的了。」瑪芝大急道。

「好吧，我現在便來，大約十五分鐘後到，妳等我吧。」

這十五分鐘對於瑪芝來說，可算比十五年還要長，她呆呆地坐在床上等着，連衣服也忘記穿回，也忘記了進浴室清理那兩個男人留在她體內的污漬。

劉尙文果然在十五分鐘左右便到達，他看見仍是不着半縷的瑪芝時，登時眉頭一皺，道：「瑪芝，妳這是幹甚麼？妳不是特地找我來陪妳的吧？」

瑪芝這才想起自己仍是赤條條的，登時臉上一紅，急忙扯過床上的薄被遮蓋身體，道：「對不起，劉SIR，我忘記了自己還未穿回衣服。」

這時，劉尙文亦已留意到瑪芝腫了半邊臉，遂拉過梳粧枱前的一張椅，坐在床邊不遠，道：「瑪芝，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妳慢慢說出來吧！」

瑪芝連忙一五一十的把經過說出。

「瑪芝，妳眞糊塗，爲甚麼不早點告訴我妳知道依華的地址？」

瑪芝羞愧得垂下頭來，道：「對不起，劉SIR，當時我實在不敢肯定你是不是和那姓譚的衰人是同一路。」

劉尙文道：「但願現在不會太遲吧，妳先穿回衣服，我找人來陪你到醫院檢查，稍後才替妳錄口供吧！」

瑪芝大吃一驚，急道：「不，我不要到醫院去，更不報案，若給那些人知道我報警的話，定會對我不利。劉SIR，千萬不要把我送去醫院，我沒有事，不用檢查驗傷。」

劉尙文皺眉道：「瑪芝，這怎可以啊？妳不報案，我們怎可以拘捕那兩個對妳施暴的男人？難道妳甘心眼巴巴的看着他們逍遙法外嗎？」

瑪芝道：「我恨不得煎他們的皮，但是，我也得爲自己的安全設想。劉SIR，你應該明白，我還要出來做的，那些人隨時都能夠找着我，你們亦不能永遠給我保護。我找你來，只是希望你能夠想個辦法救一救依華，至於我被强姦的事，我不予追究，亦不敢追究。」

警方最無可奈何的事，莫如當事人不願意追究，拒絕報案，而劉尙文這時亦沒有時間勸服瑪芝，只好道：「既然妳不願意報案，我也無權强逼妳。這樣吧，妳可以留在這裏再考慮清楚，我先去找依華，等會再來看妳，好嗎？」

「不，我不用考慮，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會報案的了。劉SIR，我只希望你能讓我和你一起去找依華，我實在很擔心她出了甚麼意外。若她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知道……」

「既然如此，妳還不快點起來穿衣服？我在房外等妳吧！」

「不必，我這種人還會介意在別人面前赤身露體嗎？」瑪芝邊說邊從床上跳下來，便在劉尙文身前匆匆把衣服穿上。

* * *

深宵時分，路路暢通，不消十分鐘，劉尙文與瑪芝便來到深水埗一幢大厦前。

大厦鐵閘早已關上，瑪芝在門口對講機上十三樓H座的按鈕輕按了數下，只是，良久也沒有反應，兩人遂轉按大厦管理處的門鈴。

差不多等了兩三分鐘，才見管理員睡眼惺忪的打開鐵閘，問道：「你們找那個單位？」

劉尙文掏出証件揚了揚，問道：「我是警探，請問你十三樓H座的住客是否外出來回？」

「十三樓H座？噢，你是指陳小姐？沒有啊，陳小姐自從搬進來後，我都未見過她在晚上外出的。亞SIR，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那管理員道。

「暫時我也不知道。瑪芝，我們上樓看一看。」

來到十三樓H座門前時，劉尙文不用內進，也知道屋裏定然出了事，因爲門脚縫隙處透出少許燈光，說明了屋內應有人在。

既然屋內有人，爲何電話及大厦對講機均無人接聽？那只有一個解釋，便是屋裏的人不能接聽，如果她不是外出時亮了室內的燈，擺空城計的話。然而，香港人也不知是否喜歡節儉關係，對這種空城計不大接受，所以，劉尙文斷定屋裏一定有人。

按過門鈴，屋內仍然沒有反應，劉尙文遂拿出他的開鎖工具——一支小鏍絲批和他的証件，不消半分鐘，便把大門弄開了。

依華居住的單位可算細小得可憐，一房一廳再加上厨房和浴室，一共只有兩百多方呎的面積，堪稱一望無遺。

睡房的門並沒有關上，劉尙文一眼便看見房內床上躺着一個人，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

依華有裸睡的習慣？

咦，也不能稱之爲赤裸，因爲她頸間纏着一條絲巾，一條黑色的絲巾。

不過，依華的睡姿可認眞不敢恭維了，大字般躺着，連最神秘的地方也坦露出來，毫無美感可言。

不好！一個睡着的人怎會眼睛圓睜、嘴巴大張，連舌頭也伸了出來的？

「不要進來！」劉尙文連忙一個箭步衝進房裏，一探躺在床上那赤裸女子之氣息及脈膊，發覺她身體僵硬冰冷，氣息全無，顯然已經死去多時。

劉尙文身後隨即响起一聲尖叫，原來瑪芝不聽吩咐，跑進了房，被嚇得大叫起來。

劉尙文把死者的手臂放回原位，扶着瑪芝肩膊到廳裏的小沙發坐下，道：「鎭定一點，她便是依華嗎？」

瑪芝點點頭，雙手掩面痛哭，嗚咽着道：「是我害死她！」

「瑪芝，現在自咎也是無補於事的了，還是和警方合作，提供多些線索給我們，讓我們能夠把兇手緝拿歸案才是道理。」

瑪芝只懂得點頭以及痛哭。

劉尙文隨即以手帕拿起廳裏的電話，拔出插在口袋的原子筆，撥了該區警署的號碼，通知兇殺組。

「瑪芝，妳似乎還有很多事情隱瞞着我，是嗎？」劉尙文瞧了瞧屋內環境道。

「劉SIR，你要知道些甚麼？」瑪芝終於停止了哭泣。

「這兒地方雖小，設備尙算齊全，依你日前對我所說，依華的積蓄早已被譚國雄花得一乾二淨，何來這麼多錢購買？而且這裏的租金，最低限度也得要數千元，一個普通工廠女工如何能夠負擔？」

「劉SIR，對不起，我不是有意隱瞞你的，只是……」

「瑪芝，妳不用向我解釋，只要不再撒謊便成。告訴我，依華自從和譚國雄分手後，幹些甚麼？」

「依華和我一樣，都是讀書不成，也無一技之長，除了出賣肉體之外，還能幹些甚麼工作？」

「依華重操故業，當上夜總會小姐？」

「不，她是批發，並不是零沽。這幾個月來，她的生活費分別由兩個男人支持，星期一、三、五賣給一個；二、四、六則是另外一個。這兩個男人都是她的舊客人，只在放工後到來逗留三數小時，最遲九時許便會離去，間中也會在午間時分跑來，匆匆解決便走。」

「可知這兩個人的名字和身份嗎？」

「我只知道他們一個姓梁，一個姓何，都是正當生意人，其他的便不知道了，也許我和她的舊媽咪媚姐會知道多一點。」

「我只不過隨便問一問罷了，這案件很明顯地是和强姦妳的那兩個人有關，不關依華兩個米飯班主的事。不過，我實在不明白，以我推測，兇手的對象應該是譚國雄，爲何還要把與他分手了半年的女人也殺死呢？而且看情形還是先姦後殺，那些人和譚國雄眞的這樣深仇大恨，這其中一定另有蹊蹺，瑪芝，妳能替我解答這問題嗎？」

「劉SIR，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經全部告訴你了。不錯，依華這幾個月來經常和我有聯絡，但每次都是談天說地以及說一些我們昔日當紅時的趣事，對於譚國雄之事，她是隻字不提，只在跑出來後與我第一次見面時曾約略提及過與那臭男人分手的原因。」

門鈴响起，劉尙文跑到門後，從防盜眼向外一瞧，正是趕來的兇殺組弟兄，遂把門打開。

領隊的原來是與劉尙文曾經合作過一段時間的許志峯高級督察。

「劉SIR，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遇上你，近來好嗎？」

「還不是一樣！先辦正經事吧，辦妥後，我們再找個地方喝上兩杯聊一聊。」

「辦妥後恐怕最快也得要幾個小時，屆時一起吃早餐倒還差不多。」

「那麼便一起吃早餐吧！」

「劉SIR，你爲甚麼會在這裏的？這位小姐是你的女朋友？」

劉尙文遂把經過說出。

許志峯聽了，爲之一怔，道：「劉SIR，譚國雄失踪之事，應該由旺角區負責啊，怎會這般嚴重，需要勞煩你們重案組出馬？」

「噢，我只不過是受人所託，找尋譚國雄之下落罷了，並不是重案組有份兒參予，想不到竟會牽涉這麼多事來。」

「劉SIR，若照你所說，這案絕對不是一般兇殺案那般簡單，說不定眞的會交由你們重案組接手辦理。」

「老許，你不是打算向上頭提出這個建議吧？我手頭上的案件已夠多的了，再加上這一宗，恐怕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

「劉SIR，坦白說，何需我向上頭提出建議？一旦上頭看過報告，不把這案交由你們去辦才怪。能者多勞，誰叫你這般能幹啊！」許志峯大笑。

「你可不要幸災樂禍，若這案眞的落在我頭上來，我定會要求把你借過來協助辦理。」

「沒有問題，屆時我一定樂於效勞。」

這時，一個警員走了過來。「許SIR，大厦管理員已經帶來了。」

許志峯轉過身，向那管理員問道：「你是這大厦的管理員嗎？」

「是的，亞SIR。」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陳安，這裏的人都叫我陳伯。」

「陳伯，你可知道昨晚有誰來找過死者？」

「昨晚，陳小姐的其中一個男朋友梁先生曾經來過找她，大約在九時半離去。之後，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另有兩男一女來找她，是由住客的自動開門掣開門的，我因爲從來沒見過他們，便順口問一句找那一個單位，那個女的回答，說是找這兒的陳小姐，至於他們何時離去，我便不知道了。」

不消說，定是陳安偷懶睡着了，否則又怎會不知道訪客何時離開！

「兩男一女？多大年紀？」

「都是廿餘歲，那女子的模樣妖冶得很，一看便知不是正當人家。」

「他們有沒有帶着些甚麼，諸如手信之類的東西？」

「沒有，不過其中一個男人帶着一個手提電話。」

「陳伯，倘若你再見到這二男一女

的話，可以把他們認出來嗎？」

「我不敢肯定，大概可以吧。不過，若我再見着那個女的，一定可以認出來。」似乎那妖冶少女給管理員陳安留下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

雖然陳安說得那般蠻有信心，劉尚文却是大不為然，因為女人是最善變的動物，濃粧艷抹與不施脂粉時的模樣簡直判若兩人，不是素識的人，絕對難以認出來。

換言之，只要那女子一改妖冶形象，即使對着陳安，他也不會知道對方是誰，充其量只會覺得有點眼熟，絕對不會想到她便是曾經到訪依華的妖冶女郎。

許志峯跟着道：「這好極了。陳伯，稍後勞煩你隨我們回警局一趟，協助警方拼出那三個人的圖樣。」

陳安是個老一輩的中國人，自然有着生不入官門，地不入地獄的觀念，聞言大吃一驚，急道：「亞SIR，不必了吧？我知道的已經全部說了出來啊，何必要我到警局去？」

「陳伯，你曾見過的二男一女，和本案應有着極大關連，警方一定要找到他們。若果你能協助我們拼出他們的容貌，這對尋找他們有極大幫助，放心吧，這不會浪費你太多時間的。」許志峯道。

陳安無可奈何的道：「早知這樣，我便說甚麼也不知道了。」

許志峯搖頭道：「陳伯，若然每個人都抱着怕事的心理，不與警方合作，只會讓歹徒們逍遙法外，屆時香港便會弄到一塌糊塗，罪惡頻生，最終受害者還不是你們這些善良市民？你認為我說得對嗎？」

陳安忙道：「對，對，亞SIR，你說得極對。我剛才只不過是一時氣話，怎會不願意和警方合作哩！」

許志峯道：「對了，這才是一個良好市民，只要市民們都樂意和警方合作，提供破案資料，讓警方能夠迅速把歹徒繩之於法，罪惡定會大大減少，市民的生命財產才可以受到保障。」他隨即吩咐一名手下先和陳安回警局辦理照片認人及拼圖。

陳安隨着該探員離開後，另外一名探員拿着一個盛載證據的小膠袋上前道：「許SIR，房內的煙灰盅裏有十多個煙蒂，分別屬於兩個牌子，其中一個牌子的全染了唇膏印。」

許志峯別個頭來向瑪芝問道：「瑪芝小姐，妳可知道死者生前吸的是那一個牌子的香煙？」

今日的香港，女性吸煙已是很普遍的事，尤其是歡場女子，差不多佔了一大半是煙民，所以許志峯直接了當的問她依華吸的是那一個牌子的煙，而不是吸不吸煙。

「不，依華不吸煙的。」

不抽煙的獨居女子，床邊為何會放置一個煙灰盅？難道是拿來裝飾用的？

當然不是，因為依華不能眞正稱得上是獨居，她還有兩個男朋友——兩個有資格躺在她床上抽煙的男朋友，很明顯地，她的其中一個男朋友、甚至兩個都是抽煙的。而男人通常都喜歡在造愛後來一根香煙，所以依華要在床側準備一個煙灰盅。

劉尚文瞧了瞧透明膠袋裏的煙頭，道：「老許，那兩男一女應該是疑兇了。」

「劉SIR，何以見得呢？」

「剛才我發現屍體時，曾留意到死者兩邊乳房都有灼傷的痕迹，很明顯是由香煙所造成，而且是新傷。從煙灰盅所發現的煙蒂來看，我推測是那個女子下的毒手。」

「是那個女的拿香煙向死者施刑？」

「是的，每一個煙客都有他自己一套的吸煙習慣，有些人喜歡吸上兩三口後便把煙捺熄，一些人則的一點也不浪費，差不多整根香煙燒盡才棄掉，同一個人絕對不會同時具備兩種習慣，然而這膠袋裏染有唇膏印的煙頭，大部份都是只吸了兩三口後便按熄的，只有兩根差不多燒到尾端。所以，如我推測不錯的話，這兩根香煙應該便是刑具，拿來灼傷死者乳房的，情形極有可能是那兩個男子按着依華，由那妖冶女子下手，目的是逼供，逼死者說出譚國雄的下落或其他我們不知道的消息。」

「嗯，你的分析極有道理，很可能死者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們殺人滅口。但是，我却有一點不明白，他們為何會强姦死者呢？一般殺手通常都不屑先姦後殺的啊！」

「也許他們想誤導我們認為這只是一宗普通的姦殺案吧。」劉尚文聳聳肩道，不過他自己也知道這解釋並不貼切，要知道兇徒們早已知道大厦管理員曾經見過他們，一般姦殺案又怎會三個人一起行事，或應該說不會兩男一女上門行兇。

除此之外，那只有一個解釋，便是兩名男兇徒之中，最少有一個是色中餓鬼，即使在奉命殺人時也不忘一逞獸慾。

為甚麼劉尚文這麼肯定該三人是奉命行事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他直覺上認為譚國雄之失踪與陳華之死有重大關連，而陳華之死則極有可能與警察宿舍三屍命案有關係，一切一切都顯示由某龐大販毒集團策劃，一個販毒集團的首腦人物則絕對不會親自動手殺人。

許志峯當然亦知道劉尚文這說法牽强得很，一笑道：「他們的樣貌早已被管理員見過，佈甚麼局還不是一樣？只是，他們既然早有先姦後殺的打算，為何還帶一個女人來，礙手礙腳？」

劉尚文道：「這個問題不難解釋，據管理員說，大厦鐵閘是經由屋內對

講機的電掣所開，這裏的大門也沒有被撬的痕迹，說明了來訪者之中最低限度有一個是死者所認識的，而這個人應該便是那個女子，所以他們要她同來。瑪芝，妳可知道在妳們姐妹當中，有誰是染上毒癮或與黑社會有關係的？」

瑪芝想了想，道：「爛賭的姐妹倒有不少，染上毒癮或與黑社會有關係的則沒有，只有媽媽生媚姐認識不少黑社會中人。」

許志峯連忙問道：「這媚姐有多大年紀？」

「大約三十多歲。她對我們很好，絕對不會是她。」

「這媚姐若然已有三十多歲，自然不會是疑兇。是了，劉SIR，剛才你為甚麼會問誰染上毒癮的？難道你認為這案與毒販有關係？」許志峯問道。

重案組插手調查近日一連串發生之事，直至目前為止，仍屬機密，劉尚文自然不便對許志峯透露太多，遂道：「噢，我只不過順口問一句罷了，要知道染上毒癮的女人最易受別人控制，甚麼事也能做出來。」

劉尚文這解釋也是牽强得很，許志峯既能當上兇殺組高級督察，自然不是蠢人，怎會聽不出劉尚文不便多說，遂道：「劉SIR，你們乃首先發現屍體的，稍後得勞煩兩位跑一趟我們那邊，正式錄一份口供。」

劉尚文道：「這個當然。不過，我得提醒你一點，這案牽涉內情非常複雜，希望你暫時不要讓太多人知道我曾在這裏出現。」

許志峯連忙道：「沒有問題，我知道該如何處理的了。」

* * *

劉尚文陪同瑪芝隨着許志峯回到深水埗警署落過案後，已是早上九時多，他並沒有和許志峯一起品茶閑聊，只送了瑪芝回家後便返警署。

如常地，他集召了組裏那幾個得力助手，聽取調查中各案情之進展以及交代過這天之任務，便吩咐他的勤務兼女秘書周秀娟沙展如無要事，不得騷擾，關上房門略作休息。

事實上，劉尚文亦太疲乏了，昨天晚上他雖然很早便上床，眞正合上眼皮往赴周公之約卻在凌晨一時多，睡了不足三個小時便給傳呼機吵醒，因此他這時可說是睏得要命。

只可惜他這一趟也是好夢不長，閉上眼睛還不到五分鐘，頂頭上司何坤已走進來，嘩嘩啦啦的道：「我還以為你做着些甚麼重要事，不准任何人騷擾，原來躲在房間裏睡覺。」

劉尚文嘆了一口氣道：「老何，你難道不知道一個人最重要的是睡覺嗎？」

「是誰弄到你這個模樣了？新弄上手的小妹妹嗎？」

劉尚文苦笑一下，道：「不錯，害得我整夜沒睡的的確是個女人，不過已是老妹妹了。」

何坤一怔，道：「甚麼？你轉換了口味還是最近患上風濕，要找老薑來祛風了？」

劉尚文瞪了何坤一眼，道：「別那麼缺德吧，我連手也沒摸過她一下，事情是這樣的……」他把宵來之經過大約地說了一遍。

「我甫回來便聽到這案件了，想不到竟和你有關係，可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前後後，已知道的有六條人命牽涉其中了。」何坤道。

「六條人命？警察宿舍裏三條、警探陳華一條，還有譚國雄舊女友依華一條，一共才是五條罷了！你不是告訴我已發現譚國雄的屍體吧？」

「不是譚國雄，是廉署的調查員方青雲，他的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左額太陽穴中槍，屍體放在一個大蔴包袋裏，扔進大海，被一艘漁船網着，正確死亡時間應在他失踪後的數小時內。」

劉尚文大訝，道：「現在的醫學竟如此進步，死了這麼多日，兼且被海水泡了這麼久，也能驗出確實死亡時間。」

何坤道：「這不是驗屍報告說的。射進他太陽穴的子彈，屬點三八口徑，經化驗後，証實是從警探陳華的佩槍所發射，陳華死在方青雲失踪之第二日，佩槍槍膛少了一顆子彈，這說明了方青雲的死亡時間。」

劉尚文道：「原來這樣，表面看來，似是陳華發現被廉署人員跟踪時，一時慌亂，把方青雲槍殺，棄屍大海，其後畏罪自殺。」

何坤道：「你認為是這樣嗎？」

劉尚文道：「案情若是這般簡單，我便舒服了。屍體是在那兒網着的？」

何坤道：「鯉魚門以東約七八里處，蔴包袋繫着一塊大石，應該是由船隻運到附近扔進海裏的，若在岸邊扔下，難以漂到那麼遠。」

劉尚文這：「不消說，定是販毒集團下的毒手，他們有的是船隻。」

「應該是了。尚文，你可要多花一點精神在這案件上，儘速破案，時間拖得太久的話，線索和証據便難以找到。」

「老何，你以為我這幾日來只是懂得逛夜總會嗎？不能名正言順的調查，進度自然大打折扣的了。」

「不，由現在開始，上頭已有命令下來，這案件正式由你這組負責，毋須任何顧忌，即使你要找反毒組的伙記到來問話也可以。」何坤道。

「他們現在不怕打草驚蛇了？」

「毒蛇早已被驚動，否則他們也不會殺掉方青雲和陳華了。」

「不錯，定是方青雲在陳華身上查出些甚麼線索或証據，却被對方發覺，致遭殺身之禍，我得從這一方面追查下去。」

「小心一點，我不希望你和方青雲

同一命運。」

「大清早便說這些不吉利的話，你這人眞是烏鴉投胎的。」

「你像是這麼迷信的嗎？我也不打擾你了，繼續睡你的覺吧！」

「給你這麼一攪，能睡着才是奇怪。勞煩你出去時吩咐周秀娟替我弄一份早餐回來吧，不過得由你付錢，作為你吵醒我的賠償。」

「你在辦公時間內偷懶睡覺，我還未……」何坤大嚷。

「別這麼嚕嗦了，付還是不付？」

何坤沒有回答這問題，只在拉開房門時回身道：「你這流氓記着，終有一天，當你手頭沒有案件時，我定在你的咖啡裏加料。」

劉尚文大笑，道：「我才不怕呢，最好你能加上一些霸道春藥，讓我有藉口把這裏的女警都一一就地正法！」

不過何坤還未聽着一半便溜掉，劉尚文的作風他明白得很，有甚麼話他是不敢說的？還是早走早着，聽不見為淨。

十分鐘後，一份早餐送了進來，却是劉尚文最討厭的皮蛋瘦肉粥和銀芽炒麵！

捧早餐進來的周秀娟則笑道：「劉SIR，何警司說你睡眠不足，虛火上昇，吃碗皮蛋瘦肉粥會好一點喎！」

「他媽的老狐狸……」

「劉SIR，你每天都是火腿蛋和咖啡，換一換口味也是好的，事實上咖啡喝多了，對身體有害無益。」

「周沙展，妳何時變成管家婆那麼嚕嗦了？還不快點替我叫杯濃咖啡來？還有，我要找幾個反毒組的伙記過來問話，妳替我打個電話給他們的OC。」（按：OC乃OFFICE IN CHARGE，即負責警官）。

* * *

負責調查商界名人范文祥涉嫌販毒案件的，乃是九龍總區毒品調查科第十×組，而知道主要証人莫威藏身於警察宿舍的共有十三人，包括該組主管林振英警司及兩名於宿舍中殉職的幹探在內。

這天中午，劉尚文把餘下的十人都找到重案組他自己的房間裏逐一問話。

他並沒有把主管林振英警司也請來，並不是因為林振英官階比他高，不方便盤問，而是因為主動向上頭提出要求廉政公署插手協助調查的正是這位警司，另外，這位林警司亦是警界中出了名鐵面無私的一個警官，昔日駐守旺角區時，便曾把該區的各式各樣架步掃蕩得鷄毛鴨血，盡息旗鼓，贏得「架步煞星」外號。

這樣的一個警官，又怎會和毒販扯上關係？因此，劉尚文沒有把他找來盤問，否則，即使是警務處長，他也會毫不客氣的公事公辦，把他請到重案組來。

當最後一名反毒組探員離開他的房間時，已是差不多下午六時，本已是休息不足的劉尚文，自是疲上加疲，這時的他，最渴望看見的，乃是一張舒服大床，或應該說一張沒有美女躺在其上的一張床，這樣他才可以毫無騷擾的睡上一覺。

只可惜這天晚上，劉尚文還得要前往某個地方找尋線索，尚未能回家休息。

他透過傳呼機通知了他的兩名得力助手陸志堅幫辦及麥超沙展稍後會面的地方，便帶上佩槍離開警局。

他並沒有去慣到的酒吧喝上一杯啤酒，因為他知道以他這時的狀態，酒精將會是催眠藥，使他的眼皮百上加斤，難以睜開。

他跑到附近的一間桑拿浴室去，若要消除疲勞，除了休息之外，還有甚麼辦法比來一個桑拿浴及正統的按摩更有效？

他在桑拿房焗出了一身汗後，便跳進凍水池浸上一浸，再舒舒服服的泡在溫水池中，享受着難以形容的舒暢。

有人說，在浴室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因為在這兒，即使是千萬富翁，也是赤條條的，與一個窮光蛋並無分別。

劉尚文却有不同想法，他認為這個世界上甚麼也有，唯一沒有的便是平等，因為上帝創造萬物時，並沒有打算製造平等，否則不會光是人類，便有男有女，有紅、有黃、有白、有黑，更有高有矮、有美有醜、有長有短。

因此，即使是赤條條相對，亦有不少人埋怨上天為何如此不公平，厚彼薄此！

至於有些人喜歡在浴室中談生意，認為沒有了衣服阻隔，大家相談時會坦誠一點這一說法，更是無稽之極！遮掩着內心的，絕對不是衣服，而是比衣服還要薄的人皮，只會在人皮被剝下來時，人才會不虛偽、不奸詐，因為他已經死掉。

劉尚文大約浸了十多分鐘，便抹乾身體，穿上浴室為客人準備的短褲，跑到休息室看電視新聞——唯一他不願意錯過的電視節目。

電視上剛巧報導着陳依華被先姦後殺的新聞，除了播出她生前肖像外，還有那涉嫌行兇的兩男一女之拼圖，呼籲知道該三人下落的市民與警方聯絡。

坐在劉尚文身側的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對他的同伴道：「咦，老陳，這個被姦殺的女人不正是富麗夜總會昔日之皇牌依華嗎？聽她的媽咪媚姐說，她早已嫁了人，想不到竟會死得這麼慘。」

「哼，眞是活該，想當年這高竇猫也不知道放過我多少次飛機了。」

放飛機乃歡場術語，意思是舞小姐在場內時答應了顧客前往闢室尋歡，離開舞廳後則以種種藉口溜掉。

房門打開，一個衣履不整上身赤裸的男子走出來。

「老陳，你眞是沒有姓錯，的的確確是老襯一名。俗語說邪牌愛警探，當年依華心中只有那當差的，又怎會讓你爬上身？」

「哼，既然這麼貞節，跑出來做幹甚麼？」那姓陳的仍是不忿之極。

「算了吧，老陳，當年被她放飛機的又不是只有你一個，聽媚姐說，她曾因此而得罪了一個江湖中人，要不是她的男朋友是個警探，早已被別人强行上馬了。」

劉尚文聽了，登時靈機一觸，難道那兩個兇手當中，有一個是曾經被依華放過飛機的客人，所以在殺她之前把她姦掉，一嚐夙願？

唔，大有可能，說不定身旁那人口中所說的江湖人物，是一條重要線索，甚至是兇手哩！

這天晚上，劉尚文約了陸志堅及麥超，本來便是打算前往金都城夜總會找媚姐，看看她旗下小姐有沒有一個酷似昨晚前往找尋依華的妖冶女子。如今，他多了一個目標。

* * *

金都城夜總會這個場，比起富麗夜總會不但大上多倍，裝修也是豪華得多，場中小姐少說也有六七百人，個個均是年輕貌美，令人目不暇給。處身其中，倘若身家不厚，不多不少也有點自卑的感覺。

劉尚文家境富裕，自然不會被金都城的氣勢所嚇倒，不過也有一種不自然的感受，因為他所穿着的衣服，與環境實在有點不相襯。

幸好，這兒多的是貴賓房，他和陸志堅及麥超三人不必坐在大堂那麼礙眼。

他們足足坐了差不多十分鐘，媽媽生媚姐才婀娜地來到，這也難怪，場子那麼廣大，屋頭走到屋尾，也得花上十分鐘啊！

媚姐甫進房，便一愕道：「稀客，稀客，想不到是劉SIR大駕光臨。噢，還有陸SIR和麥SIR，三位不是為了公事而來的吧？」

劉尚文一笑道：「媚姐，妳希望我們是公是私？」

媚姐聳聳肩，道：「我當然希望你們只是來捧我的場，不過看情形，我應該是失望居多的了，對嗎？」

劉尚文道：「媚姐即是媚姐，果然聰明絕頂，難怪能夠混得風生水起。」

媚姐在劉尚文身側坐下，道：「劉SIR，不必給高帽子我戴了，是為了依華的事嗎？」

「不錯，我正是為了依華被殺這案件而來的。」

「劉SIR，我恐怕不能給你甚麼幫助了，因為年多之前，依華與那個姓譚的警探同居後，我便沒有見過她，對她的近況更是一無所知。」

「那麼妳可知道她和譚國雄已分手差不多半年呢？」

「噢，是嗎？我可不知道啊，我若然知道的話，早便找她出來幫我一臂之力了。坦白說，像依華這般質素的小姐，並不容易找哩！」媚姐半真半假的笑道。

「媚姐，妳不是說真的吧？依華是出了名的飛機皇后，在這個流行吃即食麵的時代，妳不害怕她把妳的捧場客都得罪嗎？」

「劉SIR，原來你也知道她這個壞習慣。依華跟隨我已經很多年了，最初，她並不是這樣的，不抽煙、不賭錢，只是拚命賺錢，可說是乖乖女一個，只是在認識了那姓譚的警探之後，才一改作風，不大願意與其他男人上床。倘若她真的和那姓譚的分了手，我肯定她定會好像以前那般聽話，不會隨便放飛機。坦白說，幹我們這一行的，身邊有錢才是一個保障，年輕時不把握機會多抓一把錢，人老珠黃時想抓也抓不着。」

「聽說她當年曾因經常放飛機而得罪了數個道上的朋友，可有這一回事嗎？」

「也不能說得罪這般嚴重，只不過有點不愉快罷了，後來亦沒事了。這已經是差不多兩年前的事，劉SIR不是懷疑依華之死與這件事有關吧？」

「暫時來說，依華被殺這件案可說甚麼頭緒也沒有，任何有關她的事也可能是線索，所以我才找妳問上問。可以告訴我那些人是誰嗎？」

媚姐大感爲難，道：「劉SIR，一定要我說嗎？」

劉尙文笑道：「媚姐，對朋友，我素來不喜歡勉强，妳若果不願意和我合作，我難道會把妳拉回警署嗎？不過，我可能會把妳旗下的小姐全找來，遂一查問，希望妳不會怪我騷擾她們，妨礙她們賺錢。」

這時正是夜總會晚舞最旺的一段時間，若把全組小姐都找來問話，對媚姐自然有莫大影响。

因此，媚姐苦着臉道：「劉SIR，求求你，不要騷擾我組裏的小姐了，我這便告訴你吧，不過你可不要透露是我說出來的，否則日後我定痳煩多多。」

劉尙文道：「放心吧，媚姐，我這人是最能夠保守秘密的了。」

媚姐道：「這一點我也知道，不過爲了我自己着想，我一定要你親口說出來才放心。他叫馮根，是從廣西來的大圈中人。」

劉尙文聽了，登時略感失望，因爲他對涉嫌是販毒頭子的范文祥之性格略有認識，他可說是香港人中對大陸移民最反感的代表，他屬下機構永不錄用從大陸來的人，不論這人來了多久，原因何在則不得而知。

因此，依華之死若是和范文祥的販毒集團有關係，這從廣西來的馮根便嫌疑不大，亦即是說，倘若兇手真的是馮根，那麼依華之死、瑪芝之被强姦，甚至譚國雄之失踪，便和劉尙文所調查的警察宿舍命案及廉署調查員方青雲被殺案沒有牽連。

不過，正如他剛才所說，一切與依華有關的都是線索，劉尙文自然不會就此放棄對馮根的追查。

「媚姐，可知道如何能夠找到馮根嗎？」

「這個我便不得而知了，一直以來，他都沒有留下任何聯絡電話或地址，所以我轉到這裏來的時候，也未能通知他前來捧場，也許他仍會到富麗那邊玩吧。」

「媚姐，多謝妳和我這麼合作，不過，還有一件小事，希望妳能幫個忙。」

「劉SIR，不要客氣了，你愈客氣，我愈害怕。要我做些甚麼，請隨便說吧，但願不是要找我的小姐們來問話。」

「問話倒不必，只希望妳能帶她們到這裏來亮一亮相，打個招呼。」

「劉SIR……」

「媚姐，我不會讓妳爲難的，只是打一個招呼，不必問話，小姐們的鐘錢照付。妳不用告訴她們我的身份，只當作普通客人到來揀小姐，這可以了吧？」

夜總會小姐到來與客人打招呼，雖說有鐘錢可算，數目却是不多，媽媽生所佔的更是少得可憐，然而工夫却是多多，媚姐心裏當然老大不願。

只是，不願意歸不願意，她還是要照辦，要知道幹她這一行的，固然是顧客至上，皇、黑兩道中人更是萬萬不能得罪，否則日後痳煩數之不盡。

於是，媚姐把她組裏的小姐三個三個的帶到房裏來，名爲打招呼，實則給予劉尙文見上一面。

兇悍殺手　駁火街頭

幸好劉尙文真的只是瞧一瞧，沒有問上任何問題，所以只花費了廿多分鐘，否則媚姐可損失不菲，旺場時間，每一分鐘都是錢嘛！

「媚姐，多謝妳的合作，我也不打擾妳了，日後有機會時再來捧妳的場，痳煩妳結賬吧。」劉尙文逐一見過媚姐旗下的小姐後，沒有甚麼收穫後道。

「劉SIR，不必了，你這是爲了公事而來，我怎能要你破費？這樣吧，下次來的時候，多捧我一兩個小姐的場，好嗎？」

「既然這樣，我也不客氣了，不過，我近來忙得要命，可不能答應妳何時才能夠到來捧場。」

「沒有關係，只要你記得尖沙咀還有一個媚姐，有空時來找我便成。」

「這個當然，事實上，我們又怎會這麼輕易忘記媚姐呢？」劉尙文說畢便站了起來，在媚姐恭送之下，與陸志堅及麥超離開金都城。

跟着，三人安步當車，移師富麗夜總會。

富麗夜總會的場面，比諸金都城可說有天壤之別，際此夜場黃金時間，人客仍是小貓三四隻的，冷清得令人搖頭嘆息。

當麗莎媽咪見着劉尙文三人時，簡直好像遇上救星，大喜道：「劉SIR，看見你真是好極了，我組裏的小姐們今晚全部未曾發市，多找一兩位來陪你們，好不好？」

劉尙文拍了一下身側的沙發，笑道：「麗莎，不用心急，我何時令妳失望過了？既然妳沒有捧場客人，先坐下來談談。」

麗莎依言坐下，笑道：「你不是要和我談情說愛吧？」

劉尙文道：「我這個人信奉的是實際主義，對於愛情，只喜歡做，不喜歡用嘴巴來說。麗莎，說正經的，妳可認識一個名叫馮根的人？這人是大圈幫的，從前是媚姐的捧場客人。」

「我當然認識這個色中餓鬼，事實上在富麗，誰不認識他？這傢伙不錯是常來捧場，但出手低，要求高，極難服侍，沒有一個小姐願意陪他。這類人客，可說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不值得稀罕。自從媚姐過場後，他便轉捧雲妮媽咪，雲妮也不知爲了他而受盡多少氣了！」麗莎道。

細場便有這個特色，只要人客有任何特別之處，很快便會傳遍整間夜總會，上至經理，下至侍應生，無人不知。換上是金都城那類的大場，媽咪與小姐之間也不可能全部認識，更遑論客人了！

「麗莎，可以替我找雲妮媽咪到來一談嗎？」劉尙文道。

「當然可以，劉SIR，是馮根出了問題嗎？」

「不要問這麼多了，知道得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快點替我找雲妮媽咪來吧！」

「好吧，不過你可不能見異思遷，轉捧雲妮那一組，否則我拆掉你的骨。」麗莎說畢，便扭動着她那超過三十六吋的下圍走出房外。

房門甫關上，麥超便笑道：「劉SIR，看她的模樣，床上功夫應不差哩，依我看，若你對她展開追求，定有意外收穫。」

劉尙文道：「多謝了，麥超，你還嫌我目前的人不夠多嗎？還是留給你去追求吧！」

麥超道：「劉SIR，你現在只有麗姐一個女人罷了，怎算多啊？想當年，你還未認識麗姐之前，差不多每晚都有不同女人，那才是多呢！說真的，麗姐真的看管得你那麼嚴嗎？」

劉尙文還未回答，陸志堅已搶着道：「麥超，你弄錯了，劉SIR風流成性，又怎會只有一個女人？只不過他的保密功夫高明罷了。」

劉尙文側過頭來，對陸志堅道：「陸幫辦，你又怎會知道我有不只一個女人？」

陸志堅道：「當然，因爲是我親眼目睹的！不過，我得要奉勸你一句，今後和她一起時，可要小心一點，否則當上雜誌封面人物時便大事不妙。」

麥超登時大感興趣，急道：「陸SIR，她是誰？怎會弄到劉SIR會變成雜誌的封面人物這麼有來頭？」

劉尙文當然知道陸志堅指的乃是與他一直秘密來往的影視紅星康妮，遂苦笑道：「她不是大有來頭，只不過是個紅透半邊天的影星罷了！」

他正要追問陸志堅在何處見過他和康妮在一起之際，麗莎已帶了一個大約三十歲，身穿性感旗袍，身材和樣貌都不錯的女人走了進來。

「劉SIR，這位便是雲妮媽咪了。」麗莎隨即逐一介紹劉尙文三人給雲妮認識。

雲妮老實不客氣的一屁股坐在劉尙文身旁，更有意無意地敞開那開着高叉的旗袍下襬，露出整條光滑大腿，嫵媚一笑道：「大名鼎鼎的流氓警官，原來真的是這樣英俊有型，比傳聞强得多了，難怪麗莎姐的小妹妹們都爲了你而神魂顛倒，巴不得你每晚都來。」

劉尙文順勢摟着雲妮的腰肢，笑道：「噢，是嗎？我却發覺妳的嘴巴厲害得很哩，怪不得年紀輕輕的便能當上媽媽生！」一邊暗中以手勢示意陸志堅等人暫時離開，要知道雲妮始終是第一次見面，面對三個警務人員問話，心理上不多不少也有些影响。

麗莎當了這麼多年的媽媽生，自然知情識趣，立即道：「陸SIR，麥SIR，外邊正在表演精彩艷舞哩，可有興趣一看嗎？」

即使沒有興趣，陸志堅和麥超兩人也得外出，何況男人之中，十個佔了九個對這調調兒都喜歡看的呢！

當房裏只剩下兩個人時，雲妮差不多整個身軀都偎在劉尙文懷裏，嬌聲道：「劉SIR，你找我有甚麼特別事嗎？」

劉尙文來者不拒，手掌輕輕在那露出在旗袍外的光滑大腿上摩挲着，道：「聽說妳有一個客人名叫馮根，是嗎？」

雲妮大爲不依，道：「我還以爲你是爲了欣賞我的嘴巴功夫，原來是爲公事而來。」跟着，她便佯嗔地坐直身體，把劉尙文的怪手放回他自己的膝上。

「先公後私嘛，幫幫我這個忙，好嗎？」

「若我幫了你的忙，我有甚麼好處？」

「妳希望要甚麼好處？若我能辦得到的，一定沒有問題。」

「劉SIR，你要知道的當然不會只是我認不認識馮根，最低限度，也要知道他的行踪，對嗎？」

「不錯，妳眞聰明。」

「馮根這個人，背景並不簡單，能勞煩劉SIR親自出馬，更不會是好事一件。若我透露他的行踪後，你能順利把他捉拿，那當然沒有問題，充其量我只是損失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客。但是，若他僥倖逃脫，而且知道是我說出的他行踪的話，我便痲煩了。」

劉尚文聽了，登時為之一怔，因為從雲妮的語氣聽來，她似乎對馮根所知甚多，甚至有可能知道他最近做過些甚麼壞事，當下便道：「我雖然隸屬重案組，調查的都是大案，却並不表示我要找的人都是窮兇極惡之輩啊！妳為何會聯想到馮根會對妳不利的，莫非妳知道他最近做過些甚麼壞事？」

「劉SIR，別說笑了，我又不是馮根的老婆，怎會知道他做過些甚麼事？事實上，他那種人，即使做過些甚麼事，也不會隨便讓別人知道，甚至他老婆也不例外。劉SIR，讓我先問你一句，你是不是為了依華之死而找馮根的？」雲妮最後那句話，使劉尚文更為詫異。

「雲妮，妳為何會有此一問？難道妳知道這件案與馮根有關係？」

「劉SIR，在我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把條件說妥，否則我甚麼也不會說出來。」雲妮一臉正經的道。

「我剛才已說過，只要是我付得出的，我絕對不會吝嗇，不過一定要物有所値。」

「這個代價，你一定負擔得來，至於是否物有所値嘛，那是我需要考慮的問題，而不是你，因為我所冒的險非常大，酬勞對不對辦，尚是未知之數。」

「妳這話眞是令人莫明其妙，難道妳以為我會給妳偽鈔或少付嗎？」

「劉SIR，我要的不是錢，雖然我很喜歡錢，但你所能夠付出的線人費，絕對不足夠令我冒生命危險。」

「那麼妳想要些甚麼？」

「我要的只是一個機會，一個讓你知道我除了嘴巴厲害，還有其他長處的機會，一個讓我知道你除了英俊，還有甚麼其他長處的機會，你明白嗎？」

即使是呆子，也會知道雲妮要的是甚麼，何況劉尚文絕非呆子！

劉尚文有點不敢置信地瞧着眼前的女人，懷疑她為何會提出這個怪條件。坦白說，雲妮雖說已當上媽媽生，年紀却不是那麼大，訛稱廿六、七歲，相信的大有人在，其他條件，諸如樣貌、身材等，比諸富麗夜總會現有的小姐，可說毫不遜色。因此，她這時開出來的條件，對很多人來說，簡直不是條件，而是一宗求之不得的艷遇。

然而，劉尚文却毫不考慮的把頭一搖，道：「雲妮，對不起，我不能接受妳這條件。」

雲妮登時臉色一變，道：「我眞的是那麼差，送上門你也不要？」

劉尚文搖搖頭道：「妳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坦白說，我非常樂意和妳做一對親密朋友，只是，這種關係若只建築在一種交換條件上，那便顯得沒有意義了。」

「那麼你不稀罕我所知道的消息了？」雲妮仍是悻悻然的道。

「不，我絕對稀罕，妳不願意說出來，我沒有辦法，唯有在其他方面入手調查。案破不了，大不了調職，我絕對不會為了破案而出賣自己。」

雲妮霍地站了起來，走向房門，却在門前回過身來，冷冷地道：「劉SIR，老實告訴我，在你心目中，我是否脫光衣服也不值一幹的女人？」

「絕對不是，坦白說，妳仍是很多男人追求的對象，包括我在內，當然，我所指的乃是歡場中的追求，不含愛情成份。」

「這是說我對你仍有吸引力了，對嗎？」

「不錯，可以這樣說。」

「好吧，我答應你，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說出來，但你得答應我另一個條件。」

「妳且說出來聽聽，看我能否辦到。」

「我日後遭遇痲煩時，你得無條件幫我的忙。」

「沒有問題，但只限於我能力範圍之內，以不損害我一貫作風為原則。」

「好，一言為定。」雲妮重新回到劉尚文身邊坐下，這次却小心翼翼的留意坐姿，沒有刻意暴露那雙修長大腿。

「首先，妳且告訴我為何認為依華之死與馮根有關。」

「劉SIR，說出來你可能會認為我傻，過份敏感，因為只是我直覺上認為是馮根殺死依華的。」

「我怎會認為妳傻呢？事實上，有不少毫無頭緒及線索的案件之所以能夠破獲，全依靠辦案人員或熱心市民之直覺觸發靈機。不過，妳可知道是甚麼牽發起妳這直覺的嗎？」

「是這樣的，今天晚上，馮根一反常態，喝得醉薰薰地，一早便來到，帶了我組裏的一個小姐出街。」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劉尚文打斷了雲妮的話道。

「現在來說，已是四十五分鐘前之事了，他們離開了大約十五分鐘，麗莎姐便來找我，說你有事和我一談。」

「他是單獨一個人還是有同伴一起來？」

「他從來都不會單獨一個人的，身邊永遠有一個手下，名叫波仔。」

「有多大年紀？」

「和他差不多，都是廿餘歲。」

年齡上，馮根和波仔都與大廈管理員所說的脗合，劉尚文連忙追問下去：「可有女伴同來嗎？我的意思不是單指今天晚上，而是一直以來。」

「沒有，從來都沒有。不過他們雖然每一次都是兩個人來，充其量只會帶一個小姐外出沒有試過各帶一人。」

「雲妮，可知道馮根有沒有特殊愛好？例如兩男一女，或喜歡做愛時有第三者在場觀看等？」

「這個便不得而知了，陪過他的小姐大部份只埋怨他出手孤寒，要求多多，但却沒有聽過其它投訴。若有你剛才所說的情形發生，她們一定會和我說的。」

「那麼妳剛才說他一反常態，指的是甚麼呢？」

「每一樣都和從前不同，第一，他從來不會這麼早便到，通常是十一時後才出現。第二，他從來也不會喝得醉薰薰的，即使在這裏磨上個多小時，他極其量只會喝上一杯啤酒，更不會帶着滿身酒氣跑上來。還有，他每次上來，都會坐上個多鐘頭，身邊的小姐最低限度也會換上數個，毛手毛脚的試到滿意才帶出街；今次却大大不同，沙發還沒有坐暖，甚至連陪坐小姐有沒有配戴胸圍也不知道，便嚷着外出了。」雲妮把馮根異常之處一一說出來。

劉尚文聽了，為之失笑，道：「原來人客有一試小姐有沒有配戴胸圍的權利的嗎？有機會時，我可得要行使這權利了。」

雲妮也笑了起來，道：「那有這麼一回事？只不過生意難做，小姐們為了收入，對個別客人的怪手，只要不是太過份，亦會啞忍。不過，甚麼也有例外的，我便曾經見過不少小姐在大庭廣衆之下讓客人伸手進裙裏為所欲為，只差在未曾當衆做愛。唉，總而言之，今天的小姐比我們當年難做得多了。」雲妮唏噓萬分的道。

劉尚文連忙把話題扯回馮根身上：「便是因為馮根大反常態，妳便認為他和依華之死有關嗎？」

雲妮搖搖頭，道：「不，是他臨出門前的那一番話。」

劉尚文忙道：「他對妳說些甚麼？」

雲妮道：「當時那陪他出街的小姐去了換衣服，馮根問我，『她會放我飛機嗎？』我當然回答不會。誰知道他竟然說：『最好她不會，沒有人可以放我飛機，任何人也不可以，否則，哼……』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傍友波仔立即把他拉開，阻止他說下去。其後，我便想起昨晚慘死的依華在兩年前曾經因放飛機之事和他鬧得很不愉快，所以很自然地便把她的死扯到馮根頭上來，而你又這麼巧和兩名警探到來查問他的消息，使我對自己的推測更確定。」

劉尚文大感興趣，道：「雲妮，當馮根說那一番話的時候，神情如何？咬牙切齒還是得意洋洋的？」

雲妮想了想，道：「他的神情，應該是有點得意之模樣，不過我不敢肯定，因為我沒有認眞留意到這一點。」

劉尚文道：「依我看，他應該是得意洋洋的了。一個平常甚少喝酒的人只會在兩種情形之下喝得醉薰薰的，那便是極度得意或是極度不如意。若是前者，習慣斤斤計較的人也會在得意忘形之下一改以往作風，變得闊綽起來，所以馮根在沒有討夠便宜前便離去，趕往慶祝，若是後者，他定會借酒消愁，大發牢騷。」

雲妮道：「若照你所說，他一定是前者了，因為他一句牢騷也沒有發過，反而波仔有點兒心神恍惚。」

劉尚文隨即想起另一件事來，連忙問道：「他們兩人之中，有誰携帶無線電話？」

雲妮回答道：「是馮根，不過只是近個多星期才見他携帶，以前他只有傳呼機。」

劉尚文道：「這好極了，看來馮根的確嫌疑極大，雲妮，在那兒可以找到他？」

雲妮笑道：「他離開這裏還不夠一個小時，當然仍在九龍塘的情人別墅。讓我替你問一問曾陪過馮根的小姐，看她們還記不記得他慣去那一間吧！」

劉尚文道：「謝謝妳，雲妮。」

雲妮道：「不必多謝我，別忘記我這樣幫助你是有條件的。」

劉尚文道：「放心吧，我絕對不會忘記妳今次所幫的忙。」

雲妮甫出房，陸志堅和麥超便走進來，道：「劉SIR，有消息嗎？」

劉尚文點點頭，道：「麥超，立即把車駛過來，在門口等我。」

麥超連忙跑往取車，片刻後，雲妮亦已回來，道：「劉SIR，你的運氣可不差哩，上星期陪他的小姐仍記得是心心別墅，不過你可得趕快一點，因為他從來都不過夜，兩小時一到便離開。」

劉尚文站起來，摟着雲妮腰肢，在她頰上輕輕一吻，道：「多謝妳，可以告訴我妳今晚何時下班嗎？」

雲妮一怔，吶吶道：「劉SIR，你問來幹甚麼？」

劉尚文笑道：「如果妳有空的話，我打算請妳吃宵夜，順道展開追求攻勢。」

雲妮更是詫異萬分，簡直不知如何作答。

劉尚文拉了陸志堅便走，匆匆道：「我沒有時間等妳的答覆了，三時十五分，鐵板屋日本餐廳，不見不散。」

雲妮大嚷：「三時半吧，打烊後我還要換……」話還未曾說到一半，劉尚文和陸志堅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雲妮連忙跑出房外，却看見劉尚文已跑到老遠，一邊向急步送他離開的麗莎媽咪打躬作揖的賠不是，不消說，定是為了不留下來捧她小姐場而賠罪。

雲妮滿心歡喜的跑進洗手間，仔細地打量着自己的容貌及身材，良久才出去做她應做的事。

坦白說，劉尚文臨走時的邀請，比諸他第一時間接納雲妮的條件更令她高興，因爲這是他自動提出來的，並不是交換消息，這說明了她對劉尚文尚有吸引力。那個女人不喜歡自己所看中的男人對自己有意思？

* * *

劉尚文等人的車子差不多抵達九龍塘心心別墅的時候，負責駕駛的麥超驀地想起一件事來，道：「劉SIR，我們似乎忘記了一項非常重要之處。」

「噢，是嗎？既然你已想起來，還不快點說來聽聽？」

「劉SIR，我們三個人之中，沒有一個曾經見過馮根，如何找他？難道逐個房間查問嗎？」

「對，我的確忽略了這一點，只是逐房查問也不是辦法，因爲我們不但沒有搜查令，而且亦會打草驚蛇。不過，我已經想到一個可行之辦法，稍後我們可以……如此這般便行了。」

片刻後，已經抵達心心情人別墅，三人匆匆下車，推門便進，直趨接待處，却沒有留意到別墅爲顧客而設的停車場裏其中一部車中坐着一個廿餘歲的男子。

這男子正是劉尚文要找的馮根之手下波仔，他正在等候他的老板歡娛過後送他回去。

通常來說，波仔是不會這樣做的，要知道老板在屋裏摟着一個女人尋歡作樂，自己則在外間呆上兩個小時枯候，那種滋味一點也不好受。因此，每次馮根找着合適的女人後，波仔便會在夜總會門口與他分手，自尋節目，找他自己的女朋友歡娛一番，亦因爲他有一個親密而又醋意極大的女朋友，他從來都不敢好像馮根般，找夜總會的陪酒小姐樂上一樂。

今晚却有點不同，因爲馮根實在喝得太多酒了，不但不能駕車，更容易闖禍，波仔那敢丟下他一個人，要不是他的女朋友比河東獅還要厲害，他早已在富麗夜總會另找一個女人，走進別墅裏，一來可以給予馮根更直接的照顧，二來自己也可以歡樂一番，免得在車裏呆坐那麼沒趣。

到來情人別墅幽會的，當然只會是一男一女，間中亦有可能是兩個男的或兩個女的，前來幹一些違反自然之事，但絕對不會三個男人一起來。

劉尚文三人甫下車，匆匆走進別墅時，波仔便知道大事不妥，倘若他只是一個普通司機，這時自然安會坐車裏，等候着看熱鬧，只不過他不但不是，更在前一晚幹了一宗驚人大事，因此，他第一個反應便是想到這三個不速之客乃是冲着他和馮根而來。

他立即拿起車裏的電話，按了馮根所携帶的手提電話號碼，只可惜傳來的並不是馮根的聲音，而是：「你所打的電話號碼現在無人接聽，請稍後再試……」

不消說，定是馮根不願意在衝鋒陷陣時受到滋擾，把電話關掉了。

「他媽的！」波仔不禁咒罵了一聲，放下電話，跟着打開車裏的貯物屜，探手而進……

劉尚文掏出證件，向別墅接待處的女職員揚了揚，問道：「有沒有一個喝得醉薰薰的男子在大約一個小時前和一個女人來開房？」

接待員道：「有，發生了甚麼事？」

麥超瞪了接待員一眼，道：「我們亞SIR問妳甚麼妳便回答甚麼，問這麼多做甚麼？他們在那一間房？」

「他們在十六號房，樓上左首第二間！」

劉尚文連忙帶着陸志堅跑上二樓。

麥超則對接待員道：「立即打電話通知十六號房的人客，說發生了火警，要他們立即疏散。」

接待員一愕，道：「那兒發生火警了？」

麥超隨手在接待處拿起一張入住登記表，掏出打火機燃着，丟進煙灰盅裏，道：「妳看見了沒有？還不快點打電話。」

十六號房的門霍地打開，一雙衣履不整的男女跑了出來。

走在前頭的男人年約廿餘歲，中等身材，上身赤裸，右手拿着一個手提電話，左手則挽着一雙皮鞋，臂彎掛着衣服，步履蹌蹌的，很明顯是宿醉未醒。

他看不着預期的濃烟，只看見甬道上有一個男子擋着他的去路。

「快點讓……」至於讓甚麼則不得而知了，因爲以下的話已經被眼前的一柄黑黝黝的手槍嚇得全吞了回肚裏。

「乖乖的不要動，回到房裏。陸幫辦，你先帶這位小姐到樓下接待處等我！」持槍指嚇着那男人的劉尚文道。

躲在甬道另一邊的陸志堅應了一聲，把那尤是嚇得花容失色的女子帶往樓下。

劉尚文關上房門，把那男人推倒在床上，寒聲道：「馮根，識相的便快點說出來，昨晚你做過些甚麼？」

「沒有啊，沒有啊，我甚麼也沒有做過啊！」那男子並沒有否認他的身份，顯然正是劉尚文要找的人。

「你不用抵賴，大厦管理員早已把你的樣貌描述出來了，電視新聞所播放的只不過是另一張拼圖，使你以爲沒有被人看清楚樣子，放膽到處跑，好讓我們容易抓你罷了。」

事實上，大厦管理員陳伯所描述的樣貌，與馮根相差甚遠，也許陳伯當時的注意力已全部放在那個女子身上吧，不過劉尚文這一番話却是全無破綻。

「冤枉啊！那女人的確不是我殺的！」

「馮根，你這是不打自招，我又沒有指明找你是爲了甚麼，你何以知道是宗女人被殺的案件呢？這分明是你自己心虛，不過，你不招供也沒有問題，我有足夠證據把你送進監獄裏渡過下半生。只是，你若不和我合作的話，待遇便大大不同。」

「你不必多費唇舌了，我絕對不會和你合作的，大不了給你們毒打一頓。」

「不，你錯了，我這人最討厭的便是暴力，所以，我不但不會毒打你一頓，更會給你享受一番，而且不需要你花費任何氣力或代價。」劉尚文邊說邊從身後拿出手鐐，把馮根反手鎖起，跟着把手槍收回。

「你要幹甚麼？」

「你將會因姦殺罪已被送進監獄，而監獄裏的人對强姦犯另有一套整治辦法，你自然會有一番好受。我可以坦白告訴你，剛才你在這裏的享受將會是你今生的最後一次了，今後你即使想自我解决也無能爲力，這對你這種色魔來說，實在比死還要難受。不過，我這人還有點慈悲爲懷，所以打算在送你進監獄之前，讓你有多一次刻骨銘心的享受機會。」

「哼，不用假慈悲了，你怎麼說，我也不會和你合作的。」

「不過，爲了讓你得到最高享受，用錢買回來的妓女實在難以辦到，一定要自願，只可惜甘心情願和你這種色魔上床的，一時之間實在很難找得到。但你不必失望，因爲我年前調查同性戀者被殺案時，認識不少人，他們當中，雖有不少已病死，但亦有數人尚存於世，只是沒有人願意和他們上床，形成性苦悶。我若把其中一個女的找來，相信她極爲樂意與你來一次使你這一生都不會懷忘的歡娛。」

馮根大吃一驚，道：「你要找一個愛滋病人來强姦我？」

劉尚文搖頭道：「不，這是你說的，我並沒有說過。愛滋病人的姓名屬於高度秘密，我雖然是警務人員，也無從得知誰是帶菌者。春夢了無痕，她來這裏，絕對不會有其他人知道，事後即使你染上甚麼病，別人也只會認爲你不知是從何處染來。一個警官替你找女人，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是嗎？」

「你這是變相謀殺。」

劉尚文並不回答，只拿起床邊的電話，按了數個號碼便停下來，回身一瞧床上的馮根道：「看你如今的心情和狀態，恐怕找一個天仙來你也無福消受，倒不如找個男的來，在你的東西上咬一口，更省工夫得多，咦，你不是喜歡特殊服務的嗎？」

跟着，他便對電話筒說：「湯美嗎？我是劉尚文，勞煩你立即來九龍塘心心別墅十六號房，我有一件小事要你幫忙。」電話有沒有接通，除了他之外，誰也不知道。

但是劉尚文三個字却使馮根心頭大震，因爲這名字象徵甚麼事也能做得出來，否則他不會有「流氓警官」這別號。

「姓劉的，你要我怎樣做？」

「首先，你得要稱呼我劉SIR。」

「好吧！劉ＳＩＲ，你要我說些甚麼，招供嗎？不錯，依華是我殺死的！」

「是誰指使你殺她的？」

「沒有，是我自己的主意。」

「爲甚麼？」

「因爲她兩年前放我的飛機，我懷恨在心，先姦後殺。」

「馮根，不必騙我了，你這是侮辱我的智慧。不錯，你的確懷恨在心，把依華强姦，但這只是因利乘便，若你有姦殺她的動機，早在兩年前便做了，怎會等到今天？快說，是誰主使你的？」隨手拿起馮根丟在床上的手提電話，一記便敲在他那剛享盡人生樂趣的小傢伙上。

劉尚文用的雖然只是電話天線那部份，但也好像皮鞭一樣，再加上所擊部位乃是人體最脆弱的部位之一，登時把馮根打得叫起來。

「你再不說，我下次用的便是另一端！」劉尚文大喝道。

馮根哭喪着臉，道：「劉ＳＩＲ，坦白說，我們是受聘行事的，聘用我們的乃是一個自稱執法會的組織，接頭人姓古。」

「你們如何和這姓古的聯絡？」

「每次都是通過傳呼機。」

「電話號碼呢？」

「我只記得是叫三條六，電話號碼則記不起來了，因爲一直都是波仔替我打電話的。」

「波仔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應該回家了！」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是三個，除了我和波仔，還有一個是波仔的女朋友，名叫巴辣瑛。」

「說老實話吧，別告訴我强姦依華死黨瑪芝那件事不是你們做的，那兩人又是誰？」

「我眞的不知道他們是誰啊，他們是波仔臨時找來幫忙的！」

「暫時到此爲止，餘下的回到警局我才慢慢問你，穿上你的衣服吧！」劉尚文拿出鎖匙，替馮根暫時解開手鐐道。

* * *

坐在車裏的波仔大爲詫異，爲甚麼那三個男人進入別墅這麼久，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的？難道他們並非衝着自己兩人而來，只是普通查房？又不像啊，查房應該有女警一同而來的嘛！

好幾次，他差點兒想進內一看，但都强忍下來，若那三人眞的是衝着

自己而來，走進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汽車引擎差不多已開動了三十分鐘，錶板上的溫度針慢慢地攀升，為避免引擎過熱，波仔不敢開動冷氣機，一滴一滴的汗水從他的額頭淌下。

終於，他看見馮根走出來了，不過並非是摟着那有過春風一度的夜總會小姐，而是雙手被扣，一左一右的被兩個男人押着出來，身後跟着另外一個男人和那夜總會小姐，走向載着該三個男人來的汽車。

波仔立即把汽車波棍入檔，猛踏油門，「吱」的一聲，車子便向着五人直衝過去。

走在最後的劉尚文見狀，大喝一聲：「小心！」一把拉着身旁的夜總會小姐便閃。

陸志堅及麥超兩人的反應也是快速之極，不約而同地撲向兩旁，留下馮根呆若木雞的站在原處。

衝過來的車在馮根身前數呎停下，一支手槍從駕駛座位那邊伸了出來。

劉尚文大吃一驚，喝道：「快躲！」摟着夜總會小姐撲向一旁，找尋掩護。

陸志堅及麥超兩人均曾受過嚴格訓練，自然不待吩咐便撲到地上，滾向一側。

砰！砰！兩响槍聲把呆若木雞的馮根驚醒過來，衝上前便拉開車門向內竄。

空曠的停車場裏根本毫無掩護可言，留在原處拔槍還擊只會把自己變成槍靶，劉尚文三人只得撲向停泊在兩旁的車輛，無暇反擊。

波仔再開了兩槍，看見馮根已上了車，便急速掉頭逃跑。

這時，劉尚文等三人已有了掩護，紛紛拔出佩槍向逃走的賊車發射。

只聽見隆然一聲，賊車撞上停車場入口左邊圍牆，司機位的門打開了，一個男人走了出來，掩着左耳逃出停車場外，更藉着圍牆的掩護，回身向劉尚文等人開了兩槍。

「小心，對方用的是航空曲，槍膛裏可能不止六顆子彈！」劉尚文反擊兩槍，大嚷道。

跟着，他便從掩護之處跑出來，撲向停車場入口，却看見適才逃跑那人已衝到廿餘碼外，以手槍指嚇着停泊在別墅外等候乘客的計程車司機，一邊拉開車門。

劉尚文無暇考慮，趁那人的槍嘴離開計程車司機的頭部時，便一槍轟了過去。

只見那人身軀一震，跟着回身向劉尚文反擊一槍，仍掙扎着上車。

劉尚文蹲下身形，再次扳動槍機！

只可惜，他槍膛裏的六顆子彈早已用罄！

陸志堅和麥超雙雙趕到，但已是遲了一步，計程車車門已關上，絕塵而去，兩人唯恐誤傷司機，不敢朝着計程車放槍，唯有頓足不已。

「立即通知各單位截停那部計程車！」劉尚文邊說邊替佩槍重裝子彈。

「劉SIR，馮根已死了，後腦中了一槍。」陸志堅道。

「哼，便宜了他，死得這麼快！」

麥超利用車裏的無綫電話，通知了其他單位截查適才載走歹徒的計程車後，回來道：「劉SIR，我們現在該如何，是否追那計程車？」

「附近的街道好像蜘蛛網般，我們往那裏追？留在這裏善後吧，通知了總部沒有？」

「已通知了！」

劉尚文點點頭，回到車裏打了個電話回家，通知麗姐不用等他回去，拿出一根香煙點上，等候總局派人到來處理現場。

「劉SIR，剛才在房裏可曾問出些甚麼來嗎？」麥超道。

劉尚文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把從馮根口裏得來的消息說了一遍。

「何時跑出一個執法會的組織來了？除了我們，誰有資格做執法者？難道它是范文祥屬下的一個組織？」

「只可惜未能查出那個電話號碼，明天，你通知全港各傳呼機台，把所有三個六戶口號碼的機主資料送過來。」

「那為數不少哩，最低限度也有數百個。」麥超道。

「除此之外，還有甚麼辦法？我剛才不把那逃掉的傢伙轟死，便是希望從他口中查出多些線索，誰知道他中槍之後，仍能跑掉！噢，是了，通知各醫院，如果有受了槍傷的人求醫，立即通知我們。另外，回到警局後，準備通緝令，緝拿波仔及巴辣瑛歸案，他們的名字應不難查出來。」

「知道了！」

* * *

劉尚文辦妥一切，趕到鐵板屋日本餐廳時，剛好是凌晨三時半，雲妮已在等候。

「對不起，我來遲了！」

「不，準時之極，我們約定是三時半嘛！不過這裏在四時便關門，我們可要吃快一點，否則侍應們的臉色會很難看。」

「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把東西帶往別處吃的嘛！妳喜歡吃甚麼，魚生還是鐵板燒？」

「我不敢吃魚生，鐵板燒要慢慢吃才有情調，還是來個日本湯麵吧！」

「哈，妳倒懂得替我省錢，既然這樣，便來兩個窩仔麵和一些壽司吧，要不要喝點酒？」

「日本清酒勁度不夠，在這兒喝拔蘭地亦不相襯，你若要喝，我們可以吃過宵夜後，到其他地方喝，倘若你不必趕着回家交人的話。」雲妮眼神裏充滿着挑逗。

「沒有問題，即使喝到明天九時也奉陪。」劉尚文揚手召來侍應。

* * *

四十五分鐘後，兩人已換過一個地方，拿着一杯拔蘭地相碰對飲。

「我們慶祝甚麼？」雲妮媚笑着問，她已換上一襲有等如無的睡袍。

「當然是為我們剛開始的友誼了！」

「好，飲勝！」

三杯下肚，雲妮臉上泛出桃紅之色，一雙眼睛更是水汪汪的，把一個成熟女人的韻味散發無遺，她的身軀更借着數分酒意，偎在劉尚文懷裏。

劉尚文風流成性，也不客氣，放下酒杯，俯首輕吻那半張的紅唇，一雙手更是肆無忌憚的在那豐滿的胸脯上恣意遊走。

雲妮也毫不示弱，探手還以顏色……

「噢，難怪和你有過一手的小姐們都甘心無條件奉獻了！啊，我要把你整個吃下……」她邊說邊付諸行動，就地吞噬……

一個小時後，劉尚文下身圍着一條浴巾，從浴室走出來，拿起放在客廳茶几上的香煙及打火機，走進雲妮的睡房。

雲妮仍是赤裸着身軀，懶洋洋的躺在床上，看見劉尚文進房，一把便拉着他到床上，翻身壓着他，來了一個熱吻，幽幽地道：「尚文，你真好，我也不知道多久未曾這般滿足過了！」

「是妳很久沒有過男人，還是別的男人不能令妳滿足？」

「若我說很久沒有過男人，你會相信嗎？」

「我為甚麼不相信？而且，妳亦沒有欺騙我的必要啊！我既不是妳的男朋友，也不是妳的丈夫，更不是米飯班主，根本無權過問妳的私生活，包括過去與將來。」

「不錯，以你我現時的關係，我根本毋須向你交代甚麼，不過，我只希望你知道我並非是一個濫交的女人。不論你相信與否，我可以告訴你，自從收我為情婦的老頭子死掉之後，我再也沒有和其他男人上過床，五年來，你是第一個。」

「真的嗎？那麼，妳如何解決生理上的需要？要知道妳是個正常兼成熟的女人啊！」劉尚文半信半疑的道。

雲妮埋首在他耳珠上輕輕一咬，道：「寃鬼，難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一樣東西叫做電動按摩器的嗎？要不要我拿出來給你一看？」

劉尚文笑道：「那東西有甚麼好看，我把它恨之入骨哩，有了它，我們也不知損失多少機會！雲妮，說正經的，妳為何不找一個男人呢？以妳的條件，應不難找個合適對象。」

雲妮嘆了一口氣，道：「你這話說來倒容易。今時今日，雖說笑貧不笑娼，大部份人的思想却仍是保守得很，真正毫不介意娶一個歡場女子做老婆的男人，一百個之中，找不出一個來。即使僥倖找到一個，他心裏也不會對妳有任何尊重，更不要說來自他親朋戚友們的卑視了。你說吧，我嫁來做甚麼？」

「那麼，妳打算永遠過其單身一族的生活了？」

「那怎能肯定？緣份來臨的時候，怎麼避也避不了的啊！不過，我知道當我遇上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男子時，我充其量只會充當他的女朋友或情婦，而不會正式嫁給他。」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使大家的關係保持長久一點，畢竟男人對情婦及女朋友之要求，永遠都比妻子低很多，鍾愛程度則高得多。」

「妳不害怕他玩膩之後，把妳一腳踢走嗎？」

「那也沒有辦法，只能怪自己有眼無珠了，不過，即使是正式結婚，這種情形便能夠避免嗎？一紙婚書只能保証我們被踢走時手續繁複一點罷了，絕對不能保証那個男人永遠都對我愛護和重視。」

「妳的男人死掉時，可曾留下些甚麼東西給妳？」

雲妮笑道：「甚麼？你想打我的錢之主意嗎？」

劉尚文開玩笑的道：「是啊！妳難道不知道我是個騙子，騙財兼騙色的嗎？」

雲妮咬了他一口肩頭道：「那麼你便掘着一個金鑛了，因為老頭子死的時候，留下了這層樓和數十萬現金給我，另外還有一些首飾！」

劉尚文大為不解，道：「既然如此，妳為何仍拋頭露臉，跑到歡場去呢？」

雲妮搖頭嘆息道：「尚文，你以為我想的嗎？老頭子死後，我拿着那筆現金，雄心勃勃，和一個昔日姐妹合資開了一間時裝店，誰知道不足半年便蝕掉七七八八，幸好我及時收手，否則我這層樓也會失去。坐吃山崩，我當然要為自己將來作打算，生意是不敢再做的了，唯有打工一途。只是我年輕時不懂事，讀書不成，亦無一技之長，也不甘心跑到工廠去捱一份兩三仟元的工，唯有重操故業，跑到歡場來。不過，我手頭上還有少許錢，毋須為那一仟數百元而張開大腿給男人玩弄，便轉行當起媽媽生來，最衰自己手上無兵，收入只是普通，這一兩年才稍為好過一些。」

「雲妮，妳在時裝店一共蝕了多少錢？」劉尚文問道。

「時裝店半年內蝕掉了大約七十萬元，我佔一半，每次想起來，我都心痛得要死。你知道嗎？我做了四年媽媽生，也不能把那筆錢賺回來哩！」

「媽媽生的收入不是那麼差吧？」

「不，我指的是積下來的錢。」

「時裝店的規模很大嗎？」

「一點也不大，只不過是佔地數百呎的小店，請了兩個售貨員。」

「一間小小的時裝店，不足半年便蝕掉七十萬元，那是太厲害了，會不會是妳被人欺騙了？」

「應該不會吧，我那姐妹是這裏一個極有名氣地產商的黑市夫人，極受寵愛，可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她之所以開時裝店，只不過是太無聊，找些小生意來打發時間罷了。」

「不熟不做，我看妳今後也不要隨便和別人合資做一些妳不內行的生意了，否則，妳眞的有可能連屋也賠上。」

「見過鬼還不怕黑？不要提這些掃興之事了，告訴我，你以後還會來找我嗎？」

「妳歡迎我來嗎？」

「我恨不得你每晚都來陪我哩，但有可能嗎？」

「每晚來陪妳是沒有可能的，我只能答應妳，盡可能每星期抽一兩晚和妳見面。」坦白說，劉尚文的確對雲妮成熟的胴體及從她那兒所得到的享受有點迷戀。

「這太好了，我可以向你保証，這張床只有你一個男人才有資格睡。」

「那麼沙發呢？」

雲妮當然知道劉尚文指的是甚麼，事實上，他倆便是在沙發上開始深入認識的，她佯嗔的在劉尚文胸膛上輕搥了一下道：「除了你之外，我不和任何男人做愛，這樣你滿意了吧？」

劉尚文笑道：「我當然滿意，不過這樣一來，妳豈不是變成我的情婦？」

雲妮睨了劉尚文一眼，道：「你不願意嗎？」

劉尚文道：「我怎會不願意，這樣吧，夜總會那份工，妳不要幹了，由我來負担妳的生活費吧！」

雲妮搖頭道：「不，我絕對不能放棄這份工作，因爲我不知道你何時會對我生厭，一脚把我踢走，屆時我再東山復出，便得從頭做起，因爲手下的小姐定會各散東西，另投別人旗下，難以召集。至於我的生活費，你一文也不用付，我是絕對不會收的，因爲這會使我有種爲錢而出賣肉體的感受。」

「這樣一來，豈不是便宜了我，不費分毫便能得到一個美艷如花的情婦？」劉尚文口裏雖然說得輕鬆，心中却是暗暗叫苦，因爲他很了解一點，便是歡場中的女人，不要錢的比要錢的難應付得多。

雲妮整個人壓在劉尚文身上，輕咬着他的鼻尖道：「不必擔心，即使你玩膩了，一脚把我踢走，我也不會有怨言，更不會厚着臉皮纏着你。不過，我首先要向你說明一點！」

「甚麼？」劉尚文急急問道。

「就是我也有權把你一脚踢走，眞的有這個情況出現時，希望你亦不會向我糾纏。怎麼樣，你答應這條件嗎？」

「我可以不答應嗎？」

「當然可以，即使你答應了而日後反悔，以你的權勢地位，我能做甚麼？」

「好，一言爲定，當緣份盡時，大家便各走各路，不得向對方糾纏，而在大家相好期間，各有自由，不得干涉對方之私生活，合則聚，不合則分。」

「對了，我要求的正是這樣。」

劉尚文隨即來個鯉魚翻身，把雲妮反壓着，一手扯掉自己身上的浴巾，笑道：「既然這樣，我還是趁未曾被妳一脚踢下床時多點享受了，否則……」否則甚麼，他沒有說出來，因爲他的嘴巴這時忙得要命，正來回地輕咬那兩顆逐漸變硬的乳頭。

「噢……尚文，難道你不用休息的嗎？別忘記你還要上班的啊！還是睡一睡吧。」雲妮口裏雖然這樣說，一雙玉臂却是緊摟着劉尚文後頸……

* * *

這天早上，離開雲妮香閨後，劉尚文回到警局，只逗留了大約半個小時便跑回家，連續兩晚睡眠不足，便是鐵鑄的也難以支持，更何況他宵來精力支出特別多。

麗姮已經上班了，劉尚文也不換衣服，脫掉鞋襪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只可惜，老天似是要和他作對般，不許他偷懶那麼久，還不到十二時，他的傳呼機便响起來。

劉尚文老不願意的睜開眼睛，心裏咒駡了一聲，拿起放在床頭小几上的傳呼機一看，原來是麥超找他。他留下的電話號碼却是陸志堅的汽車電話，不用說，兩人定是在一起。

劉尚文打了個電話過去，接聽的正是麥超：「劉SIR，是你嗎？」

「是的，甚麼事？」

「剛才醫院有電話來，說有一個女子通知他們何文田街八號三樓發生意外，一個男人受傷危殆，醫院的人趕到時，却發覺該名男子受的乃是槍傷。」

「好極了，應該是昨晚逃掉的波仔，他死了沒有？」

「還未，不過聽醫院的人說，那男子由於失血過多關係，情況極爲危殆，能救回的機會微乎其微。」

「你們現在往那裏，醫院還是何文田街？」

「我和陸SIR現在往醫院途中，看看能否在他臨死前問出一些線索來，MADAM則帶了幾個弟兄趕去何文田街。」

「嗯，那麼我便走一趟何文田街吧，有甚麼事時立即通知我。」

陸志堅和麥超兩人之辦事能力，劉尚文極有信心，唯是帶隊前往何文田街調查的何美君女幫辦不但年紀輕，調到重案組來更是只有數個月，經

驗尚未足夠，劉尚文自然需要前往一看。

現場乃是一幢四層高的舊樓，一梯兩伙，地下是修理汽車的小車房，劉尚文抵達時，已看見兩名軍裝警員在樓梯口把守着。

他把証件拿出掛上，向其中一名警員問道：「重案組的伙記到了沒有？」

那警員瞧了劉尚文胸前証件的官階一眼，急忙立正見禮道：「劉SIR，重案組一位MADAM和幾位師兄已經到了，現在三樓。」

劉尚文道過謝，匆匆拾級而上，抵達三樓的時候，却發覺何美君與組裏幾個弟兄均坐在客廳中，無所事事的，不禁皺眉道：「爲甚麼都坐在這裏？沒有工作做嗎？」

何美君連忙站起來，苦笑道：「對不起，劉SIR，這兒除了一些簡單的傢俬之外，甚麼東西也沒有，連衣服也找不到一件，根本沒有可查之處。」

「可曾向鄰居們查問過這裏戶主的資料？」

「已經查問過了，他們說這間屋已空置了兩個多月，根本不知道有人搬進來。」

「救傷車抵達的時候，這裏除了傷者外，還有誰？」

「據救護人員說，他們抵達時，大門是虛掩的，屋內除傷者外，甚麼人也沒有。」

「這倒奇怪了，若這裏是個空置單位，那些人何來門匙入屋？何幫辦，回警署後，立即查一查業主的資料。」

劉尚文說畢，便在屋內巡視了一遍，發覺當眞如何美君所說般，甚麼可查之線索也沒有，遂吩咐收隊，只留下一名警員看守現場。

劉尚文跟着便驅車前往醫院，却看見陸志堅及麥超兩人仍在手術室門外耐心等候着。

「怎麼樣了，仍在急救中嗎？」

「是的，已經差不多一個小時了，還未曾出來。」麥超答道。

「是不是昨晚逃掉的那人？」

「暫時仍未能肯定，但他身上的衣服則和昨晚逃掉的一樣，只可惜衣服的口袋裏甚麼也沒有，不能証明身份。」

手術室的門打開了，一個醫生滿臉疲態的走了出來，劉尚文三人不約而同地走了上前，問道：「醫生，怎樣了？」

那醫生聳聳肩，道：「太遲了，失血過多，若早一個小時送進來，也許還有半絲希望。」

麥超搶着道：「他斷氣了沒有？」

很明顯地，他還希望趁那人沒斷氣前問一點口供。

那醫生瞪了麥超一眼，道：「如果還未曾斷氣，我怎會放棄？」

麥超喃喃道：「早知他沒有希望，便先問些口供了！」

醫生笑道：「由始至終，他都是昏迷着，能回答你的問題才怪。」

這時，護士已把死者屍體推出，劉尚文揭起覆蓋屍體的白布一看，果然是昨晚和他們槍戰的歹徒，遂吩咐麥超道：「拿這人的照片到金都城問一問雲妮，看看他是否馮根的手下波仔，另外也帶去給看更陳伯瞧一瞧。」

「劉SIR，你不去金都城嗎？」

「我不去了，今晚我若不早點回家，麗姮定會和我脫離關係。」劉尚文搖頭苦笑道。

* * *

翌日早上，劉尚文甫回到警局，麥超便拿着一疊文件走進他的房間，笑道：「早晨，劉SIR，你今天的氣色好得多了。」

「我昨天很差嗎？」

「也不算很差，只不過帶着兩個黑眼圈回來罷了！昨晚雲妮問爲甚麼是我去找她呢！」麥超曖昧的笑道。

「你怎樣答？」

「我除了表示你另有要事，還能怎樣回答？」

「別說廢話了，那人是不是波仔？」

「不錯，正是他。大厦管理員陳伯亦認出他和馮根便是當晚找依華的人。」

「嗯，只可惜兩人都死掉，幸好還有一個巴辣英。是了，傳呼機台的資料找到了沒有？」

麥超把手上的文件遞過道：「全都在這裏了，三個六戶口號碼的機主可不少哩！」

「不用給我了，先拿去電腦資料室查一查當中誰有案底，我們先從這類人入手。」

麥超帶着該疊資料離開後，劉尚文便找來了何美君，問道：「何幫辦，找着了何文田街那業主嗎？」

「找着了，業主名叫周志偉，六十多歲，是個退休教授，他表示自從前戶住客移民後，該單位一直都沒有租出。」

「他可曾委託任何地產公司出租該單位？」

「有，他委託了數間之多，但門匙一直都在他自己手上，到來看樓的必須和他預約時間。」

「前戶住客是甚麼身份？」

「是個銀行高級職員，以獨立移民資格去了加拿大。」

「這樣說來，業主和前戶住客都不應該和歹徒有甚麼關係，那業主認識馮根、波仔或巴辣英任何一人嗎？」

「不認識。」

「這倒奇怪了，巴辣英即使懂得開鎖，又何以知道該處空置呢？難道她曾經去過看樓？唔，何幫辦，妳試一試在這方面調查，看能否找着些甚麼線索。」

「YES，SIR！」

「何幫辦，好好的幹吧，以妳的聰

明，在重案組應有一番作爲的，我不敢說在這裏進昇機會大，却敢保証妳不會受上司的閑氣。」

「謝謝你，劉SIR。」

「沒有其他事情了，回去幹妳的吧。」

何美君離開後，劉尚文便忙着處理一些瑣碎文件、報告等。大約半個小時後，麥超便已回轉。

「麥超，那些資料可有任何特別之處？」事實上劉尚文不必問，亦已從麥超的神色看出他有所發現。

「劉SIR，數百人當中，只有四個曾經犯過事。」

「是不是與毒品有關？」

「不，全部都是一些普通案件，非禮、搶劫、遊蕩，最嚴重的乃是持械行劫。」

「麥超，當晚馮根會表示他們是受聘於一個名叫執法會的組織，這話應該可信，以我推測，這執法會極有可能是一個新興與這殺手集團，替一些不方便親自下手的黑社會執行殺人任務。范文祥得悉舊手下被警方捉去做証人，當然要殺之而後安心，但他絕對不能動用自己的手下，以免事敗時對他更爲不利，所以大有可能聘請和他集團毫無關係的執法會代勞，那時無論事成或事敗，警方雖會懷疑到他頭上來，但却對他無可奈何，因爲行兇者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劉SIR，這樣說來，豈不是即使把這個甚麼執法會破獲，也難以令范文祥入罪？」麥超皺眉道。

「很可能是這樣了，不過，即使這樣，也是大功勞一件呢！老實說吧，這執法會才是我們重案組的目標呢！范文祥是毒販，理應由反毒組對付嘛，對嗎？當然，若能有足夠証據把他也送進監獄，那自然是最好不過。」

「哼，這狗賊買兇謀殺警務人員，若給他逍遙法外，天理何在？」

「話雖然這樣說，我們還是要暫時撇開范文祥，先把注意力放在執法會上。倘若先入爲主，認爲與范文祥集團有關係的人才有嫌疑的話，很可能會錯過一些重要線索，我剛才便差點犯上這毛病。那四個有案底的傳呼機機主當中，很可能有一個是和馮根等人聯絡的接頭人。」

「那麼馮根等人會不會是執法會的成員？」

「也許他們只是論件計酬的外圍殺手，而執法會的性質，便像建築行業的判頭一樣，接獲生意後轉判給別人做，從中取利而風險不大。」

「要不要把那四個人抓回來問一問？」

「不，這樣不但難以查着甚麼，反而會打草驚蛇，我們要放長線，釣大魚！首先，你去通知他們的傳呼機台，把透過傳呼機找他們的每一個人之姓名、電話號碼以及每一個口訊，以第一時間向我們報告，安排三個女警分三更廿四小時專責接聽傳呼機台轉過來的消息，然後以第一時間通知我。」

「倘若他們在凌晨三四時也有不少人找的話，你豈不是永無寧日？」

「愈多人找他們愈好，這樣我們才有調查對象，若沒有人找他們，何來大魚可釣？爲了釣大魚，二十四小時不睡又何妨？何況我又不會眼光光的坐在電話機旁等消息。」

「噢，我差點忘記告訴你，除了那四個人之外，還有一個機主的登記資料可能有問題。」

「是甚麼問題？」

「根據傳呼機台的資料，機主名叫陳沛文，但根據我們的電腦資料，他的身份証號碼却是屬於一個名叫彭建國的男子的！」

「會不會是他填寫資料時填錯身份証號碼了？」

「不會，我曾經以他的中英文名字覆核過了，所有名叫陳沛文的人之身份証號碼，沒有一個和他填報的相近，不可能是無心之失，填錯了號碼。」

「嗯，這當中定有古怪。不消說，這人購買傳呼機時，用的是假身份証。可能性有兩個，其一，他是個非法入境者，沒有身份証；其二，他有眞的身份証，却以假的來購買傳呼機及申請牌照，目的是一旦發生甚麼事時，難以追查他的眞正身份，換言之，他的傳呼機可能用在非法用途上。如我推測不錯，他所填的住址亦是假的！」

「這個易查之極，按地址找一找便成了！」麥超道。

「這也好，你親自跑一趟吧，但記着要見機行事，不可驚動了他。另外，把他也列爲調查對象，他的嫌疑應比另外四人還要大。」

「知道了，我這便去辦。」

麥超剛離開不久，劉尚文的直線電話便响了起來。

「劉尚文，那一位？」

「劉SIR，我是王榮。」

「是你，好極了，有消息嗎？」

「對了，你所查的那兩個人，陳華與譚國雄都曾欠下楊秀忠集團一筆非常可觀的債項，聽說達十多廿萬元。」

「楊秀忠集團？楊秀忠已在數月前被我送進監獄了，他的集團不是已經瓦解了嗎？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大約個多月前。楊秀忠不錯正在監獄裏服刑，但他的舊手下其後便重張旗鼓，只是沒有以前那麼明目張膽罷了，不過聽說眞正首腦並非他的昔日部下。」

「可知道是誰？」

「還未曾查出來。」

「繼續努力吧，若能查出來，重重有賞。」

「知道了，有進一步消息時再和你聯絡。」王榮說畢，便匆匆掛線。

劉尚文把電話甫放下，電話又再

度响起來，找他的原來是已有一段日子沒有見面的影視紅星康妮。

「尚文，我回來了，還記得我嗎？」

「是妳，康妮，妳是何時回來的？爲甚麼不通知我接機啊。」

「有姿勢，無實際，你敢和我一起在公衆場所露臉嗎？我剛剛下機，現在家裏，不要說那麼多了，快點來吧！不見了你個多月，掛死我了！」

「康妮，聽我說吧，妳剛剛下機，定是很疲倦的了，還是先來一個熱水浴，上床休息幾個小時吧。」

「不，我要你立即來！」

「我來了又有甚麼用，以妳現在的狀態，又怎能盡興？乖一點，先休息一下，我下班後再來找妳，好嗎？」

「好吧，不過我先警告你，若你六時還不到，我便跑去你的家按門鈴！」

「小姐、公主、皇后，我近來忙得要命，那能在六時前趕到？寬限多半個小時吧，好不好？」

「半個小時？好……不，那豈不是六時半？不，我不要六時半，一定要六時正，過時不候！」

對着任性的康妮，劉尚文可說一點辦法也沒有，唯有答應下來，腦袋裏却想着辦法如何把這貼身膏葯甩掉。

* * *

劉尚文下了班，趕到康妮香閨的時候，已是差不多六時半。他一點也不害怕康妮所說過時不候，事實上她每次都是這樣說的，而每一次劉尚文都是差不多遲上一個小時才到。這並不是說劉尚文素來有遲到這壞習慣，而是康妮每次相約，都沒有給予他足夠的時間赴會。

來到康妮所居住的C座門口時，劉尚文立即發覺自己弄錯了層數，因爲那大門富麗堂皇，與往日不同。

劉尚文啞然失笑，這數日來日夜想着手頭上所調查的案件，可說有點心不在焉，電梯門甫打開便走了出來，根本沒有看清楚已否抵達他要到的層數。

他連忙走到電梯口，却發覺自己根本沒有弄錯，只是C座的大門更換了，遂再回頭。

康妮不但換了大門，屋內的陳設裝修也煥然一新，很明顯地曾花上了一大筆心思及金錢。

劉尚文吹了一下口哨，笑道：「嘿，找到一個新大戶嗎？」

康妮瞪了他一眼，道：「沒有大戶便不能裝修了嗎？這間屋的每一分錢都是我用血汗賺回來的！」

「汗可能會有，何來血？除非妳在那數日也……」

「你說到那裏去了？我說的是片酬啊！你若再這麼缺德！稍後我定一口咬掉你的……」

「不，不，我不說便是，妳這裝修，少說也得花上數十萬元，近來接了很多片拍嗎？」

「不，數量並沒有增加，只是片酬增加了一倍。說起來，你也有功勞哩！」

「這又關我的事？妳不是拿我來大造新聞吧？」

「我若拿你我之間的事來宣傳，那可轟動了，保証新片一出便賣個滿堂紅，連滿三個月，最低限度也會多了數萬個皇家警察來捧場嘛！」

「妳這是要我的命！我不立即召開記者會否認才怪。」

「放心吧，我才不會那麼愚蠢，主動把你這福星趕走！」

「福星，妳這是甚麼意思？」

「不知怎的，自從和你相好後，我所拍的片，每一套都非常賣座，再也不是票房毒葯，所以片商才紛紛提高片酬，搶着找我。你還不算是我的福星嗎？」

「但願我是個掃帚星了！」劉尚文不禁心中叫苦，這樣一來，他還有機會擺脫這個女人嗎？周旋在三個女人中間，即使時間安排得天衣無縫，他的體力也難於應付啊！

「你說甚麼？」

「沒有，沒有，我甚麼也沒有說！」

「尚文，你還是心息吧，在我沒有找到一個比你更好的男人前，我是肯定纏着你的了，誰叫你這麼令人滿意？」

劉尚文苦笑道：「康妮，我那裏有這心意啊，有妳這樣的一個女朋友，眞是三生有幸，求也求不着呢！」

「不要說那麼多了，快點過來吃晚飯吧，我特地吩咐銀姐弄了幾味你最喜歡吃的小菜，還有生蠔和象拔蚌。」

這晚，劉尚文在康妮那裏逗留到差不多十二時才離開，臨出門時，他想起了一件事來，回身對康妮道：「康妮，裝修公司交還門匙給你後，你有沒有另外換過一把門鎖？」

「爲甚麼要另外換過一把鎖？」

「裝修公司通常都是個判頭，木工判給這個，電器判給那個，妳的門匙肯定有不少人持有過，若他們其中一個心懷不軌，偷偷的另外配上一套，留待他日入屋之用那便不妙，這個例子也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

「但我的大門也是新換的啊！」

「是木匠替妳買鎖，還是妳自己買鎖回來，看着他安裝的？」

「當然是他們買的了，我怎懂得買？」

「這便是了，妳敢保証替妳安裝大門的人私底下沒有留下一條副匙嗎？」

「那麼我該怎辦？」

「若妳不害怕我偷偷的留下一條門匙的話，我明天便另外買一把門鎖來替妳換過吧！」劉尚文道。

「哼，我的門匙送給你你也不願意拿呢，還說廢話！明天可要早一點來

啊。」

「我怎能提早?也許可以晚一點才走。」

「這也可以!」康妮說畢，依依不捨的摟着劉尚文後頸，送上一個香吻。

劉尚文知道若不早點溜掉，康妮的情慾再度挑起時便難以脫身，於是輕輕在她額上一吻便急急離開。

心意一動　引發靈機

回到他自己的車子裏時，劉尚文掏出香煙點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驀地，他心中一動，想起日前他到過那何文田街波仔被發現的單位。

該單位所有傢俬、裝修都是殘舊得很，只有一樣例外，那便是鋁窗，不論房間裏或客廳的窗，都簇新非常，與其他裝修毫不相襯。

難道業主或上戶住客曾在近期把窗更換過?唔，若然是的話，那一定是業主了，沒有一個住客會這麼蠢，明知將會移民還會替一幢不是自己的物業更換簇新的鋁窗，那費用可不是三兩千元可以應付得來的啊!

若然這樣，說不定是安裝鋁窗的工人偷偷地另外配了一套門匙，日後等待機會入屋爆竊，每一行業都有害羣之馬，鋁窗工人也不例外!這豈不是解釋了為何傷重的波仔能夠進入該空置單位嗎?

想到這裏，劉尚文立即拿起車裏的電話，撥了何美君家裏的號碼。

接聽的乃是一個男人，劉尚文聽見他那不悅之語氣，才猛然想起這時已經夜深，大部份人都已進入夢鄉，慌忙連聲道歉。

片刻後，傳來了何美君的聲音：

「喂，我是何美君，哪一位?」

「何幫辦，我是劉尚文。」

「劉SIR，是你!可有甚麼特別事嗎?」何美君的聲音充滿着詫異。

「何幫辦，妳還記得何文田街X號三樓業主，那個退休教授的電話號碼或地址嗎?」

「對不起，劉SIR，我忘記了，不過我已經把它們寫了下來，放進檔案裏。」

「好極了，妳可以回一趟警署嗎?」

「如果有此需要，當然可以!」

「快換衣服，我來接妳!」

「劉SIR，不必勞煩……」

「夜深人靜，一個單身女子在路邊截車是很危險的，妳住在那裏?」

* * *

廿分鐘後，劉尚文便接了何美君回到警署，他是個工作狂，任何時間都會在警局出現，夜班的同僚早已見慣不怪，只是想不到他身邊的不是麥超或陸志堅，而是何美君罷了!

「何幫辦，請你立即打個電話給那退休教授，找着他後，讓我問他幾句話。」

「劉SIR，這個時間，恐怕他已經睡了!」

「若明天才找他，恐怕疑犯早已跑掉了，快點打吧，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說不是能帶領我們把巴辣荚捉到。」

何美君聽見事情這般嚴重，連忙拿起電話筒，撥了那姓周的退休教授的家中電話號碼。

「周教授嗎……我是重案組的何幫辦，請你等一等，我的上司劉尚文幫辦要和你談一談。」

「周教授，很對不起，這個時間還打擾你。」對待斯文人，劉尚文的語氣也變得斯文起來。

「沒有關係，我現在還在看書。我這個年紀，在世時日已不多，若再花在睡眠上，豈不是太浪費?」

「周教授，你說得極對，不過我認為不管年輕或年老，都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在床上，對嗎?」

「對，對，劉幫辦，你在這個時候找我，定有些甚麼重要事了，我可以幫你甚麼忙?」

「周教授，請問你何文田街那物業是否最近曾裝修過?」

「不，沒有裝修過，只是換過鋁窗罷了，因為前來看樓的人都對舊的鐵窗不滿意，難以租出，唯有花數千元把全屋的窗都換掉，誰知道剛換了不夠數日，便發生這事。」

「你有沒有留下門匙給鋁窗工人?」

「當然有了，難道我留在那裏看着他們安裝嗎?而且屋裏亦沒有甚麼值錢東西可偷，只有一些舊傢俬，送給別人也沒有人願意搬走!」

「門匙拿回了沒有?」

「拿回了。」

「你光顧的是那一間鋁窗公司?是熟人介紹的嗎?」

「是不認識的，名叫牛記，便在鄰街!」

「你還記得當日你把門匙交給誰嗎?」

「是個廿餘歲的年輕人，名字好像叫做……噢是了，叫做陳仔!」

姓陳的年輕人十居其九都會被朋友稱呼為陳仔，而香港姓陳的年輕人，少說也有數萬個，但是，劉尚文聽見，登時為之大喜，因為當晚向瑪芝逼問依華地址以及強姦她的兩個年輕人當中，便有一個名叫陳仔，說不定乃是同一個人!

「謝謝你，周教授，打擾你了，再見!」

劉尚文隨即從口袋裏拿出記事簿，找着瑪芝家裏的電話號碼，打了過去。

自從她自己被強姦，好友依華又被先姦後殺後，瑪芝的心情可說惡劣到極，怎麼也提不起笑容來，遂請了半個月假在家休息。

「瑪芝，明天早點起床，我派一個叫何美君的女幫辦在八時半接妳。」

「劉SIR，有甚麼特別事嗎?」

「可能是替妳報仇，但目前仍未能肯定，早點睡吧!」

劉尚文掛線後，把瑪芝的地址抄給何美君道：「何幫辦，勞煩妳明早上班前替我把這位瑪芝小姐接回來。」

「YES SIR!劉SIR，她也是你的老相好嗎?」

「胡說八道，她是主要証人。」

「我亦知道她是本案的主要証人及受害人，但聽陸幫辦說，差不多每一個歡場女人都和你……」

「哼，陸志堅這傢伙，正經事不做，只懂得到處亂說，終有一天，我把他調去守水塘，看他還能和誰胡說。」

「劉SIR，可以告訴我你有過多少女朋友嗎?」

「和陸志堅差不多吧，妳有空時問一問他有多少女朋友，便知道我大約有多少個的了。」劉尚文笑道。

「劉SIR，是眞的嗎?他眞的好像你那樣到處拈花惹草?」

劉尚文大笑不答，拿起放在桌上的車匙便往外走，到達房門口時才回過頭來道：「妳還呆在那裏幹甚麼?打算像我般在這裏渡宿嗎?」

「劉SIR，請你告訴我陸志堅他……」

「他是正人君子一個，連女人的手也沒有摸過，妳滿意了沒有?還不快點!」

何美君這才滿臉通紅的跟着劉尚文離開警署。

* * *

早上九時還沒到，劉尚文和麥超便來到牛記鋁窗公司門外約十餘碼處，找了一個車位把汽車泊妥，車後座還坐着何美君及瑪芝。

在他們前面十餘個車位處，另外停泊了一輛汽車，車子裏的四個男子亦不時注意着牛記鋁窗公司的動靜，正是劉尚文重案組裏的得力幹探。

眾人差不多等了一個小時，才看見一名四十餘歲的男子，施施然的走到牛記鋁窗公司門前，扯起鐵閘。

坐在劉尚文後面的瑪芝急道：「劉SIR，不是他!」

劉尚文道：「瑪芝，不必緊張，這人極有可能是牛記的老板，稍後他的伙記回來時，妳仔細地認一認，他們隨時會出現的。」

他的話甫說畢，瑪芝便緊張萬分的道：「是他了，穿淺藍色T恤，短牛仔褲那一個。」

劉尚文一看，正有兩名年輕人朝着牛記鋁窗公司走過來，其中一個是穿着淺藍色T恤和短牛仔褲的。

「和他在一起的有沒有份兒?」

「沒有，我從來沒見過他。」

劉尚文連忙拿起對講機，通知另外一輛部車子的手下：「証人已認出疑犯，年約廿五歲，短髮，大約五呎六吋高，身穿淺藍色T恤，短牛仔褲，我們再等十分鐘，如果另一疑犯不出現，便採取行動。」

五分鐘後，再有兩名年輕人走進了牛記，卻沒有當晚與陳仔一起的姓李那人在內。

直到十時二十分，劉尚文暗忖牛記鋁窗的伙計應已全部回來，便下令行動。

四名重案組的幹探分別扼守據點，劉尚文則和麥超走進牛記。

最早回來的中年人迎着劉尚文道：「老板，安裝鋁窗嗎?」

劉尚文搖搖頭，道：「我找你的伙記陳仔，我們是CID!」

穿淺藍色T恤那年輕人一聽見CID三個字，登時臉色大變，隨手拾起一柄鏍絲批，衝向攔在門口的劉尚文和麥超。

麥超不慌不忙，一個閃身，使出從警察學堂學回來的搏擊術，攫着對方右臂，跟着欺身上前，左肘便擊在那青年脅下，登時把他打得悶哼一聲，彎下腰來。

劉尚文亦同時出手，反扭那年青人之左臂到身後，掏出手鐐，卡的一聲便把他鎖上。

那老板模樣的中年人大吃一驚，急道：「亞SIR，他犯了甚麼事?」

劉尚文哼了一聲道：「他犯的事可多着呢，強姦、非法禁錮、協助他人謀殺，可說數之不盡。麥超，告誡他，讓他知道他的權利。」

麥超連忙照辦。

劉尚文跟着對那中年人道：「你是不是這裏的老板?」

「是的，但我對他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啊!」

「除了陳仔之外，你還有多少名伙記?」

「只有三個，全部都在這裏了!」

中年人指了指店裏餘下的三名年輕人道。

「你們當中，有誰認識陳仔一個姓李的朋友?」

「姓李的?陳仔近來經常和發記車房的李仔走在一起，你說的是不是他?」

「發記車房?是不是鄰街X號地下那一間?」

「是的。」

劉尚文連忙吩咐麥超看守着陳仔，自己則帶着前來接應的四名弟兄跑往何文田道發記車房，正是當日波仔被抬走的那個單位樓下的車房。

發記車房早已開門，卻只有兩個滿身污漬的人在修理汽車。

「CID，放下手裏的東西!」

兩人聞言，均乖乖的放下手中工具，其中一人問道：「亞SIR，甚麼事?」

「誰是李仔?」

「他不在。」

「他去了那裏?」

「前天早上他曾回來，說他鄉間裏的母親病了，向我請了一個星期假期回鄉探病。」

劉尙文吩咐其中一名手下把瑪芝找來認人，跟着道：「他住在那裏？全名叫甚麼？」

「他叫李大，住在那裏則不知道了。」

「甚麼，你連僱員住在那裏也不知道？」

「亞SIR，現在請人困難，只要有人願意來幹，而又有身份証，我便不問其他的了。」

劉尙文無奈，便在瑪芝認過人後，押着陳仔回警署問口供。

經過數小時的疲勞轟炸，陳仔終於招供，把一切和盤說出。

他因爲酷愛嫖、賭關係，經常弄致入不敷出，認識李大之後，李大教他於替人安裝鋁窗時伺機配下門匙，留待日後該宅家中無人時入屋爆竊，兩人合作過大約七八次，未嘗失手，只是每次的收穫不多。

其後，李大遇上昔日同鄉波仔拿汽車來修理，波仔答應有機會時關照他做些大買賣，不必做小賊那麼沒出息。

數日前，波仔吩咐他倆到富麗夜總會帶一個名叫瑪芝的小姐出街，並要不惜任何手段從她口中逼問出譚國雄或依華之下落，酬勞是每人五千元。兩人剛好窮得要命，便毫不考慮的照辦。當時波仔只是吩咐他倆留在別墅裡看守着瑪芝，不許她通知依華，但他兩人看見肥肉垂手可得，怎肯放過，便順道把瑪芝强姦。

兩日前的深夜，李大神色倉惶的找他，說波仔受了傷，問他有沒有地方可以暫時安置波仔，剛好他配了周教授那空置單位的門匙，便給了李大，翌日早上時却發覺不妥，因爲鋁窗已安裝妥當，周教授隨時會和租客到來看樓，便急忙跑去通知李大。李大却不在，只見巴辣瑛，當時的波仔早已昏迷不醒，更發着高熱，如不送進醫院，只有死路一條，遂由巴辣瑛打電話到醫院，跟着他便匆匆離開，藉詞不舒服，向老板請了半天假，其後從新聞獲悉波仔被送院後便死去才略爲放心，回到牛記照常開工。

「可知道李大住在那裏？」劉尙文問道。

「不知道，他從來沒有說過。」

「眞的不知道？」

「眞的！他和我雖然交情不錯，但却非甚麼生死之交，我實在沒有替他隱瞞，自己受罪之必要。」

「老實一點，李大住在那裏？巴辣瑛又躲在那裏？」

「亞SIR，我眞的不知道啊！」

「這樣你又不知道，那樣你又不知道，那麼你知道些甚麼？」

「我所知道的，早已全部說出來了。」

「不，還沒有，執法會是個甚麼組織？」

「執法會？甚麼執法會？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名稱啊！」

「你眞的不會聽過這個名稱？」不過，劉尙文從陳仔迷惘的眼神，已看出他眞的沒有聽過執法會這名詞。

「是眞的，我眞的沒有聽過這名詞。」陳仔急道。

「麥超，你來接手，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李仔及巴辣瑛的下落。」劉尙文道。

「知道了，讓我來告訴他誰的耐性夠。」麥超拿出一根香煙點上，道。

「記着，不可用暴力。」劉尙文離開該密室時，房門還未曾完全關上，便聽見身後傳來一聲悶哼，不禁搖頭苦笑。

* * *

李大的母親不錯是在鄉間，却不是病了，他也沒有回鄉探望母親。

當晚，他和巴辣瑛合力扶了受槍傷的波仔去到那空置單位，便一直陪着他們，翌日早上，波仔的情況愈來愈壞，如不前往醫院急救，一定會因失血過多致死。

李大雖然看出這點，却沒有勸巴辣瑛報警送波仔進醫院，反而不斷安慰巴辣瑛，說波仔定能渡過危險。

他這樣做的最主要原因，當然是不想波仔落在警方手中，把他招出來。

「瑛姐，這裏並非十分安全，只能暫時躲避一日半日，我們得要找個地方給波哥養傷，而且必須及早取出他體內的子彈。」

「李仔，我的家和他的家都是不能回去的，還有甚麼地方可去？噢，有辦法了。」巴辣瑛隨即走出客廳，打了一個電話：「三條六，急CALL，勞煩你告訴機主根記有重要事找他，電話號碼是……」

不消兩分鐘，便有電話覆來。

「馮根呢？」一個男人的聲音道。

「昨晚凌晨時，他被警探轟死了，波仔亦受了槍傷，我們急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

「波仔情況如何，還能行走嗎？」

「他傷得很厲害，不可以走動。」

「你們現在那裏？」

巴辣瑛連忙把地址說出。

「我立即派人來看看。」那人說畢，便掛上電話。

「李仔，稍後他們來的時候，你可要提防一點，他們心狠手辣，說不定會殺我們滅口。這枝槍你拿着，不過裏面已沒有子彈。」

「沒有子彈的槍有甚麼用？」

「蠢材，他們不知道的嘛，你只要拿着來裝模作樣便成。」

大約半個小時後，門鈴便响起來，巴辣瑛在防盜眼瞧了一瞧，向李大打了個眼色，豎起兩根手指示意來了兩個人後才開門。

來人閃身入屋後，看見屋裏除了巴辣瑛外，還有一個拿着航空曲手槍的男人，均是微微一怔。

其中一個身材頗爲健碩的男人道：「我們是執法會派來的，誰是巴辣瑛？」

「我便是巴辣瑛，他叫李仔，是我們的弟兄。」

「波仔在那裏？」

「在房裏。」

李大一直遠遠的監視着兩人之一舉一動。

健碩男子隨着巴辣瑛進房，略爲視察過波仔的情況，與同伴低聲交談一番後，道：「你們還有其他弟兄可以幫忙嗎？」

「還有一個在附近。」

「這好極了，我們老板已替你們找了一個地方暫避，這裏是地址和門匙。你們離開這裏時，必須小心一點，不能給別人看見，最好留待深夜才動身。」健碩大漢把一個信封交給巴辣瑛後，便與同伴離去。

巴辣瑛一瞧信封上所寫的地址，皺眉道：「石崗那麼遠。」

「遠近不是問題，不過我們得要弄一輛車回來。」

「好，爲避免節外生枝，不要偷車了，還是租一部回來吧。」

「但我沒有錢啊。」

「你拿我的提款咭去銀行提取數千元用吧。」

「瑛姐，車房很快便要開門了，若給我的老板看見我在這樓梯出入，實在不大方便，這樣吧，我先回車房向老板請幾天假，跟着去銀行提款租車，辦妥後再和妳用電話聯絡，好嗎？」李大瞧了瞧腕錶道。

「唯有這樣了。」

李大回到車房，以回鄉探病的理由向老板請了一個星期大假，跟着到銀行以巴辣瑛的提款咭提取了四千元，買了一份報紙走進茶樓，喝過早茶後才跑到油蔴地他的一個朋友處租了一輛汽車。

一切辦妥後，已差不多十一時半，他打了個電話回去給巴辣瑛。

「你爲甚麼這麼久才打電話回來啊？波哥的情況危殆得很，我已經通知了醫院派救傷車來，剛打算離開這裏。」

「瑛姐，妳不是說笑吧，妳眞的把波哥交給警方？」

「那有甚麼辦法，難道眼巴巴的看着他死去嗎？放心吧，波哥絕對不會把你們招出來的，不要說那麼多了，你現在那裏？」

「我在油蔴地，車已租到了。」

「我立即來找你，在長樂街口等我。」

十五分鐘後，巴辣瑛便乘計程車來到。

「瑛姐，我們現在該怎辦？」

「先到石崗躲上幾天再作打算吧，但願波哥吉人天相，能夠逃過大難。雖然下半生得要在監獄裏渡過，總比死掉好得多。」

李大却有另外想法，他這時只希望波仔在警方問出甚麼口供之前死掉，因爲他從來不相信世間上眞正的有義氣存在。

這晚，他從電視新聞中獲悉波仔在送院後不治的消息時，才放下心頭大石。

只是，日間新聞却使他跳了起來，警方爲何這麼快便能查到陳仔和他的事？

不消說，定是波仔死前供出甚麼來。

「哼，明知自己死到臨頭，還要供出弟兄來，這是甚麼義氣。」

想到這裏，李大火從中來，一把拉着巴辣瑛到電視機前，怒道：「妳還說他夠義氣？看吧，陳仔爲何會被抓的？」

「放開我！你怎麼可以這樣和我說話？」

「巴辣瑛，妳以爲自己是甚麼？難道妳不知道妳的靠山已死光光嗎？竟敢向我叱喝？」李大一記耳光便摑了過去：「妳和波仔可把我害得慘了。」

巴辣瑛這才想起自己現時眞正毫無所恃，雖被摑了一記，却不敢翻臉，忙道：「李大，聽我說吧，波哥絕對不是……」

只可惜李大不但不聽，更把她按在地上，一手便撕破她身上的衣服……

巴辣瑛大吃一驚，嚷道：「李大，你要幹甚麼？」

李大獰笑道：「我要幹甚麼？我要幹妳！」跟着一拳便把掙扎着的巴辣瑛擊昏，脫光她全身衣服，再替自己解除束縛……

獸慾宣洩過後，他走進睡房，撕破床單，把巴辣瑛綑起來。

巴辣瑛甦醒過來時，嘆了一口氣道：「李大，你若喜歡和我做，何須强來呢？只要你提出來，我一定和你合作的。替我鬆綁吧，好嗎？我定會令你滿意的。」

「不必，我從來不相信女人，而且，我亦不喜歡女人千依百順，强來才有味道。」李大走到巴辣瑛身前，揑開她的牙關，塞進一團破布，再用布條縛個結實，才在她的錢包中拿出日前交還給她的提款咭，駕車到附近的日夜提款機提取四千元。

巴辣瑛的銀行戶口有四萬多元存款，只可惜自動提款機每日所能提取的數目有限，所以李大未能悉數提走。

提了款後，他便到便利店買了一枝拔蘭地。李大並不是酒徒，也不是打算慶祝甚麼，他只是感覺到前路茫茫，很多人在徬徨的時候，第一樣想到的便是酒精，藉它來痲醉自己。

他知道自己只有兩條路可走，第

一條當然是繼續藏匿着，但是他能藏在那裏呢？繼續住在執法會替他和巴辣瑛安排的渡假屋嗎？不可以，日夕提防執法會到來殺人滅口的那種滋味實在令人難以忍受，他一定要盡快離開，只是他能投靠誰啊？雖說來港已有五六年，他的生活圈子是那麼狹窄，所認識的只是一些酒肉朋友，誰會包庇他這個通緝犯？

不錯，他手頭上雖有四萬多元，但在生活程度高企的香港，只萬多元能支持多久？

第二條路便是偷渡回大陸，但千辛萬苦的來到香港，却要偷偷回鄉間捱苦，他當然不甘心，但這似乎是較爲可行的一條路，因爲手頭上的四萬多元雖然不算是大數目，但在鄉間，也可風光一段日子的了。

最討厭的是他還要提心吊膽的在這裏多住十天，把巴辣瑛的銀行存款悉數提出來，幸好在這十天中，他尚有一種免費娛樂，那當然是巴辣瑛的身體，這婆娘雖然潑辣，那前凸後凸的身材却是令人百玩不厭。

想到這裏，李大很自然地把汽車加速，巴不得立即回去大幹一番。

巴辣瑛仍然是全身赤裸、手足被綁地躺在地上，看見李大回來時，口裏咿咿唔唔的似是要說些甚麼。

李大把手中的拔蘭地酒放在餐桌上，淫笑道：「姣婆，不必心急，我定會讓妳大大享受一番的！」

驀地，身後响起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不要動，乖乖的舉起雙手。」

李大心頭一震，連忙回轉身來，只看見兩名男子不知從那裏跑了出來，各以一柄手槍對準他的胸膛，正是日前把這裏門匙交給他的執法會中人。

好漢不吃眼前虧，在槍嘴之下，李大那有反抗之餘地，只好乖乖的舉起手來，事實上，對方即使沒有槍在手，李大也難以對抗，因爲不但以一敵二，那健碩大漢的身型更是李大那被色慾掏空的身子所望塵莫及。

不速之客原來不止兩個，另外一個有標準運動家身材的男子從睡房中緩步走出，瞧了瞧桌上的酒，冷笑道：「你倒懂得享受，在這個環境之下還要喝上兩杯。」

「古大哥，我們如何處置他們？」健碩男子道。

從睡房走出來的古大哥道：「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亞超，你去找一找我們替租客準備的神丹還有沒有。」

三人當中，身材最矮的男子應了一聲，收起手槍便跑進睡房，片刻後，便拿着一瓶藥丸回來道：「古大哥，還有很多顆哩！」

亞超手上拿着的那瓶藥丸，李大早已見過，因爲不知是甚麼性質，所以不敢服用，這時聽古大哥的語氣，才知是興奮劑或春藥之類的東西。

古大哥接過那瓶藥丸，另外拿了兩個水杯，拔開李大買回來的酒，倒了滿滿兩大杯，跟着倒出十多顆藥丸，在兩杯酒裏各放進了六七顆，以手指攪勻。

亞超道：「古大哥，這東西的藥性……」

古大哥道：「這東西藥性如何，還需要你來告訴我嗎？若不放進這麼多，我們那有好戲可看。」

李大一聽，便知道古大哥打算以他和巴辣瑛合演一齣生春宮來娛賓，登時大吃一驚，要知道無論聲稱如何王道的春藥，均對身體有害，何況一放便是六七顆之多？

只可惜他還未曾有機會動什麼念頭，孔武有力的健碩大漢已不知何時收起手槍，從後把他以雙臂箍着，動彈不得。

李大邊掙扎邊大嚷：「不要灌我喝那杯酒，我一切都聽你們的。」

古大哥獰笑道：「兄弟，我一點也不擔心你不和我合作，只擔心你在衆目睽睽之下有心無力，萬事起頭難，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是沒有一飽眼福的機會？」

他跟着拿起一杯酒，走到李大身前，揑開他的牙關便整杯灌下。

李大牙關被揑，要吐也吐不出來，滿滿的一杯加料拔蘭地酒，喝進了十之七八。

古大哥跟着便對巴辣瑛照辦煮碗，巴辣瑛手足被縛，更無反抗之餘地。

那數顆「神丹」之功力可謂神速萬分，只數分鐘光景，李大便感覺到小腹之下熾熱難擋，胯下那東西硬如鐵棒，雙目滿佈血絲。

他也不知道那裏來的神力，只略一掙扎，便擺脫健碩男子的懷抱，如狠似虎的撲向也是滿臉通紅的巴辣瑛。

李大這時甚麼也不想，只想把體內的熊熊慾火發洩出來，他已忘記了自己處身的環境，也忘記了自己將會成爲生春宮的主角，更不知道他目前最重要的乃是逃命，而不是宣洩獸慾。

他目眥欲裂的按着巴辣瑛拚命衝刺，他的整個人已經痲木，身體上各部份有何感受，他根本便不知道，至於被他壓在身下的巴辣瑛能否承受這雷霆萬鈞的衝擊，他更是無暇理會。

不過，在場每一個人都能看出巴辣瑛不但應付自如，對李大一下一下的重擊更是無任歡迎。

事實上，巴辣瑛喝了那杯酒之後，全身奇癢無比，尤其是那方寸之地，更是空虛得要命，極需堅硬的東西來充實它，因此，雖然李大絲毫不憐香惜玉的似要把她一裂爲二，她仍是大嚷着：「大力一點，撞死我吧，大力一點！」

古大哥嘴角泛起一陣難以形容的微笑，道：「大隻廣，把那女的手也鬆綁，讓他們痛痛快快的幹上一場吧。」

巴辣瑛甫鬆綁，雙手便緊緊摟着李大後頸，唯恐稍一放鬆，對方便跑掉似的。

兩人這時已混忘一切，只知道埋首苦幹，拚命地幹！

霸道的藥力開始逐漸發揮，兩人臉紅似火，眼睛更好像傳聞中的齊天大聖一樣，變成金睛火眼。

終於，巴辣瑛的身軀首先不停地抽筋，然後突然不動，但四肢仍然好像八爪魚般死纏着對方，五官則滲出血來。

「古大哥，那女的玩完了！」大隻廣道。

「那男的也差不多了，我的神丹豈同普通藥丸，兩顆已足夠進入仙境，何況六七顆之多？」古大哥大笑。

李大仍不知對手已死，仍拚命抽送着，驀地，只見他大叫一聲，身軀也是一陣抽筋，跟着整個人軟軟地倒在巴辣瑛身上，小腹下那東西却仍然硬如鐵棒。

「大隻廣，把他們放進車裏。」

＊　＊　＊

劉尚文對着車廂後座的兩條肉蟲，不禁搖頭嘆息，道：「又斷一條線索了。」

麥超道：「車裏的冷氣沒有開着，看情形，他們定是服用過量春藥暴斃的哩。」

劉尚文道：「應該是了，李大雖然死掉，却仍金槍不倒，好像多年前死掉的巨龍一樣。不過，還需驗屍後才能確定。」

麥超大爲詫異的道：「這倒奇怪了，通常來說，服用春藥的只是男人，唯恐自己雄風不夠罷了，巴辣瑛爲何會服用哩？看他們的死狀，他們吃的不會是普通迷幻藥之類的軟性毒品啊！」

劉尚文道：「如果我的推測不錯，他們應該不是自願服下的，大戰場地甚至不是在車裏，而是死後才放進車廂，送到這裏來。」

麥超道：「劉SIR，何以見得呢？」

劉尚文道：「巴辣瑛的手腕和足踝有被綑綁過的痕迹，但車廂裏却沒有留下任何繩索或布條之類的東西，這說明了他們幹上之前是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們身上帶有酒味，車裏却沒有酒瓶，更証明了這一點。既然另有地方，爲何不在該處幹，難道貪圖車廂狹窄嗎？因此，他們一定是在死後才被人放進車裏的。另外，據我所知，李大雖然身型普通，但在這方面却得天獨厚，根本無須借助春藥，也能令女人滿意非常。」

麥超一怔道：「劉SIR，你從那裏聽過他有過人之處的？」

劉尚文道：「你忘記了嗎？富麗夜總會的瑪芝曾經被他強姦啊，據她說，當晚她便曾經被他弄得死去活來。」

麥超道：「也許當晚他也曾經服下春藥哩！」

劉尚文搖頭道：「吃過春藥的人，眼神和臉色都和普通人不一樣，以接客爲生的妓女一看便知，瑪芝雖不能稱之爲妓，但在這方面的閱歷比你我還多上數倍，若李大當時曾吃過藥，她怎會看不出來？所以我推斷兩人是被逼服藥的！換言之，這是謀殺，不是意外暴斃。」

一個探員走了過來，道：「劉SIR，車裏駕駛座旁車門上的雜物格內，發現一個信封，上面寫着一個地址。」

「小心一點，不要破壞信封上的指模。」劉尚文連忙小心翼翼的接過信封一看：「好極了，麥超，立即打電話回總部，準備搜查令，叫陸幫辦帶來，我們先前往監視。」

原來，當日李大和巴辣瑛按址尋着執法會替他們安排的藏身之處時，隨手把信封塞在車門的雜物格裏，無意中給劉尚文留下一條寶貴線索。

只可惜，劉尚文率領探員抵達那渡假屋時，屋裏已空無一人，不過，他們也不是一無所獲，在屋裏發現了被撕破的床單，半瓶拔蘭地酒及數顆春藥。

劉尚文立即下令弟兄們在現場套取指模。

趕來的陸志堅道：「劉SIR，當日波仔逃脫時，手上應該還有一柄槍，找着了沒有？」

「還沒有，應該被他們收回了，一柄航空曲黑市價高昂得很，也不容易找到，他們怎會隨便放棄。」

一個探員走了過來，道：「劉SIR，MADAM有電話找你。」

劉尚文連忙回到車裏接聽。

何美君嬌滴滴的聲音道：「劉SIR，已經查出來了，該地址的登記業主是楊秀忠，電話和電燈的登記用戶也是這個名字。」

「好極了，謝謝妳！」

又是楊秀忠，楊秀忠現在赤柱監獄服刑，換言之，是他的繼承人在搗鬼。

＊　＊　＊

經過鑑証之後，証實了李大和巴辣瑛曾經在石崗楊秀忠的物業逗留過。

兩人的死因，乃是服用含有過量興奮成份的藥物，藥性與從石崗那物業發現的藥丸相同。

酒瓶上和藥丸瓶上都留有指模。

酒瓶上的指模，警局裏沒有記錄，藥丸瓶則有兩個人的指模，其中一個和酒瓶上的一樣，另外一組指模則屬於一個名叫余若超，綽號「沙塵超」的積犯所有，乃楊秀忠舊部，有勒索、持械傷人……等多項案底。

「立即拘捕這個沙塵超，罪名是謀殺李大及巴辣瑛。」劉尚文下達了命令。

九龍總區重案組弟兄的辦事效率奇高，不消兩個小時便已查出沙塵超的行踪。

「劉SIR，沙塵超現在X金龍蕪雀館，張有材現在監視着他，因爲發覺他腰間隆起一塊，似是藏有武器，所以不敢輕擧妄動。」

劉尚文道：「立即召集弟兄，我們現在便出發。」

二十分鐘後，劉尚文便和麥超帶着兩名重案組的幹探，趕到X金龍蕪雀學校，分兩批進入。

早已在場的探員張有材正扮作顧客在耍樂着，看到劉尚文等人抵達，便以眼色示意沙塵超所在。

劉尚文示意各人分散就位，自己則扮作找尋位置玩牌，走到沙塵超身後。

來到沙塵超身後時，他以目光詢問張有材對象是否正確。

張有材微一頷首之同時，劉尚文已閃電拔出佩槍，抵着沙塵超後頸，喝道：「不要動，CID！」

餘下的重案組探員亦一湧而上，替呆若木鷄的沙塵超扣上手鐐，並在他腰間搜出一柄短槍。

「沙塵超，你以爲**自己是警探嗎？**竟然帶着手槍到處跑。」其中一名幹探把搜出的短槍放進一個膠袋時道。

「若不是這樣，他又怎會有沙塵超這綽號啊？你難道不知道他從來不會放過任何可以炫耀的機會嗎？」麥超笑道。

可惜的是，沙塵超雖然喜歡炫耀，却是口硬得很，甚麼也不招供。

「沙塵超，口硬對你沒有好處的，春藥瓶上留有你的指模，你能否認沒有强迫李大和巴辣瑛吃下春藥嗎？」

「麥SIR，你這是逼我吃死貓，我根本便不知道誰叫李大和巴辣瑛。石崗那渡假屋，是我老板的物業，他入獄之後交給我看管，我經常都帶女朋友回去享受一番，春藥瓶上留有我的指模，那有甚麼稀奇？香港法律不准人吃春藥的嗎？我又不是拿來賣。」

劉尚文聽了，登時爲之氣結，事實上，沙塵超所說確是事實，他根本沒有足夠証據指証沙塵超或春藥瓶另一組指模的人强逼李大及巴辣瑛服下春藥，構成謀殺罪行。

沙塵超不合作，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即使疲勞轟炸也沒有用，老奸巨滑的沙塵超怎會承認這一點，把繩索往自己頸間套，這是謀殺罪啊！

無可奈何之下，劉尚文只得以非法藏有槍械這罪名把沙塵超收押，要不是他藏有短槍，劉尚文能否把他拘**留尚是疑問。當然，他可以勉强控告沙塵超謀殺的，但証據却是單薄得很，徒給律政處指責。**

幸好，線人王榮的電話給劉尚文帶來了另一希望。

「劉SIR，楊秀忠集團的幕後人查出來了，是古志榮，他是退職警察幫辦，你應該記得他是誰。」

「王榮，謝謝你，今次你可立下大功了，見面時才給你酬勞。」劉尚文大喜地掛上電話。

他當然記得古志榮是誰，區向東七大寇那一案中，劉尚文沒有足夠証據把他繩之於法，只能逼他退職，已是耿耿於懷，如今怎可以輕易放過這使警隊蒙羞的害羣之馬。

他立即申請偷聽古志榮的所有電話，並派人嚴密監視他一切行動。

只可惜古志榮精明非常，所有在電話裏說的都是閒話，他的手提電話號碼亦查不出來，因爲他並不是以自己的名字登記，因而無從追查。

突然間，劉尚文靈機一觸，想起日前那個以假姓名購買傳呼機的神秘機主來，立即撥了內線電話找何美君。

「何幫辦，立即查一查無線電話用戶中，有沒有一個名叫陳沛文的人，這人之身份証號碼是A……」

片刻後，何美君便已回電，道：「劉SIR，已查出來了，你所說的陳沛文的確有一部手提電話，號碼是XXXXX。」

「現在是由誰負責監視古志榮的？」

「是張有材和李標。」

「通知張有材立即打電話回來給我。」

「YES，SIR。」

兩分鐘後，張有材便有電話回來，「劉SIR，你找我嗎？」

「是的，古志榮現在那裏？」

「他應該在自己的公司裏，自從早上九時多回去後，便沒有見他出來。」

「若他帶着手提電話在公共場所出現時，立即通知我。」

「知道了，通常他都會到XX火焗吃午飯的，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極，屆時立即打電話回來。」

半個小時後，張有材的電話便到：「劉SIR，古志榮已到了XX火焗。」

「好極，你能夠見到他嗎？」

「我們每天中午都訂下桌子，距離他不遠。」

「你現在先回去，五分鐘後，即是十二時三十八分，留意他的電話有沒有響起來。」

「知道了，還有其他吩咐嗎？」

「沒有了，他的電話有沒有響，立即打電話回來報告。」

五分鐘後，劉尚文便撥了何美君告訴他的電話號碼，接聽的是一個男子，但劉尚文從來沒有聽過古志榮在電話裏的聲音，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喂，是陳培嗎？」

「搭錯綫！」對方隨即掛線，但劉尚文之目的已達到。

半晌後，張有材便打電話回來：「劉SIR，古志榮的電話剛好在十二時三十八分響起來，但他只說了一句

話便掛線。」

「知道了，立即撤消監視。」

劉尚文隨即找來了陸志堅，道：「陸幫辦，我剛撤消了對古志榮的監視。」

「爲甚麼？」

「大魚上釣的時候，我們絕對不能和牠力拚，必須略爲放鬆魚絲，否則如何堅韌的魚絲也會斷，你的釣魚經驗比我多，應該明白這一個道理。」

「我們已經把他鈎着了？」

「勉强可以這樣說，因爲我已查出他乃是日前千里達傳呼機台三條六的機主陳沛文，亦查出了他的手提電話號碼。」

「這太好了，我立即安排偷聽和錄音。」

＊　＊　＊

一個星期後，重案組已經從古志榮的電話錄音中搜集了不少他指揮楊秀忠集團舊部下從事各種不法活動的証據。

「劉SIR，我們何時採取行動？」陸志堅問道。

「採取甚麼行動？」

「當然是拘捕古志榮了，以現有的証據，已足夠把他送進監獄裏有餘，而且採取行動後，很可能找到更多的証據哩！」

「不錯，我們的確已經掌握了不少資料，足夠把古志榮這敗類送進赤柱監獄，只可惜直至目前爲止，這些資料只涉及勒索保護費、高利貸等普通罪行，充其量只能把他關上三數年，我的目標不在此。」

「即使是三數年，楊秀忠集團，包括那個甚麼執法會在內，**定會瓦解的**啊。」

「不錯，楊秀忠集團的確會瓦解，執法會亦將會暫時消失，待他出來時能否重整，也是個疑問。但是，陸幫辦，你忽略了一點，我們若在這個時候動手，只是破獲了一個非法組織，手頭上多件兇殺案將會永遠成爲懸案，執法會近月來所做的好事亦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你明白嗎？」

「噢，對了，我眞的忽略了這一點。」陸志堅恍然大悟。

「不要心急，網已經下了，你還愁大魚能夠逃掉嗎？我只不過保証收網上來的時候，魚兒不會比預期中少罷了。」

「我只擔心他會溜掉，這傢伙可說比鬼還要精靈。」

「所以我才會撤消對他的監視，以免他發覺勢色不對時偷偷溜掉，逼我在時機未成熟前採取行動。」

「劉SIR，聽說你有一艘遊艇，是嗎？」陸志堅突然問道。

「是的，你問來幹甚麼？」

「剛才你說起釣魚，我才想起已經很久沒有出海釣魚了，近月來，組裏的弟兄也辛苦了，可否借你的遊艇出來安排一個遊船河活動，讓弟兄們鬆弛一下呢？」

「當然可以，就在本星期日吧，所有費用由我負責，不必科銀，當值的**弟兄另有補償。**」

「**謝謝你，劉SIR，我這便通知各弟兄。**」

＊　＊　＊

星期日清早，劉尚文帶着未婚妻麗姐來到中環卜公碼頭，只見組裏各弟兄均已到達，便招呼停在海上的遊艇靠岸。

「亞嫂，很久不見，妳愈來愈漂亮了。」麥超跑過來對麗姐道。

「麥超，你的嘴巴也愈來愈逗人高興了，甚麼，爲何不帶你的家人來？」

「他們也來了，只不過黃臉婆帶着那班化骨龍去買雪糕罷了。」

「不要說化骨龍，說董事長，是他們逼你勤力賺錢的。」劉尚文道。

「尚文，你早便應該多辦這類活動了，讓同事們的家人也能參予，聯絡感情，那多好呢！終日到夜總會花天酒地，把別人的丈夫和父親都教壞了。」麗姐笑道。

「知道了，老婆大人。從本星期開始，每星期日都擧辦一趟遊船河，好不好？」

「那又不必這麼頻密，同樣的活動擧行得太多的話，誰也會生厭，我只是說多擧辦有益身心的活動，沒硬性指定要遊船河。」

「陸幫辦、何幫辦，你們兩人是重案組裏最健康的，今後便由你們負責組裏弟兄的康樂活動，我的老婆則充當顧問。」

在場各人均鼓掌讚成。

這時，劉尚文的遊艇已靠岸，各**人逐魚貫登船。**

遊艇甫離開碼頭，陸志堅便一把拉着劉尚文，指向岸邊道：「劉SIR，你看看是誰來了？」

「咦，是古志榮，怎麼會這麼巧，同在今天出海，慢着，讓我看看他是和誰人在一起。」劉尚文隨即吩咐船長慢駛下來。

「他只是和女朋友上船啊，看情形該遊艇是他自己的哩，早知不幹警察後能夠這樣風生水起的，我也不幹了。」麥超道。

「麥超，你記不記得廉署調查員方青雲的屍體，是在大海裏被撈起的？說不定與這艘遊艇有關呢！」

「大有可能。」

「麥超，也許船上可能留下一些蛛絲馬跡，但若然出動搜查令，定會打草驚蛇，你有辦法嗎？」

「知道了，我這便去安排。」

「做得乾淨一點，有發現時，立即申請搜查令，光明正大的再搜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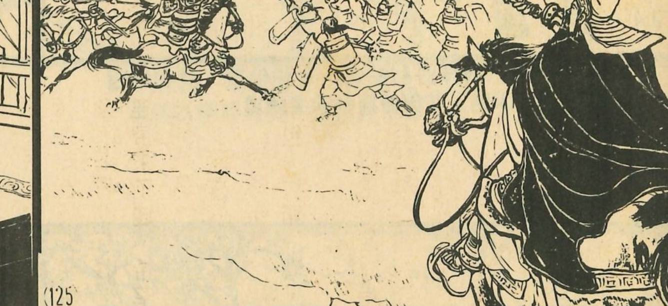
＊　＊　＊

「劉SIR，發現寶藏了，古志榮的遊艇裏，有一柄航空曲手槍，還有一個附有偷聽設備的錄音機，可能是被殺的廉署調查員方青雲之物。」麥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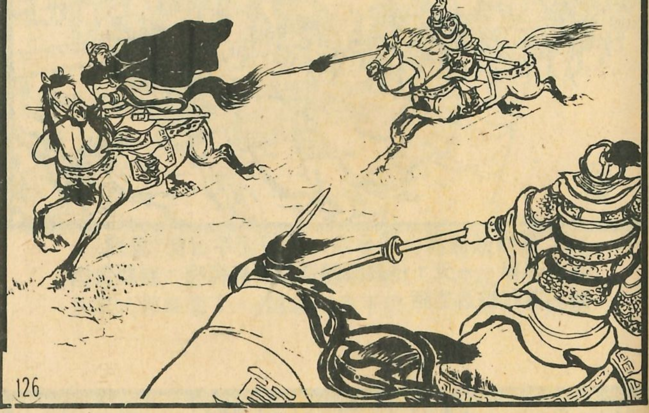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六

反西涼（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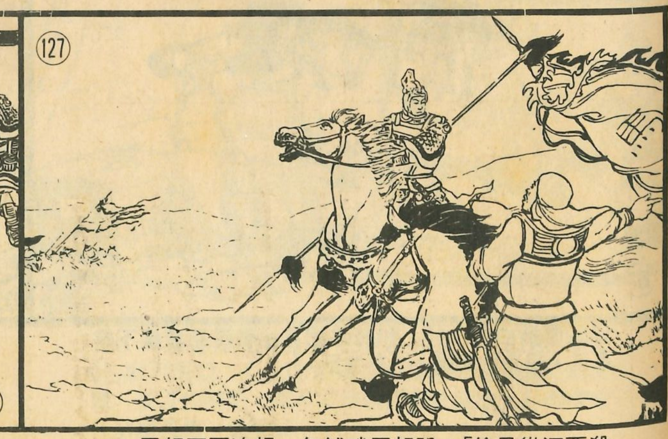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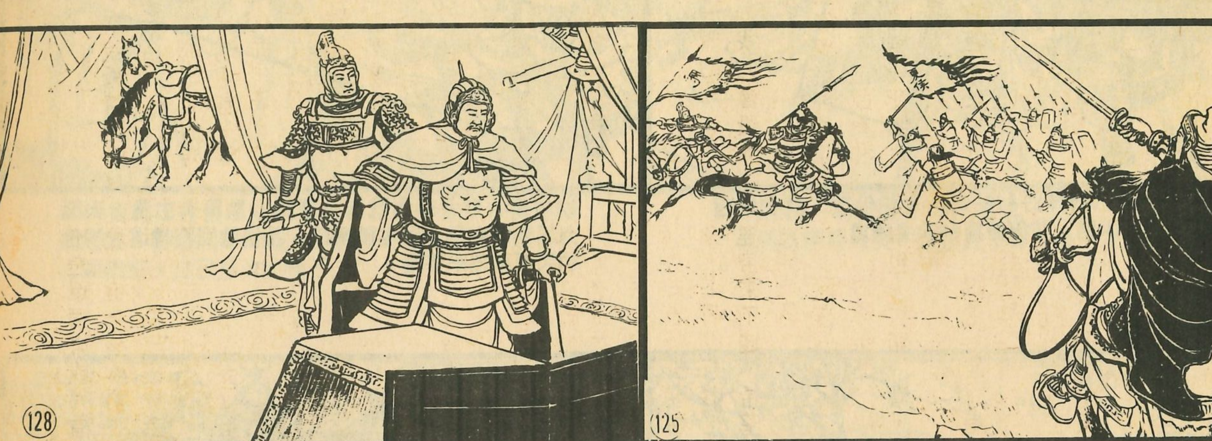
125 曹操來不及阻止，又氣又急，只怕夏侯淵有失，慌忙上馬出寨，來接應夏侯淵。



126 馬超見是曹操親來，就撇下夏侯淵，直取曹操。曹操大吃一驚，慌忙撥馬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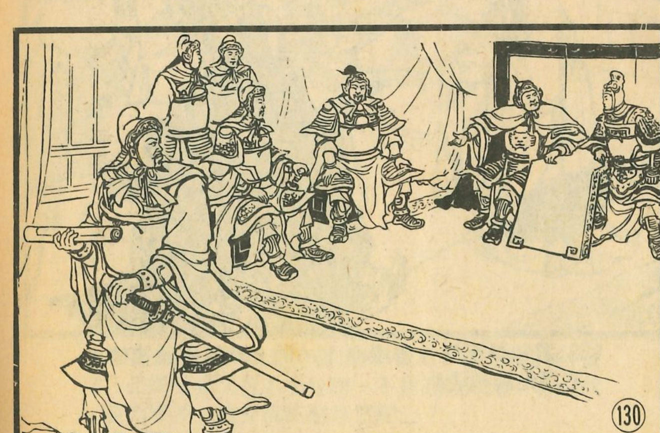
127 馬超正要追趕，忽然哨馬報說：「徐晃從河西殺來，不知有多少軍馬。」



128 馬超大驚，急忙收兵回營，和韓遂商議。韓遂聽說前後受敵，暗暗吃驚，一時想不出主意。



129 韓遂部將李堪、楊秋、侯選、梁興、馬玩等五人，都怕歸路被截，無心再戰，一起來要求韓遂，向曹操割地求和。



130 韓遂只怕軍心動搖，發生內變，也主張向曹操講和退兵。馬超雖然不願，但也不便反對。當場就由韓遂派楊秋到曹營去送信。

的聲音充滿着喜悅。

「把它們放回原處，讓我看着這兩件東西能否把古志榮置於死地。」

劉尙文甫放下電話，陸志堅便走了進來，道：「劉SIR，剛才有一個姓譚的男子透過傳呼機找古志榮，留下的電話號碼却是公衆電話亭的。」

「姓譚的？從來沒有姓譚的人和他聯絡的啊！嘿，慢着，會不會是失踪甚久的探員譚國雄呢？」

「我也是這樣想，已經通知各人留意着古志榮的電話了。」

半小時後，兩人便聆聽着古志榮和姓譚的人之電話錄音。

「古SIR，你可謂心狠手辣啊。」

「你是誰？」

「我是譚國雄，你要追殺的人。」

「亞雄，不要誤會，我怎會殺你呢？」

「不必騙我了，我和陳華替你殺死莫威和兩個同僚，你不但不把餘款和我們的借據交還，更把陳華殺死滅口，還把我的女朋友先姦後殺。」

「亞雄，你找我，不是爲了數出我的事吧？」

「哼，識相的便拿一百萬給我，否則我不和你客氣，大不了同歸於盡。」

「好，一百萬沒問題，我如何交給你？」

「明晚十一時，你帶着錢，單獨駕車到南灣道公衆停車場，若我發覺你不是單獨來或另有佈置，我將不會出現，但今後你要小心一點，我可以告訴你，我已經把丢進大海的槍撈回來了。」

「好，一言爲定，但你得保証收錢後遠走高飛，不再留在香港。」

「可以，事實上，我亦不會留在這裏，否則，我亦毋須向你拿錢。」

隨即電話掛了綫。

* * *

古志榮拿着手提公事包，緩緩從車裏走出來，站在停車場中央。

跟着，一條黑影從停車場旁邊的草叢竄到他的汽車旁邊，窺進車廂裏，肯定沒有別人藏身在內才現身，以一柄手槍指嚇着古志榮。

古志榮揚開西裝上衣，轉了一個身，証明沒有携帶武器後，道：「我已經帶來了錢，希望你遵守諾言，儘早離開這裏。」

「把錢扔過來。」譚國雄寒聲道。

古志榮連忙照辦，譚國雄拾起公事包，打開一看，果然是一叠一叠的鈔票。

跟着，他緩步走向古志榮，手槍提至發射水平。

「你要幹甚麼？」

「替我女朋友報仇。」

「不要動。」停泊在停車場裏的一輛汽車的車尾廂突然打開，跳出劉尙文來。

譚國雄大吃一驚，槍嘴連忙改變對象，但已是遲了一步，劉尙文的槍已噴出火花，把他右肩打個正着，跟着，遠處便傳來嗚嗚警車聲。

「多謝你救我一命，劉SIR。」古志榮鎮靜地道。

「你別這麼高興，你下半生得要在監獄裏渡過哩！」

「你以爲單憑譚國雄的口供，便能入我以罪嗎？」

「單憑他的口供當然不足夠，但別忘記，你的遊艇裏還有兩件証物哩！」

「大隻廣！」

劉尙文還以爲古志榮罵他胡說八道，誰知道古志榮的汽車車尾廂也是藏着一個人！

幸好劉尙文的反應比譚國雄快得多，甫聽見異聲便向旁撲倒，避開一槍後便連發兩响，把目標頗大的大隻廣射得整個人也飛了起來。

古志榮見機不可失，趁劉尙文分神時立即撲前，拾起譚國雄中槍後失手掉在地上的手槍和公事包，朝着劉尙文放了一槍，只可惜他的槍法因疏於練習，未能命中。

劉尙文立即回敬兩槍，均結結實實的打在古志榮的胸膛上，可是毫無作用！

原來古志榮襯衣之內，還穿有避彈衣！

古志榮不敢戀戰，回身便逃。

但是「砰」的一聲，劉尙文槍膛裏最後一顆子彈業已射出，不偏不倚的射進古志榮的後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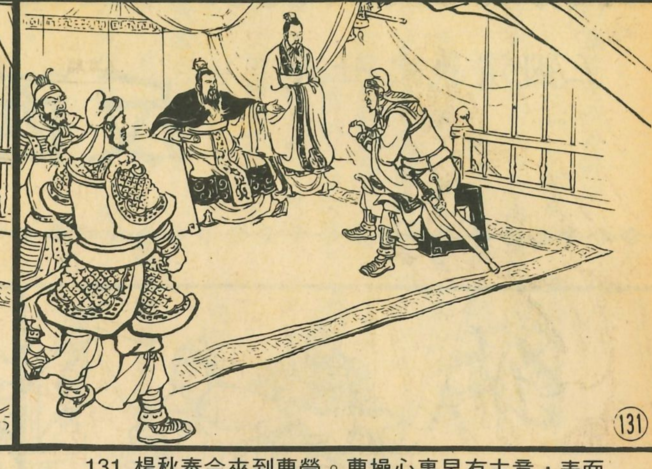
隨即，陸志堅、麥超及大隊警員趕到。

「劉SIR，你沒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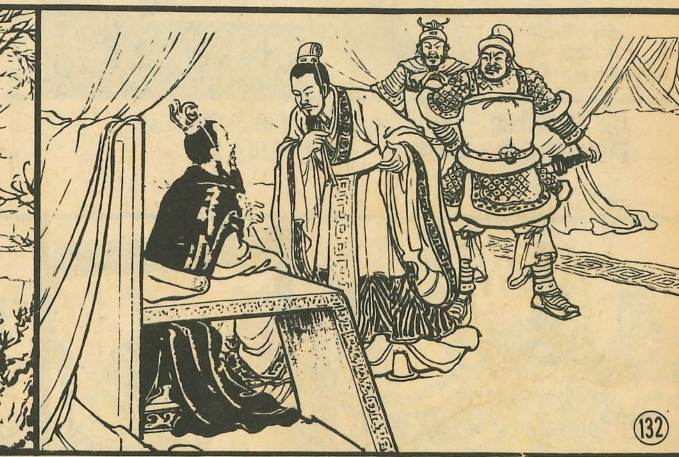
「我沒事，死得這麼快，倒便宜了這敗類。」劉尙文隨即替自己的手槍補充子彈。

本故事至此暫告一段落，劉尙文能否把本案漏網之魚范文祥繩之於法，請留意另一故事之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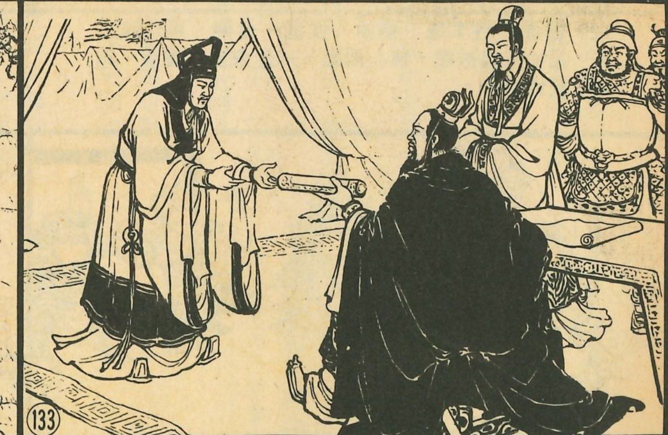
（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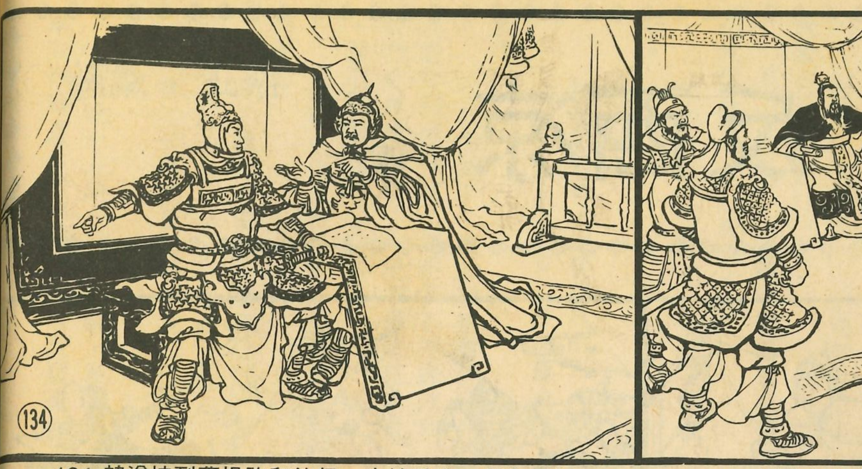
131 楊秋奉令來到曹營。曹操心裏早有主意，表面上却非常客氣，以客禮相待，託楊秋回覆韓遂，說他明天派專差來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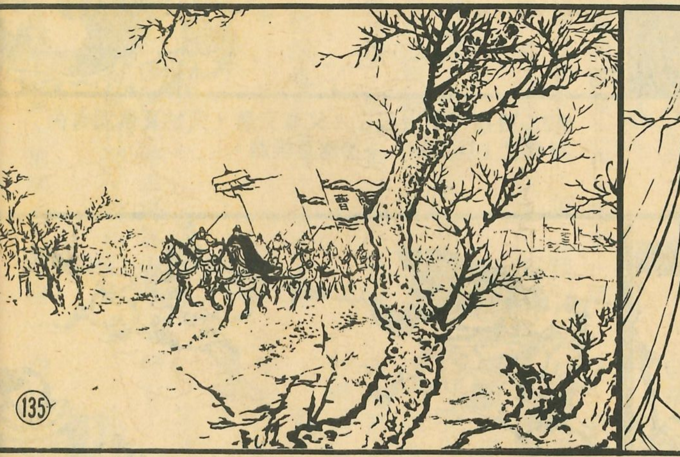
132 楊秋辭出後，曹操便和謀士賈詡計議。賈詡建議假意答應，然後行使「反間計」，使韓、馬互相猜疑，就可一戰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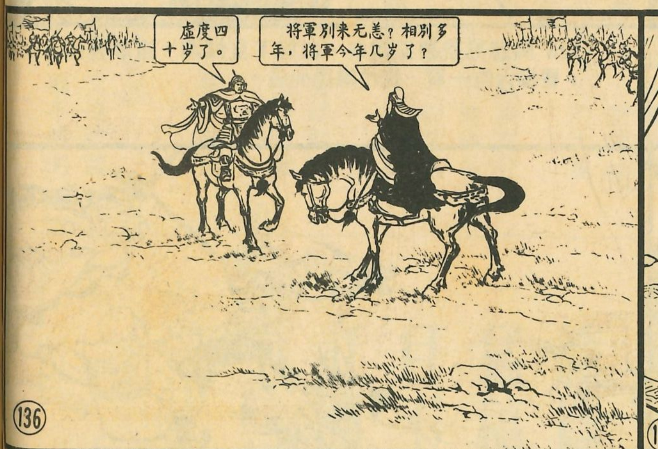
133 這句話正說在曹操心上，馬上寫信去通知韓遂，答應他講和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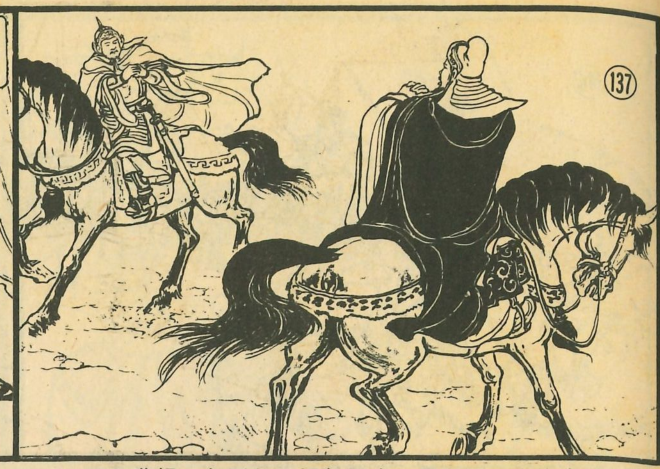
134 韓遂接到曹操許和的信，也怕受欺，就和馬超商量，分兵兩路，防備曹操和徐晃兩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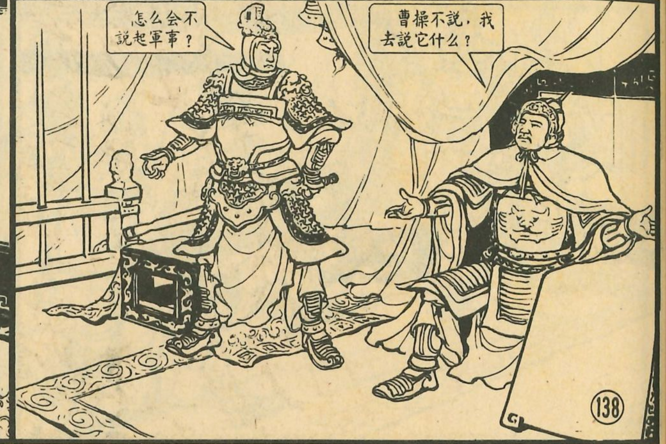
135 曹操知道韓、馬分兵，正好下手行使「反間」，心上暗喜。一天，他聽說韓遂在營前巡哨，就親自出營，要和韓遂答話。



136 曹操拍馬上前，和韓遂相見。韓遂見曹操不帶軍器，也止住軍馬，上前答話。



137 曹操一句話都不提起軍事，只說了一大堆廢話，在馬上呵呵大笑。這樣談了好一會，才向韓遂告別。



138 韓遂猜摸不透曹操的用意，只得收兵回營。馬超來向他打聽說話內容。韓遂道：「不過說了些從前京裏的舊事罷了。」馬超嘴裏不說，心裏却非常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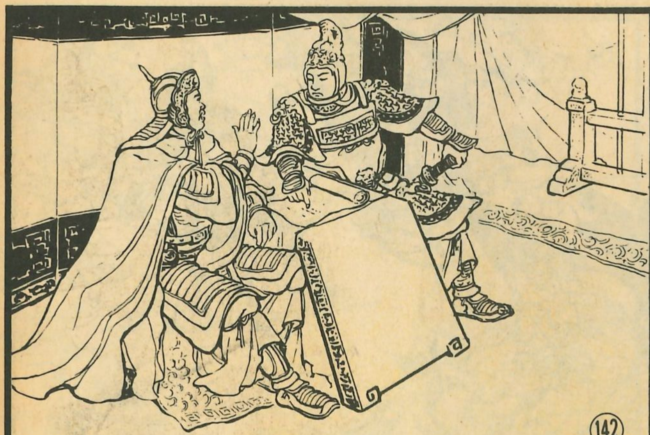
139 再說曹操在陣上會見韓遂以後，自以爲「反間計」就可成功，心上非常得意。賈詡却認爲這只能使韓、馬互相猜疑，還不能使他們結仇翻臉，自相殘殺，必須再使一條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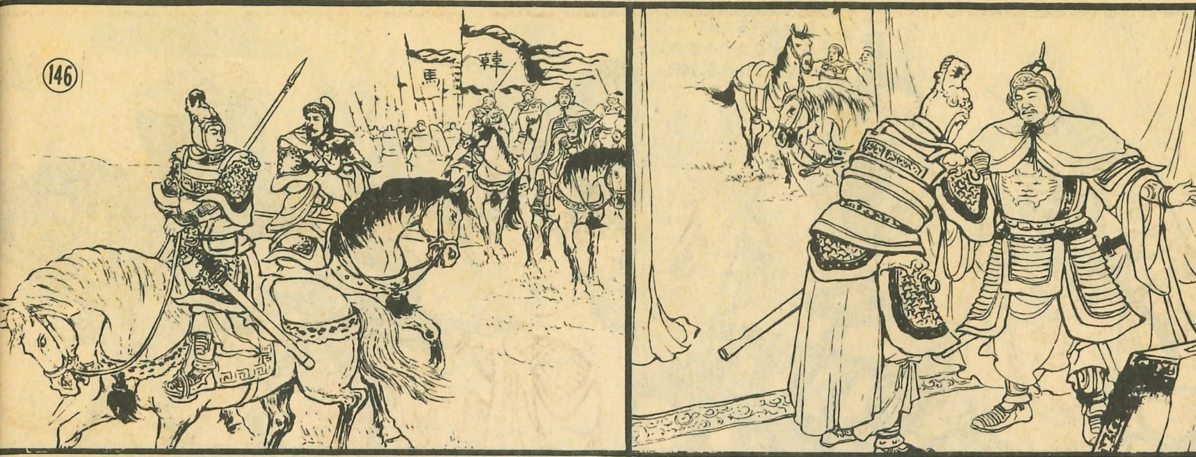
140 賈詡就給曹操策劃，教曹操親筆寫了一封給韓遂的信，在信上要緊處塗抹改寫，就成像是韓遂害怕泄漏機密，自己塗改的樣子。



141 這信送到韓遂營中。韓遂怎麼也猜想不出信上塗改的原因，好不疑惑。一會兒，馬超知道了，就向韓遂要這信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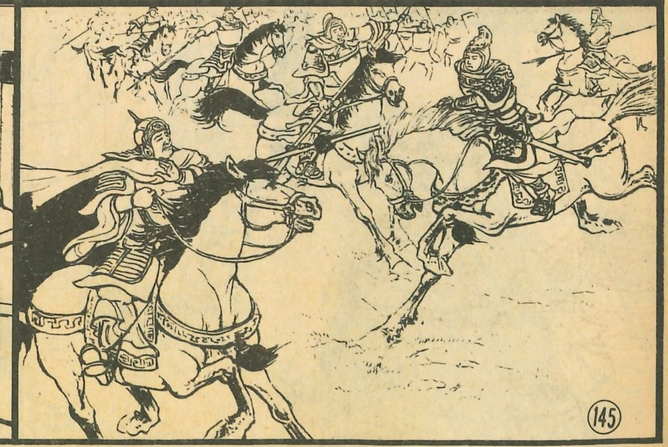
142 馬超道：「曹操是個精細的人，哪有錯誤的道理？必然是叔父有甚麼秘密，不肯讓我知道。我與叔父並力殺賊，叔父爲甚麼忽然變心？」



143 韓遂急於表明心迹，願意去賺曹操出陣，讓馬超突出把他刺死。馬超道：「這樣極好，可見得叔父是一片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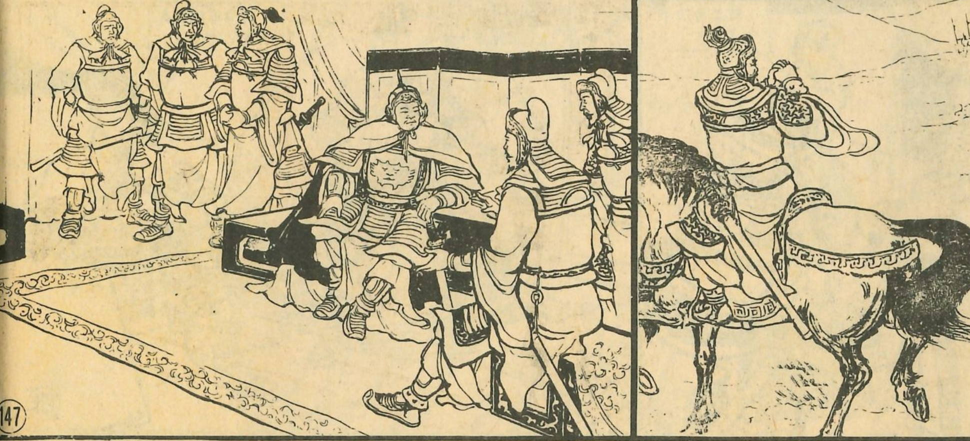


144 第二天，韓遂叫馬超隱在陣裏，自己出陣請曹操答話。曹操却差曹洪出營，向韓遂拱手道：「丞相請韓將軍照信上的話去辦，不要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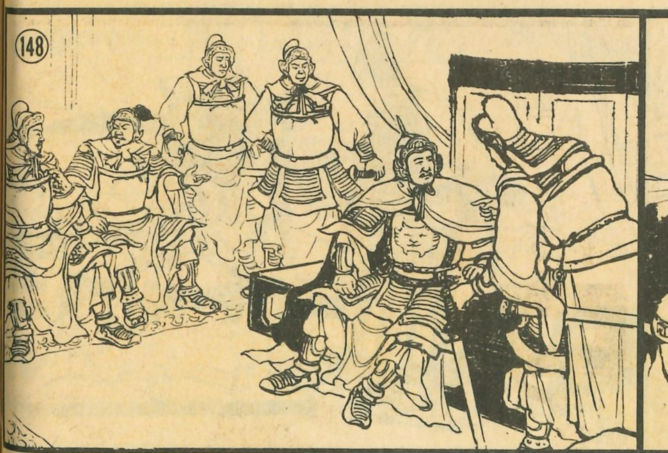


145 曹洪說完話，立即轉身回營。馬超聽得清楚，心頭火起，不由分說，挺槍直刺韓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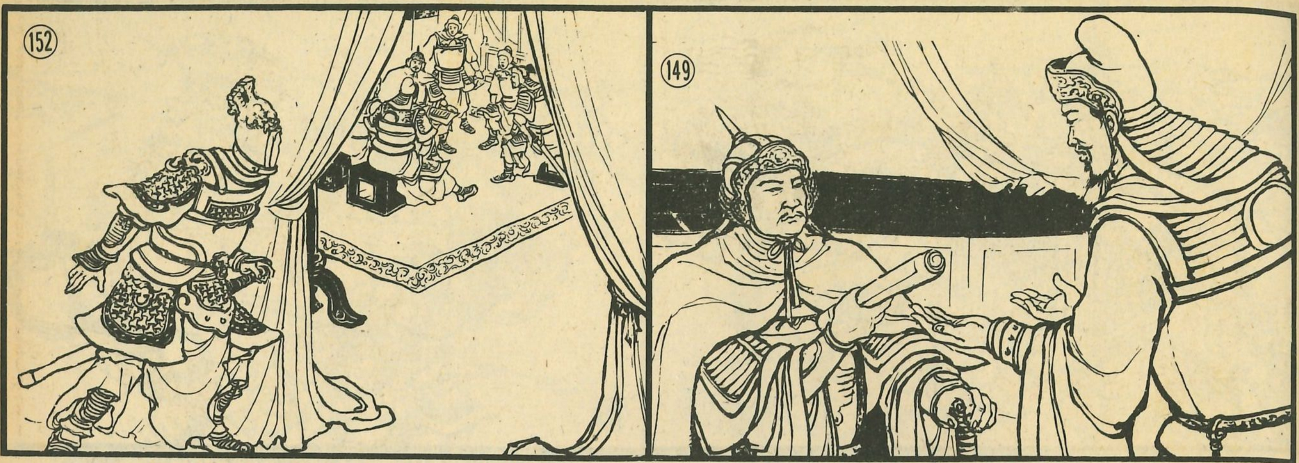
146 韓遂有口難辯，慌得手足無措。部下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一面招架，一面勸解，馬超這才含怒回營。



147 韓遂不知道怎樣去向馬超解釋，急得坐立不安。楊秋見衆將都有投曹操的意思，就道：「馬超時常欺壓主公，即使戰勝了曹操，他也不肯相讓。不如投降了曹操，可保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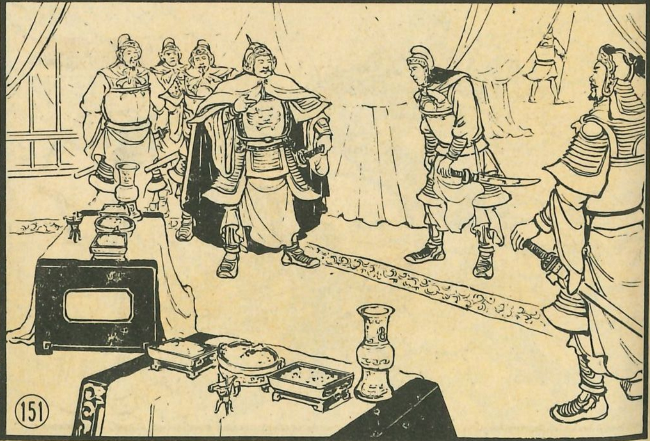
148 韓遂想起和馬騰的交情，怕被天下人恥笑，不肯和馬超决裂。衆將貪圖富貴，都道：「事已如此，無法可想。」他們連催帶逼，要韓遂早定主意。



149 韓遂只怕馬超害他，又被衆將催逼不過，不得已，暗中寫下降書，叫楊秋去送給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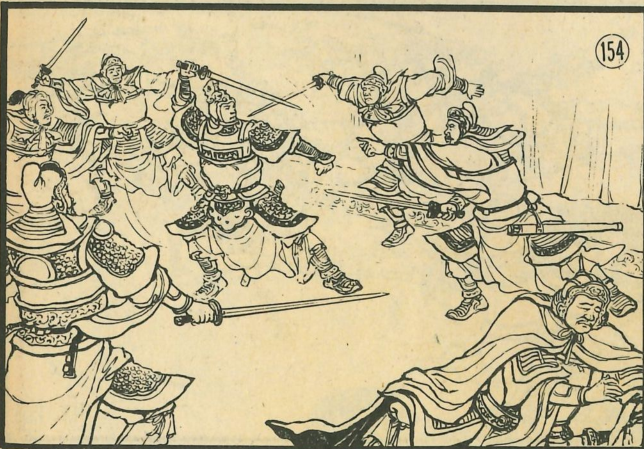
150 曹操接到韓遂的降書，滿心歡喜，打發楊秋回去和韓遂約定，當夜擧火爲號，裏應外合，共破馬超；並許事成之後，加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其餘投降的人，各加官爵。



151 楊秋回營報知韓遂。韓遂吩咐左右積聚柴草，準備擧火，並在帳中安排筵席，想賺馬超來殺他。

152 不料馬超已經探得消息，先把軍馬調撥好了，獨自悄悄地走進韓遂帳中。只見韓遂正和五將密議，又聽得楊秋說道：「今夜便可殺死馬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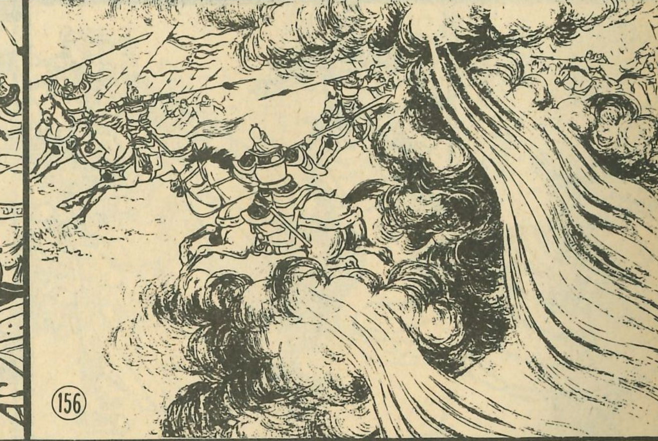
153 馬超怒氣冲天，揮劍闖進，大喝道：「賊子們怎敢害我！」擧劍直向韓遂面門刺去。



154 韓遂不及躲避，慌亂中擧手一架，左臂早被砍斷，頓時鮮血直流，痛倒在地。馬超正要殺他，楊秋等五將各擧刀劍，上前圍攻馬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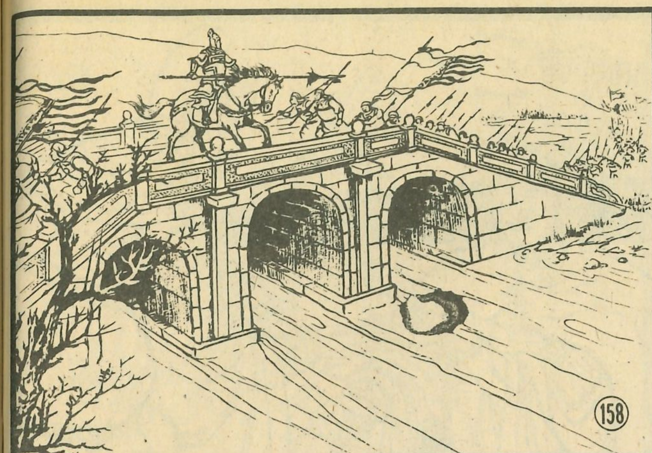
155 馬超縱步出帳，揮劍力敵五將。但見劍光起處，血肉橫飛，砍翻馬玩，刺倒梁興，剩下侯選、李堪、楊秋三人，各自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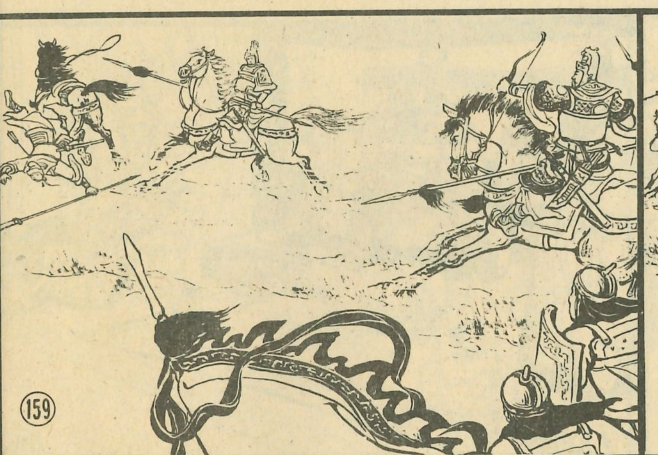
156 忽然帳後火光冲天，韓遂的軍馬全部出動。馬超慌忙出營上馬，和龐德、馬岱會合。兩軍各出全力搏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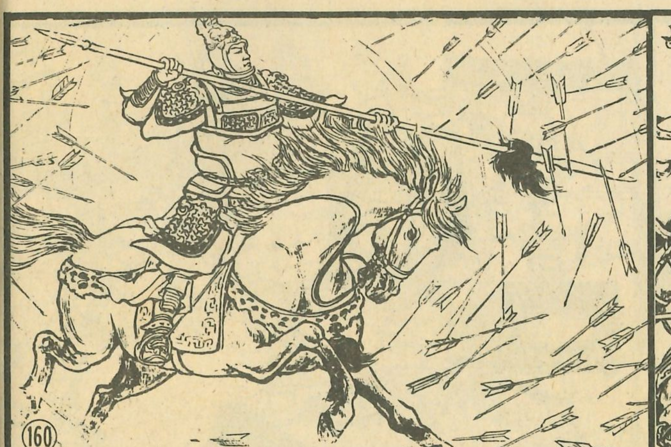
157 馬超殺了一夜，正要收兵，却遇上曹操的大軍到來。許褚、徐晃、夏侯淵、曹洪四將，把馬超團團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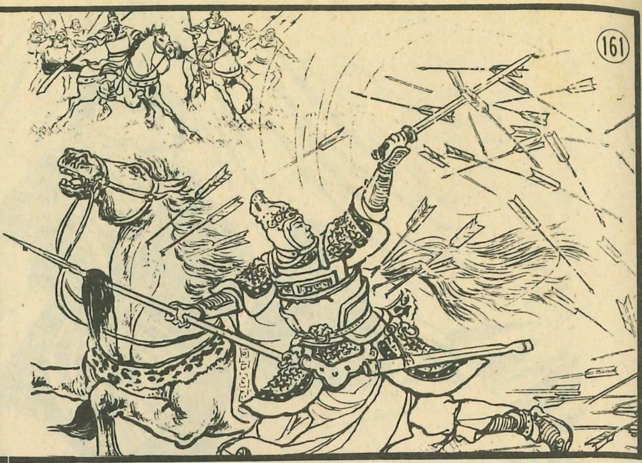
158 馬超殺出重圍，不見龐德、馬岱，部下只有一百多人。就去截住渭橋，接應敗兵過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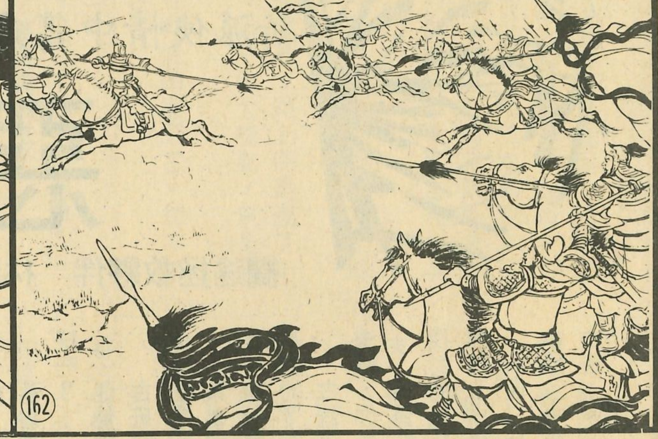
159 李堪從橋頭經過，馬超縱馬趕去。于禁在馬超背後放了一支冷箭。馬超聽得弦响，側身躲過。那箭恰好射死了前面的李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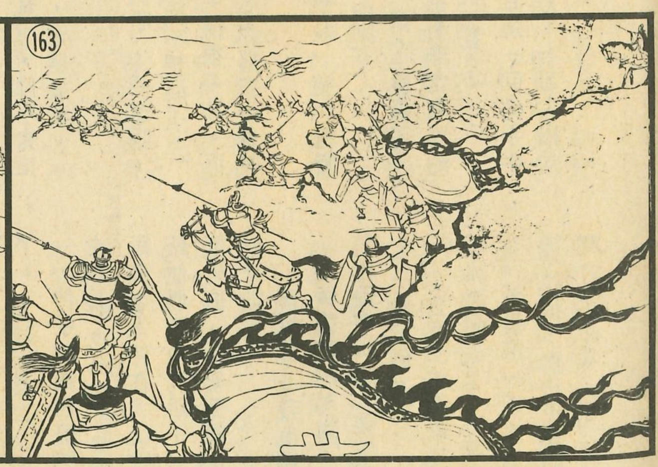
160 馬超回馬來殺于禁，恰値曹兵大隊殺到，亂箭向馬超射來。馬超舞槍撥箭，箭都紛紛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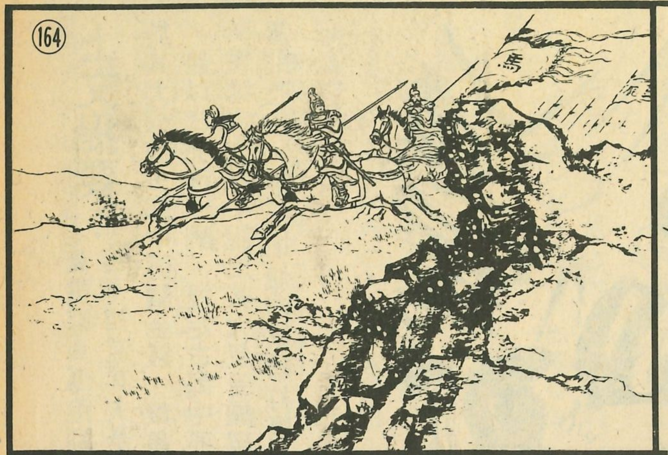
161 馬超往來衝突，殺了曹兵無數。忽然坐馬中了暗箭，連人帶馬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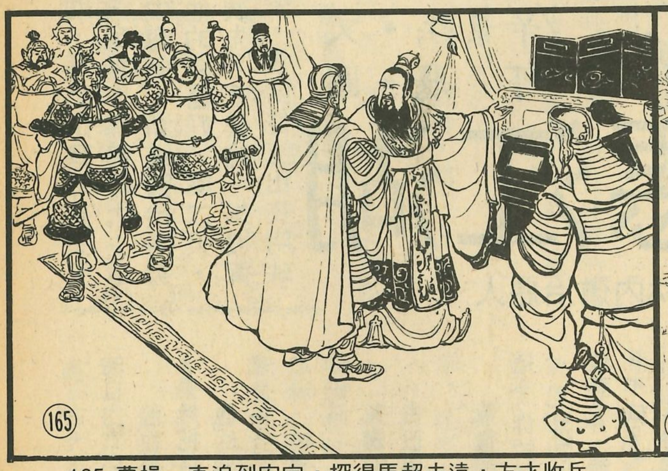
162 正在危急，忽然龐德、馬岱殺到，救起馬超，奪得一匹戰馬給他騎了。三人並力殺開一條血路，徑向西北退走。



163 曹操正在山上督戰，望見馬超走脫，就立下重賞，命衆將不分日夜，緊緊追趕，定要追擒馬超。



164 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得日夜奔走。部下只剩下三十多人，與龐德、馬岱徑往臨洮而去。



165 曹操一直追到安定，探得馬超去遠，方才收兵。韓遂帶着楊秋、侯選來見。曹操見韓遂已成殘廢，慰勞一番，封他做西涼候；又封賞了楊秋、侯選。



166 曹操把諸事安排好了，重賞將士，就下令班師回許昌。這是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間的事。

(本段完)

上文提要：黃書郎負傷跑到小寡婦家求助，獲悉小寡婦喪夫原因，知道其夫是遭人殺害，決定替小寡婦報仇；由於其大叔被古郎中訛騙金錢，黃書郎往找古郎中晦氣，順道醫治傷勢，他以夜明珠作酬，規定古郎中要在三天內把他的傷醫好，第二天，黃書郎向古郎中說出其大叔受騙經過，古郎中欲先下手殺他，卻被黃書郎悉破，不但把他的伙計打傷、拿走其聖藥，還要他交出夜明珠……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攔途拯救夥伴　林內懲治惡人

古大夫左手發抖，心不甘情不願的自內衣袋中取出個小小錦囊來。

他在囊中抖了一下，又仔細的挑，果然把袋中藏的夜明珠取了出來。

他的頭上直冒汗，也不知是痛的還是急的，只不過他的雙目中充滿了血絲，咬着牙，道：「拿去你的珠子，你快滾。」

黃書郎道：「你要我滾？」

古班道：「是的，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黃書郎指着古班的錦囊，笑笑，道：「你的那個袋子實在太好看了。」

古班忙往衣袋裡塞，邊叱道：「好個惡客，難道你還想打我這錦囊的主意不成？」

黃書郎道：「頗有意思，你不會拒絕吧？」

他伸出手了。

古班立刻跳起來大吼：「惡客呀，你乾脆拿刀殺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黃書郎一笑，他笑得很平和，而且不帶七情六慾的道：「你那袋中是裝甚麼的？」

古班道：「也沒甚麼啦，幾件粗寶玉嘛，你是看不上的，對吧？」

黃書郎又是一笑，道：「你錯了，我對於你的任何東西都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古班，且讓我看一看。」

他又伸手了，而且這一回他手中拿的不是鋼棒，是尖刀——刀尖指向古班。

他不等古班再吼，又道：「古大夫，我出刀總是先取敵人的一對眼珠子，今天我開恩，就用你一對眼珠子換取你那個錦囊小袋吧。」

古班聞言，幾乎昏倒。

他大叫，道：「這是甚麼世界喲。」

黃書郎道：「我告訴你，這是個吃人的世界，也是個六親不認的世界，就好像你爲人治病敲竹槓一樣。」

古班厲聲道：「你也是江湖行，江湖的規矩你懂不懂，總得爲別人讓出一條路吧，你絕人之路不講道義，你……」

「砰！」

黃書郎一掌拍在桌面上，他火大了。

伸手戟指古班的鼻子，黃書郎叱道：「你他娘的也會說出道義二字呀，兩個老人住在大山裡，却被你不斷的敲他們活口的銀子，還叫老人死不死活受罪，奶奶個熊，今天我是給你改姓來的。」

古班道：「我也爲你治好了傷。」

黃書郎不多講，暴伸一腿便把古班踢倒在地上，他的尖刀猛一揚。

「我給你。」

古班把錦囊舉得高高的，雙目幾乎流出淚。

黃書郎一把抓過小錦囊，哈哈的道：「操，你小子屬蠟燭的——不點不亮。」

他往小袋中看一眼，只不過是幾顆金豆與幾顆貓眼綠寶石，加起來也換不了一顆夜明珠。

再看古班，他好像虛脫了一樣，慘兮兮的張着嘴。

一笑，黃書郎道：「古大夫，別想不開呀！」

古班厲聲道：「祖爺爺，你可以走了吧？」

黃書郎道：「你攆我走？」

古班道：「我不敢再留你這位惡客，怕了你，行嗎？」

黃書郎道：「該走的時候我自會走，我是個不喜歡別人攆我走的人。」

古班吼道：「你吃定我了！」

黃書郎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古大夫。」

古班道：「傷也爲你治了，便我的一些家當也被你訛詐去了，你還要怎樣？」

黃書郎一笑，道：「我只想再和你打個商量。」

古班猛搖頭，道：「我怕你，我服你這個小惡客，我再也不和你有甚麼好商量的了。」

黃書郎笑笑，道：「你說得對，我們之間只有殺，古班呀，只不過我實在不想殺人，尤其是你。」

古班叱道：「你已經把我二人殺得血流五步了。」

黃書郎道：「雙方動傢伙，免不了有傷的，可我並未殺死你二人吧。」

古班道：「不論你怎麼說，我們之間已沒有甚麼可以商量的了，你走。」

黃書郎嘆口氣，道：「唉！我本不想要你的錦囊，總想打個商量再還給你的，却不料你拒我於千里之外，看來我只好走了。」

他往門口走，還回頭看看地上的伙計。

那伙計並未死，頭上倒是流了不少血，胸口一起一伏大喘氣，只是還在昏迷中。

黃書郎就要走出廂門了，却不料古班又開了腔。

「你等等。」

「等甚麼？你又不和我打商量。」

「你先說，要商量甚麼？」

黃書郎笑了。

他又回到桌子邊，他還慢慢的坐下來，把手上的小錦囊掂了掂，往古班面前一拋。

古班的精神又來了。

他急忙抓回小錦囊，道：「你說，商量甚麼？」

黃書郎一笑，道：「小袋內的東西我不要了，我全部又送還你了。」

古班道：「這本來就是我的嘛！」

黃書郎臉皮一緊，道：「你的命也是我的。」

古班不開口了，只要自己的東西已回來，還掙甚麼？

他直直的看着黃書郎，道：「你的條件是甚麼？」

黃書郎拍手笑道：「古大夫，我忽然發覺你蠻可愛可親的，因爲你終於上道了。」

古班道：「我能有別的選擇嗎？」

黃書郎道：「你不會吃虧的，古大夫，和我商量事情，你永遠也不會吃虧的。」

古班的心中在咒罵，他罵到黃書郎十八代老祖先。

江湖上有許多人表面上對你順從，但骨子裡恨不得你快快的死，而且死得越慘越令他愉快。

而只在心中咒罵人，那已是最普遍的小事一樁了。

古班在心中咒罵，黃書郎當然不知道，他等着古班表示意見了。

古班苦兮兮的道：「惡客上門，雞犬不寧，你會還了我的東西，我也不敢指望你白白的退還我，你想要我怎麼樣？」

黃書郎再一次撫掌笑了。

他笑得又是另一個模樣——慈祥、可喜，也帶着幾分禮貌的道：「古大夫，你眞是明理之人，要知你那小小的錦囊雖然並不放在我眼裡，可也不是個小數目，你如果爲人看病，也得積上三五年的吧？」

古大夫嘆口氣，道：「已經積存十多年了。」

黃書郎道：「眞不容易，積了十多年，一旦失去，換了是我也會傷心欲絕。」

古班道：「你明白就好。」他放低聲音，又道：「說吧，你的條件是甚麼？」

黃書郎道：「我的條件只有一樁，把你的藥拿出來，我田大叔的傷要斷根，拿來吧。」

古大夫愣然的道：「不，就是這一件事情我不依你！」

黃書郎道：「爲甚麼？」

古班道：「當年我被姓田的二人整得慘，我沒有要了他的命，已經是夠仁慈的了。」

黃書郎道：「我田大叔不死不活的受活罪，你小子一邊拍掌笑哈哈，是不是？」

他站起身來拔出刀，冷冷的又道：「操你娘，剛剛說你還上路，這一下你又變得食古不化了。」

古班取出錦袋，推給黃書郎，道：「拿去，我寧願喪失這些寶，就是不治姓田的傷。」

這動作，使黃書郎也一怔。

看樣子，古班好像恨透了田大叔，當年是怎麼一回事，田大叔當然沒有告訴他，但見古班如此，那一定是姓古的恨在心頭永難消的仇恨了。

只不過黃書郎也變臉色了。

他冷冷的一把揪住古班，刀尖指在他的鼻頭上，吼道：「幾曾有人敢拒絕我的商量？你他娘的以爲黃某人是甚麼樣的善人吶，我看就先挖出你一隻眼珠子。」

他的尖刀向上偏，指向古班的右眼珠戳去。

嚇得古班頭一仰，吼道：「你要毀我一隻眼？」

「兩隻眼，毀完我便走，咱們也不用商量了，你叫我田大叔不舒坦，你也休想再看到這個花花世界，我也弄得你不死不活，看你以後怎麼辦。」

古班幾乎癱了。

他嘆口氣，道：「惡客呀，今天古班我算認識你了，好，算你狠，奶奶的，我這才知道『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味道。」

黃書郎道：「你想通了？」

古班道：「我被你欺的。」

黃書郎道：「那就別多言了，快快拿出你的藥吧！」

古班取過藥箱，他的臉上眞難看。

黃書郎却冷笑了。

古班取出一個灰土色小瓶子，他極其小心的頃出三顆朱紅丹，並把紅丹用一片小紙包好，遞給黃書郎。

黃書郎哈哈笑道：「我猜這一定是口服的。」

古班叱道：「當然是口服，田老狗又沒有破皮爛肉，他只是每日早晚全身酸痛刺骨，這藥自然是口服。」

古班說着，忙又蓋好藥箱。

黃書郎笑笑，他就要把藥收起來了，却忽然又道：「惡郎中，你不會使詐吧？」

古班怪叱道：「甚麼意思？」

黃書郎道：「你不會把毒藥送給我吧？」

古班心頭一緊，面上却是一片忿怒，他伸手道：「拿來還我，你怕是毒藥，還要它作甚？」

黃書郎一笑，道：「我可以試驗，古大夫，你看那伙計不是醒了嗎？他挨了兩下重擊，我送他先吃一顆。」

古班大急，忙出手攔阻。

黃書郎只裝沒看見，他低身抓起那伙計的頭髮，可巧那伙計被拉得張開了嘴巴。

黃書郎的手法眞快，輕彈一指，便把一顆紅丹投入那伙計的口中了。

「你要害死他呀！」

「我救他呀！」

「好！好，算你厲害，我古班今天認栽了，快拿去。」

黃書郎不伸手，他仔細觀察那伙計。

古大夫額上冒冷汗，他往伙計身邊走過來。

「啊！」

伙計上身猛一挺，全身發抖臉泛白，這是中毒的現象，黃書郎一看火大了。

便在他要修理古大夫的時候，只見古大夫自腰包中取出個十分精緻的景鎭花瓷小瓶，他匆匆的頃出一顆紅色藥丸，强把伙計的口掀開，那紅藥丸到了伙計口中，流入喉裡，古大夫這才鬆了一口氣。

黃書郎心中很高興，他伸手一把揪住古班，厲叱道：「操，你個死郎中，你想毒死我田大叔，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娘的皮，老子今天成全你。」

他先出手奪過那瓶解毒的藥，揣入懷中，然後一掌打在古大夫最痛苦的地方。

甚麼地方最令古大夫痛苦？那當然是他受傷的右腕。

「叭！」

古大夫哎呀一聲叫，幾乎痛得暈過去。

「好小子，你怎麼又打在我的右手上，哦……」

黃書郎咬着牙，道：「我本來不想殺人的，你娘的，全是你黑心惹來的，老子先挖你的心，再剝你的皮，然後一把火，燒你娘的鳥蛋精光。」

古班大叫：「你是强盜呀！」

黃書郎道：「强盜見我也靠邊站，我比强盜高一級。」

他一聲厲吼，鋼棒打在古班的膝蓋上。

那是個很脆弱的地方，這一棒打得古班跌坐在地上哭起來了。

黃書郎當然知道他流淚，一大半是因爲膝蓋受了傷。

他的尖刀明晃晃的閃在古班眼皮下，光景就要下手殺人了。

便在這時候，地上的伙計坐起來了。

那伙計大叫，道：「不要殺人吶！」

黃書郎回過頭，他看了一眼，笑了。

「眞靈光，那解毒的藥倒把你救醒過來了。」

古班邊哭邊道：「我的解藥可解百毒，當然靈光，却被你一把搶去了。」

黃書郎道：「死還要解藥做甚麼？」

古班道：「你要殺我？」

「也是你自己找的。」

古班道：「好吧，你下手，至少我還拉個墊底的人。」

黃書郎一怔，道：「誰？」

「姓田的老狗。」

黃書郎却哈哈笑了。

他走近古班，道：「好小子，你在這兒等着了，說，你打算怎麼死法？」

古班道：「恁你宰殺。」

一邊的伙計以手捂着頭，大聲叫道：「古兄，怎可求死，好死不如賴活呀，我們和這傢伙打個商量。」

古班道：「齊老弟，我們對面站着的是誰，你可知道？」

那伙伴看看黃書郎，道：「他是誰？」

古班道：「他乃江湖有名的『惡客』黃鼠狼，你想想，黃鼠狼找上門，還會叫人有太平日子過呀！」

那伙計楞然，道：「『惡客』黃鼠狼，古兄，我們倒大楣了。」

黃書郎却哈哈笑道：「其實那是江湖傳言，以訛傳訛，把我醜化成眞的黃鼠狼，他娘的，誰願意殺人，誰他娘的就是王八蛋的孫子，小小王八蛋。」

古班道：「你不是奪了我的東西，還要取我的命？」

黃書郎道：「也是你逼的，譬如說，你剛才把救治我田大叔的解藥拿出來，如今我早就走遠了，偏偏你想害人，這能怨得了我？」

古班道：「我現在給了你，你還殺我嗎？」

黃書郎笑了。

他輕輕拍拍古班的肩頭，笑道：「早這樣，不就沒事了？偏你就是想不開，多吃這麼一棒，古大夫，你放心，只要你交出解我田大叔的藥，你們二人都死不了。」

他又摸摸古大夫的膝蓋，關懷備至，如同老友一般的又道：「很痛吧，眞是的，我一生氣，手就拿揑不準，可別碎了你的膝蓋，我就罪過大了。」

古班心中早在罵，他暗罵黃鼠狼老親娘，他還想，只要老子死不了，有一天你小子千萬別落在我手上。

臉上一片痛苦，古大夫這才把藥箱又打開來，他取出一包粉狀的藥，一把抛在黃書郎的手上，道：「拿去，早晚各服一杓，半個月之後就會好，我……慘呀！」

他忽然大哭起來了。

那伙計走過去，扶起古大夫躺在床上，便也抽噎的哭起來了。

黃書郎沒有哭，他笑了。

他很輕鬆的拉開房門，更輕快的走出「普濟藥舖」的大門，他抬頭，只見門口掛着那塊木牌子。

黃書郎看了一眼笑呵呵，他伸手取下木牌子，因爲上面寫着三天之內不開門，那當然是專門爲他治傷了。

黃書郎剛剛走到三仙鎭的大街上，藥舖裡傳來古班的高聲罵：「操你老祖奶奶。」

這當然是罵黃書郎的，只不過黃書郎並不放在心上，因爲換是他黃書郎，他也會高聲罵。

* * *

黃書郎走得比跑還快，因爲他心中明白，如果不盡快趕回水火洞，田大叔一定很惱火，只因爲昨日就要回去的，二位老人家的腰包是空的，洞裡也早缺了糧，只靠田大嬸打些野味塡肚皮，那是靠不住的。

黃書郎從三仙鎭趕到水火洞，大山裡他似乎聽到有哭聲，不由得吃一驚。

那聲音來自水火洞方向，嚇得黃書郎拔腿就往上面奔，他一邊奔跑一邊叫：「大叔，大嬸，我回來了。」

水火洞中傳出來哭聲：「我的老伴呀，五十年鴛夢之濃，你怎能撇下我就走呀，嗚……」

黃書郎怔住了。

他以爲田大叔已經死了。

這才兩天多一點，田大叔就死了？怎能這麼說死就死，不能叫人接受。

黃書郎一聲厲叫：「大叔！」

他往洞內衝進去，只見田大嬸像哄小孩似的道：「千萬別死想不開，你嚼舌我就一頭去撞死。」

木板併湊的床舖上，田不來喘着氣，道：「這兩天痛得我實在忍受不了呀，有如萬刺戳在骨頭上，不如死了好呀！」

田大叔並未死，黃書郎破涕爲笑的走上前。

田大嬸好像看到小救星一般，拉着黃書郎直叫喊：「好孩子，你總算又回來了，可快去勸勸你大叔，他要尋短見了呀，孩子。」

黃書郎哈哈笑道：「大嬸放百二十個心，我大叔絕不會再尋短見。」

床上的田不來嘆口氣，道：「阿郎呀，大叔生不如死，倒不如早死早解脫。」

黃書郎笑道：「我怎麼會讓大叔就這麼抱恨終生？我黃書郎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他取出包袱打開來，水火洞立刻金光閃起來。

田大嬸吃驚的道：「我的阿郎乖，這是從那裡來的？夜明珠加上金首飾，還有這……這張銀票。」

她展開來，也眞難爲老太太，她還認識字。

「哇呀呀，一萬兩銀票呀！」

黃書郎把夜明珠與首飾又包起來，他把那萬兩銀票塞在田大嬸的手上，笑道：「大嬸，大叔，萬兩銀票小意思，二老先用着。」

田不來一挺而起，他不尋死了。

他拍拍床沿，對黃書郎笑道：「這年頭只有窮人才尋死，你小子幾曾見過抱着銀票尋死的？有錢的爺們就嫌活不長，嗨，拿來給我看看這銀票。」

他接過銀票看又看，手指輕輕彈，彈得銀票發出清脆響，道：「至少可以應付古大夫三年了。」

黃書郎笑了。

這一回，他眞的笑得很開懷。

「你笑甚麼？小子。」

「我爽呀，哈……」

「你爽？你還有傷在背上。」

「我的傷快好了，大叔，你也不用再去求古班那惡郎中了。」

田不來猛一怔，道：「古班這個名字我好像曾經在甚麼地方聽說過。」

黃書郎道：「大叔呀，古班親口說，多年前你和我乾爹二人曾經燒了他的店舖子，還一掌把他打落水溝裡，姓古的是在你身上找氣出，你老還不知道哇！」

田不來猛一楞，他期期艾艾的道：「有……有……這麼一回事。」

黃書郎道：「怎麼一回事？」

田不來道：「十幾年了吧，我和你

乾爹聯手與開洛三虎在虎牢關前的山坡上幹起來，你乾爹的左臂受了傷，我也在腰上挨了一刀，我二人走去一家藥舖內，那是個很年輕的大夫，別看年輕，還眞有本事，因爲他爲一個女人手上抱的娃兒醫病，摸一下便知道是甚麼病，可是年輕人愛銀子，就怕他娘的將來餓肚子，他也不想想，將來還是會有病人的。」田不來看看銀票，又道：「那女人的銀子不夠用，年輕的大夫可不管，他叫人把那女人和小娃推出門，你乾爹有些火，但他還是强忍着，他取出一錠銀子交在那女人手上，年輕的大夫這才爲娃兒開了藥，只不過……」

黃書郎笑道：「我乾爹有的是銀子。」

田不來道：「我們當然並不缺銀子，我與你乾爹兩人求那年輕大夫治傷，他娘的，他敲竹槓。」

黃書郎道：「多要銀子，是不是？」

田不來道：「他找個伙計開傷單，刀口有多長，銀子多少兩，刀口有多深，銀子多少兩，便刀口在甚麼地方也有錢多錢少之分，譬如刀口在肚皮上，就比中在大腿上貴一倍有多……」

黃書郎道：「可是你與乾爹還是看了傷？」

田不來道：「當然，我說過，他的醫道是高明的，只不過等他把我兩人的傷治妥，你乾爹的主意就來了。」

黃書郎一笑，道：「乾爹會整人。」

田不來道：「你乾爹對年輕的大夫問了一聲：一共是多少銀子？那大夫找來算盤一陣敲，好像一共五十七兩八錢多。」

黃書郎道：「我乾爹不會付的。」

田不來冷笑，道：「我也不會給，你乾爹對那年輕大夫道：『銀子我照給，只不過我替你拿去送給窮人了。』」

黃書郎大笑，道：「高明。」

田不來道：「年輕大夫火大了，他叫了兩個伙計要揍我們，他娘的，他把我兩人當成平常人了，動手是嗎？是我兩人所願也。」

黃書郎道：「你們還燒房子？」

田不來道：「當然，殺人放火一起來，可是沒想到那小子竟然未死，而我……唉！眞倒楣，偏偏又遇上了這個惡郎中。」

於是，黃書郎取出那包藥粉來了。

他告訴田不來，要早晚各服一杓，半個月後就再也不會發作了。

這眞比那萬兩銀票還好幾倍，田不來拉着黃書郎直流淚，道：「好孩子，眞不辜負我兩老把你拉拔大，田大叔太高興了。」

田大嬸一邊直擦淚，道：「阿郎呀！不要走，我趕去買些好吃的，記得你小時候喜歡吃餃子、燒餅加羊肉，還有你喜歡的油葫蘆，我這就去辦回來。」

黃書郎拉住大嬸哈哈笑，道：「大嬸呀，那些東西我早就吃膩了，如今我愛吃甚麼，那只有餓了才知道。」

田大嬸也笑了。

她指頭點在黃書郎的頂門上，笑叱道：「好小子，和你的乾爹一模樣，你莫非就要走了？」

黃書郎笑道：「大嬸，我的事情辦不完，那有空閒住在水火洞中享太平，我會先去找個人，這個人再不找就會沒命了。」

田不來道：「阿郎，你的傷……」

黃書郎道：「我的傷早就不痛了，明天我就會又活蹦活跳去整人了，哈……」

他笑着起身，走出水火洞，田大嬸本想拉住他，却被田大叔叫住。

田不來說得對，孩子有良心，不一定守在身邊，孩子沒有良心，守在身邊也會氣死你，管他去吧！

田大嬸還在拭淚，她看着黃書郎翻過山。

* * *

小流球被黑紅門的人囚起來了。

對於這件事，黃書郎想了很久，他相信小白菜也是被人利用了。

小流球被黑紅門囚在清河鎭第二十四分堂，「鐵頭」向冲是個粗中有細的人，他是不會叫人隨便接近被囚的小流球，至於小白菜說，她花錢子買通一個灶房的老媽子，黃書郎就不信一個老媽子會有那麼大的膽。

這件事八九不離十是老媽子被上面授意，才故意引小白菜去見小流球。

這樣，黑紅門的人就會跟着小白菜而找到黃書郎。

黃書郎想起被向冲、丁卯仁與洪上天三人堵在洞口那件事，他的心中就不自在。

當時小白菜嚇跑了，她住的地方黃書郎當然知道，只不過他以爲此時去找小流球的嬌美小白菜，難保不會上當，因爲向冲也許以爲自己會去找小白菜算賬，事先弄幾個暗哨守在小白菜的房子附近，這種當只有豬才會上。

黃書郎比花果山的猴子還精十分，他不是豬，所以他到了清河鎭的時候，繞到西城邊的打更老六處歇下來。

那年頭，只有打更的更夫住在城牆邊，平常是很少有人去的。

黃書郎認識打更老六，就好像他認識小流球一樣，別以爲這是下五門的苦漢，其實他們才是最好的眼線，如果想知道清河鎭上許多狗皮倒灶事，打更老六知道一大筆，另外一小半，他只要伸伸頭就全知道了。

* * *

「黃爺，你發財。」

「還好啦！」

「黃爺，有件事情你可知道？」

「你說！」

「小流球出事了。」

「你怎麼知道？」

打更老六哈哈笑了，他只一笑，便看見他的兩顆暴牙好像要掉下來似的。

「黃爺，小流球也是我的酒友呀！」

黃書郎說：「小流球有很多酒肉朋友。」

打更老六又一笑，道：「黃爺，小流球不是和你走得最近嗎？所以……」

黃書郎點點頭，道：「好像甚麼事情也瞞不了你，不錯，小流球有時候爲我打聽些甚麼，只此而已。」

打更老六道：「黃爺，小流球也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却無法把他救出來。」

黃書郎道：「你知道小流球被黑紅門分堂關在甚麼地方嗎？」

打更老六搓搓手，笑道：「黃爺，你有打算？」

黃書郎道：「我不能看着他受活罪。」

打更老六道：「何止受活罪，黃爺，昨夜三更我打更，經過黑紅門的後門口，從裡面傳來尖號聲，嗨，我一聽就知道是小流球的聲音，好像在受刑呀！」

黃書郎咬咬牙，道：「老六，你聽出那聲音有多遠？」

打更老六道：「就在黑紅門二十四分堂的後大院，只不過我不敢多停留，打着更點我就往北走了，好像是在他們後院的西北方吧！」

黃書郎道：「我在這兒睡一覺，你別打擾我。」

打更老六忙笑笑，道：「黃爺，我去給你弄吃的，你關上門睡大覺……不過……黃爺，你想吃點喝點甚麼，我去酒館給你辦。」

黃書郎取出一錠銀子，交在打更老六的手上，道：「你去看着辦吧！」

打更老六低頭就走，黃書郎把破板門關上，他歪在打更老六那張臭氣難聞的床上睡。

他的傷幾乎眞的全好了。

他對於古大夫的手術還相當佩服，只不過古班是個惡郎中，他太愛銀子了。

他當然愛病人的銀子，他是大病大敲，小病小敲，正就是惡大夫作風。

也眞奇怪，江湖上有許多狠心腸的大夫都有一套本事，古班就有特別本事，要不然黃書郎的傷那麼慘，他竟還敢答應三天就會好。

現在，黃書郎就覺得背上早就不痛了，他現在睡得好舒坦，微微打着鼾。

* * *

黃書郎是被一陣酒香弄醒的，他睜開眼睛的時候，發覺打更老六在點燈籠。

「幾更天了？」

「唷！黃爺醒了，我正要去打二更吶。」

他放下了燈，指着他那張破桌子，笑道：「一夜吃的全在這兒，你慢慢的吃，不到半個時辰我就會回來了。」

黃書郎道：「你去吧，只不過你多留意黑紅門，有甚麼動靜，回來告訴我一聲。」

打更老六道：「何用黃爺交代，我會的。」

破竹茅屋內沒有燈，但外面的月光很明亮，打更老六只一個燈籠，便提去打更了。

黃書郎坐在茅屋內看看桌上的吃喝，只見那壺酒足有一斤重，桌上還放了一隻醬肘子，滷蛋也有七八個，煮的花生半斤多，另外還有兩張葱油餅。

黃書郎覺得打更老六很會辦事，他先啃了一張燒餅墊墊肚皮，一壺酒他喝了一半，另一半留給打更老六喝。

* * *

黃書郎正自獨酌，他還欣賞着月色，他覺得這時候如果有個知心的美人兒在身邊，那才眞是一件十分愜意而又愉快的事，比方說，那個八里莊街頭上的俏寡婦秀秀，就是個令人愉快的美人兒。

想着秀秀，黃書郎便也想起八里莊外住了一個惡霸喪門神，這件事是秀秀說的，當然，黃書郎會當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去辦。

只不過他才想到這地方，遠處奔來一個人，月光之下他看得清，敢情打更老六回來了。

打更老六在喘氣，黃書郎已站在門後面。

燈籠放在桌子上，打更老六對黃書郎道：「黃爺，我發現事情有些不妙了。」

「怎麼啦？」

「怕是小流球要完蛋了。」

「你看到甚麼了？」

「我發現黑紅門的後門走出兩個人，那兩個人抬着一個大蔴袋，噗通一聲抛在一輛大車上，那蔴袋裡一定是個人，說不定小流球已經……」

黃書郎道：「大車往那個方向馳了？」

「大車往西門方向馳，快要到城外了。」

黃書郎長身奔出門，他對打更老六道：「多多注意黑紅門的人。」

打更老六道：「我會的，黃爺，你多小心了。」

黃書郎上了牆，他躍在城牆上，貼着牆邊四下看，然後是一個觔斗翻到城牆外。

他越過護城河，自言自語道：「不錯，這個方向是往涼河的，那地方不正是黑紅門的總堂口？」

＊　＊　＊

天上的月亮眞圓，就像小寡婦秀秀妝台上支起的那面鏡子一樣的又圓又亮。

黃書郎就是看着月亮，想着小寡婦。

月兒圓又亮，照得天上的星兒也好像消失不見了。

黃書郎口中啣着一根茅草在嚼着，他的面上露出了笑，笑得十分神秘。

他爲甚麼會發笑？他在整人的時候就會發笑，只不過別人在整人的時候是冷笑與奸笑，或者根本就是皮笑肉不笑，但黃書郎不一樣，他的笑叫人覺得他好像很無奈，很可憐，好像他是這世上最可憐的人一樣。

最可憐的人如果還笑得出來，那一定是無可奈何的笑，也是可憐兮兮的笑。

現在，黃書郎就是這種惹人同情憐憫的笑掛在臉上，雖然此刻三更天剛過，但月兒亮，照得他的模樣一清二楚，是的，他在笑。

因爲他發覺有一輛馬車就快要到他的面前了。

＊　＊　＊

「達達達達……」加上「咕哩隆咚」響，那匹馬拉車挺帶勁，夜來天氣涼，如是白天日頭照下來，那匹老馬就有得罪受了。

斜斜的山坡邊沿上，那條不算太寬敞的大道上，黑呼呼的當路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黃書郎。

他老兄眞悠閒，雙手放在臂彎上，嘴巴裡嚼着草，吃吃笑又不像笑的，就是擋在路中央。

「吁！」

趕車的用力攏住那匹老馬，倒引得大車上有個人伸出頭來問：「老李，他娘的你怎麼不走了？」

趕大車的道：「連爺，你看路上是甚麼？」

姓連的本來斜臥在大車上，聞言猛抬頭，他吃吃的道：「那不是個人？」

趕大車的道：「連爺，會不會是那話兒？」

「你說甚麼？」

「會不會是鬼？」

「鬼你個頭，月亮這麼圓。」

「月屬陰，日屬陽，白天鬼怕陽，夜裡可是他們天下，我以爲……」

姓連的「呸」的一聲吐出一口唾沫，叱道：「老李，你手中拿的是甚麼？」

趕車的道：「我手上沒有桃木劍，只是一根長鞭。」

姓連的沉聲道：「抽他一鞭，是鬼抽不中，是人他就會叫喊。」

趕大車的道：「萬一是那話兒，我抽一鞭，他就會要了我的命。」

姓連的劈手搶過皮鞭，道：「咱們跟隨向爺辦事，上刀山下油鍋也沒有怕過甚麼，今夜你小子却膽小如鼠起來了。」

他拿着長鞭不出手，他把大車上睡的另一個年輕人叫起來了。

姓連的把長鞭遞在年輕人手上，道：「小張，你揉清眼睛往前看。」

小張是個二十出頭的毛小子，他揉揉眼睛，問道：「副堂主，你要小的看甚麼？」

姓連的乃是黑紅門清河鎭上二十四分堂副堂主，江湖上「惡狠」連百瑞就是此位仁兄。

他指着前面路當中，道：「你看看，前面路上厲呼呼的站着個甚麼？」

小張睜大眼睛看，道：「人嘛！」

姓連的道：「對，是個人，他不是鬼。」

小張聞得連百瑞的話，笑道：「就算是鬼，咱們這兒三個大男人，怕甚麼？」

連百瑞笑道：「有出息，去，抽他幾皮鞭！」

小張道：「打人？爲甚麼？」

連百瑞道：「他擋住咱們去路，難道就在此地耗下去？」

小張不接皮鞭，他挺挺身子下了車。

他年輕氣盛求表現，對連百瑞道：「副堂主，我的身上帶着刀，我過去看看。」

他把刀握在手上，却又聞得連百瑞道：「小張，多加小心，是鬼難纏，是人更難鬥，多加小心了。」

小張走了三步又回頭，道：「副堂主，你是說人比鬼還難鬥？」

連百瑞道：「半夜三更人擋路，百分之百是惡人，你沒聽人說，鬼還怕惡人。」

小張怔了一下，但自己已經下了車，硬着頭皮也得去看一看對方到底是人還是鬼。

他的刀在手上不停的掄動，口中厲吼：「是鬼請讓路，是人你快逃，奶奶的，老子的鋼刀是不帶眼睛的。」

雙方相距六七丈，黃書郎又是站在樹影下，那模樣還眞叫人摸不清是人還是鬼。

小張走過去了。

黃書郎本未笑出聲，但當他發覺小張那色厲內荏模樣，他吃吃的笑了。

他那笑聲聽起來好像是熱鍋在冒氣，有點刺耳，却也令小張吃一驚，小張已是驚上加驚了。

「鬼！」

是的，鬼就是那種「噓噓」聲。

也許有人說，天底下那裡會有鬼，可是，誰又能證明天底下沒有鬼？

車上的連百瑞就楞然張口開不了腔。

他瞪着眼睛看前面。

趕車老李道：「連爺，準是那話兒，我看這有點不對勁，是不是遇上多

事的鬼，他要打抱不平了？」

連百瑞叱道：「去你的，鬼還管咱們陽間的事呀，老子沒聽說過。」

便在這時候，小張已經站在樹影前面，他睜大了眼睛仔細看，不由罵道：「操你娘，你是人嗎？」

他邊罵邊舉刀，照着黃書郎就砍。

黃書郎沉聲道：「我是人，你小子就是鬼了。」

他的動作眞快，鋼棒疾點橫攔，身不動，便聞得兩聲極端不同的響聲「噹！」「彭！」。

「哦！」

小張的聲音傳來，他的人已往山邊撞過去，滿頭鮮血往外噴，糊裡糊塗的歪倒在一片茅草窩裡了。

黃書郎仍然不動，他輕鬆的站在路當中，那鋼棒在他的手上旋動着，就好像孫悟空的如意棒一樣。

他仍然那麼的吃吃笑，只不過他的笑聲又大了些，因爲他發覺大車那邊又奔過來一個人。

是的，連百瑞提着鬼頭刀奔過來了。

連百瑞聽得小張叫「人」時，他就膽子大了。

當小張被敲翻在山邊不起，他更火大了。

「甚麼人，竟敢和我黑紅門作對，眞是活膩了。」

黃書郎仍然在笑，他的笑聲更大了，他聳肩而笑，却也更增添他的神秘……交手之前唬唬人，也是一樁令他愉快的事，所以他樂透了。

「惡狠」連百瑞忿怒的站在三丈遠處，他心中明白，小張的武功不怎麼樣，但一般人他還能一個打三個，不料剛才只一出手，便被人家打翻在地上，也不知是死是活。

他不冒進，站在那裡開了腔：「朋友，你是誰？」

黃書郎笑不笑的沉聲道：「我是誰？你這個糊塗蛋，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

連百瑞怔了一下，道：「老子從未見過你。」

黃書郎道：「你現在不是見到我了？」

連百瑞道：「你小子報上名來，連大爺不打迷糊仗，萬一你與連大爺沾點親帶點故，我的刀子沒眼睛，會傷感情的。」

黃書郎淡笑一聲，道：「我們永遠也不會沾親帶故的，你閣下如果以爲我們還有點相似之處，那大概只有一件事情勉强可以說一說。」

連百瑞雙眉一揚，道：「我們有相似之處？」

黃書郎道：「是的，只有一點可以相似。」

「是甚麼？」

「人，只有這一點還勉强相似。」

「去你娘的，耍嘴皮不是？」

他一掄手上鬼頭刀，厲吼道：「你看刀！」

刀芒由右上方往左下方狂劈，連百瑞出手就是一套崑崙定堂刀法，凌厲的氣勢還眞嚇人。

黃書郎的鋼棒斜着擋，他的身子轉動了。

他身法是狂野的，但出招却是細膩的，看上去像是粗枝大葉，仔細欣賞，才知道他還眞的有一套。

只聞得「噹噹」兩聲響，黃書郎的尖刀已扎在敵人的右臂肘上！「噹」的一聲，敵人握不住鬼頭刀，刀落在地上了。

曲池穴上挨一扎，一條手臂就不靈光了。

連百瑞斜着身子往圈外跳，他的心中想，這個凶漢會是誰？

他的刀法十分實在，却不料才不過一招半，便被人家弄得刀也掉了臂也傷了。

他忽然大聲叱道：「好個『惡客』黃鼠狼，操你老親娘，你是黃鼠狼，你……你不是傷得極重，你……」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再一次的樂透了。

「哈，好，眞的是心眼兒夠靈活，竟然猜出我的大名來了。」

「你怎麼還不死？」

「我怎麼會死，有你們這些跳樑小丑活着，我是永遠不死的。」

連百瑞厲吼，道：「你個王八操的，你攔住老子們的去路，你想打劫爺們不是？」

黃書郎呵呵一笑，道：「我可親可敬的連副堂主，你身上有甚麼油水可以引起我的興趣？」

連百瑞道：「要嗎？老子只有鳥一個。」

黃書郎道：「你在引我殺人動機了，連副堂主。」

連百瑞當然不想死，他忿怒的道：「王八蛋，總堂口你盜走了我們少主的寶物，黑紅門已傳下鐵令，不論死活一定要捉住你，你他娘的却躲到清河鎭地界來了。」

黃書郎道：「我是個辦事有始有終、十分認眞的人，我爲甚麼盜那些寶，你大概不會知道吧？」

連百瑞道：「你小子把我們少門主的寶物藏在甚麼地方了？」

黃書郎面色一緊，道：「現在寶物是我的了，因爲寶物是在我的手上，你休再提你們那位坑人的少門主，老子聽了就生氣。」

「你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如果我一高了興，此刻就先拿你開刀。」

「你要殺我？」

「怎麼樣，不可以？我告訴你，老子也不是省油燈，菩薩見我不歡迎，在你們身上，我永遠也慈悲不起來，你若不相信，老子先出刀削下你一隻耳朵來，當着你的面，一口吃下肚子

裡。」

他眞的要出刀了，嚇得連百瑞直往後退。

黃書郎沉聲道：「操，你怕了？」

「我當然不想挨刀，你個惡客我早就聽說過，你殺人不眨眼，黑白兩道你通吃，天王老子你不怕，地王爺爺你照樣欺，我們門主說，你他媽的作風，就好像當年的……當年的兩個人。」

「甚麼人像我的作風？」

連百瑞道：「當年道上出了兩個瘋魔頭，一個叫『飛雲怒虎』石不古，另一人叫做『西山狂獅』田不來，門主說，你好像那二魔的翻版。」

黃書郎聞言哈哈的大笑了。

這兩個人，一個是乾爹，他早死了，另一個田大叔正閉洞深山養着傷。

連百瑞叱道：「說你像魔你還樂，不正常。」

黃書郎臉色一緊，火大了。

姓連的叫乾爹他們是魔。

他大吼一聲騰身起，十一棒，棒棒打在連百瑞的頭頂上，只打得連百瑞抱着頭大聲吼：「你打死人吶！」

打了十一棒，可也沒把連百瑞的頭打得流血，當然起了幾個疙瘩是有的。

黃書郎退了一步，厲吼道：「連副堂主，你知道我爲甚麼要修理你？」

「我認倒楣，你高興就會打人。」

「我是不會隨便打人的。」

「你已經打了我。」

「我打你，是因爲你對老前輩們說話不敬，甚麼兩個大魔頭，你要稱呼老前輩。」

「他們也許是你的老前輩，對我黑紅門，他們就是不折不扣的大魔頭。」

黃書郎立即又出棒，這一回棒棒打在連百瑞的背脊上，那響聲比敲在頭上還要響。

「別打了，打死人了。」

黃書郎道：「叫老前輩，你不叫我還要打。」

連百瑞道：「我的口叫心不叫，你永遠也不知道。」

黃書郎一笑，道：「我聽了就會舒服，至於你心裡想甚麼，我早就知道了。」

「你說我心裡想甚麼？」

「你除了罵我幾十代老祖宗，還想剝我的皮，抽我的筋，喝乾我的血，是吧？」

「不錯，正是我心中所想，但願如願。」

黃書郎吃吃一笑，道：「怎麼想是你的事，你還是快叫那二位老前輩，否則……」

他欲撲上來了。

連百瑞大叫，道：「好，算你厲害，他二人不是魔頭，他二人是老前輩，行了吧！」

黃書郎這才又笑了。

只不過他的笑再平和，連百瑞還是咬着牙。

黃書郎指着八丈外的大車，道：「勞駕，連副堂主，你可以叫那位趕大車的過來了。」

連百瑞道：「他是個趕車的，叫他過來幹甚麼？」

黃書郎道：「我不是鬼，我是個天底下大大的好人，叫他不用怕，過來吧！」

連百瑞冷沉的道：「像你，你算是好人？那麼，天底之下就沒有壞人了。」

黃書郎臉色一變，道：「我在你們眼中是個惡人，可是你知道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可是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大好人，你不相信？」

連百瑞道：「且等你蓋棺之後再下定論了。」

「少囉嗦，怕挨棒子，就快叫趕大車的走過來。」他頓了一下，又道：「對了，要他取一根繩子來。」

「要繩子幹甚麼？」

「我自有用處，連副堂主，你還不快叫。」

於是，好戲上演了。

連百瑞就算再凶狠，這時候也得聽黃書郎的了，他不想吃眼前虧，姓黃的那根棒子不饒人。

他招手大聲叫：「老李，你過來。」

趕大車的聞得連副堂主喊叫，便立刻跳下車來。

黃書郎又道：「連老兄，你忘了叫姓李的拿根繩子了，快叫他取根繩子呀，想挨打是嗎？」

連百瑞氣得想拚命，只可惜他如今慘兮兮。

「老李，拿根繩子過來。」

姓李的已經走過來，聞言，他又往車邊走，他眞的去取繩子了。

連百瑞問黃書郎：「你小子要繩子幹甚麼？」

「我要繩子，大大的有用處。」

黃書郎吃吃的笑，他拍拍連百瑞的肩，又道：「連老兄，有件事情我至今弄不懂，怎麼樣，你會不會告訴我一聲，也免得我莫名奇妙。」

連百瑞怒道：「今夜連大爺落在你惡客之手，老子認了，不回你的話行嗎？」

吃吃一笑，黃書郎道：「嘴巴是你的，你不說我也沒意見，棒子在我手上，打不打人由我高興。」

便在這時候，趕車老李已走過來了，他手上還眞的提了一根長蔴繩。

黃書郎整連百瑞，趕大車的也看到了。

當然，小張大叫着倒下去的時候，趕大車的老李也看見，他以爲小張已經死翹翹了。

黃書郎舞着手上鋼棒，他吃吃笑對老李道：「你想不想也來個腦袋開花挨一棒？」

趕車老李退半步，道：「我的頭殼沒有癢，不想挨你的棒。」

笑笑，黃書郎道：「眞是個光棍，光棍不吃眼前虧，光棍就是聰明人，要知道現在我是老大，怕挨棒子便聽我的。」

他把鋼棒「咻咻咻」的在姓李的面前使得宛如一個風車輪似的，又道：「過去，你過去脫光他的衣裳。」

趕車老李楞了一下，道：「脫我們副堂主的衣衫？你想幹甚麼？」

黃書郎怒叱道：「再多問我便揍人，脫。」

趕車老李一千個不情願的走近連百瑞身邊，道：「副堂主，我們眞的栽了，他……他是誰？」

連百瑞咬着牙道：「你聽過『惡客』黃鼠狼吧，這個傢伙就是，今夜裡咱們遇上他，咱們是泥巴，他奶奶的，看他願意捏個甚麼樣，只要能活命，這筆賬他就賴不掉，早晚堵住他，咱們連本帶利收回來。」

黃書郎呵呵笑，道：「喲，軟話硬話和着說，黃大爺不聽你嚷嚷，姓李的，你還不快快剝衣衫……『咚』！」

「哎唷！」

黃書郎一棒打在老李的肚皮上，打得老李腰一彎。

老李只敢彎一下，便直起身子剝衣衫。

但當他把連百瑞的外衣衫脫下來以後，黃書郎又沉聲道：「脫褲子。」

姓李的一驚，道：「還要脫褲子？」

黃書郎鋼棒一揚，吼道：「脫！」

姓李的只得又把連百瑞的褲子脫下來。

黃書郎吃吃笑道：「連老兄，你怎麼還穿有小短褲。」

連百瑞怒道：「老子高興。」

其實，在北方的人們平日裡是不穿內褲的，尤其是在炎炎大熱天就更不會穿內褲，有一些地方根本就沒有「內褲」這個名詞，大多數的人一輩子也沒穿過內褲。

黃書郎却吃吃笑着。

只不過他笑了一陣子之後，臉色猛一沉，吼道：「給我脫下來。」

連百瑞一瞪眼，道：「操你娘，你叫老子光脊樑，老子也就認了，怎麼的，還要光屁股？你雖人稱惡客，也未免欺人太甚吧！」

黃書郎指着一邊的大石頭，道：「怕羞是嗎？快一頭撞在石頭上。」

連百瑞大叫：「我不撞。」接着又道：「留得有用之身，找你小子討公道。」

黃書郎吼道：「忍辱負重不是，那就脫下你的短褲來。」

連百瑞全身哆嗦，當然不是凍的，他氣得臉也青了，頭上鼓起青筋，根根可數。

趕車老李道：「副堂主，怎麼辦？」

連百瑞先看看四週，但黃書郎却笑道：「別怕羞，這是半夜三更在山道上，這裡會有甚麼人，當然更不會有女人。」

連百瑞咬咬牙，道：「老子自己脫。」

還眞快，他一下子便把短褲也脫掉。

黃書郎笑樂了，道：「拿繩子把他拴起來。」

趕車老李不敢多問，只因爲肚皮還在痛，他心中在罵黃書郎出手眞夠狠。

他抖開了繩子拴連百瑞，黃書郎在一邊指揮着。

他不但指揮怎麼拴，而且還用手去拉一拉，若是不夠緊就得重新拴。

連百瑞被拴好了，餘下的繩子黃書郎以尖刀削斷，他對老李又吩咐：「過去，把那位頭殼開花的仁兄也給拴起來，快。」

他先走近小張身邊，道：「娘的，你的頭殼這般經不起挨，輕輕幾下就開花，眞是不夠打。」

趕車的老李無奈的走過來了。

黃書郎吩咐，道：「老規矩，先脫光他的衣衫，你可別磨蹭。」

副堂主的衣衫他都脫掉，小張的他就不客氣了，匆匆幾下，便把小張的短衫與鬆腿長褲脫下來了。

眞妙，小張就沒有穿短內褲。

蔴繩加在小張身上的時候，小張已經清醒多了。

這種折騰，再加上山風吹着，他似乎也醒多了。

兩個人都被光着身子上了綁，黃書郎笑對老李道：「該輪到你了。」

趕大車老李怔怔的道：「我也要脫光衣衫？姓黃的，你覺着我會壞你甚麼事？」

黃書郎脫色一寒，道：「憑你？脫！」

趕車老李道：「我還得趕大車呀！」

「你不用趕車了。」

黃書郎又把多餘的蔴繩把趕車老李拴起來，他笑對三個裸體的大男人道：「如果三位不想被路人發現，那就一二一的跟着上山去。」

連百瑞早就氣得喘大氣，聞言怒道：「你想幹甚麼？」

黃書郎道：「我是要把三位藏在林子裡，光屁股站在山道上多難看。」

連百瑞沉聲對小張、老李二人道：「今夜的恥辱，你二人要牢牢記心頭，黑紅門的人是不會隨便被人如此羞辱的，這就是仇恨。」

小張老李齊點頭。

黃書郎笑笑，道：「眞乃慷慨激昂，只不過我覺得你的話像放響屁，黑紅門又怎樣，你們涼河的總堂，老子照樣進去闖，走，別叫我動粗。」

（未完・三）



三期完短篇故事

楊　帆·文
可　飛·圖

黑道戰雲

勇男擢升總管　英雌耀武江湖

春來洛陽花似錦，夏夜明燈耀如晝……前一句寫的是洛陽綺麗景色，後一句是寫洛陽市面的繁華。

盛夏！

明燈如晝！

每一間茶樓酒肆都是高朋滿座，賓客如雲。南城北城的妓院也都客滿了，如蝴蝶般的姑娘們一個得要侍候幾個客人，連屁股挨一下椅子的空兒都沒有。

留香院位於南城，門面不大，排場也不是大，只有十來個粉頭，然而門前却停了五輛大車，十幾匹駿馬，顯然也是上門的客人超過了粉頭的數目。

約莫是酉戌相交時光，正值天色方黑的時刻，「留香院」門前來了個鄉頭土腦的年輕小伙子，約莫是二十出頭，生得肩膀闊壯，一雙濃眉，兩隻大眼，予人以威武慓悍的感覺，若說他是那方遊俠，手中却無利器，若說他是上門尋芳的公子哥兒，那身打扮却是太寒酸了。由於忙，這小伙子進了大門都還沒有被人發覺，他跨過天井，進了二門，只因他東張西望，冷不防和一隻飛來飛去的花蝴蝶撞了個滿懷。

那妞兒約莫二十靠近，體態環肥，面目嬌嬈，但她却沒有生就一雙勢利眼，雖然是小伙子一身寒酸相，却依然冲着他嫵媚地一笑，然後扯高了聲音叫道：「小虎子，有客啦！」

她的聲音剛一起，就有一個忙得汗流浹背的年輕漢子從一間廂房中搶了出來，向那鄉頭土腦的年輕漢子迎了過去，他敢情就是專門在門上迎客的小虎子了。

這時，那隻花蝴蝶又忙碌地走了。

小虎子雖然是不敢相信這鄉頭土腦的年輕漢子是上門尋芳的貴客，但却也是不敢怠慢，連忙哈着腰，道：「今晚客人太多，忙得分不開身，多有怠慢之處，請貴客多多包涵，來！這邊請，這邊請。」

那年輕漢子站着不動，冷冷地道：「我是來找人的。」

「找人？」小虎子翻眼道：「找誰？」

「我要找范中原范大哥。」

小虎子又吸了一口長氣，喃喃道：「你叫他做大哥？」

「是范大哥要我如此稱呼他的！」

「噢！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我是從沁陽來的，黃河北面，離這裡一百二十里，吃過了午飯才上路，這會兒才來到了這裡啦。」

小虎子心中暗想道：「這小子如不是吹牛，倒算得是生了一雙飛毛腿。」

但他嘴裡沒有說出來，於是拱拱手道：「請問高姓大名？」

「我戰名雲，人家都叫我做『小滾龍』。」

「戰——雲？」小虎子喃喃着這兩個字，突然目光一亮，欣然道：「哦！原來是你！快跟我來！我帶你去見范大哥。」

經過喧鬧的中院，來到一處較為僻靜的別院，小虎子還沒有跨進廂房大門，就揚聲叫喊道：「范大哥，你猜是誰來了？」

房裡起了一個悶雷般的聲音道：「小虎子，甚麼事這樣大呼小叫的？」

小虎子一脚跨進房，仍然是高聲叫道：「范大哥，是沁陽的戰雲來了。」

「誰？」聲音透着驚訝，接着，一個身形略顯肥胖的中年人在門口出現，面上突然出現了欣喜之色，疾聲道：「原來是『小滾龍』，你怎麼會來了？」

戰雲一個箭步的衝上前去，抓住范中原的手，猛力搖着，神情甚為激動的道：「范大哥！你好吧！我眞擔心找不到你哩。」

「快進來坐，」范中原拉他進屋，轉頭向小虎子吩咐道：「小虎子，去切一盤牛筋，外帶半斤白乾，那是小滾龍喜歡吃的酒菜。」

「我這就去！」小虎子飛也似的出房而去。

戰雲進屋坐下，道：「大哥，近來還如意麼？」

「嘿嘿……」范中原乾笑：「還不是湊合着過日子。」

戰雲發現桌上有殘酒剩菜，一副杯筷，不禁皺皺眉頭，道：「大哥，怎麼一個人喝悶酒？」

范中原聳肩笑笑，沒有甚麼表示，轉變了話題，道：「老弟，一年不見了，你可壯了不少，說說看，怎麼突然想起到洛陽來看我？」

戰雲輕輕的嘆了一聲，道：「不瞞大哥說，沁陽待不下去了。」

「哦？」范中原緊皺了眉頭，滿面關切之情，道：「是為了我那件事？」

戰雲搖搖頭道：「不是，地方上那幾條地頭蛇，算不了甚麼，我既然敢找他們碴子，就不會怕他們。」

「那又是為了甚麼呢？」

「大哥，」戰雲沉聲的道：「我的情況你是知道得很清楚了，自從我父親前年去世之後，野味舖的買賣就愈來愈差了，我單日上山打獵，雙日在家作買賣，這根本不是辦法，再說，我製野味的手藝又差勁，如此趁早關門，免得日後賠光了老本不說，還要欠人家的債。」

「其實，要你整天在厨下作娘兒的事，也實在的委屈了你，」范中原突然楞了一楞，又問道：「對了！妳妹妹呢？」

「她麼？」戰雲感慨地搖搖頭道：「前三年我母親去世後她就一直吃齋唸佛，如今住到庵裡去了，也好，有菩薩照應她，免得我操心。」

「去作尼姑了？」

「是帶髮修行。」

范中原丟開不愉快的話題，道：「你就這麼空手來了？」

「哦！我本來是想帶點野味……」

范中原截口接道：「你會錯意了，我不是這個意思，既然要來洛陽長住，怎麼未帶行李？」

戰雪爽朗地道：「只要能找到大哥，還怕沒有穿的用的嗎？」

「對！對！」范中原大笑，「老弟，我就是喜歡你的爽直，可是你那些心愛的傢伙怎麼也沒有帶來呢？」

「甚麼傢伙？」

「長劍、硬弓、箭、弩筒，還有你那百步穿楊的十二把飛刀。」

戰雲面色突然的沉了下來，搖搖頭，道：「一樣也沒有帶。」

「你捨得？」

「沒法子，」戰雲吁了一口長氣，「那些東西是先父傳下來的，我不能用來殺人。」

「殺人？這是甚麼意思？」

「不瞞大哥，我這次到洛陽來，決心要跨進江湖闖上一闖。」

范中原的神色變得十分凝重，正想說甚麼，剛好小虎子端着酒菜跨進房來。

小虎子將酒菜擺好，為戰雲斟上了酒，壓低聲音的對范中原道：「范大哥，就快到戌正光景了。」

范中原點點頭，站起來道：「老弟，照說我應該陪你多喝兩杯，無奈有事一定要出門一趟，你……」

戰雲截口道：「大哥，我們一年不見了，你這一去，可眞沒勁兒。」

范中原皺皺眉，道：「老弟，來日方長，實在有急事，是非去不可的。」

戰雲初來乍到，既不便追問，也不好强留，只得揮了揮手，道：「若是眞有急事，大哥就請便吧！」

范中原向小虎子吩咐道：「小滾龍最怕一個人喝悶酒，去找一個人來陪陪他，你看……」

小虎子眼珠一轉，道：「叫菱姑來好了！」

范中原點點頭道：「行！不過得先告訴菱姑一聲，我這位老弟可不像那些上門尋歡的花花公子，敎她放規矩點。」

小虎子應聲而退。

戰雲忸怩的道：「大哥，不要找甚麼人陪，我等你辦完事回來再喝個痛快。」

范中原取笑道：「老弟，是怕娘兒們麼？」

「不是怕不怕……」

「老弟，你忘記你在沁陽時對我說的話了？你說，古今英雄豪傑除了爭名之外，還追逐兩樣東西——美人與財富，菱姑不算是美，但她只算是一個開始，然後……」

「大哥，我只覺怪不好意思。」

「老弟，你不是要到江湖上闖一闖麼？若是你連這一關都闖不過，你還是回沁陽去開你的野味鋪子吧！」

「大哥……」戰雲的話被一隻飛了過來的蝴蝶打斷了。

就是方才在二道門處和他撞了一個滿懷的那個女人。

范中原吩咐道：「菱姑，好好的侍候戰兄弟，今晚他就去妳屋內歇，告訴妳，戰老弟可不是見了娘兒們就淌口涎的那種男人，若是看不上妳，要妳睡踏板，妳可得乖乖地聽話。」

「是，掌櫃的。」菱姑必恭必敬的應着。

范中原拍拍戰雲的肩頭道：「老弟！我去了！不一定甚麼時候回來，若是累了，你就先休息吧！」

戰雲搖搖頭道：「不！我一定要等你回來，我有一肚子的話要同大哥說的哩。」

「好吧！」范中原點點頭，出屋而去。

菱姑站在戰雲身邊坐下，嬌笑道：「咱們眞有緣，你一進門就撞上了我。」

「唔！」戰雲輕聲地應着，面上有些發熱，他連忙灌下了一杯酒。

她又爲他斟酒，低聲道：「不知道你是否願意我侍候你？」

「當然……願意。」

「那麼，我從明天起，就不用再去陪別的客人……」

「爲甚麼？」戰雲不但面皮發熱，心也加快跳了起來。

菱姑咬着汗巾兒的一角，緩緩道：「我半年前剛進『留香院』的時候，就聽掌櫃的提起過你，他說你一個人赤手空拳却打敗了幾十個拿刀仗劍的惡漢，你眞了不起。」

「唔！我就是那一次認識范大哥的。」

「掌櫃的又說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裡話？」

菱姑凝注着他，喃喃道：「小滚龍！我可以這樣叫你嗎？」

「可以，我最喜歡別人這樣叫我的。」

「你……」她一隻手突然搭上了他的肩頭，道：「今晚會不會要我睡踏板？」

「不……一定……」

「如果眞要我睡踏板，明天我就沒有面目去見人了。」

「爲甚麼？」戰雲不禁一愣。

「因爲我是『留香院』最好最紅的姑娘。」

戰雲面色突然的沉了下來，喃喃道：「未來洛陽之前，我可沒有想到范中原是在幹這行生意的。」

「小滚龍，你可錯怪他了，南城北城，妓院怕有百多家，只有范掌櫃才不是在娘兒們身上剝油水的。」

「哦？」

「別家妓院都是自己買姑娘，這裡可不同，所有的姑娘都有假母帶着，范掌櫃只賺酒菜上的利頭，從不在姑娘們侍客的銀子內抽佣的。」

「那還差不多，」戰雲面色緩和了許多，喝下了一杯酒道：「菱姑，妳又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命苦！」

「這是怎麼說？」

「我爹是個武師……」

「武師？」戰雲大爲驚異。

菱姑又接口道：「是個江湖賣藝的武師，會不了甚麼眞功夫，去年冬天來到了洛陽，剛好遇上一場大風雪，整天悶在騾馬棧房裡，終於悶出一場病來，不到十天就去世了。」

「妳娘呢？」

「她早幾年就去世了，」菱姑吁了口氣，又道：「我一個人身在異鄉，除了哭之外，簡直就沒了主意，騾馬棧的主人王掌櫃從中介紹，由我的假母拿出五十兩銀子給我爹辦了身後事，我今年春天就進了『留香院』。」

戰雲勃然大怒道：「怎麼如此可惡，五十兩就要迫妳賣身？」

菱姑連忙拉住他的手臂搖着，疾聲道：「小滚龍，你別錯怪了人，假母是個孤苦老婆子，那五十兩銀子是她的棺材本，到『留香院』來是我心甘情願，她可沒有逼我哩。」

「哦，原來如此。」頓了一下，戰雲又問道：「菱姑，妳有學過武藝麼？」

「是會幾手花拳綉腿，不管用的。」

「好！等有空閑，我來教妳。」

「小滚龍，你的武功那麼好，必然是受過異人傳授。」

戰雲壓低了聲音道：「我爹作過禁軍教頭，武功非凡，後來不知爲甚麼得罪了人，才遠避異鄉作了獵戶，我的武功都是他老人家教我的。」

菱姑神色一正，道：「小滚龍，既然你有一身不俗的武功，爲何不幫幫范掌櫃的忙？」

戰雲愕了一愣，道：「菱姑，怎麼回事，范大哥可是有了麻煩事？」

菱姑反問道：「范掌櫃沒有告訴你？」

「沒有啊。」

「那……我也不該提的。」

戰雲突然一手抓住菱姑手臂，沉聲道：「菱姑，妳若是不說實話，不但今晚要妳睡踏板，現在更不要你在一旁侍候。」

「好！我告訴你吧！」

戰雲鬆開了手疾聲道：「快說，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菱姑吁了一口氣道：「范掌櫃人緣不錯，在江湖上也結交了不少朋友，所以他這家『留香院』還過得去，除了姑娘的收益之外，范掌櫃一天還可以賺五、六十兩銀子，其實，他也沒有落下一文，三朋四友，剛好開銷。」

「唔。」

「誰知道『雙蛇會』却要出面買下『留香院』，而且出價只是一百二十兩

銀子，還要包括十二個姑娘在內，眞是氣煞人。」

「哦？『雙蛇會』是甚麼玩藝兒？」

「是南城一個很有勢力的黑幫會。」

「不賣又怎麼樣？」

「不賣也行，一天得要繳交四十兩銀子的規費。」

「憑甚麼？」

「自然憑他們人多勢衆。」

戰雲神色完全變了，沉聲道：「范大哥出門就爲了這件事？」

「是的，今天是七月三十，是最後的期限了。」

「范大哥爲甚麼要低頭？」

「人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

「爲甚麼不將屋簷拆掉？」戰雲氣咻咻的離座而起，張目四顧，同時問道：「菱姑，這是不是范大哥的臥房？」

「是的。」

戰雲打開橱櫃，翻尋一陣，終於被他找到了一個刀囊，囊中整整齊齊地排列着八柄長約五寸的小刀。

他冷笑道：「難怪范大哥如此軟弱，原來他的飛刀都不帶在身上了。」

菱姑見他在腰間掛上刀囊，不禁大驚失色，道：「小滚龍，你要幹甚麼？」

「給『雙蛇會』一點顏色看看。」

「不行啊。」

戰雲一隻手不輕不重地捏住她的肩膊子，冷冷的道：「菱姑，娘兒們少管男人的事，快將小虎子找來。」

菱姑在這半年來見過無數男人，她一眼就看出戰雲的鋒芒和任性，他所決定的事任何人也休想阻止他，因此她甚麼話也不說，冷靜的走出屋外去。

刹那間，小虎子就疾步進來，驚色滿面地道：「小滚龍千萬別亂來，大哥他一再囑咐……」

戰雲一把抓住小虎子的衣領，將他提了起來，冷聲道：「你指望『留香院』落到『雙蛇會』的手裡去？」

「當然不……」

「那就行了！」戰雲一鬆手，小虎子雙腳落地。「快，快，告訴我『雙蛇會』是個甚麼來頭。」

小虎子喘了一口氣，連忙道：「三、五年前，『雙蛇會』在洛陽地面上是了不起的黑道幫會，舵主是陳長庚，使用一對蛇頭軟鞭，招式千變萬化，百人近身不得，黑白兩道的人都怕了他，封他一個綽號叫做『雙蛇霸主』……」

戰雲沉聲道：「別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你聽我說……」小虎子又接道：「『雙蛇會』後來實在鬧得太兇，驚動了官府，從京畿調來了好幾十名捕快，對這個黑道幫會進行清剿，發生了一場血戰，有人說陳長庚已經亂軍中喪生，也有人說他亡命異鄉，不過，從那時起，『雙蛇會』就銷聲匿跡了。」

「有多久了？」

「有兩年八個來月。」

戰雲沉吟了一會，道：「如今『雙蛇會』又出面活躍，莫非是那陳長庚又從異鄉回來了？」

「想必是吧！」

「他不怕官府再找他？」

「唉！」小虎子吁嘆了一聲，苦笑道：「兩三年來，府台大人已換了，總捕頭也是新人。陳長庚當年也積了幾文錢，只要塞點銀子，誰還會舊事重提？」

戰雲冷哼了一聲，「就算有衙門的公人爲他們撐腰我也不在乎，說，他們的總壇在何處？」

「可能是鼓樓前的那家『萬花樓』。」

「你在猜？」

「誰也摸不清『雙蛇會』的總壇，不過范大哥是到萬花樓去了，南城五十多家的妓院都派人去了，說是要寫甚麼商請『雙蛇會』保護的文書。」

戰雲呸了一聲，道：「見他娘的鬼，小虎子，前頭帶路，我第一次來洛陽，可不知那兒是鼓樓，那兒是鐘樓。」

「好，我趕車送你去。」

* * *

「萬花樓」的氣派，戰雲這一生還不曾見過，樓高五丈有多，寬約二十丈，廊下一十二盞琉璃風燈，照耀得如同白日，門前迎客的店家都穿着雪白的杭紡褂褲，根本就不像個下人。

大車在對街停下，戰雲一躍下落地，吐了一口唾沫，道：「像她娘的一座皇宮，這裡頭幹甚麼生意？」

小虎子也跟着下了車座，低聲答道：「店堂有酒菜飯麵，有更多副座頭，樓上是賭枱，後院是客房，聽說養了五十來個賣唱兼陪宿的歌妓，是洛陽數得出的大生意，不日進斗金才怪哩！」

「日進斗金還要在那些苦娘兒們身上抽油水，眞是他娘的貪心不足。」戰雲又吐了口唾沫，緊緊腰間的刀囊，低聲吩咐道：「小虎子，在這兒等候着。」

說罷，大步走過街去，到了萬花樓的門口。

門口站着兩個店家立刻橫身一攔，冷冷道：「小子，你要幹甚麼？」

戰雲笑了一笑，道：「我是奉命前來寫甚麼文書的。」

「哼！爲甚麼現在才來？」

「對不住，來晚了一步。」

「跟我來，」其中一個店家帶領戰雲進了大門，越過店堂，來到了一間旁廳。

那兒坐着一個滿面兇惡的中年漢子，一見戰雲進來，就問道：「幹甚麼的？」

戰雲答道：「是奉命前來寫甚麼文書的。」

「那一家？」

「留香院。」

那中年漢子將面前那本薄子看了一看，翻起眼皮道：「留香院？已經有人來了啊。」

戰雲反應很快，連忙說道：「先前來的是個小伙記，怕他不妥當，所以我又趕了來。」

「哼！你的架子倒不小，」那中年漢子向帶路的店家擺擺手，「給他開門。」

戰雲這才發現，廳的角落有一道小門，門上加着粗大的鐵門，他心中有數，這道門是進得出不得的，不過他很沉靜，既來之，則安之，他從不曾怕過事。

通過那道小門，是間比旁廳還要大的屋子，擺着三張條案，長櫈上坐着好幾十個面色憂愁的人，其中有半數以上的是老婆子，四週靠墻壁站立着好幾十個壯漢，一望而知那些是「雙蛇會」裡的打手。

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漢子正在那兒跋扈飛揚地說話，一見戰雲進來，不禁停下口來，問道：「你是幹甚麼的？」

戰雲冷口道：「奉召而來。」

「那一家？」

「留香院。」

座間的范中原立刻發現了，站起身來驚叫道：「你……」

戰雲立刻走過去說道：「你回去吧！這兒的事由我來料理吧，小虎子趕車在對街等着。」

他是想教范中原先走一步離開龍潭虎穴。因一旦鬧起事來，總難免有死傷之險。

但是范中原却不明白他的來意，語聲吶吶地道：「老弟！你……你……」

主持其事的中年漢子叱喝道：「你們兩人拉拉扯扯的是幹甚麼？」

戰雲道：「他是我店中的伙記，先前我有事離不開，所以教他前來，如今我自己來了，他得要趕回去照顧生意。」

那中年漢子擺擺手，道：「坐下來，我再說幾句話，都可以走了。」

戰雲在范中原身邊擠身坐下，悄聲問道：「大哥，那個甚麼文書，你已寫下了？」

「嗯！」范中原點點頭。

「為甚麼要屈服低頭？」

「沒法子，硬碰絕對碰不過。」

「不行。」

「老弟，你……」

戰雲沉聲道：「你算算看，一天四十兩，一月千二兩，一年就一萬四五千兩銀子，咱為甚麼要將辛辛苦苦賺來的銀子送給他們？」

主持其事的中年漢子，聞聲喝問道：「你們在談論甚麼？」

戰雲站了起來，冷冷的道：「請問貴姓大名？」

「我？」對方似是大感意外。

「是的。不然我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閣下。」戰雲道。

「叫我司馬總管。」

戰雲聳聳肩頭，以不屑的語氣道：「我以為你是『雙蛇霸主』陳長庚。」

「怎麼？」那漢子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你瞧不起我司馬道？」

座上之人無不為那年輕小伙子擔心，范中原也暗暗的拉他衣袖，示意要他安靜下來。

然而，戰雲却毫無懼色，手掌在桌面一按，人已輕巧地一躍而過，冷冷道：「咱們既然每個月要繳上一千二百兩銀子的規費，當然有權見見『雙蛇會』的大掌櫃。」

司馬道冷叱一聲：「你不配見本會大掌櫃。」

戰雲冷笑一聲：「那麼，你也不配向咱們收規費。」

「嘿嘿！」司馬道獰笑一聲，道：「原來你這小子是來搗蛋的。」

戰雲道：「搗蛋談不上，只是不願意寃枉化銀子。」

「這是甚麼話？」

「據說『雙蛇會』的大掌櫃在三年之前已在亂軍之中喪生，『雙蛇會』也銷聲匿跡達三年之久，若是不見陳長庚出面，你們就是冒牌貨色。」

「你是說，非要見到陳舵主才肯交規費，是不是？」

「不錯！」戰雲口裡是如此之說，但心裡却不如此之想，常言道得好，打蛇打頭，擒賊擒王，要幹，就找頭兒幹，他不和這個身為總管的司馬道過手。

司馬道被他氣得面色白裡透靑，大吼道：「馮天雷，蔡無雙你倆好好的把這個小子教訓一頓。」

這時，立刻有兩個壯漢一左一右地將戰雲挾持着了。戰雲很沉靜的站在那兒，紋風不動。

范中原不禁為戰雲揑了一把汗，他雖然曾親眼見過戰雲將沁陽那十幾個地頭蛇打得落花流水，但是「雙蛇會」的打手却是比那些沁陽地頭蛇高明得多，而且此刻又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

戰雲兩條鐵臂已被馮天雷及蔡無雙的四隻手捉住，但戰雲絲毫未變神色，冷冷的說道：「司馬道，你憑甚麼要教訓我？」

在虎穴龍潭之中竟有這種神態傲慢之人，以後「雙蛇會」豈能在洛陽城裡要狠。因此，司馬道勃然大怒，低吼道：「馮天雷，先敲掉那小子的大門牙。」

捉住戰雲右臂的那個大漢立刻揚起斗大的拳頭向戰雲的面門擊來。

戰雲頭一低，虎腰猛擰，站在他旁邊的蔡無雙及馮天雷立刻被摔倒在地上，誰也沒有看清楚戰雲是如何出手的。

戰雲摔倒馮天雷及蔡無雙之後，

並未停手，身形忽然躍起，落在司馬道身後，左臂勾住對方的頸子，右手的小刀已抵住了他的太陽穴，出手之快，使司馬道驚出了一身冷汗。

戰雲沉聲道：「誰敢亂動一下，你們的司馬總管就先沒了命。」

那些打手們雖然是亮出了兵刃，但一個却也不敢動。

在座的老婆子們都嚇得躲到桌子底下去，那些男的多多少少也在江湖混過幾天，倒還沉得住氣。此時見戰雲制住了司馬道，一個個都不禁面現喜色，尤其是以范中原為甚。

在一片屏聲寧靜的沉默當中，突然一個輕脆的聲音道：「想不到洛陽城裡有這麼樣的一個好手。」

大家循聲望去，才發覺燈光暗影處垂掛着一張珠簾，此刻珠簾緩緩的掀動，一個滿身猩紅的麗人走了出來。

她出現，使到擧座的人莫不眼前一亮。

這紅衣麗人約莫二十靠邊，柳眉、大眼，英姿勃勃。

她緩緩地一揮手臂，那一羣亮出兵刃的打手便紛紛的收起傢伙退到墻邊站好，誰也沒敢吭一聲。

她這才走到戰雲面前，輕笑道：「朋友，你也該鬆下手，歇一會兒吧。」

她臉上浮着柔媚的笑容，語調輕鬆，但是却具備了無上攝吸之力，戰雲竟然鬆開了手。

司馬道吁了口氣，恭聲說道：「姑娘……」

紅衣麗人冷叱一聲道：「站到一邊去。」

司馬道竟然乖乖的閉上了嘴，退去一邊。

紅衣麗人笑瞇瞇地道：「朋友！我現在和你見面了，總該是滿意了吧。」

戰雲搖搖頭道：「並不滿意，因為妳不是『雙蛇霸主』陳長庚。」

「你到底要見陳老先生？還是『雙蛇會』的頭兒？」

戰雲楞了楞，道：「莫非你不是以前的『雙蛇會』？」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此話怎講？」

「因為我是『雙蛇霸主』的女兒陳雪梅。」

這不但使戰雲一時呆住，擧座之人無不大感驚訝，原來目下來勢洶洶的「雙蛇會」的頭目竟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年輕姑娘。

戰雲呆了呆之後，仍是冷冷的道：「對不起，陳姑娘，我仍然拒絕繳規費。」

「可以，不過你要說出理由來。」

「因為我是男子漢，不需要女人來保護。」

陳雪梅面上的笑容突地消失了，一股煞氣代之而起。

范中原最會察顏觀色，也不禁暗暗為戰雲揑了把汗。

所幸陳雪梅面上那股煞氣只一瞬又消失了，哈哈嬌笑道：「能請教高姓大名？」

「姓戰名雲。」

「難怪你有這麼一股豪氣干雲，你方才說，男人是不需要女人保護？」

「不錯。」

「要不要証明一下，我這個女人是與衆不同的？」

戰雲白了她一眼，冷冷的道：「妳最多比別的女人美麗多一點。」

這句話可將陳雪梅逗火了，雙眼睜得圓圓，門牙咬得下唇發白，半晌才冷哼一聲。

突然刷地一聲，一條細長的皮鞭已經纏上了戰雲的臂上，衣袖破了，而且手臂處，像火燒一般的疼痛。

誰也沒有看清那根皮鞭是從那兒冒了出來的，更沒有人看見她是如何出手的。

戰雲差一點要將右手的小刀脫手擲出，只因為對方是個女人，他才忍住了。咬住牙，忍住痛，右臂猛地一帶，使得陳雪梅手中的皮鞭脫手而飛。

戰雲鬆了纏上臂膀的皮鞭，冷笑道：「妳的確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女人！」

陳雪梅輕笑道：「你也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男人，捱了一鞭，竟然忍住痛將我手中皮鞭奪了過去。你是那一家字號來的？」

「留香院。」

「好！留香院免繳規費。」

范中原聞言，是憂喜參半，戰雲為他每月可以省下一千二百兩銀子的開銷，但是那火辣辣的一鞭，也使范中原心痛不止。

司馬道連忙搶着道：「姑娘！此例萬萬不可開……」

「住口，」陳雪梅又聲色俱厲地叱喝了一聲，然後轉頭向戰雲問道：「這樣你總該稱心如意了？」

戰雲搖搖頭道：「剛好相反，我願意向妳每日繳規費。」

范中原聞言大驚，連忙喝阻道：「小滾龍……」

陳雪梅側目問道：「你叫他甚麼？」

范中原道：「我叫他『小滾龍』，那是別人為他起的綽號。」

「小滾龍？」陳雪梅哈哈的嬌笑道：「難怪你有勇氣來吃咱們的『雙蛇會』，原來你是一條龍？」

戰雲冷冷道：「我方才說過了，願意按日繳規費。」

「你愛怎樣便怎樣，不過，剛才那一鞭算是白捱了。」

「並不，因為我照樣抽妳一皮鞭。」語聲中，戰雲已將皮鞭交到了右手。

此語一出，擧座皆驚，「雙蛇會」的人驚異戰雲是如此橫蠻難纏的，那

些妓院的掌櫃和老婆子則驚異這小伙子太不識時務了。

陳雪梅並不發怒，也沒有驚訝，輕笑道：「我不想挨皮鞭，那種火辣辣的滋味我很清楚的。」

「那麼，妳只有讓我開價勒索了。」

「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不過你得先量量你的力，掂掂那份量才好開口。」

戰雲一字一字的緩緩道：「南城所有的妓院的規費都不准收。」

司馬道先就怒火昇騰，破口大罵道：「混賬的東西，你也太不知死活了。」

「住口！」陳雪梅又給他一個白眼，轉頭向戰雲說道：「小滾龍，你不覺得這條你太苛了一點麼？」

「如嫌太苛，就請妳捱我一皮鞭。」

「我說過，皮鞭抽在身上的滋味不太好受。」

「怕痛就只有答應。」

陳雪梅沉下臉，道：「南城妓院共有五十家，一家一月千二，共計六萬兩銀子，這一鞭的代價似乎是貴了點吧。」

戰雲道：「如果妳嫌貴，不妨再多抽我幾下鞭子。」

陳雪梅又笑了，緩緩的說道：「你這個人天生一副傲骨，縱使用皮鞭將你抽得遍體鱗傷，也打不散你那股傲氣，我可不願白費勁，如果要我依你，你先得依我一件事。」

「說說看？」

「老實告訴你，『雙蛇會』此番東山再起，能夠管用的手下還不夠，我要你加入本會來，作我的手下。」

戰雲不禁呆住了，這是他萬萬想不到的事情。

陳雪梅又道：「如果你想南城五十家妓院不向本會繳交規費，這是最可靠的方法。不然，我明處答應你，暗中去找他們崽子，你就是有三頭六臂，也照樣管不來。」

范中原這才恍然大悟，難怪陳雪梅對戰雲處處讓步，原來她早已看中那塊上駟之材了。

戰雲一想到南城五十家妓院能夠蒙受其惠，立刻點頭答應道：「好，就以一言為定。」

陳雪梅並未浮現大喜過望的神色，只是轉頭向司馬道吩咐道：「將所有的文書都燒掉，送他們回去。」

舉座一片道謝之聲，表面似乎是向陳雪梅道謝，其實骨子裡要謝的却是戰雲。

范中原也激動的道：「老弟！你……」

戰雲截口道：「大哥，你先請回吧！小虎子還在對面街等你哩！」

只不過一刹那間，屋子裡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陳雪梅向唯一留下的司馬道揮揮手，道：「去找大夫來為戰雲裹傷。」

司馬道唯唯諾諾地退去。

戰雲問道：「他是妳的總管？」

陳雪梅冷冷的說道：「前一刻是的，如今總管是你。『萬花樓』是本會的總壇，現在由你接管了。」

「我是外行。」

「我看得出，你幹甚麼都不外行。」

「妳對我如此信任？」

「我有皮鞭可以控制你。」

戰雲面上笑笑，心頭暗道：「如果眞能控制我，只怕不是妳的皮鞭，而是妳的美艷。」

陳雪梅又道：「待會兒我要招集『雙蛇會』所有的人跟你見面。」

戰雲好奇問道：「人很多麼？」

「男的一百多，女的也有三十多個。」

「還有女的？」

「唔，」陳雪梅偏起頭，瞇起眼睛凝視着他，喃喃的問道：「戰雲，你是不是一個風流種子？」

戰雲呆了一呆，道：「妳這句話問得好古怪？」

「如果你是風流種子，可就艷福不淺了，本會的女門人個個年輕貌美，按規矩，頭目和總管都有權享用她們的美色。」

戰雲哈哈大笑道：「頭兒是女的，如此說來，那些娘兒們只有我一個人夠資格享用了？」

「是的，」陳雪梅神情冷漠地道：「不過我有權享用男門人，你雖位居總管，却是我的手下。」

她的神色雖然冷峻，語意却是非常之輕佻，戰雲心頭暗想：這莫非就是自己獲得青睞的原因之一？

這時，大夫提着藥箱來了，陳雪梅又道：「戰雲，裏好傷勢之後，要司馬道陪你到『萬花樓』各處走走，先熟悉一下這裡的情況，明天晌午到我的住處來。」

戰雲呆了一呆，道：「妳不是住在這兒？」

「唔！明天晌午司馬道會派車去留香院接你的。」說完，陳雪梅扭頭走了，仍是走進了那道垂掛的珠簾。

戰雲渴欲回去和范中原見面，二人好好的喝個痛快，但他却知道絕不能輕易違背這位女頭兒的命令，只得耐着性兒留了下來。

司馬道是個見風轉舵的老江湖，不但大張筵席為戰雲接風，而且還殷勤地找來裁縫師傅為戰雲量身，要連夜為他趕製新衣服。

好不容易捱到三更三點，戰雲才回到了留香院。

留香院的大門虛掩着，戰雲一推就開，他跨過天井，進入小廳，只有一個人伏在几上打盹，走過去一看，那人竟是菱姑。

「菱姑，醒醒！」戰雲輕輕的搖撼着她的身子。

菱姑醒了過來，揉揉眼皮，欣喜地道：「哦，小滾龍，你回來了。」

「范大哥他們呢？」

「睡了。」

「不行，我要和他喝幾杯，我去叫醒他。」

菱姑搶着上去門大門，走回來攔着戰雲，道：「范掌櫃和小虎子等你到二更天，以為你今夜不回來了，所以才開始喝慶功酒，心裡一直喊着：『小滾龍』乾杯，現在已是爛醉如泥，只怕打雷也驚不醒他們了。」

「妳為甚麼不睡？」

「我怕你回來叫不開門，所以到前面來等你，我……寧可等到天亮。」

「菱姑！」戰雲拉起她的手，輕聲道：「妳對我眞好。」

菱姑羞澀地將手抽回來輕聲道：「我在火爐上溫着水，快去先行洗個澡。」

戰雲感到無比的溫暖，有生以來，他還沒有試過女人的溫柔體貼。

浴罷，他躺在那張寬大的床上，菱姑站在床前，低聲道：「小滾龍，你要我……一起睡麼？」

戰雲笑道：「上床來吧！我可不忍心教妳睡踏板哩。」

菱姑笑了，很滿足的笑，她開始解去羅衣裙衫。

戰雲連忙喝阻道：「菱姑，不要脫衣服。」

「怎麼了？」她一顆火熱的心又冷了下來。

戰雲一本正經的說道：「菱姑，我們今天才相識，就是和衣躺在一起，已經是太過份了，妳怎麼可以……」

菱姑道：「你是嫌棄我？」

「不！我絕對沒有那種意思。」

於是，菱姑和衣在他身邊躺下，以背對着他，喃喃道：「我這不潔之身是不配和你同床共枕的，即使是和衣而眠，我已很滿足了，若是你眞的不嫌我，我願意為你作一輩子的奴婢……」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聽到了一陣輕微鼻鼾聲，翻過身子一看，原來戰雲已經睡着了。

菱姑伸手過去輕輕地摟着他的粗壯雄腰，逐漸進入甜蜜的夢鄉。

翌日，戰雲從睡鄉中醒來時，已日上三竿，於是連忙披衣下床，在梳洗時，菱姑侍候得無微不至，眞是似個柔順的妻子。

「菱姑，」戰雲見他那般溫柔體貼，不禁讚道：「誰要是娶了妳，可眞有福氣了。」

菱姑笑了笑，低下頭輕聲道：「范掌櫃教我從今天起不再侍候客人了。」

「哦？」他不禁感到一楞。

「雖然你昨晚沒有要我，但我總是和你同床共過枕，所以要我守點規矩。」

「菱姑，妳不侍候客人，妳和妳的假母靠甚麼過活？」

「范掌櫃說過了，你為他每月省下了一千二百兩銀子，只要拿一小部份出來我和假母就夠用。」

戰雲默默無語，半晌，才道：「妳和妳的假母的用度不能由范大哥出，由我來負責好了。」

范中原哈哈大笑的由屋外走進來了，道：「小滾龍，你和我還要分得那麼清楚嗎？」

「大哥你……」

范中原截口接道：「別說了，剛才司馬道親自為你送來了新衣服來，還說年初要派大車來接你。」

「大哥，」戰雲皺起了眉頭道：「想不到我會突然幹起了『雙蛇會』的總管，我也不知道這條路走得對不對。」

范中原沉吟了一陣，說道：「這很難說，黑道並不一定是條壞道，但看你如何闖法？」

「這還要向大哥你請教。」

「憑你的機智、膽識，以及卓越的武功，不愁不能揚名立萬，不過，大哥要送一句話，美人與財富都可以要，但是不能昧良心。」

「我會記住，」戰雲指指菱姑：「大哥，菱姑心性純良，你以後要多照顧她。」

范中原拍胸膛道：「放心，一切包保在我這大哥身上。」

菱姑有些神不守舍地道：「小滾龍，你當了『雙蛇會』的總管？」

戰雲點點頭道：「是的，菱姑，妳好似不太高興的樣子？」

菱姑勉強笑道：「我……很高興，只是，此後恐怕很難得見到你了。」

戰雲輕盈地撫摸她的肩頭道：「菱姑，我會經常到這裡來看妳們，這裏可算是我的家。」

范中原暗暗皺緊眉頭，他看得出來，在風塵中滾了半年的菱姑，已經對戰雲一見傾心，但他却深深了解，以她的柔情絕不可能將戰雲那股野性縮得住。

* * *

晌午，一輛華麗無比的雙轡套車，將戰雲送到一座深宅大院的門前，如是戰雲不知底細，一定會以為這兒是那位達官貴人的府邸。

陳雪梅盛裝華服，在大廳裡候着，她的旁邊還坐着一個綠衣麗人，一身短裝，顯得剛健多姿，頗有巾幗氣概！

那綠衣的人一見面就說道：「總管，我叫沈雪雁。」

戰雲落座望了她一眼，冷冷的說道：「下次不要喊我總管，我喜歡人叫我小滾龍。」

「戰雲！」陳雪梅緩緩的說道：「雪雁是你的副手，她幫你管理萬花樓，她有一身絕佳的輕功，和二十四支無聲無息的袖箭，也是一駕車的好手，一切她都聽你指揮，如你夜晚寂寞，她也是你的好伴侶。」

戰雲不禁暗暗皺眉，看來這位「雙

蛇會」的女頭目只不過看中了他的武功和膽識，別無其它，不然，他可不能讓另外一個女人和他接近了。

見他無言，陳雪梅又冷冷的道：

「不滿意嗎？」

戰雲輕描淡寫地道：「這好似是個日夜寸步不離的安排。」

陳雪梅點點頭道：「不錯，你不但是初到洛陽，也是初入黑道，你需要一個好的副手，沈雪雁是本會不可多得的精銳人物！」

戰雲冷笑道：「但願不是妳派來監視我的。」

「我用不着監視你。」陳雪梅一雙目光如利刃般盯在他的臉上。「因爲我從來不怕我的手下反叛我的。」

戰雲自然聽得她的語中有威脅的成份，也軟中帶硬地道：「陳姑娘，我的脾氣幾乎和妳一樣，我不願幹的事，我一定當面拒絕，絕不會陽奉陰違。」

陳雪梅道：「有這句話就行了，現在你和雪雁到北城的『錦春園』去吃午飯，那兒的羊肉包子是全洛陽最出名的。」

戰雲笑道：「這頓午飯想必有甚麼作用？」

陳雪梅投以嘉許的目光，道：「你的確夠機智，我要你利用這頓午飯的時間將『錦春園』的情況了解一下，以便傍晚時召集本會所有門人下達命令。」

戰雲楞了一楞，問道：「下達甚麼命令？」

陳雪梅道：「我安排了一個使你表現才能的機會。」

戰雲欣然道：「這是我高興的事，不過妳得先讓我了解一下情況。」

「那是當然。」陳雪梅點點頭，緩緩的道：「『錦春園』的大掌櫃黃超武原是『五鬼幫』的舵把子，當年和咱們『雙蛇會』一在北城，一在南城，分庭抗禮，互相對峙，後來本會遭受官府的清剿，『五鬼幫』也就見機烟消雲散，且一直沒有東山再起，去年甚至將他們的總壇加以翻新，規規矩矩作起賣買來，是不是有些古怪？」

戰雲微一沉吟，說道：「也許黃超武洗手收山了。」

「哼，」陳雪梅又是冷哼了一聲，道：「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哦？」

「去年春天有一批庫銀，全是百兩重一枚金錠子，在滄州道被劫，冬天又有三十萬白銀在關洛道上不見了踪跡，今年春天又有一批庫銀被盜，約莫有五萬多兩黃澄澄的金磚。」

戰雲訝然道：「怎麼？是黃超武幹的了？」

陳雪梅搖搖頭，道：「不是他幹的，他還沒有那麼個膽子，劫庫銀另有綠林道上的大盜，黃超武只管收贓。」

「收贓？」

「嗯！他以半價收進，金錠子改成一兩、五兩、十兩重的元寶，官銀也重新鑄造過，然後再出手。」

戰雲喃喃道：「數目可不少，他如何出手？」

陳雪梅道：「錦春園和咱們萬花樓一樣，也有賭桌，有多少金銀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用了出去。」

「熔金要有熔爐，熔爐在那裡？」

「在錦春園裡。」

「是猜測麼？」

陳雪梅語氣肯定說道：「有憑據。」

「說說看。」

「錦春園一天約莫宰一頭牛，殺五口豬，九頭羊，和一百隻鷄鴨，米麵約莫消耗五百斤，但是他們一天却要燒掉六十擔柴火，一擔一百二十斤，六十擔是七千二百斤，是不是太多了？」

戰雲轉頭向沈雪雁問道：「咱們萬花樓一天用多少柴火？」

一直沉默少言的沈雪雁，這時才開口答道：「咱們一天要用一千五百斤之譜，只少不多。」

陳雪梅道：「那些柴火毫無疑問在熔爐之上，而且在他們櫃上出來的金銀，都是亮閃閃的新貨，我的猜測，絕對是錯不了的。」

沈雪雁接口道：「昨天臨黑到子夜，樵夫不停的進出錦春園，我派人暗暗查過，一共挑進了三百七十多擔之多。」

陳雪梅道：「夏天是沒有人屯柴火的，顯然他們又要燒爐熔金了。」

戰雲沉靜的問道：「妳打算如何？」

陳雪梅冷冷的道：「咱們來一招『黑吃黑』。」

「是取巧？還是豪奪？」

「不管是取巧，還是豪奪，你在吃這頓午飯時就要決定。」

戰雲沉吟了一陣，道：「只怕時間太過迫促。」

陳雪梅道：「我知道，但是今晚非動手不可，不然錯過了這次良機，不知又要等多久。」

「好！」戰雲毅然的離座起身，道：「我與雪雁該到錦春園去。陳姑娘，妳怎麼不和咱們一起去？」

「只怕『五鬼幫』的老人會認識我，你和雪雁都是生面孔，不會有人生疑。」

* * *

錦春園位於洛陽北城。雖不是高樓，却非常寬敞，圈中花木扶疏，極具雅趣，飽食一頓後，還可以在園中信步走走。

戰雲和沈雪雁飽食一頓之後，攜手漫遊庭園，男的風流倜儻，女的艷光照人，倒像是一對新婚夫婦。

二人來到園中一座凉亭坐下。戰雲緩緩的道：「從昨夜到此刻，我突然發現了一件怪事。」

「甚麼怪事？」

「怎麼會有那麼多年輕標緻的女人拋頭露面地到賭枱上來博彩？」

沈雪雁沒有回答他，却噗嗤一聲笑。

戰雲楞了一楞，道：「是我的想法有點迂腐？還是我問錯了？」

沈雪雁低聲的道：「我告訴你吧，到賭枱來博彩的女人十個倒有九個是不正經。」

「哦？」

「她們要不是有錢人家養的外室，就一定是妓院的粉頭，愈是不正經的女人手頭上愈有銀子。」

戰雲笑道：「妳這句話倒很有意思，愈是不正經的女人手頭上愈有銀子，嗯！對極了，男人呢？」

「也是一樣，常言道得好，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

「對！對！」戰雲突然壓低聲音，不懷好意地笑道：「雪雁，方才咱們的頭兒說，如果夜來寂寞，妳可以作我的伴侶，可是當眞？」

沈雪雁落落大方的點點頭，道：「是的，你這個人，正事還沒有辦好，倒想到邪事的上頭來。」

戰雲興緻勃勃的道：「咱們的頭兒說，今年春天被劫的庫銀，全是黃澄澄的金磚，今夜咱們就用金磚砌床，在那張金光閃閃的床上顚鸞倒鳳。」

沈雪雁抿着嘴笑道：「小滚龍，你想得倒好，你連金光都沒有見到哩。」

戰雲放低了聲音道：「我已經找到了熔金之處了。」

「我在那兒？」

「雪雁，別指手劃脚，你先看看厨房上面那根烟囱，有甚麼不同之處？」

沈雪雁凝視了一陣，搖搖頭道：「看不出來。」

「妳不覺得那根烟囱又高又粗？」

「嗯！是的。」

「烟囱裡冒出來的烟……」

「格外濃黑。」

「對了，格外濃黑，因爲熔爐的烟也從那裏冒出來。」

沈雪雁楞了一楞，道：「你是說，熔爐設在厨房裡面？」

戰雲搖搖頭，道：「那可不一定。」

「熔爐不在厨房裡，濃烟怎會從厨房裡的烟囱冒出來？」

「妳所看見的烟囱只是伸出地面的半截，另外半截是可以拐彎的。」

沈雪雁喃喃的道：「我被你的話弄糊塗了。」

戰雲的脚尖輕輕的在地上頓了幾下，道：「熔爐設在這地裡。」

「地下？」沈雪雁搖搖頭道：「太不可能，想想熔爐有多熱，幹活兒的人誰也受不了。」

「雪雁，慢慢轉頭……」他等她將頭緩緩轉到某一個方向時，才接道：「看見甚麼？那是甚麼怪物？」

「好像一座碉樓沒有加頂，也好像是……」

戰雲截口道：「甚麼都不是，那是一個通氣的口，這樣，在地窖裡幹活的人才不會熱得熬不住。」

沈雪雁白了他一眼，道：「你好像親眼看見一樣，我眞想騰身上去看看。」

戰雲冷冷道：「咱們頭兒說，妳有一身絕佳的輕功，可惜這時用不上。」

沈雪雁道：「小滚龍，你的猜想也許對，但是凡事要証實之後才靠得住。」

戰雲站了起來，道：「妳隨我來吧。」

二人踱出凉亭向前行去。

戰雲所說的怪物是用方磚砌成，方方正正，每邊闊夠八尺，高達三丈有餘，矗立在花木扶疏之間。

來到近處，戰雲拾起一粒石子，道：「雪雁，妳仔細的聽聽，這粒石子落地的聲音……」

話聲未落，他手中的石子直綫拋起，凌空一折，向那怪物中間落下，但是沈雪雁久久也沒有聽到石子落地之聲。

「嗯！只怕被你猜對了。」雪雁低聲的道。

戰雲笑了笑，又帶着她往別處走去，來到一座假山前，他突然停下脚步，低聲道：「雪雁！在這兒多站一會兒，別動！」

沈雪雁沒有多問，站了一陣之後，突然說道：「脚底下很熱。」

戰雲詭異地笑道：「妳瞧，這園中到處都是奇花異木，唯獨這兒是塊不毛之地，明白了吧！地底下有火，花草是活不了的。」

沈雪雁投以欽羡的目光，低聲說道：「熔爐果然在地下，我們最好也要將出口找到。」

戰雲搖搖頭，道：「不必了，在沁陽我是有名的獵人，我只有嗅野獸的氣息，却不一定要找到野獸藏身之所，因爲牠們自己會跑出洞來，咱們回去吧！」

沈雪雁一點異議也沒有，因爲她對戰雲已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在回到「萬花樓」去的路上，戰雲又問道：「雪雁，黃超武是不是還有別的買賣？」

「在鐘樓附近還有一間『迎春閣』的招商客樓。」

「大麼？」

「不小，廂房有七、八十間，店裡也有一百多副座頭。」

「咱們頭兒怎麼也沒有打主意？」

「那兒找不出有甚麼油水。」

戰雲嘿嘿笑道：「那家招商客樓今天對我可大有用處了。」

沈雪雁詫異的道：「你的主意已經想好了麼？」

「嗯！」

「是巧取？還是豪奪？」

「雙管齊下。」

* * *

黃超武雖是半百老人，但身體却十分健壯，髯髮一根也不見白，他在夏日習慣睡晌午覺，一覺醒來，已是酉初光景，他先看看窗外的夕照，然後揚聲叫道：「銀子！銀子！」

「來啦。」一個面目嬈嬌，體態婀娜多姿的少女飛也似的奔了進來。「大爺，你醒了！」

敢情那少女便是叫做銀子，一身夏布衫褲將渾身綳得緊緊的，衫袖子露出兩截雪也似的粉臂，眞像是白銀打造一般的閃亮。

黃超武笑瞇瞇道：「來，銀子，給我搥搥腿。」

也不知是他愛好這個調調兒，還是眞的感覺老腿酸軟，銀子却是唯命是從，搬來一張錦櫈在榻前坐了下來，提起粉拳在他的腿上輕打細敲起來。

黃超武老不正經地在銀子身上捏捏摸摸，銀子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嬌笑連連。

一個老不知耻，一個少不識羞，正在那裡打情駡俏，攪和到熱呼呼勁兒上。忽然門外有個急促的聲音道：「啓稟幫主，有重要事情向您報告。」

黃超武霍地的坐了起來，叱喝道：「姚武你這個混賬東西，是吃飽了脹得發慌？還是……」

「幫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黃超武下床穿了鞋。「快進來！」

一個三十多歲，雙目銳利的漢子走了進來，疾聲地道：「方才『迎春閣』那邊來了人，說是『雙蛇會』的人佔據了店堂內所有的座頭，好像要鬧事的樣子。」

黃超武楞了一楞，道：「有這種事？」

「我怕來人誤報，特地騎快馬走了一趟，馮天雷與蔡無雙那兩個小子就是變成了火炭，我也認得出來。對街停放一輛套車，車上坐着『雙蛇會』總管司馬道。」

「問問他們是甚麼意思？」

「怎麼問？他們一個人佔一副座頭，各要一盤花生，二兩白乾，咱們開的是酒樓啊！」

黃超武沉吟了一會兒，道：「姚武，你看對方的用意何在？」

姚武神色凝重地道：「最近『雙蛇會』東山復起，不到一個月，已經席捲了南城，看樣他們是想在北城伸開勢力，就拿迎春閣開刀。」

黃超武沉聲道：「呸！當年陳長庚在世時，也只有在南城耍耍威風，『雙蛇會的門人沒有一個敢在北城搖晃，我不相信那個丫頭小片子，比她老子還要狠。」

姚武附和着說道：「幫主，那丫頭可能是探探咱們的動靜，若是咱們太軟弱，只怕日後就要騎到咱們頭上來撒尿了！」

「混賬的東西，嘴裡不乾不淨的，我還要騎到她腰眼上撒尿哩。」

銀子想笑，却是不敢笑，拚命地用牙咬緊下唇。

姚武更是不敢笑，低着頭，道：「請示幫主，咱們該如何應付？」

黃超武道：「咱們所有的人全部出動，同樣在每副座頭上坐一個人，將對方軟貼上，另外備二輛大套車，咱們各人分乘一輛，將司馬道的套車夾住，看他要甚麼勁兒？」

姚武連連的點頭道：「好！我立刻就去備車。」

黃超武道：「我隨後就來！」

* * *

夕陽已沉，暮靄漸合，「迎春閣」門裡門外都已點上了燈。黃超武所派出的增援人馬，也已到達了，在店堂裡一對一，二對二地相峙住了。

這時，突有兩輛雙馬套車疾馳飛來，一左一右將司馬道那輛大車夾住了。

黃超武在車內探頭而出，沉聲道：「司馬道，你在這裡幹甚麼？」

司馬道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黃幫主，久違！久違！」

黃超武沉聲道：「少給老夫打哈哈，我在問你，到這兒來幹甚麼？」

司馬道神色正經的道：「操練陣式。」

黃超武楞了一楞，道：「操練陣式？你在玩甚麼鬼花樣？」

「嘿嘿。」司馬道故意諱莫如深地乾笑道：「不瞞黃幫主說，咱們幾年不動，弟兄們對陣仗都已生疏了，咱們最近打算拿下南城一家酒樓，和這兒規模差不多，所以先藉這兒操練一番。」

黃超武冷冷的道：「別以爲黃某人不明白你心裡頭的鬼主意。」

「明白就好了。」

「司馬道，我不是甚麼幫主，『五鬼幫』早已烟消雲散了，我如今是這『迎春閣』的大掌櫃，規規矩矩的生意，如果你們敢亂來，我就上衙門擊鼓告狀。」

司馬道連聲冷笑道：「黃大掌櫃！話可要說清楚點，你作買賣，咱們作客人，喝酒付酒錢，吃飯付飯錢，這怎麼算是亂來？」

黃超武一時啞口無言，低下了頭，連連地輕咳了數聲。

這是暗號，他手下的得力健將姚武立刻從車後繞過來，上了他這輛大車。

黃超武低聲道：「姚武，裡面的情况如何？」

姚武道：「雙方實力相等，我還特別派了幾個管用的看住了馮天雷與蔡無雙那兩小子。」

黃超武道：「就這樣辦，咱們看住司馬道那個老混蛋，看他能夠耍出甚麼花樣來？」

姚武道：「錦春園那邊我有兩匹快馬來回聯繫，若有情况最多頓飯光景

咱們就可以得到消息。」

黃超武叱道：「你辦事始終不俐落，『雙蛇會』的總管在這兒，他手下二名大將馮天雷及蔡無雙也在這裡，鬧事的地方當然是這裡了。吩咐兄弟們，沉住氣，他們不動，咱們也是不動。」

姚武恭聲應是，然後下車而去。

* * *

戌初，錦春園後進的賭枱上已是賓客雲集，今晚似乎有些異於往日，就是女客特別多，而且都是千嬌百媚的美艷少女，使賭枱之間增添了不少的嬌媚春光。

戰雲和沈雪雁在押雙單的賭枱上玩了一會兒，手風不太順，接二連三地被莊家吃掉了，於是他攤攤手，道：「咱們的手氣太壞了，歇歇吧！」

他的嗓門很高，倒像是故意說給莊家聽的。

兩人離開了賭枱，來到花園，仰首凝視那烟囪冒出來的濃烟，久久沒有說話。

半晌，沈雪雁才低聲道：「小滾龍，你說咱們今晚要在金磚舖砌的床榻上顚鸞倒鳳可有把握？」

戰雲在她面頰上狎暱的擰了一下，輕笑道：「雪雁，妳是關心睡在金床上的那件事？還是關心在妳身子下面的金床？」

「兩樣都關心。」

「妳眞貪！」

「你能使我如願以償嗎？」

「到目前爲止，已成功了一半。」

「你是指黃超武已中了你的調虎離山之計？」

「嗯，『五鬼幫』精英盡出，這裡由我們爲所欲爲了。」

沈雪雁冷冷道：「別太高興，你還沒有找到出入口處。」

「我要妳去找。」

「我？」沈雪雁顯然有些不勝迷惑。

戰雲突然脫下身上長衫丟進了荷池，冷冷的道：「去將長衫檢起來。」

沈雪雁見他脫下長衫以後，裏面的衣服仍然是齊齊整整，不禁恍然大悟，狡黠地笑道：「小滾龍，我明白你的計了。」

「眞明白了麼？」

「當然，你等着瞧吧！」沈雪雁邊說邊向荷花池行去。

那件長衫正在荷花池半沉半浮，離岸約八丈，沈雪雁騰身而起，一個「燕子穿波」姿態極爲美妙地撈起了濕淋淋的長衫，脚尖在岸邊輕輕一點，就向厨房奔了過去。

戰雲橫身攔住她，道：「雪雁，妳估一估，那烟囪有多高？」

沈雪雁看了一眼，道：「離房頂約莫三丈多高。」

「妳能半空昇騰三丈麼？」

「不能。」

「那麼，妳如何上去？」

「我可以用手攀附烟囪借力。」

「烟囪滾燙，妳的玉手，會變成烤熊掌。」

沈雪雁不禁大大的一楞，喃喃道：「那……怎麼……辦？」

「我早就爲妳準備好了！」戰雲在懷中取出一樣東西交給她。道：「這是熊皮製的手套，戴在手上，可以耐寒熱。」

「哦！你早就想到了。」

「嗯！因爲我不愛吃烤熊掌。」

沈雪雁的輕功端的絕佳，一躍上了上了厨房屋頂，戴着熊皮手套的右手在烟囪上面輕一鈎，人就躍上頂端，將那件濕淋淋的長衫，蓋上了烟囪的出口。

回到原地來，她不禁有點氣喘，澀巴巴地問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戰雲緩緩道：「濃烟排不出去，就一定從爐門處外冒，在地下幹活兒的人一定受不了，他們一定出來，咱們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咱們的行動何時開始？」

戰雲沒有回答，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座四四方方矗立在暗影中的通氣口，右臂緩緩的平舉，當他看到濃烟自通氣口的上端昇起時，猛力將右臂向下一沉，疾聲道：「開始行動！」

沈雪雁飛也似的向賭館方向疾奔而去。

戰雲游目四望，突然發現一座假山處也冒出了濃烟，毫無疑問，那裡就是出口，而且出口現在已經打開了。

他奮力幾個提縱，人已到了假山之中，剛好發現有人從地下一個洞穴中探身而出。

戰雲隱身在一塊巨石之後，待對方整個身子出來之後，猛力向那傢伙的後頸處切了一掌。

那人被濃烟薰得睜眼不開，又在猛力嗆咳，猝不及防，這重重的一掌立刻使他昏迷不醒。

接着第二個人又探身而出。

戰雲如法炮製，在刹那間，一共放倒了八個人，他等了一會兒，不見再有人探身而出，情知地窖中已沒有人逗留了。

此時，庭院中突然响起了一聲輕微的夜梟啼聲。戰雲回了一聲，立刻有幾個身手矯捷女郎奔了出來，沈雪雁也在其中。

戰雲悄聲問道：「如何？」

沈雪雁答道：「一切順利，錦春園的人都被控制住了。」

「可會驚動賭客？」

「沒有，只是暫時關賭館的門。」

戰雲取出一幅手巾紮在臉上，遮住口鼻，疾聲道：「快將巾帕紮上，下面濃烟薰人，動作一定要快，而且不能張口說話，以防濃烟嗆喉。」

他領先走進洞穴，下面竟然鋪着齊齊整整的石階。

（未完・一）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道隱大千世界　無爲一代天嬌

上文提要：古月蟬、張半仙加上客串的鍾玉郎，誘捉了徐不凡，這邊斷腸人積極搶救徐不凡，爲他向無根大師報訊，火眼道人以人作餌，誘出無根比招，無根願輸淸舊賬，救走徐不凡。鍾雪娥先獻出僞詔作爲交換書函的保證，查知太監總管褚艮是四衣衞的首腦，還有褚鵬傑是他第三侄兒，現任山東總督，正懸賞捉拿徐不凡。徐不凡不聽鍾雪娥的勸告，不離開山東……

那是一個不眠、也不能眠之夜。

和尚忽然寶相莊嚴起來，雙目垂簾。

南郭先生對胡姬點了點頭，並沒言語。

胡姬也點了點頭，却已明白，道：「芥子納須彌，大和尚已悟禪機，先生你能解得，不也幾於道了。」

三人的靈台，登時一片光明，眼觀於鼻，鼻觀於心，都冥想起來。

那靈台的光明，也驅走了黑夜，帶來了黎明，而黎明的曙光，終又令大地呈現一片光明。

天亮了，冥想的胡姬，忽然聽到了細語低聲。

「姊姊，邋遢和尚歸毛坑。」

是小江虹的聲音，隨聽小艾芙一聲輕笑，但接口的却是另一個嫩嫩的嗓音，道：「你們說甚麼呀？打甚麼啞謎兒？」

胡姬不用睜眼，已知是妖眼。

艾芙也壓着嗓門兒，道：「你不曉得，這和尚寃得我們好苦，有一次，我和小妹子想用扛子把這邋遢和尚抬起來，丟入毛坑，不料……」

「你們抬不動他，於是……」了不得，當眞是妖眼，竟像親眼見到一般，人家尚未說出，她倒接了口，只聽她格格笑道：「於是，大力再大力，驀可裡，扛兒斷了，你這兩個小妹子，沒抬動和尚，倒跌痛了屁股。」

江虹哎呀一聲，叫道：「原來你見到了。」

艾芙說：「小妹子，你忘了，她是妖眼呀！」

江虹說：「當眞？怎麼沒兩樣。」

艾芙道：「別瞧了，她有一雙千里眼，藏在心裡頭，除非你把她的心兒挖出來，才能瞧得見。」

小江虹老實，竟信以爲眞，胡姬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眼也睜開來了，叫道：「小虹兒，你過來，休聽她胡說。」

那知搶先投入胡姬懷裡的，却是江虹身後的秦娥。江虹跺脚道：「不行，師傅婆婆又沒叫你。」上前就拉扯。

胡姬伸出一隻胳膊來，笑道：「瞧她怪可憐的，來，師傅婆婆懷裡有的是地方。誰都疼。」

艾芙道：「怎麼又是師傅，又是婆婆了，而且也不是你的。」

江虹在胡姬懷裡扭過頭來，道：「難道她不是你的啞婆婆，又是師傅，你的，當然也就是我的，師傅婆婆，你說呀，是不是呀？」仰起頭兒來，又道：「姊姊不講理，她叫鳩盤婆那魔婆作祖師婆婆，我如何叫不得你作師傅婆婆。」

胡姬樂得面紗直顫，樂得合不攏嘴來，又那能說得出話來，只把江虹摟得緊了。任那江虹又擠又推，秦娥却閉着了眼兒，霸佔住胡姬的大半懷抱。

却聽和尚的呵呵笑聲從門口傳來，說：「邋遢和尚未歸毛坑，吃奶的娃

娃們倒歸了婆婆懷抱，阿彌陀佛，可憐的小芙兒，婆婆的懷抱，再也容納不下你了。」

一瞧，和尚在門口，作勢要逃，分明怕了這三個妞兒，若是瞧形勢不妙，就立即逃之夭夭。

南郭先生道：「和尚，回來，你且看看，可是逃得了的。」

和尚回頭一瞧，敢情來了文匡宋，已堵住了門口。叫道：「觀世音菩薩，婆婆救苦救難，救我和尚則個。」

胡姬笑道：「我還怕臭了我這屋子哩，和尚，你告個饒，我就叫她們饒你這遭兒，不把你抛入毛坑。」

忽聽遠遠傳來了呵呵笑聲，循聲向窗外一瞧，只見岷江漁隱的蒼髯在晨風裡飄展，大踏步而來，身後是吳桐君，帶着兩個挑着食盒的伙計。

胡姬道：「虧他們想得到。」

胡姬懷中的兩個女娃娃，連同艾芙，都跳了起來，大叫爺爺，奔出門去了。

南郭先生嘆了口氣道：「好，師傅婆婆成了衆人的師傅婆婆，爺爺也成了衆人的爺爺，我……」

和尚笑道：「窮酸可眞酸了，酸溜溜的。」

胡姬道：「誰教你鎭日……該說是鎭年累月，繃着臉兒。」

南郭先生竟也笑口常開了，道：「却好過和尚從毛坑邊上救回來，和尚，你不怕笑得早了些。」

和尚大笑呵呵，說：「以往，只得一個小芙兒替我搔癢兒搥腿，如今加上了兩個小妞，你說，我和尚樂是不樂？啊呀！胡姬觀世音，救苦救難。」

縮身，滴溜溜一轉，已轉到胡姬背後，只見三個妞兒擁着呵呵笑的岷江漁隱走了進來，滿面紅光。左邊胳膊上吊着江虹，右邊胳膊上吊着妖眼。

南郭先生這才定睛把妖眼瞧得明白，簡直分不出三個姑娘究竟那一個年長些。一般兒的玉琢粉裝，只有一宗，妖眼布服粗衣，心想：怎生也找一套一般兒的衣裙來給她換上。

那胡姬也注意到了，道：「那一式一樣的衣衫，原縫製了五件，尚有三套，我已帶來了。」

敢情南郭先生心下想，竟不自知的，嘴裡也喃喃地說了出來，連他自己也不禁失笑了。

因爲能把妖眼秦娥和艾芙、江虹能分別得出來的，只有衣衫，其實一點也看不出有何異處了，豈僅妖眼不妖，甚至看不出她有一身絕世的功夫。

南郭先生從小江虹和文匡宋口中的描述，簡直把秦娥誇大得似神仙了。他不能不信，因爲出自文匡宋之口，但實在又令他難信。

胡姬已迎上前去，道：「你們休再和爺爺胡鬧了。」携着秦娥的手，說：「跟我來。」

當眞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去了一個，還怕另兩個不跟了去。

那吳桐君已吩咐夥計，把挑進來的食盒打開，和尚一瞧，就流出口水來，道：「吳桐，今而後，你這名兒可得改一改了。」

吳桐君一怔，岷江漁隱道：「你見過狗嘴裡長得出象牙來麼？別聽他的。」

吳桐君笑道：「請教醉大師，如何改？」

「不同君，」和尚說：「你心目中可還有咱們，火鳳凰一到，你就把精緻的美點，一股腦兒搬了出來。」

吳桐君也笑呵呵，道：「醉大師，你可寃枉我啦，我店中夥計言道：是孝敬火鳳凰姑娘的，可要做得精緻些。於是，大夥兒挖空了心思，徹夜不眠，這糕點豈僅我未嚐過，連見也不曾見過，各位，你們來瞧瞧，可是別出心裁？」

可不是別出心栽，那不是食盒，直是花籃，只見滿籃栩栩如生，嬌花吐艷，盤裡更襯托了綠葉花枝，乍看，那像是點心，分明是鮮花。

和尚一見，慌忙把手兒縮到背後，吳桐君得意地一揚眉，道：「不是我誇口，蜀中精製點心的師傅，都聚在我那梧桐居中，原已名聞遐邇，這番不僅孝敬火鳳凰姑娘，更來了兩個天仙下凡的姑娘，怎會不挖空心思，只可惜路遠天涼，送來已冷了。」

吳桐君說着，向四處掃了一眼，道：「却是我有個不情之請，武林三聖，望重德高，有道是英雄久見亦常人，原本也是隱逸之士，是以不敢奉請入住市廛，但三位姑娘和……」

「胡姬，」南郭先生說，他知吳桐君對胡姬略有所聞，却不知該如何稱呼，是以接口道：「你說得也是，我這茅屋也太小了，簡直無容身之地，有胡姬前去照顧，倒也不怕三個女娃娃不聽話。」

吳桐君忙道：「在下正是此意，還有漁隱老爺子，也不該再留在那江上孤舟中了。」

「還有，」和尚說：「梧桐居也就順理成章，改爲廣寒宮了，或者改爲瑤台，因爲今而後，就成了嫦娥仙子居。」

岷江漁隱道：「和尚是從不正經說話的。」

和尚瞪眼道：「我惱他目中沒有我和尚。」

胡姬笑道：「只怕人家邀請你，你也沒那個膽兒。吳桐君，你那裡人客衆多，毛坑必然也是深的。」

那吳桐君可不知怎生提到毛坑，只知是在打趣和尚而已。

南郭先生點頭道：「好好，加上一個岷江漁隱，更不用擔心她們惹事生非。」

言尚未了，陡然間，眼前一亮，霓裳羽衣飄然而出，尤其那吳桐君，

更是睜大了眼兒，驀然一見，竟認不出誰是火鳳凰。當眞，宛若是仙姬下了瑤台，三個姑娘一般兒裝束，一般兒美，從門中飄然而出。

那胡姬不但替妖眼換上了霓裳羽衣，而且一般兒把三個姑娘梳成雲鬢堆鴉，又是一般兒高矮，一般兒肥瘦，一般兒美艷，一時之間，乍眼一見，如何分得出來。

那秦娥自幼在崆峒山上，何異與世隔絕，便連粗布衣裳亦沒多兩件，何曾穿過這般的羽衣霓裳，那初昇的旭日已爬上了草堂的窗櫺，更映得三個姑娘的臉兒似花嬌艷，只瞧得屋中各人嘖嘖連聲。

呔！和尚叫道：「胡姬，敢情你會變戲法兒，老漁兒，你來幫我認認，那一個是咱們的小芙兒。」

樂得三個女娃娃都大叫爺爺，你推我擠，奔到岷江漁隱面前，都叫道：「是我呀！」

岷江漁隱樂呵呵，說：「可是我老眼昏花了。」

胡姬道：「老眼昏花不更好，一個變成了三個，不就都是你的乖孫女。」

南郭先生連聲叫好，道：「胡姬，你這法兒眞不錯，若然連我們也難分辨，別人更難分了，一旦有事，小芙兒便無處不在。」

胡姬道：「我也是偶然心動，火鳳凰同一時間，出現在不同地方，你們想想，韃子會不會嚇得疑神又疑鬼。」

其實，三個姑娘一出聲，便已分辨出來了，吳桐君叫道：「三位姑娘請過來。」

何用他叫，妖眼一瞧見桌上食盒，早奔了過去，便江虹生長在中原棧中，又何曾見過這般精美的點心，都愛不釋手，少不了和尚也搶上一份。

南郭先生把冷落在旁的文匡宋喚了過去，道：「去知會令師一聲，我可要把你留下在身邊了。」

文匡宋點頭道：「自當聽候差遣，先生運籌帷幄，豈可身邊無人，我這就去來。」

南郭先生隨對胡姬和文匡宋一再叮囑，胡姬笑道：「小芙兒別看她年幼，像仍是個長不大的孩兒，我且問你，可曾見她闖過禍來，何況還有一個妖眼，你休小看了秦娥，放心去開你們的一元大會。」

當下喚過三個姑娘，道：「咱們也該走了。去到梧桐居，還會少了美點佳餚？」

說得一聲走，艾芙對秦娥、江虹一使眼色，跑到門口，才回頭叫道：「我們先走一步了，賊和尚，有膽兒，就跟來。」

胡姬忙道：「和尚，別上她們的當，你倒是瞧瞧，甚至那小江虹。」

江虹自知脚下功夫不及艾芙，更不用說秦娥，是以脚下加了勁，却也想在兩人面前顯一顯新練成的九宮迷踪，故爾倒跑到了前頭。

旭日初昇，曉烟氤氳，遠處更迷茫，笑聲漸遠，只眨眼間，三人已奔去無踪。

和尚道：「小江虹脚下分明是那雜毛老道的功夫，慚愧，那妖眼……竟看不出來。」

胡姬道：「你若看得出來，那便算不得崆峒玄微了。和尚，瞧你今而後，還敢不敢爲老不尊，小芙兒是你從小調理出來的，你又豈能再看得出來。」

南郭先生道：「你眞放心，不怕她們闖出禍來。」

和尚大笑道：「你這窮酸下山來才得多少日子，你可知道，小芙兒非但未闖過禍，却造福了一川黎民，川中之民，提起火鳳凰，敬若神明，更難得的是，受到武林中人敬重。」

胡姬道：「我不但放心，而且正想她們去宣揚大會旨意，讓天下人盡知，三聖的弟子，不過還是女娃娃，已無敵天下了，不用說，你們這三聖，更被人敬畏有加。」

南郭先生道：「但她們並非都是我們的弟子。」

胡姬道：「誰說不是，小芙兒不是人盡皆知，是你的弟子，小虹兒是和尚的記名弟子。金眼鵰早已宣揚開去了，妖眼的玄門功夫，便和尚也看不出門派來，崆峒武學，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何況巴鼻老道本就是玄門。」

和尚跳了起來，呵呵大笑，道：「三個女娃娃，三聖的弟子，妙極！」

「三聖的弟子，小小的女娃娃，都已無敵天下。」

「小芙兒更兼有儒、道、釋三家功夫。」

「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流源本一家。」

「爲何小芙兒小小年紀，便已威名遠播，無敵天下？」

「因爲她集了三家之長，集儒、釋、道三家武學於一身。」

「這豈不比大會說教，更能消弭門戶之爭。」

「讓天下武林知道，分則功散力薄，合則力强，分門別派，何異把武學禁錮於門戶之中。」

「不見門外天，天外更有天。」

「別派分門，何其愚昧，何其愚不可及。」

「試想一想，若是誰還敢再有門派之爭，不要說三個女娃娃，三聖至尊了，便是三個女娃娃怒斥一聲，誰還敢不罷爭。」

「你一言，我一語，不僅是和尚與胡姬，連平日道貌岸然的南郭先生，也越說越興奮，直到岷江漁隱、吳桐君，也忍不住插了嘴，三人才住了口，望了一眼。

岷江漁隱也去了，那吳桐君可是遍交天下英雄，日與武林中人往來，這些話可是關起門來說的。

那吳桐君是何等人物，見他一開口，便都住了口，便明白了，道：「艾姑娘殺官劫庫，周濟黎民，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路，造福一川，可不是今日，今日艾姑娘獲得曠世奇緣，也不過是統之在道，武功更精進而已，誰不知道從小就得醉大師替姑娘紮下根基，稍長得列南郭先生門牆，傳巴鼻道長奇門遁甲之事，不脛而走，盡人皆知，誰敢說不是三聖弟子，而且早已傳遍了天下武林。」

岷江漁隱道：「說的如何不是，也許各位尚不知曉，便因三聖的弟子，我那小芙兒的事蹟，傳開去後，日來那武林中人前來與會的，原本不來，也改變了主意，日夜兼程而來。」

吳桐君接口道：「不僅徐州的鷹爪門，句容的茅山劍派，連更遠的括蒼派，皆已由掌門率領門下弟子日夜兼程趕到了，那尚在道上的，更不絕於道，南七北五，一十三省，那一省沒幾個名門大派，盡皆心懷虔誠，前來與會。」

岷江漁隱道：「可把吳桐君忙得不亦樂乎，梧桐今日起，開大門，不是做買賣，而是專爲接待天下武林，附近幾條街上的大小客棧，全都包了下來。」

南郭先生皺着眉，却難掩喜悅，道：「這是怎說，原本不張揚的，如今倒更勝往年了。」

吳桐君道：「聞得三聖的一個年紀小小的女弟子，已威名震天下，誰不盼望前來一瞻三聖風采。」

和尚呵呵笑道：「只怕來瞻仰月裡嫦娥的風采倒是眞，那夏王、宋王、册封爲后之事，不用說，也已傳遍天下了。」

胡姬也笑道：「如今，却不僅是一個嫦娥，仙姬也下瑤台了。」

南郭先生忙道：「既然如此，吳桐君還不請回，只是有勞了。」

吳桐君慌忙答禮，道：「三聖爲武林造福，在下能小盡棉薄，眞萬千之幸，不僅是在下之光榮，亦是大家光彩。」

和尚道：「好了，好了，胡姬和老漁兒也快走吧，三個女娃娃瘋瘋癲癲，說甚麼也得管束些兒，可惜我和尚……」

胡姬道：「你和尚大瘋，我擔心是大瘋和小瘋凑在一起，倒會有事故發生。和尚，還是擔心你自己吧！」

說着，已站了起來，道：「老啊，老爺爺，倒像三個女娃娃都是從小在我懷裡長大的，一離開我，我就像少了甚麼。」

和尚酸溜溜的道：「可有得你們得意的，樂的啦，一個是衆人的師傅婆婆，一個是衆人的爺爺，可憐我和尚，再沒人記得我啦。」

已走到門口的胡姬，回過頭來笑道：「誰說沒有，她們的鞭兒、牙兒，都記得你，還有那毛坑。」

「毛坑，甚麼毛坑呀！」

三個女娃娃放慢了脚步，因爲已來到了城廂。

江虹仍念念不忘，因爲未能以牙還牙，和尚昨晚又嚇得她魄散魂飛，那口氣兒仍懋在心裡頭。

「姊姊，咱們還沒把那邋遢和尚扔入毛坑。」

艾芙道：「毛坑，就是最髒、最臭的地方。」

可憐的妖眼，竟連毛坑也不曉得，樂得江虹噗嗤一聲，登時忘了和尚，拖了妖眼就走，說：「長安雖好，那及得錦繡芙蓉城，我帶你見見世面去。」

秦娥說：「又臭又髒的地方呀，我才不去。」

艾芙心中一動，道：「又臭又髒，而且最邪惡的地方，你們可知是那裡？不是毛坑，蒙古韃子的行宮，走，你們跟我來。」

但艾芙不走，反而轉過身來，把秦娥和江虹瞧了又瞧，道：「當眞，乍眼一見，你兩個一模一樣。」

「你兩個也是，」江虹瞧瞧艾芙，又瞧瞧妖眼，道：「若隔遠些，連我也分辨不出你們兩個來。」

秦娥嘻嘻笑道：「想不到胡姬易容有……有……」

忽然不笑了，妖眼又現妖光；艾芙也把眼兒瞪大了，瞪着妖眼，道：「易容有術？」

江虹叫道：「你們做甚麼呀？你瞧我，我瞧你，怎又不說話兒了？」

秦娥不理她，道：「化醜爲姸難，化姸爲醜，可容易之極，她會不會……會不會……」

艾芙和秦娥像是心意相通，只那麼互相瞧一眼，便知對方心裡想甚麼，艾芙點了點頭，道：「啞婆婆不啞，醜婆婆自也可以不是眞醜的。妖眼，等咱們回去，一聲：一、二、三……」

「還你師傅一個千嬌百媚、百媚千嬌的美人兒，就這麼辦。」

艾芙道：「現在，辦正經事要緊，妖眼，可還記得長安城，探馬赤軍的軍營？」

秦娥是崆峒老人從屍骸堆中拾起來的，那屍骸堆中，當然有她父母在，艾芙的娘在潼關死難，她那戰死沙場的爹屍骨無處尋，是韃子，誰不滿手血腥，不是死有餘辜，鋤奸懲惡，即是行善，多殺一個韃子，便是多救更多生靈。

秦娥眼中的妖光，變成了寒芒，道：「那還等甚麼？」

艾芙道：「跟我來，小妹子，到了韃子的行宮，你走前門，妖眼，小妹子在前面一現身，咱們兩人在後面就動手，這一來……」

「四方八面都有火鳳凰。」妖眼說。

江虹道：「姊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在前現身誘韃子，却不明白，你

們只兩人，怎能四方八面都有火鳳凰？」

艾芙道：「小妹子，我和妖眼都會分身法兒，走啦。」

艾芙在前，樂得在後緊隨的江虹心花怒放，道：「同一時間，四方八面都是火鳳凰，火鳳凰無處不在，嚇也把韃子嚇死了。」

「只不過，妖眼，咱們只殺韃子，行宮中的婦人女子，可是從民間擄劫來的，再有那漢軍，可是被逼的，記住了，只殺韃子。」

便江虹雖今非昔比，看看到了行宮，亦落在後面了，艾芙道：「妖眼，說不得，要委屈你一些日子，在這些日子中，你不是妖眼，妖眼不存在了。」

「只有一個火鳳凰。」妖眼道：「胡姬的用意，我豈有不明白的，我早明白了。」

「還有，」艾芙道：「行宮中，可有一個大魔頭。」

「天都上人，」秦娥道：「好啊，今兒我先會他一會。」

艾芙道：「不僅是你，我也想會一會，咱們才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殺韃子，不過是……」

「火鳳凰向他們報個到兒，先施一點下馬威。」

「甚麼下馬威啊？」已有些兒氣喘的江虹趕上了，只聽到這後一句。

艾芙道：「來此已是行宮，小妹子，我和妖眼殺韃子，却不准你動手。」

江虹叫道：「那可不行。」

艾芙道：「你是最聽話的小妹子，是不是？第一樁，你一亮出金絲軟鞭來，可就不是火鳳凰了。第二件，我有更了不得的大任務給你，你在行宮門口一現身……」

「魄散魂飛。」江虹道：「只恨爹娘給他少生了兩隻脚。」

「你若亮出金絲軟鞭呢？還能不能嚇得他們魄散魂飛，不亮出金絲軟鞭，又如何殺韃子，你明白了嗎？小妹子，不是不許妳殺人，而你想想，你一現身，就把他們嚇壞了，陡然間，眼前的火鳳凰失了踪跡呢？」

「鬼呀！」江虹樂了，道：「不用說，更嚇得他們三魂少二魂，七魄失了六魄。」

「嘿嘿，」艾芙說：「這時間，左宮右宮後宮，無數韃子的人頭落了地，已經少魂失魄的韃子，你不用殺他，是不是已活生生被嚇死了，還用你去殺麼？」

「但我，做甚麼呢？」

艾芙道：「你想想，小妹子，明明火鳳凰在宮前現身，左宮右宮後宮的韃子，却同時落地，小妹子，你想想，同一時間，火鳳凰却出現在芙蓉城中，施施然走在街頭。」

江虹心花怒放，叫道：「當眞是嫦娥女來了月殿，不用說，登時轟動了芙蓉城。」

「那時，火鳳凰眞成了鳳凰仙子，不然怎會在行宮殺韃子，同時又出現在街頭。」秦娥道：「這就是你師傅婆婆把我們易容成爲一模一樣之故。」

江虹跳起，喜孜孜叫道：「好啊，我這就去，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梧桐再相見。」

江虹當先跑了下去，直奔宮門，艾芙忙道：「妖眼，你明白麼？」

秦娥點頭，道：「小妹子若不是現身就走，遇上了天都上人，那還了得。」

「呔！」

「你怎能怪我呀！誰教你精靈得令我……」

如今秦娥再想冷不防親她的嘴，可沒那麼容易了，何況知道秦娥本性難移，艾芙加了提防，只一沉右肩，已滑出去了，叫道：「你往左，我往右，記住了，韃子死有餘辜，不准傷害無辜。」

那太陽已升高了，眞箇是光天化日，但兩人一晃身，那江虹本就有江上飛虹的美譽，如今更快如一縷輕煙。艾芙兩次大鬧行宮，她可是初來乍到，霍地一塌腰，收住勢子，呔！

其實她還未叫出口來，宛若一縷輕烟，由散而聚，衣袂飄飄，眞箇似從天而降，那行宮中的韃子，自耶律可兒郡主率領的六十四兵騎，狠狽而回，宮門中如何不加强戒備，人人都算計着：單人獨鞭，兩番大鬧行宮的火鳳凰，早晚必要前來。

是以江虹宛若從天而降，那宮中全都親眼見到過火鳳凰，只不過是從遠處，自然更難分辨，早發起一聲喊來。

江虹最惱恨的，當然是耶律郡主，叫道：「呔！爾等聽眞了，快快叫耶律那丫頭出來受死！」

不料話聲未落，只聽宮左宮右，喊聲、慘呼聲已轟然沸騰。江虹從未見過妖眼用過兵器，艾芙却是知道的，抓一把土兒一撒，韃子就難逃活命。不料艾芙和妖眼這麼快就動手了，既然她已亮了相，不走，更待何時，趁宮門才閃出一片紅霞，宮門口的韃子嚇得擠在一起，手中槍上的紅纓在陽光下飄展，也聚在一起，如何不閃出一片紅霞。江虹早一晃身，又復成了一縷輕烟，往來路上如飛而去，到了城廂，才放慢了脚步，也現出了身來，姊姊吩咐她施施然，就是說，衣袂飄飄，步下蓮生，那還不容易，把一步變作兩步。

艾芙兵退三路，回到芙蓉城之日，眞個是萬人空巷，即使沒見過，也聽過無數次描述了，何況，那衣裳，那美貌，人間世，那還找得出第二人來。尤其是街頭的韃子，突然撤出城去了，全都知道是火鳳凰又回到了西川，即將出現在芙蓉城中，是以江虹施施然，一出現在城廂，登時轟動了，而且轟傳開去，却有一宗，江虹所

經之處，人又不僅讓路，若還有聲，那就只有唸佛之聲，只有那追逐在後的孩兒們的口在齊聲唱。

唱甚麼？江虹一怔，這不是那日打金錢板的人小老兒唱的麼？

如何不是，只聽歌聲越來越響，因爲追逐的小孩兒越來越多，只聽唱道：

……火鳳凰，從天降，來到西川，宛若是，嫦娥女，下了月殿，還似那美仙姬，降落塵寰……

這必是那日小老兒街頭一唱，便唱開了去，連小孩兒都已朗朗上口，都會唱了。只樂得江虹也想唱上一份，不行，人家當她是火鳳凰，那有自家唱自家，心下得意，那朵朵開的心花兒，也就開在臉上了，更見遠處奔來的人，一到近前，便肅立兩旁，更有無數人拱手的。

就在那工夫，忽見有四人抬着一頂轎，如飛而來，走在前面的，竟是金眼鵰。

江虹那一聲金叔叔還未叫出來，金眼鵰一飄身，已到了近前，低喝道：「你忒也胡鬧了，還不坐進轎去。」

江虹道：「我……沒胡鬧呀！」

金眼鵰道：「此非談話之所。」

隨向四處一拱手道：「火鳳凰姑娘遠來，我等特來迎接。」

江虹格的一聲笑，在金眼鵰耳邊道：「好哇，金叔叔，敢情你也胡鬧，明知是我。」

當眞一物治一物，江虹唯有在金眼鵰面前，才不敢放肆，恰好轎已到了跟前，慌忙鑽入轎中。

那抬轎的四個漢子，步行如飛，迅速把孩兒們的唱聲拋在後面，只見街上人在奔走，只聽火鳳凰來了之聲，不絕於耳。

連江虹也怔住了，不料姊姊的名兒，在芙蓉城中如此响亮。只要一聲火鳳凰來了，登時萬人空巷，艾芙在人們心中，不僅是嫦娥、是仙姬，簡直成了佛菩薩。

那轎直抬入梧桐居，進了大門，才停了下來，江虹一鑽出轎來，只見大堂中，黑壓壓，高一頭，低一臂，全是來聚會的武林中人，一見江虹，轟然起立，那近兩月中才聞名而來的，可都是聞名未眼見，一睹間，却又鴉雀無聲，只有張大嘴，瞪眼的份兒。

金眼鵰知道全誤會了，慌忙道：「各位休得誤會，這是小姪女江虹，並非火鳳凰艾姑娘。」

吳桐君已走上前來，呵呵笑道：「便我也幾乎認不出來了，各位，這位是江中岳三爺的千金，雖不是火鳳凰，但一般穿着時，確也難於分辨！」

「而且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

只見岷江漁隱排衆而出，還笑呵呵，道：「你這三個小淘氣，去了何處？還道你們早到了。」

江虹橫掃了一眼，道：「咱們去報個到兒，你們瞪着我做甚麼？去韃子的行宮呀！」

岷江漁隱和金眼鵰可笑不出來了。江虹道：「報到兒，就是去行宮殺韃子。」

岷江漁隱急了，道：「怎生只得你一人回來？」

江虹道：「爺爺，怎麼你還不明白，打旗兒的先上，我在行宮一現身，嚇得韃子魂飛魄散，不就來了這裡。姊姊和妖眼殺了韃子，隨後就到，姊姊說：這叫做下馬威。」

岷江漁隱急得一跺脚，但堂中天下英雄羣聚，可不能示怯，吳桐君忙道：「各位，請坐。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流源本一家，這位江姑娘，其實亦是三聖弟子，各位聞名的只有一位小鳳凰，好教各位得知，其實有位姑娘，乍看簡直不能分辨。不僅衣着一模一樣，武功亦盡得三聖眞傳，否則又怎能稱三聖一元，另兩位隨後就到了，屆時必請出相見，各位請多飲一杯。」

原來吳桐君回來後，派出人去，分別知會前來與會的天下武林中人，那廳堂中，時刻川流不息，都設宴招待。

一時間，只聽議論紛紛，竟還不知有三位武功品貌一般無二的姑娘，遠的不說了，火鳳凰回到芙蓉城的消息甫一傳來，韃子兵騎立即龜縮起來，這又大鬧行宮，殺韃子，施下馬威，如何不駭然，尤其是美貌如天仙，更可見傳聞非虛妄，又能不驚訝而又肅然生敬。

岷江漁隱道：「還不隨我進去。」

當下岷江漁隱在前，金眼鵰與吳桐君在後，擁着江虹，進到內堂。

金眼鵰道：「當眞不知天高地厚，那天都上人便在行宮，豈僅行宮內外，皆有韃子精兵把守護衛，更有耶律郡主的六十四女兵騎，霍爾王子身邊亦高手如雲，再加上特穆爾更派了不少頂尖兒的高手前來，你們好大膽，竟敢……」

江虹却嘻嘻笑，道：「若不是恁地，那還算甚麼下馬威，金叔叔，你道姊姊日行千里，趕回來做甚麼？不就是要會會天都上人。」

岷江漁隱緊鎖雙眉，道：「便武林三聖也絲毫不敢輕視，你們忒也太大膽了。」

只見門後轉出胡姬來，雖然面紗遮面，但顯然面露微笑，道：「這就是所謂關心則亂，老爺爺，還有你們，儘管放心，若我算計不錯，她們也該回來了。」

言尚未了，內堂光影微暗，只見艾芙和妖眼笑靨如花，雙雙携手，走了進來。

江虹早迎了上去，叫道：「你們殺了多少韃子呀？」

妖眼道：「誰耐煩計數，你呢？小妹子哥哥。」

一聲小妹子哥哥，那岷江漁隱自是吐了口長氣，金眼鷳的金眼也放光來，吳桐君只是莞爾，可不是白擔心了，既然嘻笑如故，那像是遇過兇險的。

吳桐君道：「兩位姑娘辛苦，何不請坐下說話。」

江虹道：「不行，快告訴我，姊姊，你們可給了下馬威？向那魔頭報了到兒。」

艾芙忽然大喜叫道：「來得好，正要找你。」

只見內堂門口，文匡宋正快步走來，道：「先生果然算計不差，三位姑娘眞去了行宮，特命我趕來。」

妖眼道：「可惜你遲了一步啦，咱們已把行宮攪得天翻地覆。」

艾芙道：「若不是那老禪師突然現身……」

驀聽一聲：阿彌陀佛，眼前人影一晃，醉菩提現出身來，而且合十，趺坐在那正中案上，道：「善哉，小芙兒誠心禮佛，我老禪師怎不現身出來。」

和尚合十，竟也寶相莊嚴，艾芙狠狠地啐了一口，道：「你這賊和尚也配稱老禪師。」

岷江漁隱呵呵笑道：「當眞是賊和尚，你打那兒鑽出來的？」

艾芙道：「爺爺，還用問麼，賊和尚當然從樑上，我若不把妖眼的手腕扣住，賊和尚，你早下地獄啦。」

原來艾芙不是携着妖眼的手，而是扣住妖眼的手腕，敢情和尚早溜了進來，躲在樑上了。

文匡宋忽然眼睛一亮，興奮道：「艾姑娘，你是說那聖燈寺的老禪師？」

艾芙點頭道：「正是那位老禪師。」回頭對醉菩提道：「和尚，你可知道，爲甚麼我不許妖眼把你打下地獄，因爲我也正有話對你說。來來，大家都坐下了。」

和尚仍趺坐在案上，三個姑娘擁着胡姬，在左面一排鏤金的椅上坐了，吳桐君敬陪末座，上首是岷江漁隱與金眼鷳。

當眞那和尚是正經不起來的，一見三個姑娘擠在一起，倏地乍眼一見，也分不出誰是誰非，害得大笑呵呵，道：「老漁兒，今後不怕你和我爭了，三個女娃娃，你一個，我一個，剩下一個，胡姬，就給了你吧。」

文匡宋心急，忙道：「請教艾姑娘，老禪師現在何處？」

艾芙却瞪了眼，道：「和尚，你若是再打岔，我教妖眼趕你出去。」

艾芙這才說出大鬧行宮的經過來。

原來江虹在行宮大門外一現身，韃子嚇得發起喊來，自耶律郡主連一個江虹也沒擒到，反而傷了幾個女兵騎之後，回到行宮，那會不加強戒備，知道江虹已現身，火鳳凰必也來了，是以，宮門外一聲喊，那時刻都整裝待發的韃子，立即奔向宮門，那料宮左右，也同時發起喊來，而且慘呼之聲，不絕於耳，簡直像四面八方，皆有敵方的人侵入行宮，那耶律郡主尚未動身，早已紛紛來報，不但宮門外來的是火鳳凰，宮左宮右，也同時出現火鳳凰，而且簡直不知火鳳凰用的是甚麼兵器，分明空着雙手，又並未發出暗器，但一揮手，韃子兵非死亦傷，紛紛倒地，連縱橫疆場，戰無不勝的耶律郡主，亦駭得手足無措，火鳳凰竟同時出現在宮中各處，而且揮手便能傷人，如何不大駭，顧不得迎敵，亦不知往何處迎敵，因爲宮中到處都出現了火鳳凰。

那耶律郡主即刻傳令，退守聽雨軒，一面派人去宮後靜室稟報天都上人。

原來那霍爾王子已被特穆爾入川的人馬軟禁在聽雨軒中，由天都上人嚴加監守，其實眞正監守霍爾王子的，是耶律郡主，那霍爾王子有一個漢人的母親，更對火鳳凰艾芙一往情深，如何能瞞得過她，這一來正中下懷，正可時刻爲伴，更怕火鳳凰是爲救霍爾而來，是以趕緊兵發聽雨軒，六十四女兵騎的六十四張勁弩，嚴加守護。

那艾芙豈是爲霍爾而來，更不知霍爾被軟禁在聽雨軒中，却想引出天都上人來，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竟連醉菩提這賊和尚，提起天都上人也爲之色變，艾芙自不敢輕視，有了妖眼在身邊，無論如何，也能全身而退，不過想試一試這天都上人有多厲害。

「那知，天都上人尚未現身，那老禪師突然現身出來。」

艾芙掃了各人一眼，對文匡宋道：「老禪師乃是得道高僧，何況有恩於我。爺爺，你可還記得，我曾對你說過。」

岷江漁隱道：「如何會不記得，我亦曾對醉大師言及，便他也愕然，不知有老禪師其人。」

醉菩提肅容道：「小芙兒，你說他袍袖鼓風，只一拂袖，那寺門便飛出老遠，韃子兵便遠在十數丈外，亦被狂飆勁力捲掃倒地？」

「正是，」艾芙道：「和尚，你那無相神功威力之大，已是我平生僅見了，却那及得這老禪師的一半兒。」

和尚道：「那老禪師可曾作獅子吼！不僅袍袖鼓風，而且連身子也暴長了？」

「正是，」艾芙道：「簡直像天神一樣。」

和尚無比肅容，道：「說下去，那禪師突然現身又如何？」

艾芙道：「那時我和妖眼一左一右，剛會合在一起，老禪師突然現身出來，合十道：「善哉，上天亦有好生之德，你二人休多傷無辜，跟我來。」

艾芙轉向妖眼，道：「你可像我一樣，也心頭一震？」

秦娥道：「當眞怪事，那老和尚不過嘴唇微動，我不僅心頭一震，手上也發不出眞力來。」

「而且，」艾芙道：「身不由已，竟跟隨着他，飄然越墻而出。」

「眞邪門。」妖眼道：「兩條腿竟不聽使喚了，但我知若眞氣沉凝，虛無玄微，他是奈何我不得的，因見你跟他走了，怕你有失，故也緊緊跟隨。」

艾芙道：「壓根兒我就沒抗拒，老禪師突然現身，必有原故，我是情願跟隨他的。」

「嘿！」妖眼道：「這老和尚有心要試試我們的脚下功夫，眞是班門弄斧，小妹子哥哥，可是這麼說的。」

艾芙笑了，道：「妖眼，咱們不過未曾落後而已，不也始終落後老禪師一步，那老禪師停下步，也轉過身來，笑道：崆峒玄微，果然高深莫可測。師傅婆婆，原來這老禪師知有崆峒，而且知道我們的來歷。」

一聲師傅婆婆惹得在座的人都不盡莞爾，妖眼的小妹子哥哥，江虹的師傅婆婆，正可見兩個女娃娃天眞未鑿，不料艾芙竟也有樣學樣，叫胡姬做師傅婆婆，但誰也沒打岔，都急於要知究竟。

胡姬不自覺摟住艾芙，笑道：「老禪師道德高深，豈有不知的，說下去，後來又如何？」

艾芙道：「原來那天都上人，其實名叫大德八思巴，元世祖封爲國師，修練的是無上密，那老禪師說道：唐元宗，即唐明皇時，金剛智，善無畏，不空三藏，始將密宗傳入中土，再從作密、行密，傳至瑜伽密，稱爲開元三大士，至到唐武宗時，因武三思等三武之厄，武宗一怒毀佛，密宗在漢土從此失傳。」

醉菩提不醉，也不瘋了，道：「這大德八思巴本爲密宗，之所以改稱天都上人，乃是爲懷柔中土，有如重用楊璉眞伽，封爲江南釋教總理一樣，中土奉行的是上乘佛法，故改作釋教稱謂。老禪師顯是爲這大德八思巴而未必有話說。」

艾芙道：「老禪師言道：他之所以駐錫聖燈寺，便是早已算計有今日，此來特爲降魔，吩咐我轉告三聖……」

醉菩提竟也說了聲：「慚愧，那當得老禪師如此稱呼，說甚麼？」

艾芙道：「這大德八思巴雖被元世祖所利用，倒也無多大惡跡，尤其要我和妖眼，務必手中留情。」

胡姬道：「於是，你們就回來了。」

文匡宋道：「不知老禪師現在何處？」

艾芙轉過身來，對文匡宋道：「老禪師却也有話，要我轉告你，說道：盛衰興亡，必有定數，不可强求，說罷，即飄然而去。」

「是回原路而去，」妖眼道：「不用說，是降魔去了，小妹子哥哥，你說多掃興，老和尚不許咱們降魔，咱們巴巴兒趕來，豈不是白走了這一趟。」

文匡宋忙道：「秦姑娘！」

「呔！」秦娥道：「妖眼。」

「是，妖眼姑娘。」文匡宋忙改口道：「正有借重姑娘的妖眼之處。艾姑娘，令師命我匆忙趕來，一者是阻止三位姑娘去行宮生事，令韃子反而提高了警覺，二來是請妖眼姑娘與艾姑娘前往武侯祠一行。」

隨把昨日查探所得，以及南郭先生的吩咐說了，道：「先生說道：若三位姑娘已打草驚蛇，大鬧了韃子的行宮，那就事不宜遲。」

艾芙早跳了起來，江虹更快，叫道：「沒有我哇，那可不行，姊姊，我也要去。」

醉菩提從案上跳下，道：「小虹兒，你也去了，那可不行，火鳳凰無處不在，想想適才你姊姊爲甚麼要你先在宮門口亮相？她二人在行宮中殺韃子，又爲何要你進得城來，在街頭走路？」

文匡宋苦笑道：「江姑娘，別說我們沒有妖眼，光天化日之下，你我可能去來無踪？」

醉菩提興奮之極，這一日，總算到了，三聖一元大會之所以遲遲未能召開，便是來了一個大德八思巴的天都上人，就算三聖合力，也能無懼這魔頭，但一元大會旨在消弭門戶之爭，乃是武術同源，天下一家的和平大會，若在大會之上動起手來，豈不有違大會的意思，而天都上人已來，之所以遲遲不現身，便爲了破壞一元大會，更要把和平大會變成屠場，一網打盡前來與會的武林中人。

而今，好了，不料艾芙與這妖眼一到，都已迎刃而解。和尚如何不興奮。

和尚興奮得直搓手，道：「說不得，我也要發號施令了，吳桐君、金眼鷳，你二人陪伴在小虹兒身傍，出去聽中；大開大門，大宴天下武林，你這小子快馬加鞭，前去把已有老禪師降魔之事，稟告窮酸和你師傅，要他們二人即刻前往武侯祠，說我和尚已隨兩個女娃娃之後，跟踵去了。當然你也不能閒着，因爲你已清楚武侯祠埋下的地雷火炮，以及那左近的暗樁伏卡。老漁兒，你那釣竿今日也派上了用場，不過不是釣魚，而是釣人，武侯祠通往行宮的道上，有一個林子，那地方咱們早已勘查過了。」

岷江漁隱點頭道：「我明白，你是要我不放過通風報信的。」

醉菩提道：「行宮中此刻必已大亂，那特穆爾要一舉打盡與會的天下英雄，我們今日則一舉摧毀他們的陰謀毒計。若讓他們知道我們已動手了，必調派兵騎大舉來援。吳桐君，你當然知道該怎麼做。」

吳桐君道：「必不能讓天下英雄知道武侯祠中韃子曾埋下天羅地網，我們這就出去，大宴羣雄，必然就是歡宴。」

醉菩提頓又故態復萌，吠了一聲，說道：「你這兩個女娃娃聽着了，老虎不發威。你們當我是病猫，輪到咱們來較量了，我讓你們先行一步，倒要瞧瞧，是你的崆峒玄微行，還是我和尚的移形幻影。」

艾芙道：「好啊，妖眼，咱們教和尚口服心服。」

雙雙一晃肩，便已無踪，和尚道：「走啦，小子，和尚也要瞧你的遁甲奇門。老漁兒，別忘了你的釣竿，悄沒聲把人吊在樹上，那可看你的看家本領。」

一時間，紛紛動身，金眼鵰道：「虹兒，你休噘嘴，這門外豈少了韃子的眼綫，你這一出去亮相，便令對方不疑，記住了，務要裝做沒事人兒一般，歡宴天下英雄，噘嘴可是不行的。」

吳桐君不敢怠慢，慌忙出去吩咐，大開大門，並把未到的武林中人也請了來。

那艾芙自然知道路是怎麼走的，道：「妖眼，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宮城外柏森森，你且看來，那柏樹森森之處，便是武侯祠了，你那妖眼，可眞派了用場。」

妖眼嘻嘻一笑，道：「小妹子哥哥，你瞞得了他們，可瞞不過我，咱們日夜兼程趕來，爲甚麼？到了，倒會睡大覺麼，昨晚外面的談話，其實你已聽得清清楚楚。你不想想，可有甚麼能瞞得了我的，你想人不知，鬼不覺，把這三聖一元大會一切阻礙，消除於無形，那傻傻的怯小子所說的暗椿伏卡，其實你已緊記在心裡了。」

艾芙嫣然一笑道：「可知假裝睡着的，不是我一人，難道你不也想施展崆峒玄微，掃蕩妖氛。妖眼，今而後，不准你再叫我小妹子哥哥。」

秦娥說：「怎麼不可以，你本來就是小哥哥，而今又成了小妹子。」

艾芙道：「可知人家都在笑你。還有，這些暗椿伏卡，全是漢軍，可全是被逼的，不准你殺他們。」

妖眼道：「還用你說麼，有三日工夫，三聖一元大會必已曲終人散，咱們閉了他們的穴道，三日後自解，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覺。」

艾芙道：「你還不知道，今日中秋，三聖一元大會每屆皆在中秋月明之夜，本有月圓、人圓，武林大團圓之意，便在今晚了，醉菩提吩咐吳桐大宴羣雄，其意亦在此，席上便有宣佈了，大會十年一屆，韃子如何知曉，只因近兩屆皆在韃子的統治之下進行，是以才秘而不宣，咱們閉那漢軍的穴道，一日便成了，現在你可知道，我爲何要帶你去大鬧行宮，殺韃子？」

「行宮中大亂，那還理會得這裡的暗椿伏卡，不到明日，不會知道全着了我們的道兒。」

「哎喲，了不得。」艾芙笑道：「小妹子江虹，學來學去，只學會那幾句江湖詞兒，也不管用不用得上，用得對與不對，一股腦兒都上了，你却連道兒也會了。」

妖眼也樂得笑了，道：「你是說一根綫兒上的蚱蜢？」

「還有青山不改，綠水長流。」艾芙道：「你瞧，路口那半掩的門兒。」

「還有對角那糕餅舖中的漢子。」

艾芙道：「雖是開着門做買賣，那也好辦，你先進去半掩的門兒。」

「只要發出的聲响有異，不怕不把他引過來查看，你却替他把門掩上。」

「佳節又中秋，不開門做買賣，誰也不疑。」

「對，就這麼辦，人不知，鬼不覺。」

兩個姑娘打人前經過，也不過是一陣風，眼前微暗而已，那還不容易，不用半個時辰，那武侯祠的暗椿伏卡，全着了道兒，艾芙心腸好，只不過閉了那漢軍的睡穴，乍看像熟睡了一般，秦娥那管許多，被她閉了穴道的漢軍，全都瞪着眼，看那天黑又天明，不能動彈，也說不出話來。

艾芙知道秦娥的妖眼雖不能穿墻洞壁，但絕無遺漏的，凡是通往武侯祠的要道出路，甚至連那森森的柏樹，只要濃密得可藏身之處，清查掃蕩了，這才進入祠傍的竹林。

妖眼道：「有人！」

可不是有人，那叢叢幽篁環繞着一大塊空地，秋深葉落，地上舖了一層落葉，只見三人盤膝而坐，正是南郭先生與一僧一道，傍邊侍立着文匡宋。

妖眼一怔，道：「他們可來得眞快，這麼說，甚至地雷火炮，已全被他們清除了。」

艾芙哼了一聲，道：「妖眼，你休得目中無人，天下武林尊爲三聖，而我是三聖的徒兒，呔！你若再胡鬧，我可……」

「小妹子以牙還牙，你可親我一下，我絕不皺一下眉頭兒。」

秦娥一笑跳開，眞不明白，艾芙竟然躲不開，又被秦娥親了一下。

秦娥道：「有其徒，必有其師，小妹子哥哥。」

艾芙眞拿她沒法兒，跺脚道：「師傅婆婆，你順手給她個嘴巴子。」

竟不知何時，胡姬已來到她們身後，艾芙一怔，直羞得滿面通紅。

她以前叫胡姬是啞婆婆，在鳩盤婆面前，叫師傅，當眞，還未改口，亦未出面叫過。江虹叫胡姬師傅婆婆，倒深印在心中了，驀然一見，便順口叫了出來。

直把秦娥樂得撲到胡姬懷中，樂得呻吟起來。

胡姬也笑了，道：「妖眼顚三倒四

，你不也倒四顚三，我才捨不得打她哩。人家怪可憐的。」

妖眼有樣學樣，也猱身而上，道：「那就親我一下。」

胡姬當眞親了她一下，才道：「好啦，我有事吩咐你們去辦，快站好了。其實，妖眼以前當你是小哥哥，後來又成了小妹子，芙兒，我本是你的婆婆，又是師傅，也不能說叫得不對。」

艾芙在臉兒劃了兩下，道：「這麼大啦，還撒嬌兒，不害臊。」

妖眼嘻嘻笑，說：「不知在那魔婆懷裡撒嬌的，又害不害臊？」

胡姬道：「第一樁，不許向和尚胡鬧，每隔十年，今天可才是醉菩提，三聖在武林中人面前，自是德高望重，你們瞧，和尚可不是寶相莊嚴。」

艾芙噗嗤一聲，邋遢和尚如何莊嚴得起來，越是繃着臉兒，越是滑稽像。

胡姬又道：「艾芙，你是三聖的弟子，自要倚立在側，妖眼，可要辛苦你了，當然還有我，說得好聽點，是護法。」

秦娥道：「我明白，防有人來攪亂大會，尤其是那大德八思巴。」

胡姬道：「既然那位老禪師出頭，諒他也不敢了，但若然韃子惱羞成怒，出動了馬兵，就得遠遠把兵馬截住。」

秦娥眉兒一挑，道：「那還不容易。」

「不容易的是，不准傷人，一旦有了死傷，可就不是和平弭爭的大會了。」

秦娥道：「那來這麼多顧忌，但你放心，這也難不倒我。」

「還有我。」胡姬說：「三聖爲防夜夢多，吳桐君歡宴天下羣雄後，這就快率衆來了。」

艾芙道：「我呢？可是要我就去侍立在側，悶死人。」

「不是，」胡姬道：「待羣雄一到，大會開始，你們三個女娃從天而降。」

艾芙道：「我明白了，難怪你把我們打扮成一個模樣兒，只要叫我們在天下羣雄面前露一手兒。」

胡姬道：「小虹兒雖不及你兩個，但也今非昔比了，有你兩個左右扶持，自是也能從天下英雄頭上凌空飛行。」

秦娥道：「好，一個火鳳凰也威名遠播，單人獨鞭，也能兵退三路，令天下英雄盡低眉，何況不是一人，而是三個。今而後，誰還敢違抗三聖旨意，誰還敢逞强鬥狠，興門戶之爭。」

胡姬讚道：「我一說，你就明白了，眞是我的聰明絕頂的小師妹。」

秦娥叫道：「我不是你的小師妹，你是小妹子哥哥的師傅婆婆，也是我的。」

胡姬道：「就是吧，你這就去巡查，不許你傷人，可也不讓韃子傷了咱們的人，否則三聖的尊嚴何在，是以去各條通道查看一遍，看看可有遺漏未清除的暗椿伏卡，再去與爺爺會合。」

秦娥道：「我曉得，通往行宮路上那林子。」

胡姬道：「若無事故，即刻折回，我們自會去和你會合。小芙兒，你這時前去，該是時候了，那吳桐君想已宴罷天下武林羣雄。」

艾芙點頭道：「我明白，三聖弟子艾芙，恭請天下英雄與會。」

「並護送前來武侯祠，去吧。更要記住，與小虹兒會合後，不許離開她半步。」

艾芙即刻走了，臨走仍不忘回頭瞧了一眼，只見三聖宛若三尊石像一樣，雙目垂簾而坐，心想：怎生得來三個大就好了。師傅婆婆怎會沒想到？

但她也不暇多想，即刻奔回梧桐居。那時午刻早過了，只見街道上熙來攘往，佳節逢中秋，火鳳凰從天降，又回到芙蓉城，韃子又龜縮起來，那得不歡欣，梧桐居敞開大門，便在街中亦可見高朋滿座，天下英雄來自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更少不了大小金川，只少了內蒙外蒙，關內關外，少說亦有二百多位，只見小江虹昂然上座，身邊是金眼鵰，站立的是吳桐君，正舉杯道：「各位請滿飲此杯，火鳳凰艾姑娘隨在師側，這就快到了。」

只聽有人呵呵笑道：「艾姑娘有恩於我沂蒙門，更曾與老夫同住一間店中，豈有不識的，各位，上座的便是威名震天下，特穆爾聞名已喪膽，韃子望風便龜縮起來的火鳳凰姑娘，吳桐君，你欺我老眼昏花，可不夠朋友了。」

跟着站起來的是淮海一劍，道：「各位，與艾姑娘曾同住在一個店中的，尚不僅谷老英雄，還有在下，艾姑娘一揮手，便閉耶律郡主的六十四兵騎穴道，在下更是親眼目睹，上座的果然便是艾姑娘，沒錯兒。」

那江虹只是抿着嘴兒笑，可把吳桐君急得手脚無措，艾芙繃在大門口的簷下，豈僅穿街過市，無人見到，便聽中二三百位皆是武林高手，竟也無人發覺，再也忍不住了，心中一動：何不先露一手兒，脚下一點簷口，只聽江虹叫道：「姊姊，快來。」

吳桐君呵呵笑道：「火鳳凰，從天降，這不是來啦，各位請看。」

誰都見了，也都驚得目瞪口呆，只見一位霓裳羽衣的仙子，鵝黃披肩飄風，在透窗的斜陽暉裡幻出異彩來，竟是繞廳一匝，冉冉飛行，落在江虹傍邊。

一時間，廳中竟鴉雀無聲，好半响，才轟然爆發出喝彩聲來，要知身法再快，也不會令大夥兒驚訝，似這般冉冉飛行，豈至見未曾見，簡直聞所未聞，如何不令羣雄驚駭，爆發出

如雷彩聲。

吳桐君也好半晌，才能說得出話來，似這般冉冉飛行，簡直超越了武功的極限，一時間，不知是驚、是喜，還是愛，少不免更多兩分得意，因爲艾芙落在江虹身邊，也就是他的身邊，呵呵！哈哈！「谷老英雄，淮海一劍，兩位，還有，所有見過艾姑娘的，且來認認，這一位又是誰？不瞞各位，三聖三位女弟子，全都是天上仙子下凡來，若那一位也來到，別說谷老英雄你，便我也難分得出來，只怕更要眼花撩亂。」

兩位姑娘手牽着手，肩併着肩，相視一笑，一般笑靨如花，當眞難以分辨，那廳中羣雄聽說還有一位，也一般無二，更是嘖嘖稱奇。齊聲道：「當眞是天上仙子下凡來。」

江虹的眉兒挑了起來，說道：「不是當眞，各位……」

艾芙自得崆峒老人教誨，已明白何謂：「惟能下之，故能上之」之理，道：「各位叔叔伯伯。」

「各位天下英雄，叔叔伯伯，」江虹改口道：「我這姊姊火鳳凰，這入秦中，夷平太白山，逍遙宮掃穴犁庭之後，早已是鳳凰仙子了。」

此言一出，那廳中羣雄中，多有知逍遙宮的，登時驚呼連聲，不僅知道探馬赤軍不敢西出長安，座中豈無家醜不敢外揚的，那自是羞愧、驚喜、又感激，江虹不知，艾芙却一看便明白了，忙道：「各位叔叔伯伯，逍遙宮爲害武林，作惡多端，雖已被犁庭掃穴，那宮中的姬妾嬪妃，多已星散，回返家園，今後再也不敢爲惡了。」

廳中登時歡呼之聲雷動，原來逍遙宮爲害武林，武林中人多有難言，也恥於告人之隱，是以武林中人相逢，皆絕口不提，聞言如何不歡聲雷動。

艾芙一舉手，廳中登時鴉雀無聲，道：「三聖一元，武林一家，逍遙宮爲害江湖，豈可容其作惡，現奉三位師長之命，便請各位前往武侯祠與會。」

那廳中天下羣雄，登時轟然離座，齊聲道：「我等地北天南，不遠千里而來，正要拜謁三聖。」

三聖有徒如火鳳凰，不，鳳凰仙子，誰不更加渴望一瞻三聖莊嚴。

＊　＊　＊

來了，一行二三百位武林英雄，心懷虔誠，魚貫而來，那武侯祠的森森柏樹，在夜幕初垂的天幕上，也映出無比莊嚴。

無聲之旅，更兼夜靜，也倍增肅穆，到了，陡然間，那森森的柏樹梢頭，一輪明月冉冉升起，却不料一輪又一輪，凡是那夾道的柏樹上，肅穆的一行人走近，皆有一輪明月升起，爲那一行人照亮脚下的道路。

近了，才知是燈籠，無人駭怪，但無不驚奇，因爲只見燈籠冉冉升上樹梢頭，並不見有人。

前行才現出一片黑壓壓的蕭蕭幽篁，這番可全都駭然了，陡然間，由近而遠，現出了無數輪浮沉的明月，浮沉在烟霞中。

是燈籠，不過圓明如月，原來是掛上竹梢頭，竹在夜風中起落，乍然一見，便似在煙霞中浮沉。原來燈光透夜霧，而煙霞生。令那本已心懷虔誠的天下羣雄，恍若置身仙境，因爲煙霞縹緲，他們也身在煙霞中。似斷若續，似聞還隱，彷彿有仙女在輕聲笑語，如何不是，遠處煙霞冉冉飛中，乍現倏隱，可不是有三個仙女，從那起伏的幽篁梢頭忽然隱去。

並非疑幻，而是眞而又眞。妖眼拍拍手，輕笑道：「小妹子，你們瞧，我這法兒妙是不妙？」

「妙呀！」江虹樂得嘴兒也合不攏來，道：「虧你想得到，瞧啊，他們必是疑心在夢裡。」

秦娥得意地一笑，道：「我聽小妹子哥哥說月明之夜，便想：今晚陰雲密佈，那來明月，何不變出來，變一個，爲何不多變些。」

艾芙道：「我明白了，今日我一走，你就去把城中的燈籠偸了來。」

秦娥道：「偸偸聲，多難聽，我留下了銀子，但若不是你們打頭前趕來，可眞要把我忙壞了。小妹子哥哥，你們扛來的是甚麼？」

艾芙道：「當眞，我差點兒忘了，快跟我來。」

艾芙拖着兩人，繞過竹林，原來是三個蒲團，高逾一尺，道：「咱們一人捧一個，還有，小妹子在中，妖眼，我們兩邊扶着她。且慢，等一等。」

只見煙霞縹緲中，吳桐君與金眼鵰在前，領導着羣雄已進入那竹林中的空地。

艾芙道：「是時候了，走！」

當下一人扶住江虹的一隻胳膊，騰空而起，陡然間，地中一片死寂，因爲奇異的景象陡然出現了，只見三個大蒲團，從竹梢頭上冉冉飛來。

原來三個姑娘身形小巧，又是頭前脚後，更兼煙霞氤氳，是以只見蒲團不見人。

那飛來的三個蒲團落在三聖面前，趺坐的三聖也突然飛身而下，落坐在蒲團之上，再看時，只見三聖身後，各站着一位姑娘，不是從天而降，沒一人見到是從何而來。

只見文匡宋上前一步，拱手道：「各位遠道而來，在下文匡宋，代三位恩師特申謝意。」

羣雄轟然應聲，連聲不敢，文匡宋又道：「三聖一元大會，原意在消弭門戶之爭，不過爲相聚一堂，以示武林一家，所謂會者，不過是大會天下武林，相約十年一聚，重者唯友誼，申者仁義，今年雖屆會期，然天下滔滔，道路險阻，大義當前，衛國保家，驅除韃子，正是我武林中人，武以

止戈之時，故本不願勞動各位，其實赴國難，意義更大於赴會，然各位仍排除艱難，遠道而來……」

正說間，秦娥倏地一把抓住艾芙的手腕，雙雙一晃身，便已去無踪影。

原來胡姬用崆峒心法召喚，甚至艾芙亦不聞。艾芙知有事故。

秦娥道：「若有事故，必來自行宮，前面可不是師傅婆婆。」

胡姬從樹上飄身而下，急道：「芙兒，適才得你爺爺知會……」

言尚未了，只見行宮方面，一個老僧，一個袒臂的和尚，大踏步而來。艾芙咦了一聲，道：「大德八思巴！前行的是老禪師。」

胡姬道：「此來顯無惡意，不准輕動。」

相隔尚遠，忽然那老禪師呵呵笑道：「女菩薩，說的是三聖一元大會，蒙古國師特來頂禮，有勞鳳凰仙子先爲通傳。」

胡姬大喜，蒙古國師亦來向三聖頂禮致敬，那自是向三聖降服，如何不喜，忙道：「芙兒，還不前往通傳？」却暗中握住了秦娥的手兒，秦娥一點頭，却也要防有詐。當下與胡姬伴同兩個和尚，緩步行來。

艾芙那敢怠慢，打羣雄頭上，飛身飄落三聖面前，正聽她師傅南郭先生在宣言一元大會旨意，只不過這番在加重語氣，勉勵天下武林，國難當前，共赴國難。艾芙突然再現身出來，不待她師傅開口，已高聲朗朗言道：「啓稟三位師尊，蒙古國師天都上人，特來頂禮。」

那蒙古國師天都上人，武林中人豈有不曉的，登時場中起了騷動，艾芙低聲急道：「老禪師押解而來，師傅放心。」

只聽文匡宋已朗聲說道：「恭迎老禪師。」

可是那老禪師已大踏步而來，後面跟隨着袒露一臂的大德八思巴，胡姬與秦娥緊跟在後。

老禪師向文匡宋揮手示意，南郭先生與醉菩提、巴鼻道人已站了起來，醉菩提合十道：「原來是師尊降魔。」

此言一出，才知這老禪師是醉菩提的師尊尚在人間，紛紛向前行禮，老禪師呵呵笑道：「一元大會，豈能賓主不分，上人還不上前。」

天都上人垂頭稽首，老禪師道：「大德八思巴特來向三聖頂禮，一朝覺悟前非，此番返回西土，勤修無上密宗，便可即身成佛。老僧要送他一程，文施主，這便是你我後會之期。」方一轉面，醉菩提已合十跪下。老禪道：「若能心中生佛，醉菩薩而性不迷，西天便在咫尺了，爲師先行一步，後會之期非遙。」

老禪師合十，向在場的天下羣雄緩緩作了個注目之禮，只一展袍袖，沒有梵唱之聲，登時萬籟也無聲，那天下羣雄連同三聖，無不駭然，直把妖眼也瞧得目瞪口呆。因爲兩個和尚分明是騰空而起，不料連眼也沒眨一下，夜空中便唯見煙霞滾滾，兩個和尚已失踪跡。

秦娥一拉艾芙，飛登竹梢頭，那艾芙又豈不是好奇又好事的，道：「兩天路，追。」

那知任兩人施展崆峒心法，少說追出了十多里地，那有兩個和尚的踪跡。

罷了，艾芙道：「回去吧，妖眼，今而後，瞧你還敢不敢目中無人，呔！」

秦娥嘻嘻一笑，道：「我目中有一個小妹子哥哥呀！小妹子，你別惱，當然也有你。」

只見江虹氣喘喘奔來，胡姬道：「你三人隨我來。」

艾芙一怔，道：「師傅婆婆，你爲何往北？咱們不回去武侯祠了？」

胡姬道：「天都上人已歸西土，這裡已沒我們的事了，那天下羣雄那裡肯就此散去？你師傅見羣情懇切，已允共聚三日，我們却不能久留，你且看來，那來的是誰？」

只見朦朧月色中，無數點白影飄然而至，落地現出八個宮妝女子來，艾芙倒抽了口涼氣，來的是鳩盤婆身邊的八個侍女，齊聲道：「請鳳凰仙子即速回宮。」

胡姬道：「你祖師婆婆不僅命你即速回宮，且已恕有了我，亦命她八人前來迎接，還有，我已正式收小虹兒爲徒了，還有你，秦娥，崆峒老人已返華山，傳命於你，今後亦歸其門下了。」

當眞是一代天嬌，從此那崆峒山，自也成了人間天上。（全文完）

上文提要：巫素素協助小高、小莊詐賭贏了錢，捐作賑災之用，小高戲走巫素素。兩小發現客棧死了雷震岳，現場有「捉龍」少女的珠花，去問柳倩，知是他人嫁禍，懷疑是小莊的師叔，他們正追殺高登，三小參戰亦非敵手，全部遭擒，審問小莊父母親和師父下落。巫素素暗將他們救走。柳倩因醋意暗害巫素素，素素機警走脫，反將柳倩縛住送去小莊師叔們的秘宅……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同性戀何以致死　遭蹂躪忿不欲生

柳倩自他們眼神中看到火焰。

高鴻抬抬下顎，司馬長鞭抱起她來到後面，把她放在床上，然後把門窗閉上，放下門窗幃。

她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房中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進來的人是誰她當然不知道。

於是把她當作靶子弄得半個多時辰。

稍後進來一個老嫗，力氣很大，把她弄去洗澡。

洗好之後再把她抱回黑暗的房中。

又是另一個人和她作同一件事，也將近一個時辰。

事畢再弄她洗淨身子。

於是又是第三個、第四、第五……

一共八個。

這兒有八個人嗎?

即使有八個人，下面的人也絕對不能和他們四人同時享受這人肉大餐，不久她就想通了，仍是那四個人。

這四人是高鴻、徐起、裴元度及司馬長鞭。

循環上，每人一共是兩次。

事後再問她，還是沒有結果。

她說「捉龍」就是一門下三濫的行業，不必再有什麼企圖及理由。

柳倩以爲，既然對方無意殺她，反正已經被汚了，她乾脆咬緊牙關忍到底。

她發誓要找那個整她的人，却忘了是她先對別人狠毒。

大概都玩膩了而去睡了吧。

雖然她仍被點了兩個穴道，大約一個半時辰，還是自解穴道逃了出來。

只不過她的衣服不在漆黑的房子中，時間倉促也不敢去找衣衫，現在她赤身裸體在山野中奔掠。

跑了一會，忽然「颼」地一聲，一支箭旁身而過。

柳倩吃了一驚。

是高鴻等人，當然不會，以他們的輕功，用不着放箭。「颼」地一聲，又射來一箭，自頂上飛過。

是獵人?

接着「颼颼」聲不絕於耳。

還有人大叫道:「是一頭白狼吧?」

另一人道:「不知是什麼?反正是白色的。」

她渾身赤裸雪白，獵人們把她當作了白色的野獸，也有人把她當作白色大馬猴的。

她說不出是悲哀抑是忿怒，但沒有檢討和悔意。

赤着身子，在呼呼山風中奔掠也能忍受，赤着脚却受不了。

她決定捉住一個，不論男女，先剝一套衣衫穿上再說，於是她就伏在草叢中。

有人道:「主人來了，主人要親手

獵到這隻怪獸。」

聽說主人要親自獵這怪獸，部下們就不濫射了。

看來這是一個大戶或者一個大豪率衆狩獵。

而她居然變成獵物。

衣袂聲傳來，人已到了她的附近，不過五七步光景。

柳倩一生中從未如今夜這麼狼狽。

近了，聽出有人撥草向她走過來。

只聞「嗚」地一聲，一頭猛犬向她撲來。

狩獵大多會帶來鷹犬的。

凡是狩獵的鷹和犬都是最猛的一種。

柳倩此刻不能再伏在草中了。

一頭藏獒凌空向她撲到。

柳倩的武功不高，對付一頭惡犬還是有能力的，她以逸待勞，一掌砸中狗的頭部，藏獒狂嘶聲中落地而亡。

當然，她的身形也暴露出來。

這一個狩獵的頭子一怔，沒想到是個赤裸的女人。

而柳倩也沒想到，這個主人、樣子竟然很年輕，英俊美俏得像個大姑娘，却是穿了男裝。

這俊美的年輕人道:「原來是個裸女。」

部下們要衝上，這俊男大聲喝止。

部下退下，却又放出了三頭猛犬。

這一次是三頭巨大的狼犬。

三頭狼犬分三個方向撲噬而上。

四周圍了數十個部下，拍手爲猛犬加油，似乎猛犬撲噬的不是人而是一隻兔子。

柳倩以一對三頭猛犬，那就很吃力了。

尤其是赤裸身子，四周有幾百隻色眼瞄着她，打起來礙手礙脚。

那些色眼像毒箭似地射向她的隱私處。

傷了一頭，但剩下兩頭一上一下狂攻。

柳倩從未經歷過這種人狗大戰的陣仗。

她也沒見過這等一點憐香惜玉之心也沒有的年輕男子，甚至其部下也是如此，沒有一點人味。

以她的姿色以及美好的胴體，這俊男居然毫不動心，反而如此殘酷地對付她，她想不通。

這是個冷酷的人，甚至冷血，或者他太俊美，對柳倩不屑一顧。

柳倩身上被抓傷，但擊斃一頭。

只剩下一頭，自非柳倩的敵手。

但是，又放出兩頭，還放出一隻獵鷹。

鷹的速度更快，上面有鷹，下面有狗，柳倩是絕對對應付不了的。

就在這時，有人暴喝一聲「且慢!」

原來是高鴻、徐起、裴元度及司馬長鞭等追到，但四人都蒙了面。

沒有主人的命令，獵鷹和猛犬仍然續繼攻擊。

於是來者四個蒙面人凌空撲來。

裴元度一記劈空掌，把那隻獵鷹震得羽毛紛紛飛落，狂叫一聲，顯然已經受了傷，飛落在主人肩上。

三頭猛犬，被另外三人的劈空掌擊斃。

四周部下似要齊上。

俊美年輕人手一揚道:「回去，狩獵終止。」

這些人要走，司馬長鞭正要出聲喝止，但高鴻也揮手制止，任他們走了，這似乎極不尋常。

這工夫徐起丢給柳倩一套衣衫及鞋褲穿上，脚掌已是鮮血淋淋了。

那些人不一會都走光了。

司馬長鞭道:「那個貌似美婦的男子是什麼人?」

高鴻道:「八成是『陰陽震九州』林歌!」

徐起道:「果然可能是他……」

裴元度道:「是他嗎?他成名數十年，還會這麼年輕?」

高鴻道:「估計他在四十五左右，但因功力高，看來不過二十五光景。」

司馬長鞭道:「他還是忌諱咱們。」

「當然，但也不全是爲此而離去，此人主要是不願拋頭露面，所以能見到他的人不多。他的部下都是自己人，而且多是夜晚行動。」

徐起道:「連狩獵也在深夜。」

柳倩又被帶了回去。

從此，他們也不再逼問她什麼，只把她當作洩慾工具，反正每天都要陪他們上床。

* * *

巫素素在賭場中找到了小莊和小高二人。

二人正在賭牌九，而且是一揭兩瞪眼的。

巫素素自然是易容化裝的。

看來像個年輕而不太養眼的小掌櫃。

因爲她的衣著相當華麗。

這工夫小莊在作莊，把牌分出。

看來小莊沒有贏，似乎不大順利。

反則是幾家押注的大贏，每家面前都有一大疊銀票。

大家一翻牌，小莊是五點，任何一家都比他的點要大，通賠。

這一次砌好了牌，巫素素把一張一萬兩的銀票押在「末門」上，又把一張五千兩押在「天門」上。

「出門」是小高。

「天門」和「末門」要擄牌時，巫素素一探頭，看到「末門」是一張大天，另一張不知是甚麼牌。

她忽然奪了下來。

「嗳！你幹甚麼？」

巫素素道：「我押了一萬，我沒有資格擄牌？」

「末門」一想，也對，他押了一萬，就由他過一次癮吧。

賭錢，就是為了過癮，眞正的賭鬼是如此。

這工夫「天門」也要擄。

巫素素道：「你先別揭開。」

「天門」道：「幹甚麼？」

巫素素道：「也由我來擄好不好？」

一聽口音就是女的。

這兩個傢伙有點色迷迷，就讓她擄也是一樣。

「天門」把牌放下，仍扣在桌上。

她先揭「末門」的牌。

「叭」地一聲擄了開來。

巫素素道：「老兄，點子不算大，可也不算太小……」往桌上一放，是個三點。

「末門」的臉都綠了，因為他押了五萬。

「天門」一看她的手氣不好，連忙去抓牌。

巫素素比他快，把牌抓了起來。

小莊和小高互視一眼，心照不宣。

「叭」地一聲擄開，「天門」道：「幾點？」

巫素素道：「老兄，你的運氣也不怎麼好。」

把牌放在「天門」面前，竟是個「癟十」。

「天門」不由光火道：「倒霉！六萬泡了湯。」

巫素素道：「下一把準贏。」

小莊把一些銀票划了過去。

這一次巫素素把兩萬放在「天門」。又把一萬放在「末門」處。

「天門」道：「你要押這一門也可以，但你不能看牌。」

「末門」也道：「對，要押不押，我自己看牌，你的手氣太差了。」

「好吧！」巫素素攤攤手，然後和小莊交換了個眼色。

小莊洗了牌砌好，押注都放好了，打出了骰子，然後分牌。

「天門」正要拿牌，巫素素眼明手快搶到手道：「這一次仍由我看，下不為例……」

「天門」大怒，一拳砸來，巫素素一抬膊，正好頂在他的胯間，痛得彎着腰直哼哼不已。

這工夫她已把牌翻開，是三點。

「末門」見她身手不賴，十分驚奇，正要拿面前的牌，巫素素又搶先了一步，道：「我說過，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她知道「末門」不敢動手，她就慢慢地擄，擄一頭再擄另一頭，口中還嚷着：「大大……小小小……斷斷斷！」等字眼。

最後「叭」地一聲砸在桌上。竟是一點。

「末門」目紅似火，因為他這次押了八萬兩。

他一直在贏，他以為只要自己揭牌還會贏，只有一點，他怎會不光火？

而且兩次都是小點子，上次三點，這次一點。

這人一把抓去，竟是抓向她的胸部。

巫素素一撥他的手，反在他的腋下擂了一拳，那知這一拳沒擂中，此人手底下不含糊，一掌砸向他的左肩。

這工夫小莊已把枱面收了。

小高往中間一站，道：「老兄，輸了就輸了，何必找痲煩？」接了此人一掌，頗感沉重。

當然，這人也不由一驚。

想不到這小子和這女扮男裝的是一伙。

甚至他們也想到，小莊和他們都是一鼻孔出氣的。

他們也能猜到，為什麼小莊連連「通吃」？

自然是這小女人搶着揭牌時趁機換了一張牌。最初「天門」及「末門」也許只看到了一張(兩張牌疊起來分出，看一下只能看到下面那一張是什麼點子，上面那一張要擄開才能看到)。

因而另一張未看到的，就被巫素素調換了，所以「天門」和「末門」每次都拿了最小的點子。

還有一點更可以証明，為什麼巫素素不在小高枱面上押注？可見他們是自己人了。

動手這人大聲道：「兄弟們，這三個小子是『郎中』，專門吃賭場的，今天非逮住他們不可。」

七八個一上，賭場中的賭客紛紛走避。

小高邊打邊嚷：「看到沒有？這家賭場才是坑人的賭窟，只要贏了錢，就不許帶走。」

小莊一出手，這些貨色怎麼成？

小莊大聲道：「我是看慣賭場以多欺少，其實我是贏了錢的人，不該管這閒事的……」

一個個打手已是鼻青臉腫，暈頭轉向。

那個能手被小莊砸了兩掌，受了內傷。

三小先後溜了。

在郊外，三人邊奔小莊邊道：「素素，謝謝妳。」

巫素素冷冷地道：「眞難得，你還會說『謝謝』。」

小莊道：「以前我誤會了妳。」

小高道：「小莊當眞誤會妳了，現在不是已經証實妳是處女了嗎？」

「呸！小高，你別說話沒遮攔。」

小高道：「我這人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小莊常常把那塊驗

紅的白手帕拿出來欣賞呢。」

「呸呸呸！」巫素素道：「小高，你文明一點好不好？」

小高道：「巫姑娘，再文明，反正都差不多，男女上了床要是文明就不能作那事。所以古人說『相敬如賓』，我以為有點過火。夫妻如果眞的『相敬如賓』，男人就不該壓在女人上面。」

小莊和巫素素笑了起來。

巫素素道：「小高，你眞不是東西。」

小高道：「巫姑娘，妳以為小莊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妳難道不懂我的意思？」

「你不說我怎麼懂？」

「小莊的『本錢』十分雄厚，妳居然受得了。」

「『本錢』？你說他的賭本？」

「不…不…，我們說的『本錢』是指傳宗接代的工具……」

巫素素追打小高，小高就繞着小莊跑。

就在這時，只見山坳中緩緩跑出一匹馬來。

馬上坐了一人，有點搖晃不穩。

這人就像酒醉一樣。

三小停步望去，天上有弦月，仍是望不清。

只隱隱看出，大約在四十以上。

再近一點才望出馬上之人身後，還橫着馱了一人，這人是面瞧下綑伏在馬背上的。

這匹馬也正是向三小奔來。

小莊上前揪住馬的嚼環。

這匹馬還相當不錯，人立而起，馬上之人居然未掉下馬，却可看出，此人是拴在鞍上的。

此人背後那個也是綑在馬背上。

巫素素失聲道：「兩個都死了……」

小高大聲道：「這不是『青城五老』中的老四李海和老五周海嗎，怎麼死在一匹馬上呢？」

由於人死了無法坐正在馬上，人已滑到一邊，於是三人把二人解下來放在地上。

三人檢查了好一會，都是全身無傷。

小高一把扯下了老五周海的褲子。

巫素素一轉身道：「小高，你侮辱死人，太不應該了。」

小莊道：「素素，這也許不是侮辱。」

「誰說不是侮辱？」

小莊道：「這兩個人也是『脫陽』致死的，還有餘精。」

巫素素仍然是背着身子不敢看。

小莊道：「妳一定也不知什麼叫『大洩身』了？」

「不知道，什麼怪名稱？」

小莊道：「男女交歡，興奮過度時會把全部的精一次射完而死，又稱『脫陽』，又叫『鬆死』！」

小高道：「通常一次射精，只射出全部精液的三分之一。」

巫素素道：「好噁心。」

小莊仔細查看，道：「這事有點蹊蹺。」

小高道：「的確，這已經是第三個『脫陽』的人了。」

小莊道：「我們知道的是三個，一定還有不知道的。」

巫素素道：「難道是個殺人的陰謀？」

小莊道：「至少，以這方式殺人，以前沒有過。」

小高也許是面部太接近這兩個死者的下體，忽然以手捂着鼻子，表示二人的「本錢」很臭。

這東西自然不會是香的，尤其是剛交合之後。

只不過不該有此臭味。

小高以手示意，要小莊嗅一下。

小莊道：「這是幹什麼？」

「你嗅嗅看嘛，忍着點！」

小莊知道小高不是開玩笑，接近嗅了李的生殖器一下，有點噁心想嘔時的感覺，道：「莫非……」

小莊道：「你以為不可能？」

「『青城五老』是正派人物，要說他們去『捉龍』也並非沒有可能，要說他們會走『旱路』鷄姦……」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有很多家有嬌妻之人，居然到外面去玩同性戀，你說是不是太賤了？」

小莊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同性戀而『脫陽』？」小高道：「沒聽說過。」

巫素素道：「你們在說什麼呀？」

小莊道：「這二人剛剛有過同性戀行為，那東西上有很濃的臭味，也就是剛鑽過糞洞。」

「呸呸呸！」巫素素道：「你們男人眞沒有出息。」

小高道：「只不過女人也未必全都不玩這一套。」

「女人也能來這一套？」

「花樣不一樣，同性戀的目的則雷同。」小莊道：「女人和女人叫做『磨鏡』！」

巫素素道：「你們兩個眞花！」

小高道：「這不是花，只不過是見聞廣而已。」

小莊道：「我們怎麼辦？」

小高道：「把死人綑上，讓馬繼續前行？」

巫素素道：「作作好事，把他們埋了吧！」

小莊道：「他們是四川人，這匹馬不可能把他們馱回四川，這匹馬要去何處？有無目的地？」

三小弄不清，站在人道立場，只有埋了才對。

於是立刻挖坑，而且還立了個簡陋的石碑，加上「門神」雷震岳，一共是三人「脫陽」而亡。

＊ ＊ ＊

這鎮上也有賑災站，三人把巨款捐出，然後到一家酒樓小酌。

小高佩服小莊之處主要是自奉儉約。

往往贏了數百萬兩銀子，只留少許花用。

幾乎全部捐出，眞能當作「身外之物」看待。

三人吃到一半時，忽然聽到樓下有女人的聲音在大聲說話，甚至口音頗熟。

這女人大聲道：「我相信你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

沒有人回答她。

這女人又道：「你是長白派的長老賈遜對不？」

有人道：「是又如何？」

女人道：「你是長白派掌門人姜一中對不？」

有人道：「區區正是姜一中。」

那女人又道：「那個絡腮鬍子是崆峒派俗家大弟子『千手韋陀』金石開對吧？」

「正是。」

「那個矮子是武當俗家弟子楚雲飛吧！」

「正是在下。」

這女子道：「你們喜不喜歡女人？」

這話太大膽，單刀直入，自然無人回答了。

這女人道：「你們看着我。」

有人看一眼就收回目光，有人根本不看。

這女人忽然「格格」笑了起來。

樓上的小莊道：「這是倩姐的口音。」

小高一拉，道：「小莊，先別急！」

這女人的笑聲充滿了挑逗，接着發出一聲「嗤」，好像衣服撕破之聲，接着樓下嘩然。

三小自梯口處探頭下望。

只見那女人正是柳倩，她的衣衫不整，頭髮也沒有梳理好，已把褲襠撕破。

然後她緩緩地轉動身子，讓任何一個角度的食客都能看到她的褲子上的撕裂之處的洞。

當然，褲襠撕裂，也看不清裡面的「山水」。

儘管看不見，却是人人想看。

越是看不清越誘人，要是一目瞭然，反而沒有甚麼意思了。

這些高人都不看。

如說不看吧，却又像是很想看的樣子。

「看哪！是眞的不想看還是不敢看？」她指着褲襠的破洞，緩緩轉動身子展覽着。

樓梯口的小莊驚得呆了。

柳倩怎麼會變成這樣？

誰也不知原因，就連巫素素也摸不清。

只不過巫素素能體會到，這是受了嚴重打擊之下的變態。

「看哪！」她指着褲襠，道：「這裡面有你們最想看的東西，爲甚麼不看？僞君子！」

一個個高人不由臉紅。

他們的確是僞君子。

他們極想看，但礙於身份及聲望而不敢看。

儘管不敢看，那眼神却也不免梭溜了幾下。

柳倩大聲道：「這些僞君子之中，只有一位是敢作敢爲，不矯柔做作的正人君子，那就是這一位……」

小莊等望去，原來是「中原三怪」中的「要命羅漢」鐵雄飛。此人和范禹及余大有都不大一樣。

他曾有一次蒙面救過小莊。

剛才鐵雄飛是唯一敢看的人。

事實上鐵雄飛並非看她的褲襠，而是注意她的行爲及表情，是在觀察她爲何如此離譜。

心地光明之人才敢在這情況下看她，眞正在展覽醜態的是這些高手，而非柳倩。

「你們這些人渣子！」柳倩指着那些不敢看的高人道：「有的是一派之主，有的是長老，有的是大門派中的俗家弟子中的翹楚，都是一些吃紅肉拉白屎的狠！」

這些人被說得一錢不值。

只不過却沒有一個人起而辯解。

「呸！」柳倩向他們吐了口唾沫，道：「你們就和我這個『東西』一樣，既髒又臭！」說着奔了出去。

小莊正要追下，小高拉住他，道：「你看！」

眼見鐵雄飛追了出去。

小高道：「鐵雄飛關心她、同情她，却不是色迷迷地盯着她，她說得對，也只有鐵雄飛是君子。」

小莊道：「我們可以跟去看看，如果鐵雄飛眞的喜歡她，我們就不現身，給他們一次機會。」

巫素素也不反對。

她雖怕柳倩揭穿她把柳制住穴道送到高鴻等人處，但却是柳倩首先害她點了她的穴道。

要不是她的反應快，應付得體，她也有殺身之禍。

追到郊外，只見鐵雄飛已追上了柳倩。

柳倩道：「你來幹甚麼？可別誇你一下，就順着竿往上爬。」

鐵雄飛道：「柳倩，我以爲妳一定是受了點刺激，何必呢？世上沒有解不開的結，也沒有渡不過的難關。」

「不要你管！你走開！」

看來他們過去認識，只是不是很熟而已。

鐵雄飛道：「柳姑娘，不要這樣。」

「不要哪樣？你以爲我剛才在酒樓中那一手很丟人？」

「不……丟人的是那些想看而又不敢正看，却斜着眼看的人。」

「不要你管嘛！」

「柳姑娘，我是一份善意。遭遇不幸，可以平常心處之。古人說：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享吾道以通之，天其奈我何？」

「不要管我！我也不懂這大道理，我恨男人！」

柳倩向前狂奔，鐵雄飛追了去。

小莊攤攤手，道：「看來鐵雄飛對她很有意思，也有這份耐心，我也就不必多餘操心了……」

小高道：「她爲甚麼變成這樣？」

小莊道：「我也百思不解。」

巫素素道：「也許我能猜到一點。」

兩小同聲道：「妳知道？」

「只是猜測而已。」

「是怎麼回事？」

巫素素說了柳倩害她，幸她反應快免遭殺身之禍，以及報復柳倩把她送到高鴻門外之事。

小莊爲之色變，道：「妳未免太……」

巫素素道：「來而不往非禮也。我有甚麼不對？」

小高道：「妳是沒有甚麼不對，只是表姐的運氣沒有妳好，八成，她被高鴻、徐起及裴元度等人輪姦了。」

小莊道：「八成如此。」

巫素素道：「如果我們二人都有錯，也是她錯在先，如果你們不信，可以追上去問問她。」

小高道：「算了，反正妳和小莊都已經有了夫妻關係，而表姐有鐵雄飛照料，大概也不會有危險的。」

小莊的臉色很難看。

巫素素不出聲，她此刻不敢撩撥小莊。

小高道：「小莊，也不能怪素素。」

「怪又如何？」

「她們都有錯。」

「當然。」

小高道：「如果我是素素，也會以牙還牙的。」

小莊道：「是不是那樣使她失常的？」

巫素素大聲道：「你如果以爲我說謊，現在追上去問問還來得及，來！我們一起去追他們。」

小高道：「素素，我們相信。」

「可是小莊似乎不信。」

小高道：「他不是不信妳的話，也許是不信她是被輪姦而失常的，可能另有其他原因。」

巫素素道：「我希望立刻澄清一下。」

她死拉活扯，硬拉着二人去追。二人也以爲，追上去看看也好。

並非不信任她，而是追去看看鐵雄飛能不能說服柳倩。畢竟一個和柳倩有肌膚之親，另一個是柳倩的表弟。

三人疾追了二十里光景，終於追上了。

巫素素毫不畏懼，上前道：「柳倩、一報還一報，我巫素素不欠妳的！當然，現在妳也不欠我的了。」

柳倩眼珠子都紅了，嘶嚎着撲上。

巫素素接下來，兩人的身手差不多。

一個是拚命，一個是保命，打得激烈萬分。

三四十招後，巫素素大聲說：「說！妳爲甚麼抽冷子點了我的穴道棄我而去？」

柳倩不出聲，繼續狠攻。

「其實我現在已找到了答案，那時我不知妳和小莊的關係，就說了救小莊以『天地人』之法接氣，等於男女好合之事。妳一時醋意大發，就點了我的穴道，借刀殺人，想要高鴻、徐起及裴元度等人殺了我，除去情敵，是不是這樣？」

柳倩還是不出聲，死拚不已，但却佔不到太大的上風。

小莊和小高信了巫素素的話。

柳倩那時和小莊打得火熱，乍聽巫素素那方式救小莊，必成爲她的心腹大患，才突下煞手點了她的穴道。

等於說把她交給了不可知的命運。

人算不如天算，巫素素運氣好，她自己的運氣却太差了。

五六十招之後，柳倩仍然傷不了巫素素。

也許是感到絕望了吧？

一個女人由於心情不平衡，才會做出在酒樓下面對衆多武林高手失態之事。

事後想想，除非心智喪失，必然無法苟活。

一時的衝動，眞的能作出任何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來。

柳倩突然退後三步，力拍「天靈」。

小莊等人要救已是不及。

就在這瞬間，在她身後側的鐵雄飛，如箭射出「羅漢釘」，正中柳倩舉起之手腕。

這麼一來，雖然拍中，却軟弱無力。

然後鐵雄飛上前爲她取下「羅漢釘」。

柳倩悲嘶着：「你爲甚麼救我？我的事你爲甚麼要管？」疾奔而去。

鐵雄飛立刻跟了去。

現在，現場上一片死寂，小莊和小高自然信了巫素素說的一切，要不，柳倩一定會反駁的。

可見是她先生惡念，要除去情敵。

巫素素不過是報仇而已，她道：

「小莊，你信了吧？」

「信是信了！只不過……」

「怎麼？仍然以為其錯在我？」

小莊道：「當然妳們都有錯，妳只是過份了一點。」

巫素素火了，大聲道：「她害我，我就該逆來順受，不能報復，我生下來就比她矮一頭？」

小高道：「素素，表姐不出聲而又自殺，就已証明她認錯了。我們不必再為這件事炒冷飯了。」

* * *

午夜，三小還沒有睡。

這是此小鎮上一家極小的客棧。此處也只有兩家客棧，三人又在談柳倩的事。

就在這時，後院中傳來了「噗通」一聲。

聽這聲音，好像有人越牆而入。

三小出來一看，竟是高登，渾身是血。

高興悲聲道：「爹……你怎麼啦？是誰……」他抱起高登來到屋中，放在床上。

看來全是內傷，小莊取出藥來，道：「高老伯，是誰？」

「還……還會是誰？還不是高……徐……裴……和司馬長鞭……」

「他們為甚麼要不放過你？」為他服下內傷藥。

「因為我會『狐步』，他以為我一定知道令狐慈的下落，他們……以為令狐慈未死……」

「高老伯……家師真的還活着？」

「我也……不知道……」

大口吐血，奄奄一息，喘了一會，又道：「他們四人的野心很大……只要弄清這些人……有人未死……未死的合力殺死……他們就可以稱霸武林了……」

小莊道：「高老伯，由我為你運功療傷，由他們二人護法……」

「不必了……我不行了……而且你們還要快走……他們快要來了……」

小高道：「爹，我們也只有和他們拚了！」

「不可作無謂之犧牲，你們快躲一躲。」

就在這時，四人已經到了。

儘管誰也知道他們就是高鴻、徐起、裴元度和司馬長鞭，他們還是蒙了面。

小莊走近三步一站，道：「要殺高老伯，你們必須先殺了我們三人！」

高鴻獰笑道：「殺你們不費吹灰之力！」

小高道：「就算我們不是敵手，也沒有那麼簡單吧！」

司馬長鞭先出了手，才道：「我先試試！」

小莊一看，他們一個個地上，正中下懷。

擊倒一個算一個。

他近來頗下苦功，往往深夜偷偷起來練功。

加之他為人聰明，有些是他自創的招式。

當然，也不能算是自創的，他把師門教的改良了一下，但經他一改，效果大不相同，所以二十五招內，司馬長鞭只佔一點點上風。

須知「九幽秀士」司馬長鞭昔年和高、徐、裴等齊名，雖然他學的不是「狐步」，功力却極深厚。

這工夫小高也上了。

兩人又打了二十來招，還是走了下風。

還有三個更高的人物在一邊虎視眈眈，十分不利。

這工夫，院門口有兩個人探頭觀看。

小高道：「要看就請進來大大方方地看，這可都是一些成名人物，機不可失呀！」

這麼一說，一下子湧進八九個，都是武林人物。

小高邊打邊道：「這位綽號『九幽秀士』，名叫司馬長鞭，他這名字甚有意義。」

有人問道：「有甚麼特殊意義？」

小高道：「他下面那條鞭也不短。」

有人笑了起來。

小高道：「旁邊三位就更有名了，他們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乃是『狐步』門的人。」

有人道：「相傳不是死了嗎？」

小高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有甚麼原因？」

「這是人人皆知的，『塞外雙魔』巫天寶和鄺雲聯手殺了『狐步』掌門人令狐慈前輩，他們又冒充了高、徐二人佔了一堡一莊……」

有人道：「他們的一堡一莊被佔為何不出頭？」

「這就大有文章了，據說是他們三個師兄弟預謀，利用『塞外雙魔』殺了大師兄令狐慈，然後他們再利用令狐大俠之徒莊少俠除去『雙魔』，他們這才出面，想除去莊少俠……」

徐起大喝一聲：「胡說！」

小高道：「你們看，他們要不是我說的高、徐、裴三人加上司馬長鞭，為何不敢取下面罩？」

「對呀！」有人附和着。

此刻司馬長鞭緊攻，小莊全力應付。

小高邊打邊講話，自然分散了精神。

只不過小莊也知道，他說這些話是有用意的。

觀看的人越來越多，足有十五六個了吧！

其中也不乏武林高手，比喻說長白派掌門姜一中和長老賈遜就在其中。

崆峒派俗家大弟子「千手韋陀」金石開也在其中。

另有幾人，三小可能還不認識。

小高不是沒有心肝之人。

老父奄奄一息，他還有心說風涼話？

當然不是，這是因為若不引來大批觀眾，而且有不少的是高手，高、徐、裴三人只怕已經出了手哩。

他們一旦出手，他老父還有命在嗎？

他是有淚往肚內吞，不得不爾。

小高道：「談起這三個人，典故可就多了！」

有人道：「甚麼典故呀？」

長白派與「狐步」門有宿仇，剛才問話的正是長老賈遜。

小高道：「你們聽說柳倩這個不幸的女士嗎？」

「當然……」很多人應聲。

像姜一中、賈遜、金石開及楚雲飛等人都在酒樓中見過柳倩的放蕩大膽行為。

小高道：「你們以為柳倩是那種沒有廉耻的女人嗎？」

「當然不會。」有人說了公道話，又道：「是不是受過嚴重的打擊？」

小高道：「這位大俠說得不錯，她落入這三人手中，而被他們輪姦，那就是『狐步門』的高、徐、裴三人。」

眾人大嘩。

小高又道：「柳倩是我表姐，他說這三人和野獸差不多，每個人每天都要好幾次。高的東西前頭像一顆長得不完整的蕃茄，徐起的東西是尖的，像一根粗大的肉錐子，至於裴元度的東西，哇！呈三角型……」

高、徐、裴等三人大吼一聲就要出手。

小高道：「這兒有長白及崆峒門的大俠在，相信以他們的聲望和地位，也絕對不會向惡勢力低頭，任他們以大欺小，殺人滅口的吧！」

長白派掌門姜一中道：「的確不能不管。」

他一出聲，崆峒派的金石開也冷冷地道：「武林中畢竟還有正義。」

另外一個不知名的老人大聲道：「我們不能讓一些狙殺師兄，隱惡揚善的敗類橫行武林。」

小莊不能不佩服小高的點子。

這是一種煽動的技巧，抓住了人類好出鋒頭的弱點。

在這場面上出鋒頭，等於羊欄之驢，十分風光。

高鴻等見眾怒難犯，只好撤退。

這倒不是他們四人擋不住姜一中等人，而是再耽下去會更丟人。

四人走後，高興跪在老父面前道：「爹，為了救人，兒子出言無狀。」

高登虛弱地道：「孩子……我知道你是為了大局着想，真難為你了。也謝謝各位同道聲援……來生再報。」

姜一中道：「高兄，我們也不算外人，要不要我來為你行功，療傷試試看？」

「謝了，姜兄……真的不行了……現在我……我只希望……和犬子交代幾句話……」

於是眾人出屋，只留他們父子在屋內。

「爹，有話你就交代吧！」

高登低聲斷斷續續地對小高說了些話。

直到小高放聲大哭，眾人才進入屋中。

* * *

深夜，三小在江邊附近蘆葦中一艘破船上過夜，他們常常這樣露宿。

只不過這破船上還可以避風雨。

小高無法入睡，就到艙外來，獨自胡思亂想。

這樣下去，他們三人遲早會落入高鴻等人之手。

高登臨終時對小高說了些甚麼？別人也不便問。

正是快要月圓之夜。

江上月明風清，景色凄迷動人。

這時忽然發現江上駛來一葉小舟。

這舟子大約不超過兩丈長，五尺寬。

舟上一人站在舟尾，未見他搖櫓、划槳，也未見他掌舵，却見舟子快速前進。

舟前激起了浪花向左右分開兩條波線。

小莊大為驚奇。

他知道，這是以內功行舟。

這是甚麼人有此深厚的功力？

這時小舟距小莊約七八丈左右。

江上有點霧，看不清舟上之人的面貌。

只不過至少可以知道此人年紀已不少了。

由一個人的軀幹即可知道他大概的年齡。

人老了，多少會有彎腰駝背的現象。

看來這人至少在五十以上了吧？

突然小舟停了下來，那人向小莊招招手。

小莊一楞，還以為附近另外有人呢。

他四下看看，只有他一個人。

另外兩小還在破艙中睡覺。

小莊正要問話，舟上的人又示意噤聲。

然後，小舟緩緩地駛近。

小莊這才看出，此人蒙面，不但駝背，還有鷄胸，甚至還跛了一足，年紀至少在五十以上。

這工夫他又要問話，這怪人又阻止了他，却叫他上船。

小莊不識此人，如何能隨便上船？

這怪人又示意，沒有壞的意思。

小莊好像有一種靈感，他以為此人的確不是惡意的，於是他跳上小舟，這怪人催舟離開。

只見此人又雙手左右微分，掌心向後側放。

顯然是他掌心上發出的暗勁推動小舟前進的。

駛出約一里光景，小舟又駛入江邊蘆葦中。

這兒居然有一塊二三丈方圓之地，地勢高些，沒有蘆葦，也沒有江水，地面很硬，似乎有人常在此練功。

怪人下了小舟。

立刻擺下一個「狐步」的姿勢。

小莊大爲驚奇。

此人居然也會「狐步」，而且和他跟師父令狐慈所學的不大一樣。

怪人點點頭，要他破這一招。

小莊猶豫着，但還是攻了上去。

他用的是師門的精粹，只不過怪人一閃而過，居然失踪。小莊正要轉身，一隻手已放在他的右肩上。

小莊長嘆一聲，道：「似乎這才是眞正的『狐步』？」

怪人收回手，小莊轉過身來。

怪人又攻出一招，這一招也是小莊所學過的，但總是有那麼一點不大一樣。

小莊又以拏手的招式迎上，怪人又不見了。

上次是大意，這次絕對不是。

事實上，上次也絕未大意，這次更不敢大意。

只不過，怪人眞的不見了。

小莊不但驚凜，而且欽服。

要說「狐步」眞的是一門絕學，也只有學到這種境界才算數，也只有此人的步法才是眞正的「狐步」。

「狐步」是詭譎莫測的。

能練到這地步，才算是接近登峯造極。

此處長不過兩丈，寬也不過一丈七八。

四周蘆葦甚密，一個人要進入蘆葦中，必會碰到蘆葦，但是，怪人眞的不見了。

小莊連連轉身。

他左轉右轉，相信怪人已不在現場上了。

有這麼快的動作嗎？

不可能，那麼，此人不是人而是鬼了？

此刻，正是深夜，除了江水聲，四周寂然。

小莊雖不怕鬼，脊樑上却有涼涼的寒氣上升。

不是鬼是甚麼？

就在他胡思亂想，正要設法來証明此人到底是人還是鬼時，右肩上又搭上了一隻手。

小莊差點跳起來。

小莊驚魂甫定，道：「尊駕這一手眞正是神乎其技！」

怪人未出聲，「啪達」一聲，一個紙包丟在地上，也就是小莊的面前地上。

那是個油紙包，大約六七寸見方。

就在他注意這紙包時，那隻手又縮了回去。

小莊回頭查看，又不見了人。

這一次似乎眞的離開了現場。

上一次對方可能是利用他先入爲主的意念——人已離開了現場，而利用「狐步」跟着小莊左右轉動，使小莊始終無法看到他。

現在小莊注意到這一點，向左轉時，眼向右後側看，向右轉時向左後側看。

這一次怪人眞的走了。

蘆葦緊密，他是如何走的？

當然，也有些地方蘆葦稍疏些，側身可以勉强通過。

只不過人在高速進行中，而能不碰到四周的蘆葦，簡直不可能。由此即可証明此人功力之高之玄了。

此人確實是不見了。

小莊撿起油紙包打開。

一本麂皮封面的小册子，上有六個小篆，那是「狐步秘要集粹」。

小莊欣喜若狂。

他躬身道：「請問前輩大名……」

除了微風中的蘆葦發出的「刷刷」聲和江水聲之外，沒有任何回應，他連叫了五七次都是如此。

小莊翻開看了一會，立刻比劃了一個式子。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步法。

他居然在兩個轉折之下，進入了蘆葦中。

絕的是，居然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進入蘆葦的，而且也相信沒有碰到任何一根蘆葦。

這小册子之神奇，自不待言。

只不過小莊也深信，他自己已有了深厚的底子，如果基礎不深不穩，剛才初試那一式絕不會有此成績。

小册子只有七八頁。

每一頁上也不過七八十個字。

他立刻聚精匯神地從頭至尾看了五次。

直到完全記住了內容及其要義，他撕了它，而且撕成紙末丟入江中。

因爲後面寫了七個字：讀熟即毀之，切記！

這種絕學，雖然落入外行手中，未必能立刻立竿見影，但即使未學過「狐步」，只要是武林高手，下工夫研究還是可以吸收其中之精髓。

小莊就地把七種身法和一種掌法合併演練。

身法也就是「狐步」的步法。

這是一種與任何一門武功都迥異的步法。

也可以說，「狐步」的精髓大多在步法中。

掌法及指法是配合步法的。

試問，如果像剛才那人突然失踪，却自小莊背後出現，要出手殺人，豈不是易如反掌折枝。

所以只要步法精髓學會學精之後

，招術是次要的。

小莊爲人聰明，一口氣練到天亮。

甚至太陽都出來了。

這工夫才聽到兩小在那破船上呼叫小莊，他立刻回船，他以爲雖是好友，在目前不宜宣佈過早。

倒不是不信任兩小，而是爲了大局着想。

如今武林中邪惡橫行。

除了他三個師叔加上司馬長鞭正在實行一大陰謀，還有另一暗潮正自洶湧醞釀中。

他要充實自己，待機而動。

還有一點，他眞想不通這怪人是誰？

「小莊，你去了何處？」

「不遠。」

「幹甚麼呀？」

「追趕一頭山獐。你們何時發現我不見了的？」

「天還沒有大亮的時候，」小高道：「還以爲你被人家摸了去呢。」

巫素素道：「要是被人摸去，咱們二人還會倖存？」

「對對！」小高道：「結果未追上？」

「在蘆葦中追逐獸類，人類要遜色些。」

* * *

小莊說，他很喜歡江邊蘆葦中的破船。

他說幼時也常到一艘破船上去玩，他希望在那破船上多住些日子，白天到十里外鎮上去用一次飯，再帶回一些食物供另外兩餐食用。

小高不反對，只不過小高有時深夜也會作噩夢大呼而醒，他說他想起他亡故的老父。

小莊非常體諒他的心情。

他常常安慰他，報仇是必然的，但不能急。

小高有點悲觀，他以爲要報仇很難，只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巫素素也安慰小高。

她說在目前他們三個人固然無法抗衡高鴻等四人，但找機會一個一個地收拾也並非是不可能的。

今天三小易容化裝又來到這鎮上吃飯。

臨窗望向街心，巫素素道：「看，那是不是長白派的馬車？」

長白派有一輛相當豪華的馬車，他們見過兩次，都是掌門人姜一中乘坐的，現在車轅上沒有車把式，這匹馬緩緩拖着由街西頭走了過來。

有人嚷嚷，「是誰的馬車？怎麼無人御車？」

也有人自側面撩起轎幃查看。

這一看不要緊，三四個人突然大聲驚叫。

車內倒斃一人，全身赤裸。

有人大叫着：「是個沒穿衣服的老人……」

三小互視一眼，這工夫那匹馬受驚，揚起四蹄向東狂奔而去，不久就奔出此鎮了。

也許是由於出了人命，沒有人願意惹麻煩，似乎沒有追去，三小却追了下來，在東方七八里外截住。

馬停了下來，發出一聲悲嘶。

馬是頗爲通靈的動物之一。

馬和主人的情感僅次於狗。

牠似乎知道主人已經死了。

三小站在馬車旁，打量這位長白派掌門姜一中。

他過去的風評還不錯。

小高和小莊仔細檢查一遍，渾身無傷。

沒有外傷，也未受內傷。

雖然有些內傷不易看出，但騙不了內行人。

傷之於內，會形之於外的。

小高和小莊互視一眼，小高忽然扯下了姜一中的內褲，小高揮揮手，表示要小莊來檢查一下。

小莊示意要他檢查。

小高搧着鼻子，在那東西上嗅了一下。

然後發出噁心欲嘔之聲。

當然，那「本錢」尖端處有點液體已經半乾了。

小高道：「又和『門神』雷震岳以及『青城五老』老四李海和老五周海一樣，是『脫陽』而死的。」

小莊點點頭。

巫素素捂着鼻子走到一邊去了，道：「爲甚麼這些成名的人物都會做出這種下三濫的事來？」

小高道：「我想不通。」

小莊道：「我也想不通，但至少可以猜到一點，有人主動向這四個一流高手推銷這種反常的取樂技倆。」

「這是當然。」

「而且這個出賣『後門』的人，必然精於這種技術，正因爲如此，與他一經接觸，後果必然是『脫陽』。」

小高道：「稱之爲『安樂死』也無不可。」

小莊道：「似乎武林中人還未提高警覺心。」

巫素素道：「這也是陰謀嗎？」

「一個，兩個，不大可能是陰謀，如果這種死法的人還在繼續增加，那就是不尋常的事了。」

小高和巫素素自然相信這一點。

這半天未來一個人，三小又把姜一中埋了。

眞正是黃土一坯，死得太淒涼也太不值了。

* * *

鐵雄飛跟定了柳倩。

人心是肉做的，這話一點也不錯。

柳倩在鐵雄飛的眞情安慰之下，終於接受了他。

此刻二人在暢飲。

（未完・七）

上文提要： 江楓與吟霜潛隱祠內，發現坐於堂中的幪面人是夏天同，他以總堂主的身份，聆聽屬下意見，江楓從他們的言談中，得悉是次前來對付他們這一股力量的人手，足有近千人之數，當中更有不少是列入高手之林，這等陣仗，不單嚇住了吟霜，江楓也震驚了，兩人連忙回去報告，却因他們的行動超過了約定的十二個時辰，惹怒了張四姑，吟霜連忙下跪，甘願代江楓受罰……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展媚術拉攏人心　成大事難拘禮義

「大姐，我們潛伏在泥沼之中，四週滿佈敵人，」江楓開了口道：「躲了五六個時辰，因為不到入夜時分，就算飛鳥也無法避開敵人的耳目，不過，辛苦總算沒有白受，探得很重大的消息，不求賞賜，但求能將功折罪就好。」

張四姑臉上仍無笑容，但却伸手拉起了吟霜，道：「你是主帥，小霜兒自然是唯命是從，但這件事關係着我們大家的生死，希望你的解釋，能讓我們聽得心服口服。」

這時，大和尚、歐陽昭、羅蘭、老叫化錢缺全都圍了過來，他們是擔負馳援的工作，那裏有驚，那裏去，不擔負警戒責任。

江楓說出了所聞所見，吟霜也作些補充，果然是驚天動地的大消息。

「原來，我們已陷入了千人以上的大包圍中！」張四姑微微一笑，道：「幸好霜兒沒有施放萬里飄香，那股香味，絕對逃不過陰陽秀才白天化和夏天同的嗅覺，應變有術，無罪有賞！」

吟霜一頭偎入了張四姑的懷中，道：「張姨，你剛才把我嚇死了，我從未見過張姨那種沉重的神情！」

緊緊抱住吟霜，張四姑接道：「是張姨錯怪妳了，唉！我這把年紀了，還是沉不住氣，這是個很大的教訓，此後遇事，眞要三思而行！」

「不能怪妳，大姐，妳的擔子太重了！」江楓道：「敵人如此衆多，眞要正面交鋒，不論勝敗如何，我們都難免傷亡慘重。」

「不錯，面對面拚下來，也許只有你和雪、霜才有破圍而出的機會！」張四姑道：「何況，他們的首要人物，不會和你硬拚，這已不是以寡擊衆、人人拚命可行了，江楓，非常形勢，要用非常手段了！」

「大姐一聲令下，小弟赴湯投火，在所不惜。」

張四姑沉思了一陣，道：「好！你和青鳳留下來，我們立刻遁走，連夜趕赴少林寺去，我們離開半個時辰後，你們就放起一把火，燒了這片亂草荒原！」

「張姨，留下青鳳姐和江大哥，不是力量太單薄麼？」吟霜道：「我也留下來幫他們如何？」

「不行！」張四姑道：「妳和吟雪是襲殺控制少林寺敵人的主力。」拉過青鳳，附耳低言，青鳳聽得連連點頭。

「招回各路警戒人手，咱們立刻行動，希望這場大火能燒斷追踪靈犬的嗅覺！」張四姑道：「咱們盡半夜之力，走捷徑趕入少林寺中。」

吟霜還要開口，却被吟雪拉了一把，低聲道：「妹妹，我們的擔子，不會比江大哥輕，妳如留下來，姐一個人那裡能擔起來。」

說走就走，四週警戒人手已到，張四姑立刻帶着羣豪出發，大和尚領先帶路。

目睹張四姑等一行去遠，江楓輕輕把青鳳攬入懷中，道：「只剩我們兩個人了，妳怕不怕？」

「強敵環伺，人逾千數，一旦遇上了，絕無生望，你說我怕不怕呢？」青鳳反手抱緊了江楓。

「其實，我一個人也可以作的！」江楓道：「妳應該跟他們一起走！」

「他們也不輕鬆，據我所知，控制少林寺的人，有很多高手！」青鳳道：「何況，他們如果解不了少林寺中僧人身上的禁制，少林寺的僧衆，也是他們的敵人。」

「大姐臨走前，給了妳甚麼錦囊妙計？」江楓道：「一股腦的告訴我，然後，我就指點妳去一個安全地方躲起來，我要單刀赴會，打累了，我就跑，休息一陣，再去找他們，有個三五次，我相信可以殺他們一個膽顫心驚，至少，可以破壞他們圍襲我們的佈署。」

「江郎，眞要有幾百人把你圍上了，你能破圍而出麼？別忘了，那些人中，有很多是絕頂高手啊！」

江楓怔了一怔，道：「這我就不能預計了，如果夏天同、司徒藝、申雪君、白天化和四大樓主全都在場，一旦我打到感覺疲累，能不能突破圍困而出，實在說，並無把握。」

「何況，還有天王門、天后宮中的高手在側，」青鳳接道：「昔年霸王項羽何等神勇，一日夜攻破敵人百餘營寨，但被困烏江時，仍難免別姬高呼，虞兮虞兮奈若何？江郎，一勇不可恃，還是聽從張姨的安排吧！不要為我擔心，你就是我最嚮往的安全所在，生能相從，死可瞑目。」

「大姐安排了甚麼妙計？」

「我帶你去見藍鳳，這大概叫作美男計吧！」青鳳嫣然一笑，道：「要你施展『惑心術』，把她拉過來！」

「這個……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我還沒有說完呢！」青鳳道：「所謂非常手段，就是你不能選擇好惡，藍鳳要拉，你最不喜歡的菱花也要拉攏，張姨說她城府很深，通曉役使鷹、犬之術，可能是一個非常人物，說不定她能上達天庭，整個的天后宮都在她暗中監視之下，是眞正的幕後首腦擺下的一顆棋子！」

「如果不是呢？」

「那你也沒有甚麼虧吃啊！」青鳳道：「我和雪、霜兩位妹妹都認了，你就將就些，委屈點吧！」

「大丈夫落到如此境地，何如放手一戰，拚個血流五步，我江楓這一身武功，拚死搏殺夏天同，應非難事。」

「問題是，你不能死，殺死夏天同，也不是你最終的目的，」青鳳道：「你要掃除妖氣，重光武林，那才是三聖的心願，你學了天狐武功『惑心術』，就已註定了你桃花罩身的命運，我們都甘願雨露均沾，你又何必拘泥於喜惡之感呢？這只是一種對敵的手段，再說，你如未練過『惑心術』，我也未必會對你如此的傾心相依，別說雪、霜二妹那樣仙子般的人物了。」

「這麼說來，我江楓得妳們傾心相愛，全是『惑心術』的力量了？」

「碰上你，就立刻陷入情網，而且至死不渝，甘為情死，倒也罷了，還甘願替你撮合情緣，你想想，這世上眞有這樣令人一見鍾情的男人麼？」青鳳道：「就算我自甘下賤吧！但雪、霜二位妹妹呢？閱人多矣的梅花呢？非術惑人，豈能如此？再說吧！你不施展『惑心術』時，你週圍的女人，不是都能自恃分際，和你坦然相處麼？江郎，這都是張姨要我說的話，我們都知道你不是個好色的人，可是，大局為重啊。」

江楓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吧！算妳有理。」

青鳳重重親了江楓一下，道：「現在，我們便放火，然後去找藍鳳，只要她一入情網，三魔、五怪、四大天鵝都會為你效命了！」

「天王呢？」江楓道：「一旦被他發覺，豈不是害了藍鳳？」

「唉！你是當眞多情，藍鳳是個很會計算的人！」青鳳道：「不用擔心，到了危險時刻，她可以跑來找你呀！」

江楓苦笑。

青鳳取出火種，選了風向，一面放火，一面說道：「未見藍鳳之前，小心點保護我啊！一旦我被人殺了，你這副猛藥，就缺了藥引子，有負張姨所託了。」

「看來，妳們對張大姐都很依戀。」

「不錯，張姨像大姐，也像娘親，我們對她又敬又愛，早就商量過了，一定要把張姨留住，」青鳳道：「非張姨之能，無法統率你的三宮六院，再說嘛！有個皇太后壓在你頭上也好，讓你心存顧忌，不敢喜新厭舊啊！」

江楓無法回答，只好替青鳳點火。

青草雜樹，本不易燃，但一旦燒起，烟薰汁出，反有助長火勢之力，大火四外蔓延，猛惡無比，青鳳早已看好出路，牽住江楓一隻手，奔逃而出。

* * *

青鳳已學會了張四姑的遁術，雖然沒有帶道具，但能借物隱形，一路上雖然遇上了很多天馬堂中的巡騎哨樁，但兩人滿臉塵土，衣着玷垢，很像奔逃的村人、獵戶，這裏雖然很少居民，但獵人很多，農家也有幾戶。

兩人留心觀察，發覺巡騎往返，人影流動，這把火可能燒去了萬頃荒原中的雜樹亂草，但也燒亂了天馬堂的佈置陣勢。

一口氣走出了四五十里，青鳳才停下來，道：「果然是貌合神離，天王門沒有心存幫忙的打算，所以才躲在

這麼遠的地方。」

「上一次萬梅坪之戰，」江楓道：「天王門臨陣觀戰，袖手不管，事後，藍鳳沒有受到責難麼？」

「當時，門主也在現場，」青鳳道：「坐山觀虎鬥，是門主決定的，如果你們露出敗象，我們就會全力參戰，不能讓天后宮獨領風騷，那時，我好擔心啊，幸好你們一開始就力挫强敵，天王門就見風轉舵，趁黑撤走。」

「可是，終南山中一戰，天王門似是十分賣力，」江楓道：「天王門、天后宮、天馬堂聯手出擊，聽張大姐說，天王門那面的攻勢最爲凌厲。」

「那不同啊！終南山中之戰，是由天王門負責調動全局，」青鳳道：「所以，天后宮和天馬堂並沒有出動太多的高手，天王門却出動門中精銳，也逼得我不得不陣中倒戈，爲夫拚命。」

「這件事，我眞的十分感激你，」江楓道：「這一次是天馬堂負責總其成敗，所以，天馬堂也是高手盡出了。」

「這次有些不同，天馬堂只是前鋒，」青鳳道：「好像是天王門、天后宮，全都傾巢而來，大有最後一决的用心，江郎，我不知道你和雪、霜兩位妹妹練了甚麼高明的武功，但只有一百多天啊，能有多大成就呢？這一戰，不是九死一生，而是全無機會，張姨雖然胸藏韜略，但也很難破圍而出，只是，我不敢說出來。」

江楓微微一笑，接道：「青鳳，不要那麼悲觀，看妳那副絕望神情，實在叫人心疼。」

「縱是謊言也是美麗，有此一言，妾身死而無憾，」青鳳道：「可惜的是，我沒有機會替你養個小寶寶，享受一下天倫樂趣了。」

「我相信這個機會很大，所以，妳要保重，」江楓道：「遇上超强的高手，打不過人家，就立刻逃走，千萬不可逞强。」

「張姨的武功、奇術，是以襲殺、自保爲主，」青鳳道：「我自信已有心得，你也要小心啊！我如戰死了，那就一了百了，幸而不死，我可不願作寡婦，那種魂牽夢縈的痛苦，生而何歡，我相信梅花也有這種想法，所以，你要好好的給我活着。」

江楓點點頭，道：「有機會轉告梅花，就說我不准她死。」

「我會轉告她，事實上，我們合作禦敵，戰陣之上，應是寸步不離，現在，先找地方洗個臉，換身衣服，我帶你去見藍鳳，好好的抓住她，她是個才女，有張姨和吟雪的才能，她如果肯投君懷抱，甘爲情牽，」青鳳道：「天王門的力量，就全爲我用了，天王門主嬉遊成性，門中事務全由藍鳳包辦，大權在握，令出如山，展君所長，好好去發揮一番吧！」

江楓感覺到臉上發燒，急急轉過話題，道：「這麼看起來，確有一隻手在暗中控制着三個江湖上最大的組合的力量了，那個人又是誰呢？」

「去問藍鳳吧，她胸中所知，多我十倍，」青鳳道：「不過，她是個非常智慧、冷靜的人，不要太大意。」

＊　＊　＊

青鳳以天王門中的緊急信號，求見藍鳳，立刻就被人接入了一座大宅院中。

藍鳳在第三進院落內的一間雅室中接見兩人，約略的打量了兩人一眼，揮揮手，示意從衛女婢全都退下，淡淡一笑，道：「青鳳，拏下人皮面具吧，易花手的技藝雖然精湛，但還是無法改變妳的一對眼神。」

果然是厲害脚色，江楓暗暗忖道：「眞要小心點應付才行。」

青鳳取下人皮面具，道：「我知道瞞不過妳，但不如此，很難見到妳，藍鳳，我是道謝來的，不是妳放我一馬，我已經埋骨在終南山了。」

「算了，」藍鳳道：「情同骨肉的好姐妹嘛，是應該在妳危難中拉妳一把，不過，那一次，已經用盡了我們之間的情份，希望妳不會再使我爲難，青鳳，人貴自立，我不能再幫妳甚麼了，我們情份已盡，妳走吧！一個時辰之內，我不會下令截擊的，希望妳跑得快一些，以妳的武功，這麼長的時間，應該跑得很遠了。」

話說得雖然婉轉，但却十分决絕，似已無轉變的餘地。

「藍鳳，我不會再要求甚麼，交了妳這樣一個好姐妹，我已心滿意足，今次我是帶人給妳……」

藍鳳的反應奇快，臉色一變，接道：「江楓？」

江楓已取下人皮面具，接道：「正是區區，青鳳頌讚姑娘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江某渴慕得很，因此才冒着千危萬險而來，一睹文采姿容。」

「少逞口舌之利。」藍鳳冷冷道：「你們放火燒了草原，用心在阻斷靈犬追踪，只怕是白費心機了，我和青鳳不同，不喜歡甜言蜜語，你想見我，已經見過了，你也可以走了，看在青鳳的份上，我放過你這一次，兩位請吧！」

「不用客氣，」青鳳道：「拏下他是一件天大的功勞，我把人帶來了，補償妳終南山網開一面之情，要殺他、剮他，任妳作主，我說過帶他見妳，也算履行了約言，我走了，藍鳳，希望我們會有緣再見。」

這一陣說話的工夫，青鳳已戴上了人皮面具，轉身一躍，飛出房門。

「藍鳳，妳應該明白，就算召齊了三魔、五怪，也未必能留得下我，」江楓語氣平靜的說：「我無惡意，當然，也非無爲而來。」

「那是準備生擒我作人質了？告訴你，天王門中沒有私人情意可言，我藍鳳在這裏，大權在握，我消失了，他們會再找一個人補上我的位置，我救了青鳳一次，那只是件特殊事例，我

何況，就算我非你之敵，但三五十招，總可以接得下來，不相信，你就動手試試。」

她神情冷絕，目光別顧，似是懶得再看江楓一眼。

「姑娘是絕世高手，當然會明白，眞正殺人的武功，只是出手一擊，鏖戰數十合、過手幾百招，那是以武會友的方式。」

「你是說，我是不堪一擊了？」藍鳳道：「當眞是口氣托大，可惡得很，滾出去，我不想再見到你。」

江楓被罵火了，也激起了征服她的雄心，他施展出「惑心術」，臉上立刻浮現出迷人的笑意，道：「藍鳳姑娘誤會了，在下只想說理，表達出一份情意……」

「不用說道理，我讀過萬卷書，」藍鳳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深明道理，不過，有些地方不適用，你想表達出一份情意，更是說得荒唐，我們素無來往，有甚麼情意可言？青鳳說，你有叩動女人心弦的魅力，讓人一見鍾情，我只是覺着好奇，才答應她見你一面罷了，我不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男人，上一次在萬梅坪見到你，瞧不出你有甚麼特別的地方，這一次再見你，更有着不過如此的感覺，我要男人，可以由成千上萬的男人中去挑選，你那裏比別人强了，青鳳是瞎了眼，竟爲你這樣一個男人……」

目光轉注到江楓的臉上，突然爲之一呆，住口不言。

她不該看這一眼的，這一看，看出了大毛病來，有如磁石遇鐵，立刻被吸引住了。

只覺江楓臉上的微笑魅力四射，動人心弦，洪流奔來，莫可禦之，雙目中柔情如網，一下子網住了藍鳳姑娘的一寸芳心。

乖乖！這不是愛情，而是百練金精、無堅不摧的一把利劍，洞透五腑，捕人神魂，像沉在甕底的百年老酒，喝一口，就要你醉臥夢鄉。

藍鳳陶醉了。

「是眞的，青鳳沒有騙我，你……你是……」

「我是江楓，大江之江，楓葉之楓。」

「滿山楓葉紅，盡是離人淚。」藍鳳有些茫然的說：「太傷感了，我所不取，我要薄命憐卿甘作妾，情深寧託負心人。」

她果是個才女，出口成章，而且表達出了心中的感覺。

江楓仔細的打量了藍鳳一陣，論姿色，她不算是個漂亮女人，不如青鳳、梅花多矣！但她眉目間靈氣迫人，放射出智慧之光，是一種不以姿色取勝，別具秀慧韻味的人，如青松翠竹，雖沒有絢爛奪目的采麗，却自有引人入勝的風貌。

藍鳳緩緩向江楓走去，初見時的冷厲神情，已消失淨盡，代之而起的是一臉溫柔，動人憐惜。

江楓微揚雙臂，藍鳳已奔投入懷。

「怎麼會這樣？我不是容易動情的女人啊！」藍鳳的雙目中湧現出淚水。

她在掙扎，精明幹練的才華，不甘屈服於術誘情愛之下。

江楓終於明白了「惑心術」的邪惡和霸道，它如屠戮之刀，鋒利傷人。

青鳳沒有說謊，天下沒有一個男人眞能具有使女人一見傾心、甘爲情死的魅力，尤其是精明善算、胸藏錦繡、手握生殺大權的女人。

刻骨銘心、生死相許的男女情愛，是需要時間慢慢培養出來的，相知相悅、兩心相投，才能孕育而成，是互相許下的心願承諾。

但「惑心術」不需要了，因爲它不是眞正的感情，它的惡毒是在於一下子就剝去了女人的矜持和驕傲。

藍鳳的抗拒掙扎，很快便消失。

她緊緊的擁抱着江楓，生恐他化作烟雲而去。

征服梅花、青鳳時，江楓是先以術誘，循序而進，過程雖有長短不同，但却無時不我予的壓迫感。

這次完全不同了，身在敵窟，形勢危惡，决戰迫在眉睫，無法預料下一刻的變化，天王門門主隨時會到，三魔、五怪、四大天鵝也有來此請命的可能，時機詭譎，如不能一舉之間完全征服，以後是否還有機會，那便無法預知。

江楓也無法肯定，只這樣相擁片刻，就能使藍鳳變節、降服，爲我所用。何況，藍鳳的馴服來得很勉强。

但要江楓抱着藍鳳上床，替她寬衣解帶，江楓又作不出來。

他畢竟不是個好色的人，心中又有着雪、霜二女、梅花、青鳳的倩影，一時間，不知該如何是好。

「江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想要我怎樣？我姿色不如青鳳，而且還有點孤芳自賞的性格。」藍鳳說：「也不會很溫柔的服侍男人，你會失望的。」

眞是個倔强的女人，儘管緊抱箇郎，情熱如火，但心中仍有一點靈光不昧，似欲掙脫枷鎖。

「藍鳳，妳能給我甚麼，我都接受，包括妳的人和妳能幫助我的力量。」江楓輕撫着藍鳳的秀髮說。

他心中明白，這一刻如不加把勁，完全佔據她的身心，此行便完全失敗，决戰之後，就算還有機會，也沒有再見藍鳳的必要了。

這不是卿卿我我的兒女私情，而是一場影响勝負、牽扯上多人生死的戰鬥。

江楓不得不施展出挑逗的攻勢。

藍鳳很快便崩潰了。

心被術誘，人已投懷，還能夠支持多久呢？江楓一陣輕憐蜜愛的挑逗，引起了藍鳳情慾强烈的反應。

（未完．四十七）

上文提要： 唐郎剛離開黃家，便遇上四處追殺他的周摶浪，幾經艱辛，唐郎才把周摶浪殺掉；兩天後，華陀廟內來了一批香客，唐郎奉命侍茶，不料該批香客竟是官府中人，唐郎身份敗露，連忙逃走，情急下躲進一名寡婦家中，避過官兵，可惜街上滿佈伏兵，唐郎不敢離去，深夜，寡婦的情人登門，唐郎見機不可失，趁他離去時，連忙封住其穴道，再輕輕扣門……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小鎮重遇妻兒　共享天倫之樂

房門驀地拉開，「小寃家，你捨不得我吧！」唐郎猛覺一陣香風襲人，臉頰上已多了一對又軟又濕的嘴唇！嘴唇觸及唐郎又粗又糙之皮膚，蘇愛愛猛覺不對，可是腰上一痲，已失去知覺！唐郎將她扶上床，再將胡鴻章搬進房內，把他衣服完全扒下，跟自己的對換，最後再將自己之頭髮紮好，戴上胡鴻章的帽子。

他身材與胡鴻章差不多，自信在黑暗中可以混過去。當下又解開胡鴻章之啞穴，低聲道：「不許呼叫，否則殺死你，你家地址在何處？」他五指緊扣其手腕，痛得那紈袴子弟滿頭汗珠。「你若不照實招供，可不再客氣！」

「我家在石獅子巷，由門口出東二街拐右，過兩條小胡同便是……」

唐郎道：「我不會害你，也不會害你家人，你若是有其他衣服，最好先換上再走！」他掏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這個給你們去開闢新天地用。過兩個時辰，你倆身子便能活動，便出南城門去吧！」言畢又封了其啞穴。

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再度解穴問道：「你家內有甚麼人？屋內地形如何？」

胡鴻章半驚半憂半喜，只好據實告之。唐郎重新封住其穴道，然後閃身出去，先把鬍子刮掉，再塗了點易容藥，然後大着膽子閃出蘇家。

一出蘇家，他便感覺到附近伏着人，乃低着頭，向巷口快步走去。耳畔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這小子這麼快出來，恐怕未成好事吧？」

另一個道：「難說得很，也許他銀樣蠟槍頭！」唐郎走得快，後面他倆說甚麼已聽不到。

出了大街，唐郎乃依胡鴻章所言，拐右而行，未久至石獅子巷口，便穿了進去。那石獅子巷又寬又廣，兩旁的住宅又高又大，看來所住之人，非富即貴！

唐郎很快便找到胡家，翻身自側門躍進去。由於他一早已問明了方向，用星位辨別了方向，畢直地跑到胡鴻章父親胡永豐房外。

他貼耳門板上聽了一陣，裡面有兩個均勻細長之呼吸聲，証明人在熟睡中，可是門窗均關得死死的。唐郎乃匿在走廊上之橫樑，直至天色發亮，他又翻上屋頂。

過了一陣，丫頭來敲門送洗臉水，房門打開後復關，再過一陣，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珠光寶氣，向前院去。

唐郎輕輕躍下來，推開房門閃了進去，只見床上有人道：「夫人，怎地去而復返？」

唐郎撩起帳子，軟劍架在一位年約五十之男子頸上，低喝道：「不許呼叫，否則殺了你！」

那男子吃了一驚，問道：「你到底是誰？」

唐郎先將門閂上，喝道：「你別問，先把衣服穿好再說！」那男人那敢多問，乖乖穿好衣服。唐郎又道：「快下令備一輛馬車，再帶一名車夫，送我出城！在下先讓你嚐嚐厲害！」言畢在他身上戳了幾指。

那男人正是胡鴻章之父親胡永豐。他身不能動，口不能言，眼光流露恐懼之色。

唐郎解了他啞穴，道：「如何？我若要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但如今並非要取你性命，只是要借你大力而已。」他邊說邊將軟劍收回腰上。

胡永豐結結巴巴地問道：「壯士要……老夫如何……你我之間可無仇恨……」

「廢話！第一，先着人送一套家丁的衣服進來，第二，備一輛馬車，請你送我出城！」

胡永豐苦着臉道：「第一個條件沒有問題，但第二個條件……城門有許多官兵守着，這個……」

「無人認得出我來，只要你說我是府上之家丁，包保不會出問題！事後你再回城，若有人問起，便說將家丁留在親戚家服侍他！」

胡永豐期期艾艾，唐郎道：「如今已不由你不答應！我與你之間本無仇恨，只想借助一下，但假如你不依我，嘿嘿，那就莫怪我了。」

胡永豐只好道：「好好，老夫一切均依壯士！」

「還有一點，此事絕對不能洩漏半句，事後也不要提及，這對你也有好處！」

* * *

一輛馬車向西馳去，到了西城門，被官兵攔住，掀開車帘，唐郎一手放在胡永豐後腰上。胡永豐道：「老夫出城去探一位親戚的病，這都是寒舍之僕人！」

官兵們認得胡永豐，也知他與府台之關係，看了幾眼，便哈腰道：「胡老爺勿怪，咱們也是有令在身，不得不遵，您老慢走！」

當下放行，馬車便馳出西城門去，胡永豐戰戰兢兢地問道：「壯士還有甚麼要求？」

「沒有，你放心，我不會為難你，只是你這麼快便回去，那些官兵會思疑你，最好你下午才回去，在下也樂得多坐一會兒！」

胡永豐强笑道：「壯士隨便。」馬車馳了十來里，到達一座小鎮，胡永豐想起在此有位遠親，心頭一動，乃道：「壯士，胡某在此地有一位親戚，你看是否在此……」

「好，你們進鎮吧！」唐郎「颼」地一聲竄了出去，再躍落地上，向胡永豐揮手作別，目送馬車進鎮。

唐郎為安全計，找了個無人的地方，先換了衣服，然後入鎮，找了家飯館吃飯。那飯館面對大街，來往之人車均在眼帘下。

唐郎慢慢喝着酒，過了個多時辰，方見那輛馬車出鎮而去。他見鎮上沒有異常，決定住了下來。

這小鎮的商業十分繁盛，由於乃出入大名府必經之路，是以客棧頗有規模，亦打掃得十分乾淨；唐郎賃了一間上房，再到成衣店買了一套衣服換上。

下午睡了一個懶覺，晚飯在店內吃，足不出戶，閉門練功，至二更才上床，一躺在床上，幾個問題立即翻上腦海。

沙總管必是金希凡無疑！他是次出京，還帶了甚麼高手？

如來佛白富是否知道金希凡已至大名府？有否應變之方法？他至今未再現身，其中是否另有蹊蹺？是否再次利用自己？

陸漫漫和卜十二在何處？他倆又是否知道金希凡已在大名府？

金希凡離金京，正是下手之良機！應該在何處下手？如何下手？

這幾個問題似走馬燈般，在唐郎的腦海裏轉個不停。他先剔除次重的，只考慮一個問題——該不該在大名府下手殺金希凡？

在大名府下手，即使能夠成功，但事後逃逸亦甚困難；可是錯過了，說不定金希凡便返回金京大都！至大都才下手也有好處，能收出其不意之效，因為屆時，金希凡必然疏於防範，但要混進金京大內，又豈是輕易之事？

唐郎被折騰得一夜難以入寐，直至天亮方朦朦朧朧睡着。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他洗了臉，信步走出客棧，找了家飯館坐下，早飯和午飯一齊吃！

飯館內只有他一個食客，過了一陣，方見一位婦人拉着一位五六歲之小孩進來。那婦人背對着唐郎，男孩一對眼睛骨碌碌地望着他。

唐郎只覺這孩子十分聰明可愛，越看越是喜歡，忍不住走過去，摸摸他的頭。「小孩，你今年多大？」

孩子夷然不懼，答道：「五歲。」

「叫甚麼名？」

那婦人道：「壯士如此唐突，不覺得不好意思？」她半垂首半側着頭。

唐郎看了她兩眼，只覺她生得頗醜，心中暗嘆：「怎地孩子的娘長得這般醜，眞是造化弄人。」當下返回自己坐位。

未幾，小二送上小菜，他又忍不住把一碟鹵豬耳拿過去。「小孩，這個大叔請你吃！」奇怪地，他認定這孩子跟他一樣，也會愛吃鹵豬耳。果然孩子露出饞相，望着娘親。

那婦人道：「還不趕快謝謝人家！」

「多謝大叔！」

唐郎哈哈一笑，返回自己坐位吃喝，他邊吃邊看着那孩子，那孩子也常向他望來。這刹那，一切煩惱全然

消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未幾，那婦人會賬帶着兒子離開，當她轉身左拐，唐郎見到其側面，猛覺甚是眼熟，心頭震地一跳：「我在何處見過她？」再想起其後背，同樣十分眼熟，再也按捺不住，急忙亦會賬追出飯館。

他出店立即左轉，可是此刻正是午飯時刻，街上來往之遊人甚多，他排衆追前，却已失去那母子之踪影。

唐郎急急又返回飯館，問掌櫃道：「掌櫃，剛才那母子你可認識？」

掌櫃搖搖頭道：「不認識，今日是第一次見到。」唐郎再度離開客棧，心中若有所失，忽然他心頭一動，忖道：「她第一次出現，也許她母子與我一樣，也是過路，說不定也是投店！」

一想至此，他立即快步到客棧查詢，他查不到那母子，但却在墻角發現一個黃蜂殺手之暗記：猴子。

「有人住在客棧？這會是誰？」唐郎沿墻走去，只見墻角被人以同樣之粉筆寫着三十兩個字，再過去又寫了兩個字西八。

唐郎進店找到西八號房，伸手敲門，兩重三輕——這也是黃蜂殺手之暗號。房內有人問：「誰？」

唐郎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房門立即打開，開門的是位年輕人，不過唐郎還是認出「他」是陸漫漫喬裝的。「十一。」唐郎只說兩個字，便閃進門內。

陸漫漫驚喜地問道：「十一哥，你怎會來此？」

「愚兄正想問你。」

「你不是說大家先分開，一個月後再到大名府永升客棧集合麼？小妹本來……想與你一道，但找不到你，後來出了城便信步往西行，來至魏鎮，見離大名不遠，便在此住了下來，每天關在房內練武！」

「愚兄碰到金希凡了……」

唐郎語未說罷，陸漫漫已截口問道：「你怎會碰到他？」

唐郎乃將經過說了一遍，却隱去那母子之事。「後來愚兄想了解一下鎮上之情形，信步而行，無意中發現你之暗記，是以上門看看，你沒事，愚兄便放心了。」

陸漫漫笑得十分燦爛。「十一哥平安，小妹亦很高興。那金希凡來了大名府，十一哥打算如何？」

「尚未有最後決定，心中很想見見如來佛，徵求他的意見。」唐郎頓了一頓，喃喃地道：「不過，我却希望能在他回金京之前殺死他！」

陸漫漫頷首道：「當然，在金京下手，咱們機會更微！十一哥，你可有十二哥之消息否？」

唐郎搖搖頭。「他若找上來最好，否則也犯不着去找他。三十妹，愚兄住在斜對面那家福記客棧北三號房，萬一有事，便到那邊找我，無事便不見面，以免暴露！」

陸漫漫見他欲走，忙又道：「十一哥，你不多坐一會兒？」

「不坐啦，免得連累你！」唐郎長身欲行，忽又立住，回頭道：「三十妹，待殺了金希凡，恢復自由，你也該找頭婆家啦，別躭誤青春！愚兄是除却巫山不是雲，閑雲野鶴慣了，不想再過那種日子，何況我心早已枯竭，你跟十二弟不可學我！」

言畢也不管陸漫漫聽不聽得懂，轉身便走，順手將房門拉上。陸漫漫望着房門，不言不動，似發了痴般。她是聰明人，唐郎的話又說得那麼明顯，豈有聽不明之道理？想着想着，雙頰便發燒了。

唐郎說了那幾句話後，人也輕鬆多了，不管陸漫漫有何反應，他總算盡了責任，他不敢再在街上勾留，趕緊鑽進客棧。

想了半天，覺得自己閉門客棧，完全不能掌握金希凡之去向，遂決定冒險再去大名府探聽。次日一早，吃罷早飯，唐郎換了衣服，戴上帽子，便走向大名府。

他在路上不敢施展輕功，至下午方出城門外。守門的官兵仍比平日多，但對出城的人守得嚴，對進城的人却較鬆，隨便問問幾句便放行。

唐郎入了城，信步而行，只見街上仍有許多官兵在來回巡戈，証明金希凡尚未離開，仍要捉拿自己，唐郎藝高膽大，仍躉在華陀廟附近。

那裡不見一個官兵，他再到蘇愛愛之家，那門仍塌了一爿，但附近已不見有官兵，金希凡會住在何處？在官府內，還是微服改扮百姓，藏在客棧市井中？看看天色已黑，唐郎只好找家飯館祭五臟廟。不料剛想進店，却見那對母子恰好離店，他心頭大喜，乃不動聲息，暗中跟踪。

* * *

唐郎跟了兩條街，方見那母子走進一家小客棧，小二見到她母子，立即引她倆進內，唐郎在外面等候。過了一陣，見那小二走出大堂，方向他招手。

店小二見他神態有異，懶洋洋地走過來，問道：「客官，你要住店麼？」

唐郎先塞了一錠銀子給他：「小二哥，這個給你買東西吃。」

店小二忙道：「小的無功不受祿，這個……」

「只要你告訴我那母子是住在那間房的就好，不瞞你說，我是她同鄉，那女的跟她丈夫吵了嘴，一怒之下，帶着孩子跑出來，可憐她娘家又沒了人……這麼夫婦吵架，是家常便飯，你說該不該通知她丈夫來請她回家？」

「這個倒是應該，她還年輕，到處亂跑也不安全。」

「是以這便要你幫個忙了，不過你千萬別告訴她，免得她又跑了。」

「這個自然，她住在南五號房，可你也不能告訴她和掌櫃。」

「這個你請放心，請問她是以甚麼名登記的？」

「她名字古怪，姓柳名木。」

唐郎身子一震，道：「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善事，老天爺定會保佑你娶個好媳婦。」言畢轉身離開，返回自己住所，又動手易了容，然後悄悄跳墻走了。

他到柳木投宿的那家順風客棧賃了一間房，也選了南邊的長屋，不過他住的是一號房。唐郎先着小二送水，洗了個澡，然後上床盤膝運功調息。

遠處傳來三更之梆子聲，唐郎這才悄悄推開窗子，一躍而出，走到五號房窗外，凝神靜聽一回，房內兩個呼吸聲皆均勻又細長，證明那母子已睡着了。

唐郎沉吟了一下，突然伸手敲敲窗子，聽見房內有床板响動聲，乃低聲吟哦：「相逢何必曾相識，相煎何太急！」

房內一片靜寂，唐郎又吟了一遍，方聽一個女人低聲罵道：「那裡來的酸丁，半夜在人家窗外吟詩，再不走開，可要高聲呼叫了。」

唐郎聽她這樣說，心頭反而更踏實了，大着膽子道：「十八妹，你爲何對我避而不見？」

那女人罵道：「誰是十八妹，你找錯人了，你到底走不走？」

唐郎低聲道：「十八妹，你不開門讓我進去，我便不走，我是十一哥。」

房內又重歸沉寂，唐郎心裡有六成把握，房內那女人就是柳十八，也就是自己之妻子，因爲一個人無論她的易容術如何高明，但身材外形總是改變不了，騙得了一般的人，却騙不了行家。假如她確是自己之妻子，那麼那個小孩就是自己的兒子了。

問題是若她是柳十八，爲何知道自己之身份而不肯相認？即使她有所懷疑，正常情況也應該開窗看個究竟，不爲自己也得爲兒子。

莫非她已變了心？不會不會！十八妹不是那種人，若她已變了心，早已大呼大叫了！

忽然，唐郎又想到一個問題：柳十八若果沒有死，爲何不找自己？若非已變了心，此刻也該開窗。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唐郎一忽兒這樣想，一忽兒又那樣想，腦子全沒停過半刻。一時又覺得房內那女人，十之八九是自己妻子，一時又覺得全然不是。

他這一站不打緊，竟然至天亮，而自己竟無所覺。忽然，房內窗子打開，唐郎渾渾噩噩，閃避不開，被撞個正着，可是他毫無所覺，雙眼直勾勾地望着開窗的人。

開窗的是那個小孩，那孩子見撞到人，而那人又死死地盯着自己，吃了一驚，連忙跑了開去。

只聽那女人問道：「柳兒，甚麼事這般吃驚？」

「娘，外面有個男人，他……孩兒開窗撞到他。」

柳兒兩個字一入耳，有如一個焦雷在唐郎頭頂上炸响，大叫一聲：「你是唐白柳！」

那孩子躲在母親背後，又驚又詫，女人罵道：「你這個無賴，爲何還來瞎纏，再不走，可要呼叫了！」

唐郎雙手在窗台上一按，人已進入房內，對着孩子道：「孩子，你別怕，我問你，你是否叫唐白柳？你娘是否叫柳青青？」

女人急道：「不要告訴這個無賴！」

「我不是無賴，我是你爹！」

孩子道：「胡說胡說！我爹很早便被壞人殺死了！」

「你看看我是誰？」唐郎自懷內掏出藥水來，用汗巾把臉上之易容藥抹掉：「咱們見過面是不是？」

孩子看了他幾眼，點點頭道：「我記得，你請我吃鹵豬耳。」

「你很愛吃豬耳？」

孩子再點點頭，道：「娘常燒給我吃，還說爹以前也喜歡吃！」

唐郎站了起來，雙眼瞪着那女人，沉聲道：「十八妹，即使你變了心，也不該不讓我父子相認，我沒有死，反而以爲你們母子被金廷派人殺……」

唐郎話還未說畢，那女人已給了他一巴掌：「我變了心？變心的是你！」

這一句話無疑洩漏了她之身份，唐郎緊緊抓住她雙肩，那女人用力將他甩掉，道：「別碰我，否則我大聲呼叫。」

「十八妹，我眞的以爲你們母子……當時蘇州河上有兩具屍體，一個女人一具嬰兒。」

「你認不出自己之妻子及兒子？」

「我看不到，我追了很遠也找不到，但兩岸的人都說……如今好啦，咱們夫妻父子總算重聚！」

「誰跟你重聚？你是你，我是我，這幾年你有否盡過做父親之責任？孩子是我的！」

孩子扯着她的裙子，問道：「娘，他到底是不是我爹？」

「不是，他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他老婆叫白冰冰，白冰冰一死，他便去當和尚了，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不要，你說他是不是好人？」

孩子睜着一對大眼睛問唐郎：「大叔，你眞的是這種人麼？」

唐郎蹲下來：「不，你娘誤會了，爹若是變心，又怎會到和尚廟去？爹若不要你們，又怎會一直暗中跟踪你母子？又怎會在窗外站了一夜？」他忽然轉過身去，道：「十八妹，你想想看，愚夫是這種人麼？我知道你還不能忘記我，也知道你生氣，你若氣不過

的，便在我身上打幾記吧！」

那女人舉起拳頭來，却又打不下去，唐郎雙腿一曲，道：「十八妹，你打吧，等你氣頭消了，咱們才好說話。」

柳青青忽然掩臉哭了，淚水自指隙間淌了出來，唐白柳問道：「娘，是不是他欺侮你？」

柳青青嗚咽道：「他就是你爹……」唐郎聽此話，如獲至寶，一長身將柳青青摟在懷內。柳青青一對粉拳在他身上亂擂：「我恨死你了，你可知道這些年來，我吃了多少苦頭？」

「你母子既然尚活在人間，我想也想得到，實在難爲你了。」

「你當然希望我母子已死……你已出了家，還來找咱們作甚？」

「寒山寺住持說愚夫塵緣未盡，不讓我出家，我因住在寺內，因此作頭陀打扮比較方便。」

柳青青一直伏在他懷內哭泣。唐郎又道：「愚夫一直以爲你們母子已經不在，我亦無心留戀塵世，只望能替你們報仇……而且心如止水，甚麼女人都不放在心上……」

「我聽黃叔叔說過了，也暗中偷窺過了，否則昨夜早已高聲呼叫。」

「黃叔叔？你認識黃楊木？難怪他跟我說話時透着古怪。」唐郎訝然問道：「你偷窺甚麼？」

「看看你是不是對那位小師妹動了情。」

唐郎暗呼一聲慚愧，柳青青早已掇上自己，而自己竟然毫不知情，嘴上却道：「爲夫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今後咱們三人再也不會分開了。」

柳青青漸漸收淚，唐郎輕輕推開她，把兒子抱在懷內，問道：「柳兒，爹回來了，你高興不？」

唐白柳道：「高興！不過娘還會不會哭？」

柳青青輕罵一聲：「傻子，娘無事會哭麼？」

「那就好啦，娘，柳兒肚子餓了，咱們去吃東西吧！」

柳青青向唐郎打了個眼色，道：「你先回房重新易容，再裝作不認識，然後離店，投到別一家去。」

唐郎緊張地問道：「十八妹，你不是要支開爲夫吧？你不會乘機又跑掉吧？」

柳青青紅着臉輕啐了他一口：「你道我希望兒子沒有爹爹麼？」一頓又忙加上一句：「不過如果你……再氣我，我一定帶着孩子離開。」

唐郎心花怒放，忍不住在她臉上香了一口，唐白柳嚷道：「看看，爹爹不要臉。」唐郎連忙跳窗而去。

柳青青叫道：「柳兒，以後不許你這樣！」

＊　＊　＊

唐郎、柳青青和唐白柳三人一起吃早飯，唐白柳對唐郎雖然還有點靦靦，但到底還是高高興興，不斷問這問那。唐郎就更不用說，左看右看，樂得他吃不下飯。

柳青青輕嗔道：「你作甚不吃，別再看來看去的，人家看了會怎麼想？」

唐郎傻乎乎地一笑：「管他的，如今天塌下來，我也不管了，十八妹，你多吃一點。」

柳青青白了他一眼：「大哥，你不吃怎行？」她親手替他佈菜，「今天不吃，以後也別想我陪你吃！」

唐郎忙說：「吃吃，一定吃！」

唐白柳笑道：「原來爹怕娘，哈，娘也常說爹是壞人。」

「你說爹是不是壞人？」唐郎伸手撫摸兒子之頭顱，唐白柳搖搖頭。「爹以前沒盡責任，今後一定跟你倆好好地生活。」

柳青青冷冷地道：「只怕未必，你還有幹不完之事，咱們也不敢奢望，柳兒，快吃！」

三人吃了早飯，同到另一家客棧——金風投宿。進了房之後，唐郎忍不住問道：「青妹，這些年來，你們母子住在何處？」

「最初住在杭州，後來見你沒來找咱母子，又恐仇家找上門來，因此搬至雁蕩山居住了三年，之後每到一個地方便住上半年一年，又搬到別處……」

唐郎問道：「是怕仇家找上門？」

「還怕如來佛！」柳青青道：「咱們曾在蘇州住過半年，却找不到你一點消息，誰料得到你會躲在和尚寺內！」

「其實我一步也未離開過蘇州，看來老天爺是要咱們吃點苦頭！」

柳青青怨恨未息，冷笑一聲：「你吃甚麼苦頭？當時我拚死躍下小舟，料不到半路會遇到駱常奔那煞星，因手上抱了個兒子，更加不敵，中了他一刀，便冒險跳落河中，幸虧他不善水性，否則早已死了。」

唐郎看了兒子一眼，道：「這孩子在那種情況下居然不死，也屬老天爺眷顧，後來呢？」

「天黑又借水遁，終於逃出魔掌，後來我上了岸，找了個地方把柳兒肚子裡的水壓出來，但情況仍然十分危險，顧不得去找你，便運功爲他推拿，過了好一陣，他脈膊才稍強……」

說至此，柳青青喘了一口氣，方續道：「那時我才有暇擔心你，是以把柳兒藏在石隙中，連夜跑回家去，只見有許多金廷派來之高手在那裡，家內已破得不成樣，我亦以爲你已死了，又念着兒子，是以連忙回去，抱着兒子逃到杭州。」

「可是後來……反正我未見過你的屍體，又未聞人見到你被殺，始終不能心息，是以便帶着兒子到處找你……你不知道，江湖上很多人都傳你已被人殺死了，但我始終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會被殺。」

唐郎忍不住緊緊握住她的手。「可是我却認定你母子已遭駱常奔殺害，否則我也會到處找你母子。」

柳青青伸出一指，在他額上一戳：「你若還惦着我母子，又豈會在未見過屍體，便認定我母子已死！你這沒良心的漢子，你只記着十七姐。」

唐郎道：「青妹你雖寃枉了我，但我也確實對不起你母子，不過爲夫以後一定會加倍償還……」

「甚麼叫償還？愛護妻兒難道不應該？」

「我不會說話，只好少說爲佳，免得又惹你生氣。」

柳青青嗔道：「你不說話，休想我再理你！」一頓又問：「你這次出山，既不是爲了我母子，肯定是重操舊業，你以前不是說……」

「爲夫不是重操舊業……」

「還說不是？你爲何跟十二哥在一起？還有那位我不認識的小師妹。」

「那是爲了替你跟冰妹報仇！用軟劍傷了你及冰妹的那人，原來是金廷大內總管金希凡，後來爲夫又遇到如來佛……」唐郎這才把經過及白富之決定說了一遍，這一說，幾乎說了個多時辰。「我不想再當殺手，也不希望十二弟他們還過那種日子，假如能殺了金希凡，對國對民、對友對己都有好處！」

「如今我母子已找到，你還報甚麼仇？你有十足之把握？萬一你被殺了，教我及柳兒如何？」柳青青冷笑道：「既然你還要拿命去跟人家拚，還來找我母子作甚？」

「那是兩回事……」

「若不見面，那倒還好些，明知你要去冒險，我還能快樂？還能安心？需知你不是去冒險、去拚命，而是以卵擊石！」

「那也未必，你無須太過悲觀。」

「人家出動一百名金兵，你們三個已幾乎全軍覆沒，還敢誇口？」

唐郎脫口道：「原來那蒙面客是你扮的！」

柳青青冷哼一聲：「若非我，誰肯去冒那種險？」

唐白柳忽然道：「娘，孩兒肚子餓了。」

唐郎忙道：「好，咱們去吃飯吧。」

柳青青道：「喚小二把飯菜送進來，吃了飯，柳兒還得讀書寫字，你不管，我只好母代父職。」

＊　＊　＊

晚上夫婦同床，分別五載，少不免親熱一番。事後，柳青青枕在唐郎臂上，在他耳邊問道：「大哥，你眞的要去殺金希凡？」

「是的，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我總覺得以前殺孽太重，也製造了不少個家庭父死子散……很想在有生之年，做幾件值得誇耀的事！」

「你有幾成把握？」

唐郎沉吟道：「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柳青青驀然坐了起來，道：「你以前可不是這樣的！每次動手，你最少要有八成把握，是以你才是黃蜂殺手中最出色的一個。」

唐郎長長一嘆：「也許我已老了，更可能我離開江湖太久了！我也覺得自己有許多改變。」

「以前無人管你，如今你再這樣，便是對家庭不負責任！」

唐郎眉頭緊鎖，低聲問道：「青妹，難道你要我失信？難道你要我終生遺憾？」

柳青青亦嘆息道：「我知道我沒法改變你，不過我却不允許你去做毫無把握的事，那只是白白送命，沒有意義！」

唐郎心頭亂糟糟的，輕輕冒出一句話來：「金希凡如今就在大名府，街上有這許多官兵，也是因我而來的！」

柳青青吃了一驚，「你已經暴露了身份？他知道你要殺他？」

「也不知是他知道，還是本就想殺我！」唐郎又將前幾天在華陀廟發生的事，以及自己巧妙逃脫之經過說了一遍。

柳青青伏在他懷內。「大哥，我不能讓你去冒險！若你眞的要去，小妹惟有陪你去！告訴你，這幾年我沒將武功荒廢，而且火候經驗更勝從前。」

「不行！」唐郎語氣十分堅決。「你也去了，那麼柳兒誰看顧？再說萬一有問題……」他話未說畢，柳青青已伸手掩住其嘴。「爲夫所說無理？」

「不是……但你教我如何放心讓你一人去冒險？至於柳兒，小妹可找人代照料。」

「別人照顧，如何及得自己父母？這一點，爲夫無論如何都不會答應，你不必多說，吾意已決！」

柳青青霍地轉過身去，以背對着他。「你從來都不替我母子着想，早知你仍不改，又何必再相認……我實在有點後悔，眞是相見爭如不見。」

唐郎輕輕扳着她的肩膊。「青妹，你怎地怪責起我來了？若依你的條件，爲夫尚能在江湖立足麼？」

柳青青道：「你不是一早便立志要退出江湖麼？幾時又這般留戀？」

唐郎忙道：「爲夫可以發誓，殺了金希凡之後，立即與你母子找個地方隱居，從此再不理江湖事，除非……你求我重出。」

「你休想，我早已厭倦了！」柳青青沉默了好一陣，方道：「我且再相信你一次，不過我也有個條件，你必須先答應，否則以後彼此一刀兩斷。」

「青妹且把條件說來聽聽！」

「你陪我母子三天，這三天不許你理外間的事，更不許去找金希凡，你可知柳兒自出世至今方見你之臉，我不想……總之你得好好陪他三天，略盡爲人父之責！」

唐郎一把將柳青青抱住。「青妹，

爲夫答應你！」柳青青這才溫順地伏在他懷內。唐郎忽然覺得柳青青跟以前有很大之差別，却又說不出來，只隱隱覺得她比前堅强獨立多了。

＊　＊　＊

一連三天，唐郎陪着柳青青母子在大名府內到處遊玩閒逛，還爲兒子買了許多衣物。他眞的做到完全不理世事，連金希凡也沒想過。

這三天，也是他們一家三口最快樂的時候，尤其是唐白柳起初對唐郎還有點陌生，到後來已一直非要父親抱他不可。

吃飽晚飯，三人信步走回客棧。此時華燈初上，街上行人如鯽，好不熱鬧。十字街口，有人在耍猴戲，唐白柳吵着要去看，唐郎便讓他坐在自己肩膀上，走進人羣，柳青青則傍着他。

唐郎自己也聚精會神地看猴戲，跟兒子一樣，笑得十分燦爛，半晌方發覺柳青青似有點精神恍惚，忍不住低聲問道：「青妹，你身子不舒服？」

柳青青輕輕搖頭，忽然輕聲問道：「大哥，你明天便要離開？」

唐郎心頭一沉，呆了一呆，方道：「回去再說！」他已再無心情看熱鬧，不理兒子吵鬧，拉着妻子返回客棧。柳青青匆匆替兒子洗了澡，便趕他上床，夫婦倆也洗過澡，吹燈上床。

唐郎一把將她摟住，柳青青昂首道：「大哥，剛才的問題，你尙未答覆我！」她一對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生光，直勾勾地望着唐郎。那眼神包含了期望、驚恐、擔憂諸情，說不出的複雜。

唐郎想了好一陣，方道：「明天我還不會刻意去找金希凡，不過却不會再不理世事，總之白天我出去打聽消息，晚上必回來睡覺，你別擔心！」

「誰能不擔心？你白天在外面亂闖，若爲我及柳兒惹來了災難，又如何說？」

唐郎身子一震，澀聲問道：「依你之見又該如何？」

柳青青亦無法作答，良久方道：「小妹不會令大哥爲難，你放心好了！明天咱們便分道揚鑣，小妹重去杭州，待你殺了金希凡，再到杭州重聚。」

唐郎問道：「杭州人可不少，人海茫茫，教爲夫去何處找你？」

「靈隱寺裡的方丈必知道小妹住在何處。」

唐郎沉吟道：「你可否將日期稍緩，再過兩天才走？爲夫相信仍可瞞過他們。」

柳青青把頭埋在他的胸膛中，低聲道：「我相信你！不過你可得多替我着想……說不定這次重逢，我體內又懷了你的孩子！」唐郎心情激動，火熱的嘴唇如雨點般，落在她的面頰上。

＊　＊　＊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對唐郎來說也是如此。他本以爲只需擔心金希凡，不料，兒子却冷病了。柳青青輕責丈夫，「都是你不好，累孩子病了。」

唐郎道：「我也不希望孩子生病，怎好責怪起我來？」

「若不是你要我過來與你同床，柳兒怎會不蓋被而着了涼？」

唐郎忙道：「好，那我去找大夫。」

「不必找大夫了，這裡有個方子，你拿去藥店買藥，再叫小二煉就行！」

唐郎取了藥方便出客棧，找了家大藥鋪去抓藥。在等候時，忽見幾個人自店外走過，唐郎眼利，認出其中幾個是金希凡帶來的人，回頭對店小二道：「小二，你抓好了藥，先放着，在下回頭來拿。」

他悄悄跟在那些人後面，見他們轉入一條小巷，乃遠遠跟之，不久轉到另一條大街，只見他們走進一座大宅，定睛一望，大門外掛着燈籠，寫明是冷府，不由忖道：「這不是冷逢春的家麼？」

冷逢春的家即是令旗幫總舵，莫非金希凡這段日子一直住在那裡？

唐郎越想越覺得有理，因爲上次與范鐵漢交換了人質，便在半路上遇到金廷，不久金希凡也趕到了，說不定令旗幫早已偷偷跟金廷勾結。金希凡之願望乃剷除近年來專殺漢奸之黃蜂殺手，范鐵漢若與他們勾搭上，自然要賣力。

如此一想，許多存在心中之疑團便迎刃而解。唐郎深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走了。

當他返回客棧，柳青青見他悶悶不樂，乃問道：「你又想去殺金希凡？有消息了否？」

唐郎乃將適才所見及自己之猜想告訴妻子。柳青青沉吟道：「有道理，不過如此一來，你要殺他便更加困難了。」

「是的！」唐郎在房內踱步。「是以爲夫方在考慮如何下手。」

「小妹不會讓你一個人去冒險，你必須立即通知如來佛，嗯，你那兩個師弟師妹呢？」

「陸師妹的住址爲夫知道，但十二弟便不清楚了，咱們本來約定一個月後方在此會合的。」唐郎皺眉道：「問題是爲夫不知如何跟如來佛聯絡。」

柳青青長長一嘆：「你變了，你以前做事不是如此的，你爲何不問清楚？」

「當時他說會與我聯絡的，爲夫以爲他不出面，也會派人來，結果只來了一個陸漫漫。」

柳青青語氣十分堅決。「那你最好先不要動手！」

唐郎點點頭，道：「明早，爲夫先去通知陸三十，叫她先搬回大名府再說。」未幾，小二把藥送進來，柳青青餵兒子吃藥。唐郎又道：「中午時你母子在房內吃飯，爲夫出去走走！」柳青青再三叮嚀，方讓唐郎離開。

唐郎到街上走了一匝，奇怪三天前的那些官兵，都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居然一個也不見，是金希凡認爲他唐郎已經逃之夭夭了，還是他自己已離開了大名府？

他跑到令旗幫總舵附近，暗中觀察。那裡一切如常，未見有絲毫動靜，連門外的守衛亦不見增加，弄得唐郎也拿不定主意。

唐郎心底泛起一絲恐懼，最令人擔心的是掌握不到敵方的一點動態，看看天色向晚，只好返客棧。

次日一早，唐郎便出城西行，守城門的衛兵，只看了他幾眼便放行。唐郎在午前便趕到魏鎮，再去永春客棧找陸漫漫，她仍住在那裡。他伸手在門上敲了黃蜂殺手之暗號。

房門霍地打開，陸漫漫驚喜地喚道：「十一哥！」

唐郎見她十分憔悴，忍不住問道：「你生病了？」邊閃身進房。陸漫漫粉臉微紅，輕輕搖頭。唐郎心想她整天沒事幹，不可能精神糜頓，因此又關懷地問道：「三十妹，你眞的沒事？」

「眞的沒事。」

「那你爲何精神不足？昨夜沒睡？」

陸漫漫雙頰再度泛上紅暈，顧左右而言他。「十一哥，你坐吧！」

唐郎這才知道陸漫漫對自己十分痴心，這幾天必定是茶飯不思，心中十分爲難，回心一想，覺得此事可大可小，實不能再拖延，是以準備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料陸漫漫又開口了，「十一哥，幾天不見，你好像胖了點，精神也好多了。」

唐郎打蛇隨棍上。「不錯，因爲我找到失散之妻兒，心情自然不同。」

陸漫漫臉色慘白，驚詫地問道：「你不是說尊夫人及令郎已被仇家殺死了麼？怎地又跑出一個來？」

「不！原來她倆並沒有死。」唐郎乃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

陸漫漫又道：「既然如此，她爲何不隨你來？」

「犬子生病了，拙荊跟他仍住在大名府元城客棧內！」唐郎見她不說話，頓了一頓，又道：「愚兄是次來找你，乃有一件重要的事與你商量。」

陸漫漫急問：「不知是何事？」

唐郎又將金希凡可能在元城令旗幫內之情況說了一遍，陸漫漫脫口道：「難怪金兵會知道咱們之行動，原來令旗幫已跟金廷狼狽爲奸！」

「三十妹，你可以聯絡到如來佛麼？因爲此事非同小可，非通知他不可。」

「小妹知道聯絡方法。」陸漫漫問道：「十一哥，你準備混進令旗幫內刺殺金希凡？」

「尙未作最後決定，若在元城動手，既要對付金廷大內高手，又要應付令旗幫，單靠咱們兩人，實在力有不逮。」

「十二哥呢？」

唐郎沉吟道：「愚兄認爲不必通知他！」

陸漫漫想了一下，點頭道：「小妹知道你的意思。但你要我通知如來佛甚麼事？要他出面跟你談？」

唐郎道：「最好如此！最低限度，也得讓他知道金希凡之消息。而且若他不現身，也得來個指示，咱們才好辦事，此事需盡快辦好。」

陸漫漫道：「如此待小妹去聯絡，不過他若要出現，你要他去何處找你？」

「愚兄住在金風客棧，請他到那裡與我聯絡，若臨時搬走，我會留下暗號。」

＊　＊　＊

唐郎返回元城，天色經已向晚。他匆匆走向客棧，目光無意中一及，發現斜對面有個漢子，面目死氣沉沉，一望即知乃卜十二戴上人皮面具。

唐郎在看他，他也在看唐郎，隨即穿過街道而來，低聲吟道：「相逢何必曾相識。」

唐郎心頭一動，回道：「同是天涯淪落人。」

「十二。」

「十一。」唐郎問道：「你怎會在此？不是說要出城躲避一下麼？」

卜十二道：「小弟是進城打探消息的。十一哥，城內可有甚麼動靜？」

唐郎心頭一動，道：「愚兄也是如此，剛剛進城，你可曾打聽到甚麼消息？」

卜十二搖搖頭。「小弟亦不甚了了，啊，此處人多，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十一哥住在何處？」

「打算在城內住一宿便離開，你又住在何處？」

卜十二道：「小弟是昨日進城的，稍後便走。十一哥，今後咱們如何聯絡？」

唐郎心念一轉，道：「十二弟，吃了飯再走吧，愚兄請你喝酒去！」兩人走進一家飯館，點了五六個菜，還要了一瓶酒。

卜十二斟了酒，舉杯道：「十一哥，小弟祝你馬到功成。」

唐郎頓住，「爲何不慶祝你自己脫離殺手生涯，恢復自由？」

卜十二苦笑道：「那有這般容易的，只能寄望你了，嗯，如來佛交下來之任務，誰都不能違背。」

「既然爲兄能完成任務，你不就可以完成任務？」

卜十二乾笑道：「哈哈，但願如此！」

唐郎壓低聲音：「十二弟，你這張人皮面具，范鐵漢可曾見過？莫忘記，人家的總舵可就在此。」

（未完・八）

上文提要：王府召來官府中人把酆都二鬼拘捕，不料在押送回府衙途中，酆都二鬼被人以見血封喉所殺，言小秋雖在場目擊，仍然找不到兇手；王府中人正在驚駭收到「羅刹斷魂刺」之際，又有兩名漢子登門求見，帶來四顆迫死王桂武的人之頭顱，勸籲王府不要再追究此事及驚動官府，顏如風懷疑有人要在濟南生事，怕王桂武事件驚動官府，才會息事寧人……

俠義奇情連載小説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易容入住客棧　秘密調查敵踪

王貴道：「我沒有意見，不過，咱們東主的大仇已報，老夫人的意思，是不用深究。」

顏如風點點頭，道：「總管，我和趙兄辭去了兩家鏢局子的事，原是希望爲亡友一盡心力，追究元兇，以慰亡友之靈，順便也好保護貴府，不再受騷擾，但照目下的情形看來，似乎是對方已存了誠意求和之心，誅元兇，殺從兇，以圖息事寧人，而且，已表現出他們的誠意了，所以，兄弟留在王府中，似是也沒有甚麼事情好效力了。」

王貴道：「這個麼？在下沒有主意，應該如何，要自己斟酌了。」

顏如風道：「總管，這樣吧！我們暫時離去，但不會離開得太遠，有事情，就派個人去招呼咱們一聲。」

王貴道：「兩位都是敝東主生前的朋友，願否留下來，悉聽尊便，我王貴不敢擅越。」

顏如風回顧了趙志英一眼，道：「趙兄的意見呢？」

趙志英道：「在下麼？聽顏兄的安排。」

這時，言小秋突然施展傳音之術道：「王總管，他們離開了王家之後，可以減少他們對王家的一些注意，但他們兩人的性命則處於十分危險之中。」

王貴不能回答，只有微微頷首，表示已全部聽懂。

言小秋接道：「王舉人的意思是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被別人殺了，所以，你要想辦法留下他們，在王府中被殺的機會不大。」

王貴點點頭，站起了身子，道：「顏兄，趙兄，在下想到了一件事，不知是當不當說？」

趙志英道：「你說吧！就算說錯了甚麼，我們也不會怪你。」

王貴道：「剛才，我想了一下，如是兩位搬出去了，這宅院中再發生了甚麼變化，豈不愧對我們死去的東主了？」

顏如風道：「哦？」

王貴道：「所以小的適才想了一下，覺得兩位如若不往別處去，還不如留在這裏好。」

趙志英道：「顏兄，王貴說得很有理，顏兄如若同意，咱們就在此留一些日子。」

顏如風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好吧！咱們留下來。」

留下了顏、趙二人之後，王貴又立刻召集了王府中的家丁僕從，分配了他們各人的守望區域。

表面上看來，王府中似乎是全無戒備，但事實上，王府中四面，都有人在暗中監視。

金燈門中人又聚集在密室之中，商談對敵之策。

于重皺起了眉頭，道：「照目下情形看，他們確實不是對付王舉人了，

但他們留在這裏幹甚麼呢？」

言小秋道：「二哥，如是小弟的推斷不錯，他們可能在進行一件很大的陰謀。」

于重道：「那是不會錯了，但咱們却無法知曉他們的陰謀如何進行？對象又是何人？」

王俊道：「知已知彼，才能掌握勝算，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找出他們的目的何在。」

言小秋道：「看來，他們很小心，也很隱密，除非咱們設法混到他們之中，否則很難查出甚麼了。」

黃媚道：「找出他們的住處不難，只是如何混進去，却是件不容易的事。」

言小秋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弟願意試試。」

黃媚道：「我和你一起去。」

于重道：「看樣子，他們很不願意把事情鬧出來，王府中相信暫可平安無事，咱們一起去，也好有個接應。」

黃媚道：「人多了反而行動不便，有我和四哥便可以了。」

王俊道：「有備無患，既然王府中近內不會發生事端，咱們留此無益，倒不如一起行動，照應也方便一些。」

黃媚道：「大哥如此吩咐，我們恭敬不如從命了。」

金燈門人談過了一番計議後，先後離開了王府。

他們一向默默行俠，但却不求聞達，不爭名利。

所以，他們的行踪，也向以隱密爲主，每個人都擅長易容之術。

七個人，七個不同身份，奔向連雲客棧。

言小秋已然探到消息，至少，他們有一部份人手是住在連雲客棧中。

客棧中人來人往，是最容易混入的地方。

王俊和于重走在一起。

兩個人走的是官道，那就是扮作豪客，投宿在連雲客棧中。

王俊本是和方昭、黃媚等一起進入連雲客棧的，但一轉眼間，已不見了方昭、黃媚。

只餘下于重和他走在一起。

王俊扮裝一個闊公子，于重是隨行僕從。

他穿一身寶藍長衫，足登逍遙福字履，手中執着一柄摺扇，一副大家公子的氣派。

幹店小二這一行，眼睛最勢利，看王俊一身光鮮打扮，立刻帶着笑容迎了上來，道：「公子，用飯麼？樓上有雅座。」

王俊道：「我要住店，有沒有雅靜獨院客房？」

店小二抓抓頭，道：「公子，咱們連雲客棧有四處獨院客房，但已被人包下了。」

王俊一皺眉頭，沒有說話。

于重却低聲接道：「伙計，咱們公子看上你們連雲客棧，你得想想辦法。」

一面悄然遞過一塊銀子。

那是一塊足重五兩的銀子，吃兩桌酒席也未必能夠用完。

這店小二大概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賞賜，楞了一楞，才把銀子收入袖中，道：「兩位，先請往雅座上用點酒飯，小的去想想辦法。」

帶着兩人直登二樓，進了一間很雅緻的房間。

那房間一面臨窗，窗外就是大街，門口處還掛着白綾垂簾。

王俊落了座，店小二立刻奉上香茗。

喝了一口茶，王俊緩緩說道：「去準備八個精緻的下酒菜，燙一壺上好的狀元紅。」

店小二哈着腰退出去，于重才低聲說道：「大哥，這個店小二似是連雲客棧的領班，知道的事情不少，等一會，我去門外把風，你和他多談談，也許可以從他口中得到一些隱密。」

王俊點點頭，道：「六妹、三弟到那裏去了？」

于重道：「他們神通廣大，大哥不用替他們擔心。」

王俊道：「那店小二會不會說出詳情？」

于重道：「他會說，但他知道的不多，只要咱們能問出個大概，那就行了。」

王俊道：「如是沒有獨門跨院，咱們是不是還要住這裏？」

于重道：「住這裏，就算委屈一些，也要住下，而且，還要大哥召幾個賣唱的來，吃酒作樂熱鬧一番。」

王俊笑笑道：「這一點，我可是外行，二弟要從旁指點才行。」

于重點點頭，笑道：「玩樂之事，一學就會，大哥不用擔心。」

片刻之後，店小二送上酒菜。

于重裝作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情，道：「公子請用酒，奴才在門外伺候。」

王俊一揮手，于重躬身退了出去。

店小二躬身，也要退出房門，却被王俊叫住，道：「這濟南府也是大地方，不知有甚麼好玩的事？」

店小二哈着腰，笑道：「不知公子想玩甚麼？」

王俊道：「我想先找幾個賣唱姑娘……」

店小二接道：「有，有！公子要甚麼樣子的人，你吩咐一聲就是。」

王俊笑一笑，道：「看來你很能幹。」

店小二道：「小的十二歲進入連雲幹打雜，今年三十二歲，在這裏打了二十年的滾，甚麼事情都經歷過了，濟南府中，有任何一處好玩的地方，在下數也把它數得清清楚楚。」

王俊笑一笑道：「很好，看來，我

是非得住在連雲客棧不可了。」

店小二道：「小的已經交代下去，看看能不能替公子騰出一間跨院來。」

王俊點點頭，道：「看起來，你是個很知趣能幹的人。」

一面從懷中摸出一片金葉子，丟在桌子上，道：「這個你拿去。」

店小二打眼一瞄，那片黃澄澄的金葉子怕不有二兩重，照一兩金子十兩銀的算法，這一賞，就是二十兩銀子，心裏盤算一下，連工錢小賬加起來，一個月自己也不過有四兩銀子多些，這一賞就是四、五個月的工錢，不是遇上了財神爺，是甚麼？

收起一片金葉子，店小二有着一種跪下叩頭的衝動。

他忍了又忍，還是忍不住，一屈雙膝跪了下去。

王俊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作店小二的嘴臉，也看到了金錢的魔力。

王俊揮揮手，緩緩說道：「你起來，本公子有的是錢，只要使我高興，我離開濟南時，會使你有一個很滿意的收穫。」

店小二道：「謝謝公子，謝謝公子。」

王俊道：「不用謝了。」話題突然一轉，接道：「貴棧生意好啊！似乎是每日都客滿。」

店小二道：「不是，尤其獨門獨戶的跨院，除了趕上大日子之外，平常日子很少人住。這幾天，情形特殊，四處跨院中，都被包下來了。」

王俊道：「都是些甚麼人？」

店小二低聲道：「這些人來路不對，有男有女，我也說不清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在梅花院中住的，似乎是這些人中的首腦，住了一個中年文士、一個六旬老者，還有一位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和一位廿三、四歲的美艷姑娘。」

王俊道：「梅花院是……」

店小二接道：「咱們這連雲客棧中最好的一所獨院，裏面院子寬大，植了十餘株梅樹，四合院的房，足足有十二間。」

王俊說道：「十二間房子中，只住有四個人？」

店小二道：「那四個人好像是領袖的樣子，其他的，還有女婢從僕，大概有七、八個人。」

王俊道：「還有幾處跨院呢？」

店小二道：「都住滿了，每一座跨院，大約有十幾個人。」

王俊道：「這些人都是甚麼身份？」

店小二已然有些明白，這王俊問話，話中有意。

但他看在那二兩黃金的份上，也就裝作不知的說道：「這個，小的就沒有法子看出來了，他們好像是鏢師，但又不太像。」

王俊微微一笑，說道：「你爲甚麼有這些感覺？」

店小二道：「說他們是鏢師，但却不見鏢車，而且，他們一住十餘日，很少出過跨院，不過，絕對不是普通的商旅。」

王俊說道：「就算他們是强盜吧，我也不怕。」

店小二一伸大姆指道：「公子是高人，自然不會怕他們了。不過，我們做店小二的，却是有些畏懼他們。」

王俊說道：「你心中害怕，別招惹他們就是。」

店小二笑一笑，說道：「這個小的理會得到。」

王俊道：「衝着你這份精靈，我也要住在連雲客棧，萬一沒有獨門跨院，找一間乾淨客房也行。」

店小二道：「有，客房有很多。」

王俊道：「小二，你說那梅花院中，那位年輕的姑娘如何？」

店小二道：「好啊！公子，一樣米養百樣的人，那位俏姑娘不知怎麼的，那股妖媚勁兒，看得人直流口水呢。」

王俊道：「好！那就在梅花院的旁側給我一間客房。」

店小二低聲道：「公子，那丫頭美是夠美，不過，我看她有些不好對付。」

王俊道：「爲甚麼？」

店小二道：「看她身上佩戴，似乎是一個會家子，玫瑰帶刺，只怕有些棘手。」

王俊微笑道：「這個麼，不用你小二費心了。」

店小二一躬身，道：「小的這就去給公子安排。」

轉身走了出去。

于重緩步走入室中，道：「沒有見人窺視，看來，咱們的行踪，仍然在保密之中。」

王俊道：「那店小二講……」

于重接道：「我都聽到了，住在梅花院外面不錯，只是，那梅花院既然是他們的首腦所在，只怕防範得很嚴，咱們一住下去，就可能引起他們的懷疑。」

王俊說道：「二弟之意，可是要換個地方麼？」

于重道：「不用了，大哥既然決定了，咱們就住在那裏吧！不過小心一些才是！」

王俊道：「要不要通知他們一聲？」

于重道：「我會留下暗記，要他們住在附近，一旦發生了甚麼變故，也可以有個支援。」

王俊道：「二弟，他們深居簡出，連吃飯都留在房中，看樣子，咱們若不摸進去，只怕很難查出甚麼了。」

于重道：「這方面，四弟最內行，六妹、三弟都非弱手，用不着咱們操心，咱們只要告訴他們消息就行了。」

王俊道：「那麼，咱們是……」

于重接道：「必要時接近他們一下

，不過，最好別到那個局面。」

一餐飯畢，那店小二又帶着一臉笑容走了進來，道：「公子，小人已替你安排好了。」

王俊道：「是一座跨院麼？」

店小二道：「不是！緊傍梅花院的一間大客房。」

王俊點點頭，道：「好吧！本公子只好先委屈一下了。」

店小二低聲說道：「小的叫李四，我已經交代下去，要他們好好照顧公子。」

王俊道：「李四，你在連雲客棧中，是甚麼身份？」

店小二道：「在下只是大伙計，小二。」

王俊說道：「好極了，我最喜歡和你們這些人交往，因爲你才是最夠味道，最會玩的人。」

李四淡淡一笑，道：「公子，你誇獎了。」

王俊的話題突然一改，道：「李四，那梅花院可以進去麼？」

李四沉吟了一陣，道：「梅花院的門經常閉着，只怕是不太容易進去。」

王俊站起身子，道：「走！帶我到那間房裏看看。」

* * *

這是一串綿連客舍的邊間，一明兩暗，緊傍着一座木門緊閉的跨院。

望了那跨院一眼，王俊低聲問道：「那就是梅花院麼？」

李四道：「是！」

于重目光銳利，已發覺有一對銳利的眼睛，由院內一座高樓的窗戶內透視出來。

所以，于重一直低着頭，未多望那梅花院一眼。

王俊却未發覺，伸手指點着梅花院中的景物。

李四早已替王俊打掃好一間客房，打掃得十分乾淨。

王俊回顧了一眼，歎口氣，道：「看來，只有將就一下了。」目光轉到了李四的臉上，接道：「別忘了，替我找兩個賣唱的姑娘。」

李四道：「小的記下了，公子要她們甚麼時候來？」

王俊道：「華燈初上時分，」笑一笑，又道：「本公子喜歡燈光明亮，別忘了在大室房裏多加上兩支火燭。」

李四道：「小的都記下了。」

王俊揮揮手，李四哈腰而退。

于重目睹李四遠去，才低聲說道：「大哥，咱們行藏已露，只怕等不到晚上，可能就會有甚麼變化了。」

王俊怔了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于重道：「梅花院內，有一對監視咱們的眼睛。」

王俊道：「哦？」

于重道：「三弟似是就住在咱們隔壁。」

王俊道：「我怎麼沒有瞧到？」

于重道：「他扮成一個六十左右的老人，站在房門口處，維妙維肖，如非他發出咱們相約的暗記，連我也瞧不出來。」

王俊又問道：「四弟和六妹呢？有沒有消息？」

于重道：「沒有，不過我相信，他們已混了進來，而且就在咱們附近。」

王俊未再多言，但他內心之中，却已體會到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對金燈門貢獻得太少，參與每一次的事務，不但未能盡到甚麼心力，反而使得大家爲保護他而浪費了很多的人力。

這感覺對王俊而言，產生得很早，只是這一次更爲强烈。

他已經下決心要作兩件事——一是多爲金燈門策劃一切事務，整理那些不合情理的門規，二是增加保護自己的力量。

但他明白自己已經是二十多歲的人了，就算肯下功夫，全力學習，只怕也無法練成像樣的武功。

所以，他開始集中全力，學習暗器，一面練習腕力、眼力，一面研究改進機簧暗器的方法。

他下了極大的決心，但一切進行都在隱密之中。

只有黃媚一個人知道，而且在全力協助他。

事實上，金燈門中的人都知道，只是王俊既然不說，大家都裝糊塗罷了。

這事情已經在暗中進行了很久，金燈門中人都在暗中幫助他，替他採用很多助長體能的藥物，也告訴他練力的方法。

不過，這些事，都透過黃媚進行。

現在，在王俊身上，就帶有三種暗器——兩種是借重機簧，一種是腕力發出。

但對這些暗器上的成就，王俊却是一直保守着隱密。

隱密得連黃媚也不知道。

自然，于重更不知道。

他究竟是飽讀詩書的人，思維的靈敏，非于重等人所及。

江湖上的歷練，使他的思域開闊了很多，也使他對整個的金燈門，策劃了一套改進的辦法。

對他個人而言，歷練使他長進了很多的膽色。

他心中也很明白，在對付强敵的過程中，金燈門中人爲他分出很多的力量保護他。

連雲客棧，一切都顯得十分平靜。

但那只是表面的情形。

事實上，金燈門的混入，使得整個連雲客棧湧起一片暗濤。

那是屬於一種感受上的壓力。

一般人也許體會不到具體的事實，但那股暗中流動的緊張氣氛，却使整座的連雲客棧充塞了一股殺機。

是太陽下山的時刻，那一直緊閉着木門的梅花院，突然大開。

一個五十多歲、留着小羊鬍子的青衣老者，緩步走了出來。

他走到了王俊的房間，叩動門環。

開門的是于重。

事實上，這青衣老者一步跨出梅花院時，已在于重的監視之下。

打開房門時，于重却裝出一副訝異的神色，道：「找誰？」

青衣老者打量了于重一陣，笑一笑，道：「替我通報一聲，我要見見你家主人。」

于重道：「閣下可否見告姓名，在下也好通報。」

青衣老者忽然笑起來，道：「江湖上有一句說話，明人不做暗事，光棍的眼睛中不揉沙子，你朋友這份做作，不覺得太過生硬麼？」

于重搖搖頭，道：「你一定找錯人了，我聽不懂你說甚麼。」

青衣老者道：「也許你眞的不懂，但我相信，你的公子一定懂，你去找他出來吧！」

于重道：「我家公子不會輕易接見一位陌生人，你不說出姓名，在下只好關門了。」

青衣老者目中神光一閃，但很快放下臉，笑道：「好！告訴你們公子，就說勞山一劍到訪。」

于重道：「勞山一劍？這名字好怪啊！」

勞山一劍冷冷說道：「不用管我是否奇怪，快去通報，如再拖延時間，那就別怪我出言無狀了。」

于重還未來得及答話，王俊已緩步走了出來，道：「勞山一劍，不是閣下眞名字吧？」

勞山一劍兩道冷厲的眼光轉注在王俊的身上，道：「不錯，勞山一劍只是一個匪號，在下姓徐。」

王俊一抱拳，接道：「原來是徐兄，請到室中坐吧！」目光一掠于重，接道：「奉茶。」

于重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王俊把勞山一劍讓入室中，分賓主落了座位，笑道：「徐兄，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鄰，兄弟一向最愛交朋友。」

勞山一劍的目光是何等銳利，目光竟然直透人心。看來看去，看不出王俊似是有武功的樣子，不禁心中一動，暗道：「難道這人已練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兄台，在下徐傑，還未請教兄弟上姓大名？」

王俊道：「區區王人。」

他隨口回應，把俊子去了一半。

徐傑心中暗道：「這名字好生奇怪。」口中却哈哈笑道：「王兄是初到濟南府麼？」

王俊道：「不錯，兄弟是今日到此。」語聲一頓，接道：「兄弟家中稍有資財，奉父命遊學九州，以廣見聞。」

徐傑道：「這麼說來，王兄是位有功名的人了？」

王俊道：「慚愧啊！慚愧！兄弟只是一名秀才罷了。」

徐傑道：「王兄準備在濟南停留多少時間？」

王俊道：「這個麼？很難說，家父對兄弟的功名十分重視，可憐天下父母心，無不存望子成龍之念，但兄弟麼？却是對功名一事不放在心上，我希望借遊學機會，能夠放手玩它個不亦樂乎！」

徐傑道：「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王兄的想法不錯。」

王俊笑一笑，道：「徐兄也住這連雲客棧之中？」

徐傑道：「正是。」

王俊雙手互擊一掌，道：「好，兄弟已命店伙計去找幾位濟南名姬，今夜中小樂一番，就請徐兄在這裡晚餐，共謀一醉。」

徐傑笑一笑，道：「區區年紀大了，對此道不彈久矣！只怕很難奉陪。」

王俊道：「咱們一言爲定，屆時徐兄一定要來。」

徐傑道：「這個……到時候再說吧！不多驚擾，兄弟告辭了。」

他說走就走，一抱拳，起身向外走去。

王俊急急說道：「茶還未用一杯，怎能就此離去？」

快步追了出來。

徐傑回身攔阻王俊，道：「不敢有勞，不敢有勞！」

目睹徐傑離去之後，于重由內室轉了出來，道：「大哥究竟是讀書人，唱做俱佳，表演好極了。」

王俊道：「他盯着我臉上瞧看，不知是看些甚麼？」

于重道：「武功，他要從你眼色氣色之間，看看你是否學過武功。」

王俊道：「果眞如此，他豈不是看走眼了麼？」

于重笑道：「正是如此，這老小子自負精明，這一次却包管上當了。」

突然一皺眉頭，住口不言。

王俊道：「二弟，你想甚麼？」

于重道：「勞山一劍乃一代名俠，怎會和那些人混在一起？」

王俊一怔道：「難道他是冒充的不成？」

于重道：「在山東境中，怎會有人敢冒勞山一劍的名號？不會是假的。」

王俊道：「這個……這個……」

于重道：「他自稱勞山一劍，大概是不會錯了，我奇怪的是，他怎會弄到此，和這般人合於一處，這中間，實在大有文章了。」

王俊忽問道：「二弟，你不認識勞山一劍麼？」

于重道：「沒有見過，但却久聞其名，聽說此人已有二十年未離開過勞

山隱劍坪，此番竟然破例下來，看他前來探道，似是還非主要人物，這就叫人百思難解了。」

王俊道：「二弟，我已懇邀他共謀一酌，不知他會不會來？」

于重道：「不會，聽他口氣，似乎很難身由自主。」

王俊道：「這麼說來，晚飯時刻，咱們也可借故到梅花院中邀他了，順便一查內情。」

于重道：「由甚麼人去？」

王俊道：「我！只有我去，他們才不會懷疑，一則我不會武功，二則我是以主人身份，前去邀客。」

于重道：「那太危險了，還是我去走一趟吧！」

王俊搖搖頭，道：「我去比較好。」

于重道：「大哥，你是豪門公子的身份，應該有多一個小斷，如是，把六妹扮成你的書僮身份，由她去邀客，那就成了。」

王俊道：「可惜六妹不在。」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衣着破爛、滿臉油灰的小童閃了進來，道：「在！小妹見過大哥、二哥。」

王俊凝目望去，只見黃媚完全變另了一個人——雪白的皮膚也變成了黑色。不禁一怔，道：「好高明的易容術，如非妳開口說話，相逢對面我也認不出來。」

黃媚笑一笑，道：「如被大哥一眼瞧了出來，還算甚麼易容術。」

王俊道：「好！但妳這身打扮，如何能混入連雲客棧？」

黃媚道：「我現在是客棧厨下的打雜，剛剛謀到差事。」笑一笑，接道：「四哥和我都混了進去，三哥、五姊也扮作客人，住入店中了。」

王俊道：「四弟是甚麼身份？」

黃媚道：「跑堂的，等一會，替你帶那些歌女來的，可能就是四弟，他現在已經是李四的助手了。」

王俊臉上一熱，道：「厲害啊！厲害！」

黃媚低聲道：「我們無處不在，所以，你這做大哥的，最好規矩一點。」

王俊只覺心頭一震，面紅耳赤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于重低聲道：「六妹，妳連大哥也管起來了。」

黃媚一伸舌頭，道：「管大哥，小妹可不敢，不過，作大哥的，一定要立得正，坐得端，小弟、小妹才能佩服。」

王俊道：「好厲害的六妹！」

黃媚低聲道：「大哥，我給你說笑的，別放在心上，我們金燈門心存仁義，死而無悔，大義所在，不惜任何犧牲，何況這是設計，小妹與你開玩笑，我的好大哥，千萬不要認眞。」

一個轉身，溜了出去。

望着黃媚的背影，王俊呆呆出神。

于重低笑道：「大哥已領教過六妹的厲害了吧？」

王俊如夢初醒般，回過頭，苦笑一下，道：「六妹說的也是，己不正，焉能正人。」

于重正色說道：「大哥，六妹雖佻皮，但她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看來，她確實有些關心你。」

王俊嘆口氣，道：「金燈門中人生、死、榮、辱，都已奉獻於公理正義，只要問心無愧，作甚麼都可以坦然爲之。」

于重一欠身，道：「大哥教訓的是。」

* * *

天色暗了下來，酒菜已經備好。

一個店小二帶着兩個分穿紅、綠羅裙的少女，嬝嬝娜娜的走了進來。

在兩個歌女身後，跟着一個青衣老人，懷中抱着一把三弦琴。

徐傑還沒有來。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說道：「我該去請他了。」

舉步直向梅花院中走去。

木門虛掩，一推而開。

一個全身白衣、滿臉冷肅的少女，端端正正的站在門後。

王俊幾乎撞在那少女身上，不禁一呆。

白衣少女臉色冷，聲音更冷，道：「你是王公子？」

王俊一抱拳，道：「是！在下王人。」

白衣少女道：「找甚麼人？」

王俊道：「勞山一劍徐傑。」

白衣少女道：「好！跟我來吧！」

王俊暗暗吸了一口氣，跟在白衣少女的身後走去。

這梅花跨院很大，自成一座院落。

白衣少女帶着王俊，走入了一座廂房中。

房中已燃點起了燈火。一張方桌旁側坐着一位二十六、七歲的綠衣麗人。

綠衣麗人揮揮手，白衣少女退了出去。

王俊一拱手道：「姑娘，在下找徐傑。」

綠衣麗人道：「我知道，你請坐吧！」

王俊心中暗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坐下就坐下吧！」

王俊依綠衣麗人之言，在旁側坐下。

綠衣麗人兩道清澈的目光，盯注在王俊的臉上，瞧了一陣，道：「聽說你有很多錢？」

王俊道：「父母餘蔭，稍有資財。」

綠衣麗人道：「你要請徐傑喝酒？」

王俊道：「不錯。」

（未完・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談工作假意周旋　遇惡徒巧取毒藥

上文提要：谷飛雲扮孟時賢支使徐永錫領青雯四人去山神廟聽假扮陸碧梧的席素儀差遣，而孟時賢、鹿、藍三人服了歸心丹則叫陳康和去山神廟領回來，隨同自已去華山，一切按金母囑咐部署妥善，此時辛七姑來找孟時賢，谷飛雲才知她是通天教的聯絡員，她已看出谷飛雲喬裝四師兄，詐作不知，最後知道師父派大師兄來捉拿谷飛雲，才將眞相告知，並揭穿谷飛雲的僞裝……

就在此時，她左手忽然往左一揮，熄去了燈火，右手迅疾的褪去衣衫，露出緊身褻衣。

谷飛雲目能夜視，看她一下脫去衣衫，露出豐盈如削的雙肩，豐滿如玉的胸脯，心頭不由一陣狂跳，驚駭的道：「妳這是做甚麼？」

辛七姑早已羞得脹紅了臉，嚶嚀一聲，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裡，顫聲道：「大哥，谷郎，我在山神廟拒絕了你，你不生我的氣吧？」

谷飛雲低下頭去，輕輕吻着她秀髮，笑道：「我怎麼會生妳的氣呢？」

辛七姑依然把頭埋在他懷裡，悄聲道：「我現在……就是要……把我……交給你……」

谷飛雲摟着她凝脂般的香肩，說道：「妳這是爲甚麼呢？」

辛七姑雙臂環得更緊，忽然仰起臉來，眨動着眼睛，問道：「你……不要……我……嗎？」

谷飛雲吻着她粉頰，低低的道：「妳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辛七姑又把頭垂下去，幽幽的道：「谷郎，這是我自己願意的，自從在華山第一次見到你，我的心早已屬於你的了……我要把身子也交給你……我這一生，都是你的人了……」

谷飛雲抱着她，心裡一陣感動，說道：「七妹，我心裡當然有妳，但我是尊重妳。」

辛七姑道：「我說過，這是我自己願意的，我已愼重考慮過，才決心把身子交給你，我是清白女兒之身，你……如果不要我，我……我就自絕在你面前……」

她忽然用力扯開兜肚，一下褪下了身上僅有的一層褻衣，她羞怯的把身軀緊貼着他，一顆頭更是不敢看他，埋在他懷裡，再也抬不起來。

谷飛雲懷裡緊貼着這麼一個軟玉溫香的絕色佳人，早已如醉如痴，心頭狂跳，面紅耳赤，連呼吸都緊迫到快要窒息，低下頭在她耳邊低低的道：「七妹，我不許妳說自絕的話，妳對我一片眞心，我怎麼會不要妳……」

他一隻手摟着她香肩，另一隻手情不自禁的游上她柔軟而堅挺的雙峯之上，她嬌軀一顫，口中只輕嗯了聲，櫻唇立時被他吻住了。

兩個人影緊密的合成了一個，她緊閉着眼睛，軟綿綿的跌下去，他興奮的跟上，她雖是心甘情願的承受一切，但還是又驚又怯。

這是美好的一刻，兩心相悅，兩情繾綣，說不盡的柔情蜜愛，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的嬌喘漸漸平復，低低的叫了聲：「谷郎……」

谷飛雲擁着她，柔聲道：「七妹，妳……太好了，我……我眞是對不起妳……」

辛七姑仰起臉，幽幽的道：「谷郎，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了，我好高興，你不用娶我，因爲我們不可能會有

結果的，這就是我今晚要把身子交給你的原因，也許我們只有這一次的緣份，我會永遠永遠記在心裡的……」

她一雙明亮的眼睛忽然起了一陣霧，從眼角流下兩串珍珠般的淚水。

谷飛雲摟着她道：「七妹，妳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

辛七姑不待他說下去，凄婉一笑，說道：「谷郎，你坐起來，我有話和你說。」

她坐起身，開始穿衣衫。

谷飛雲依言穿好衣衫，擁着她並肩坐在床上，說道：「妳要和我說甚麼呢？」

辛七姑偏臉望着他，問道：「你殺了四師哥？」

谷飛雲道：「沒有。」

辛七姑道：「你沒有殺他，怎麼會假扮四師哥來的？你們昨天晚上到底怎麼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呢？」

谷飛雲只好把昨晚自己獨鬥鹿翻天、藍公忌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沒提到金母趕來一節，說是自己把兩人制住之後，孟時賢看出情形不對，正待逃走，也被自己及時制住。

辛七姑聽說他獨鬥鹿、藍二人，還把他們制住了，似是有些將信將疑，問道：「守山四老呢？」

谷飛雲道：「我沒看到他們，他們好像沒來。」

辛七姑又道：「你制住了四師哥，把他怎麼了？」

谷飛雲笑了笑道：「妳放心，他還好好的活着。」

辛七姑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谷郎，我不放心的是你，你一再和師傅爲敵，我已經一直在替你擔心，現在你又假扮四師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你到底要做甚麼？」

谷飛雲臉色一正，說道：「我原本沒有和妳師傅爲敵之意，是束無忌一再的和我爲敵，後來，我們途經少林，妳二師哥張少軒、祝纖纖奉妳師傅之命，陰謀顛覆少林寺，妳三師哥秦劍秋、白素素奉妳師傅之命，陰謀顛覆武當派，我都正好遇上了，我從紫雲谷出來，無巧不巧的又遇上孟時賢和妳在華山派的事……」

辛七姑機伶一顫，失聲道：「這倒好，大師哥、二師哥、三師哥、四師哥都折在你一個人的手下，但師傅怎麼也不會放過你的，這怎麼好……」

谷飛雲道：「妳聽我把話說完了，這次，因家母失踪，又遇上孟時賢勾結陸碧梧，在隴山莊糾合幾個門派，製造出西路總令主來，總結以上這幾件事，妳師傅創立通天教，不但懷着極大野心，實是中原武林禍亂的根源，一旦得勢，就會掀起一場血雨腥風，使天下武林同蒙其害，妳雖是她門下弟子，但也不應該盲從，助紂爲虐，妳幾個師兄陷溺已深，妳現在是我的人了，就該明辨是非，分清善惡，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多少人妄想一統武林，稱霸江湖，結果有誰成功了？」

辛七姑望着他道：「你是勸我背叛他老人家？谷郎，你不知道，背叛他老人家，天下雖大，永遠沒有存身之地。」

谷飛雲笑道：「這是妳從小被他危言聳聽嚇怕了，妳大師哥、二師哥、三師哥、四師哥都敗在我手下，我看不出通天教有如何厲害，妳能選擇我谷某，把身心都交給我，就是說，妳是個有決心，有果斷的女子，那麼就應該選擇自己該走的路，奔向光明，摒棄黑暗，遠離邪惡，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江湖人。」

「你說的我都懂……」辛七姑一下撲入谷飛雲懷裡，咽聲道：「但……我……怕……」

「妳怕甚麼？」谷飛雲拍着她肩膀，笑道：「妳只要認清正義與邪惡，自己該不該做壞事，還是做好事就夠了，不應該做的，做了才可怕，應該做的，做了就不覺得怕了。」

辛七姑眨着眼睛，問道：「那麼你告訴我，你假扮四師哥，預備做甚麼呢？」

谷飛雲笑道：「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但有一點可以告訴妳的，就是四月初一的天下武林聯誼大會，一定是一個大陰謀。我們只要從西路總令主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通天教教主處心積慮，要把天下武林各門各派都納入他的控制之下……」

辛七姑道：「我是問你要怎麼做咯？」

谷飛雲道：「既然有西路總令主，自然也會有東、南、北三路總令主了，他們有詳細的佈署，我們沒有，我是武林的一份子，自該盡我一份心力，所以只有從就近的西路開始，釜底抽薪，能拯救多少，就救多少。」

「就是你一個人？」辛七姑睜大眼睛，憂慮的道：「以你一個人的力量，要和師傅鬥，我最擔心的就是這一點，你可不可以不管這些，我們可以找個深山隱僻之處住下來，不再做武林中人，做個太太平平的平民，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

谷飛雲笑道：「古人說得好，得道多助，至少目前有三個門派，不會和通天教沆瀣一氣。」

辛七姑道：「那三個門派？」

谷飛雲道：「少林、武當和華山派。」

辛七姑道：「少林、武當我不知道，但華山派只有華山七眞，如今西路總令主已經出發了，憑華山七眞擋得住嗎？」

「所以我們要釜底抽薪。」谷飛雲道：「從西路總令主着手。」

辛七姑道：「你要趕去華山？」

谷飛雲道：「難道妳不去？」

辛七姑低下頭道：「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你要我怎麼做，我一定會怎麼

做的。」

谷飛雲輕輕在她鬢邊吻了一下，說道：「妳這決定是對的。」

辛七姑道：「爲了你，我早就豁出去了。」接着哦了一聲，問道：「你要我怎麼做呢？」

谷飛雲笑道：「妳依舊做妳的七姑娘，只當不知道這回事就好了。」

辛七姑道：「你……不是在哄我吧？」

谷飛雲道：「我說的都是眞心話，目前我們不能露出一點形迹來，妳自然依舊是七姑娘了，等要妳協助的時候，我自然會告訴妳的了。」

辛七姑點着頭道：「我一切都聽你的。」

＊　＊　＊

第二天午餐過後不久，隴山莊大門開處，馳出六匹駿馬，馬上紫面濃眉、留着兩撇八字鬍的是莊主孟時賢(谷飛雲)和身穿青綢長衫的俊美少年辛七姑，然後是鹿翻天鹿長庚和藍煞星藍公忌，最後是總管陳康和，他是奉派伺候兩位供奉的。

一行五騎一路向東行駛，第六天傍晚時分趕到華縣，就在一家招商老店落店。

谷飛雲和辛七姑洗了把臉，一同來至前面酒樓，落座之後，小二送上香茗，點了菜，便自退下。

辛七姑這幾天和谷大哥可說出對入雙，形影不離，芳心自然一直是甜甜的，儷影雙雙，只差她穿的是男裝罷了。

這幾天，谷飛雲經常和她上酒樓的原因，是藉機可以和丁易連絡，丁易精擅易容，今天看他是鄉下老頭，明天可能改扮成商賈，他和谷飛雲以「傳音入密」交談，辛七姑自然不會發現了。

就在谷飛雲兩人剛坐下不久，從樓梯口走上一個俏書生來，這人身穿一襲青綢長衫，生得眉清目秀，手中提着一個青布囊，登上樓梯，目光一轉，就走到谷飛雲左首一張桌子落座，既已走近，自然會朝谷飛雲兩人瞄上一眼。

谷飛雲看他目光投來，而且一眼看出他臉上戴了面具，一時只當是丁易喬扮的，不覺朝他笑了笑。

青衫書生忽然怒目瞪了他一眼，就別過頭去。

谷飛雲看得奇怪，心想：「難道他不是丁兄？那麼這人會是誰呢？」

這時，樓梯上又有人上來了，一共有三個人，走在前面的是一個面貌清俊的藍衫公子，約莫二十六七年紀，生得一副冷傲模樣。他後面的兩人都約四十出頭，雖然身上也穿着藍布長衫，但一看就知他們是個武人。

谷飛雲只覺那藍衫公子身形極熟，再看他臉上，分明戴了面具，是以認不出來，心想此人一定在那裡見過，只是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這時，樓上幾乎已有七成座頭。要知一張八仙桌，通常可以坐八個人，但有些桌上，只坐了兩個人或三個人，就佔了一張桌子，因此食客雖未滿堂，空桌却已經沒有了。

譬如谷飛雲和辛七姑只有兩個人，就佔了一張桌子，他們左首的青衫書生，一個人也佔了一張桌子。如今這上來的三個人，當然不會坐到谷飛雲那一桌去(因爲谷飛雲和辛七姑各佔一方，一張方桌只有四個方向，已經有人佔了兩方，剩下的兩方，如果坐三個人，就得有兩個人同坐一方)。

三個人要坐得舒適一點，自然要找一張只坐一個客人的桌子，才能每人各坐一方。

樓上，一張桌子只坐一個人的，只有青衫書生那一桌，三人目光一掃，不用堂倌帶路，就朝青衫書生那張桌子走去。

這三人既以藍衫公子爲首，他自然就在青衫書生對面坐下，兩個藍衣漢子在左右兩邊落座。

青衫書生連看也沒看他們一眼，只是微微攢了下眉。

但他沒看人家，難保人家不在看他，青衫書生在三人坐下來的時候，攢攢眉頭，藍衫公子可看得清清楚楚，本來臉上的神色已經夠冷峻，這下看得他心頭不禁微有怒意，口中忍不住哼了一聲。

左首漢子忙道：「公子，有甚麼不對嗎？」

藍衫公子從袖中取出一柄摺扇，搖了兩搖，才道：「沒甚麼。」

這時，樓梯口又走上一個人來，這人年約四旬左右，臉色蒼白，嘴角上留着兩撇黃蒼蒼的鼠髭，身上穿一件洗得發了白的青布長衫，雙肩微聳，看他一副潦倒樣子，好像是三家村裡的猢猻頭——塾師。

他上得樓來，目光一轉，就朝谷飛雲這張桌子走來，朝兩人點點頭，含笑道：「二位仁兄請了，這位子沒人的吧？」

谷飛雲朝他笑了笑，說道：「沒人的，兄台請坐。」

那文士道：「沒人就好，不妨礙二位吧？」口中說着，用脚勾開板櫈，就彎腰坐下，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谷兄，我是丁易。」

谷飛雲取起茶盅喝了一口，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兄弟早就知道你是丁兄了。啊，我們左首桌上那個穿青綢長衫的書生，臉上好像戴着面具，不知是甚麼人。」

丁易剛坐下，跑堂立即送上一盞茶來，問道：「客官要些甚麼？」

丁易摸摸下巴，說道：「你給我來半斤白酒，再炒兩個下酒菜就好。」

跑堂退去之後，丁易伸手取起茶盅，喝了一口，就裝作不經意的轉臉朝左首桌上看去，果然，那穿青綢長衫的俏書生的臉上分明戴了面具，再

看和他同桌的三人，坐在青衫書生對面那人，手中搖着一柄摺扇，心中暗道：「他們莫非會是通天教的人？」

這時，跑堂已經給谷飛雲兩人送來酒菜，藍衫公子三人叫的酒菜和青衫書生叫的一碗雜錦素麵是一起送來的。

青衫書生沒理三人，只是低頭挑着麵條，吃得很斯文。

藍衫公子三人斟滿了酒，因爲有三人之故，就大聲談笑起來，只要是男人，喝了幾口酒，難免就扯到酒字下面的一個色字上去，但他們三人却滿口粗話，言詞不雅，而且口沫橫飛，旁若無人！

這對同一桌上的青衫書生，無形之中是一種威脅，不，他實在受不了啦，只吃了半碗麵，就憤憤的放下筷子，站起身來，右手提起青布囊，正待離座。

坐在他對面的藍衫公子突然把竹筷重重的往桌上一放，同時虎的跟着站起，冷喝道：「你給我站住。」

他這一站起，坐在橫頭的兩個藍衣漢子也跟着站了起來。

青衫書生目射寒芒，冷聲道：「你叫誰站住？」

藍衫公子摺扇一指，傲然道：「自然是你了。」

青衫書生含怒道：「你有甚麼事？」

藍衫公子大笑道：「沒有事，只是本公子看不慣你憤然離座，是不是本公子礙着你了？要走可以，你得向本公子說一聲道歉的話再走。」

藍衫公子冷笑一聲道：「我要走，你管得着嗎？眞是瞎了眼睛的東西，憑你也配？」

藍衫公子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搖了兩搖，俊目之中射出兩道冷芒，沉笑道：「不知是誰瞎了眼睛，你走一步試試看。」

谷飛雲看他摺扇當胸，故作瀟洒之狀，心中不由一動，就以「傳音入密」朝辛七姑問道：「他是通天教門下？」

辛七姑微微搖頭，也以「傳音入密」答道：「我沒見過此人。」

青衫書生右手一抬，迅即從青布囊中撤出一張古銅色的鐵琵琶來，叱道：「你亮兵刃。」

藍衫公子刷的一聲把摺扇摺攏，冷傲的道：「本公子這把摺扇就可擋你幾招了。」

他左首的藍衣漢子尖笑道：「公子難道還看不出，他是個雌頭。」

青衫書生怒叱一聲：「找死！」一絲銀芒閃電般朝他人中射去。

藍衫公子右手一抬，扇頭上沾着一支細如牛毛雪亮的銀針，一時不由臉色一變，大笑道：「好個丫頭，原來妳是瞎眼老賊尼的門下，本公子找妳很久了。」

敢情他和瞎眼老尼姑門下有仇！

青衫書生冷聲道：「我不是甚麼老尼門下。」

藍衫公子大笑道：「本公子只要把妳這個小丫頭拏下，還怕瞎眼老賊尼不來嗎？」

人影一晃，摺扇疾若流星，故意朝青衫書生胸前點來。

谷飛雲心中暗道：「他口中的瞎眼老賊尼，莫非是盲師太不成？這小子好大的口氣。」

青衫書生冷哼一聲，手中的鐵琵琶化作一道匹練，猛向對方頭臉射去。

藍衫公子身形輕輕一晃，就已閃到青衫書生右側，摺扇朝對方肩頭點去。

辛七姑口中輕咦一聲，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這人眞會是教主門下，我怎麼會沒見過他呢？他剛才這一招，身法手法，一點都沒錯。」

谷飛雲道：「妳出來有多少時候了，這人可能是最近才投到妳師傅門下去的。」

這兩句話的工夫，青衫書生和藍衫公子已經交手了七八招之多，兩旁食客紛紛走避不迭。

青衫書生一張鐵琵琶施展開來，幻起重重影子，呼呼生風，劃出一幢古銅色的光影，看去勢道勁急，好不凌厲。

藍衫公子手中只是一柄摺扇，自然不敢和對方硬打硬砸，但他一經展開身法，前後左右不出三步，卻能在對方鐵琵琶的一片幻影之下，游走自如，有時還乘隙進招，點出摺扇，所取部位都是人身必救大穴，因此逼得青衫書生不得不收勢後退。

這一情形，大家自然看得出來，青衫書生已經全力施爲，藍衫公子却游刃有餘。

這不是說藍衫公子武功高過青衫書生，而是藍衫公子的身法奇妙，只要活開步法，可以不管青衫書生的攻勢，既然不用管敵人攻勢，就有餘暇朝敵人出手了。

丁易回頭用「傳音入密」說道：「這小子囂張得很，非教訓教訓他不可。」

口中說着，以筷子夾起一根寸許長的魚骨，等藍衫公子轉身之際，絲的一聲朝他身後右肩射去。

藍衫公子堪堪閃出，陡覺右肩一痲，整條手臂立即下垂若廢，手中摺扇也「噹」的一聲跌墮地上。

青衫書生看他忽然間摺扇落地，右手下垂，也不由微微一怔，左手揚處，「啪」的一聲摑在藍衫公子面頰之上，口中冷冷一哼，轉身朝谷飛雲桌上三人看了一眼，就往樓下走去。

直等他下樓之後，藍衫公子才覺身上一震，警覺過來，左手從右肩後起下寸許長的一根魚刺。

他左右的兩個藍衣漢子也在此時身子一震，彷如打了個盹，口中同聲咦道：「公子，我們……」

原來谷飛雲在丁易魚刺出手之際，暗中彈出三顆極小的石子，一下制住了三人的穴道，以「傳音入密」朝青衫書生道：「姑娘只管走好了，不用理他們。」

直等青衫書生走下樓梯，再以三顆小石子朝制住三人的石子上彈去，小石子互擊之下，也同時解開了三人的穴道。

藍衫公子左手起下魚刺，鐵青着臉色，雙目有如噴火一般，一下投到谷飛雲三人這張桌上，連跌落地上的摺扇也顧不得拾取，就盛氣的走了過來，冷聲道：「這根魚刺是那一位朋友出手的？」

他之所以一下找上谷飛雲這一桌，是因鄰近七八張桌上的食客，在他和青衫書生動手之初，就已紛紛退避不迭，只有谷飛雲這一桌上三個人依然大安身不動，連站都沒站起來。

第二個原因，桌上正好是因有一盤豆瓣魚，魚刺長短也頗爲近似。

藍衫公子這一走近，那兩個藍衣漢子也一左一右跟着過來，谷飛雲理也沒有理他，辛七姑也沒作聲。

丁易喝了口酒，舉筷夾起一小塊帶着一根魚刺的魚肉，往嘴裏送去，然後輕輕一吹，魚刺從他口中吐出，不聞一點聲音，落到他面前的白瓷小碟中間，筆直的刺入了足有一二分許，才抬頭望望藍衫公子，笑道：「我的魚刺都吐在小碟中，也許是風吹過去的吧！」

他露了這一手，自可看出他內功相當精純，因爲這輕輕一吹，就是要刺入木質的桌面都非易事，何況把魚刺刺入白瓷小碟？照說，藍衫公子應該知難而退才是，但藍衫公子目中閃過一絲厲色，嘿然道：「閣下果然有一手，很好，你報個萬兒來聽聽，我倒不信閣下發橫發到西路上來了。」

丁易摸摸嘴上的兩撇鼠髭，微笑道：「小哥這話說對了，如今這西路上發橫的人可多着呢，區區就落脚在少華山，你要去搬甚麼人來，區區自會在那裡候教，不過過了明天中午，區區就不在了。」說完，站起身來，就要下樓。

要知西路總令主就落脚在少華山，他早已看出對方是通天教的人，才故意說的。

藍衫公子臉上飛過一抹殺機，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出長劍，厲聲喝道：「那你不用走了。」

谷飛雲却在此時開口了：「讓他走。」

藍衫公子又是一怔，問道：「你們是一路的？」

谷飛雲道：「不是。」

藍衫公子大笑道：「你們既非一路，本公子想不出閣下要在下放他走的理由。」

丁易聳聳肩，又待舉步下樓。

兩名藍衣漢子同時刷的掣刀在手，嘿然道：「咱們公子沒說讓你走，朋友急甚麼？」

谷飛雲冷然道：「本莊主說讓他走，就得讓他走。」

藍衫公子微微一楞，問道：「閣下是那一個莊的莊主？」

辛七姑忽然嗤的笑道：「你問他是那一個莊的莊主？在咱們西路上，還有誰說出來的話，能和這位莊主一樣，沒有折扣的？」

藍衫公子臉上漸漸有了驚疑之色，凜然抱拳道：「這位莫非是隴山莊莊主？小弟該死，有眼不識泰山。」

他突然軟化下來，丁易也就大模大樣的往樓下走去。

辛七姑問道：「你是……」

藍衫公子慌忙躬身道：「小弟項中英，通天門下九弟子，是奉命趕來向隴山莊報到的。」

谷飛雲心中暗哦一聲，忖道：「無怪自己看他身形極爲眼熟，他果然戴着面具。」

辛七姑含笑道：「這裡不是談話之所，我們就住在客店後進樓上。」

她說話之時，谷飛雲已經站起身來，辛七姑跟着站起，相偕下樓而去。

項中英既是奉命向隴山莊報到來的，自然知道隴山莊莊主就是四師兄孟時賢，他木立當場，目送兩人離去，心中暗暗哼道：「這四師兄好大的架子，自己已經報出是通天門下九弟子了，縱然自己入門時淺，也總是師傅門下，至少也該和自己打個招呼，稱自己一聲師弟也是應該的。」

心頭雖覺甚是氣憤，但氣也沒用，人家是主帥，自己不過是前來報到的，一切都要聽他差遣，氣憤又有甚麼用？何況他只是擺個架子而已。

跟項中英同來的兩個藍衣漢子一個叫流星高升，一個叫地鼠孫發，這兩人在北方原也小有名兒，又是老江湖，投到通天教之後，一直沒被重用，最近才奉派跟項中英出來辦事。

項中英目中猶有憤色，朝兩人揮了下手道：「咱們走。」

高升道：「公子，咱們……」

項中英道：「自然跟他們去報到了。」

* * *

客店後進，一排五間，樓上樓下和左右兩廂都是上房。谷飛雲和辛七姑兩人住在樓上，陳康和陪同兩位供奉住在樓下中間三間，項中英三人來得較晚，住在樓下右廂。

現在，項中英領着兩人從樓梯上來，一脚來至谷飛雲房門口，舉手輕輕叩了兩下。

谷飛雲道：「進來。」

項中英示意二人留在門外，自己推門走入，目光一抬，只見谷飛雲和辛七姑正對面坐在一張小圓桌兩邊，急忙抱拳道：「莊主在上，小弟項中英……」

谷飛雲冷冷的道：「慢點。」

項中英方自一怔，辛七姑道：「一瓣心香……」

項中英慌忙正身合掌道：「通紫霄。」

辛七姑又道：「門牆萬丈……」

項中英接道：「屬陽九。」

谷飛雲直到此時才站起身來，含笑道：「果然是九師弟。」

項中英急忙趨上一步，拜了下去，說道：「小弟項中英拜見四師兄。」

谷飛雲道：「九師弟，她是你七師姐辛七姑。」

項中英又朝辛七姑行禮道：「小弟見過七師姐。」

辛七姑道：「九師弟請坐。」

項中英道：「報告四師兄，七師姐，和小弟同來的兩人就在門外，請四師兄賜見。」

谷飛雲道：「好，你叫他們進來。」

項中英答應一聲，舉步走到門口，開啓房門，說道：「你們進來。」

高升、孫發二人依言走入，項中英朝谷飛雲躬身道：「他們二人，一叫高升，一叫孫發，隨同小弟前來隴山莊報到，聽候差遣。」一面回頭道：「你們還不快來見過莊主、副莊主？」

高升、孫發一齊躬身道：「屬下高升、孫發叩見莊主、副莊主。」

谷飛雲頷首道：「很好，你們兩個暫時仍可跟着九師弟。」

高升、孫發應了聲「是」。

谷飛雲問道：「你們可是也住在這裡嗎？」

高升、孫發又應了聲「是」。

谷飛雲道：「你們可以先回房去了。」

高升、孫發躬身一禮，退出房去。

谷飛雲道：「九師弟現在可以坐下來談了。」

項中英道：「小弟告坐。」依言在邊上一張椅子坐下。

谷飛雲注目問道：「九師弟臉上可是易了容嗎？」

項中英一怔，連忙含笑道：「四師兄眞是目光如炬，因爲江湖上有些人認識小弟，所以請人給小弟臉上稍加易容。」

谷飛雲沉哼一聲道：「你既然知道易容而來，目的是在掩飾行藏，就不該在酒樓上如此囂張，還當衆說出你是通天教門下九弟子來，我眞不敢相信你是師傅調教出來的人，要你來協助我的。」

項中英被申斥得低下頭去，囁嚅的道：「四師兄教訓得極是，小弟知錯了。」

辛七姑在旁道：「四師哥和我，一直都不敢洩露身份，才以隴山莊莊主和副莊主的身份出現，九師弟確實不宜在大庭廣衆下說是通天教教主門下，也許是九師弟初入江湖，以後隱藏些就好。」說到這裡，口中哦了一聲問道：「師傅派九師弟來，不知有甚麼指示？」

項中英道：「調小弟前來，是大師兄的意思，大師兄主持武林大會，要調請七師姐去桐柏幫忙，就叫小弟來跟四師兄學習的。」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信柬，雙手朝谷飛雲遞去，又道：「這是大師兄的親筆函，要小弟面呈四師兄、七師姐的。」

谷飛雲接過信柬，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看了一眼，朝辛七姑遞去，一面笑道：「妳拿去看看，大師兄認爲咱們這一路可能會遇上難題，其實華山派有總令主一行，已經足夠手到擒來，連咱們這些後援都用不着呢！」

項中英道：「據大師兄得到的消息，醉道人可能已經上華山去了，大師哥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正好趁機把他一併除去，所以要小弟帶高升、孫發二人同來，他們擅於鷄鳴狗盜，可以相機行事。」

谷飛雲心頭一動，問道：「如何相機行事？」

項中英道：「大師兄交代……」

谷飛雲雙眉一攏，不耐的道：「你吞吞吐吐的，究是怎麼一回事？」

項中英道：「這是大師兄一再交代，要小弟兼程趕來，就是希望四師兄轉知西路總令主，暫緩一兩天發動，先要尹長生把高、孫二人充作門人，趕回華山報訊，他們就可乘機下手。」

谷飛雲道：「尹長生就是帶他們二人去了，又如何下手呢？」

項中英面有難色，說道：「大師兄交代……」

谷飛雲勃然作色道：「大師兄是武林大會的總提調，並不是西路的總提調，九師弟，你是向隴山莊報到來的，還是傳達大師兄命令來的？大師兄如果想插手管我西路的事，先請師傅把我調回去，否則西路的事不用他操心，你給我回去好了。」

項中英惶恐的道：「四師兄……」

谷飛雲截着道：「你不用多說。」

辛七姑道：「四師兄息怒，大師兄也許是好意，怕醉道人到了華山，會使咱們增加困難，大師哥一向有小諸葛之稱，他的錦囊妙計，只是提供你作參考的，你幹嘛生這麼大的氣，九師弟，你把大師哥交代的話，應該向四師哥作一詳細報告，再由四師哥來作決定，如果九師弟這樣回去，豈不傷了師兄弟的感情？」

項中英連應了兩聲「是」，才道：「是大師兄交給小弟的微塵散，高升擅長輕功，孫發擅長地行，只要醉道人走來之時，彈出少許，即可奏功。」

谷飛雲問道：「甚麼叫微塵散？」

項中英道：「是大師兄從四川唐門弄來的，據說是四川唐門七種最厲害的毒藥之一，使用的人只要用指甲挑

上少許，彈向空中，在一盞茶的時間內，毒粉飄浮空中一丈方圓，不會消散，不論人畜，只要聞到了，就會立即毒發昏迷，沒有解藥，十二個時辰必死。」

「果然歹毒得很。」谷飛雲哼了一聲，才道：「你把微塵散交給我，此事由我來處理。」

項中英不敢違拗，從懷中取出兩個只有一節小指粗的白瓷小瓶，一個裝的是微塵散，另一個則是十粒解藥，送到谷飛雲面前。

谷飛雲頷首道：「好了，九師弟去休息吧，從明天起，咱們就一起走好了。」

項中英又應了聲「是」，站起身抱抱拳道：「小弟告退。」

辛七姑等項中英走後，對谷飛雲輕笑道：「看你好像和他有仇似的，四師哥平日縱然冷峻，也沒有這麼兇過。」

「妳說對了。」谷飛雲道：「妳還不知道這小子有多壞呢。」

辛七姑奇道：「你以前認識他嗎？」

谷飛雲冷笑道：「在他沒有投入通天教之前，咱們就有過節……」

一面就把自己從桐柏山下來，途中遇上項中英，因自己的馬頭超過他的馬頭，他用長鞭抽過來說起，自己因錯過宿頭，去馮家莊借宿，被莊上誤認爲是項中英，直到項中英隨羊角道人趕到，自己被指爲假冒項中英，兩次彈斷對方長劍，一直說到項中英因懷恨在心，才挑了和少林寺有淵源的開碑手全耕德的女兒，做出天人共憤的採花事件，企圖嫁禍自己，簡扼的說了一遍。

辛七姑粉臉飛紅、輕哼一聲道：「果然是該死的東西，這就難怪大哥了。」

谷飛雲忽然低哦一聲道：「是了，那天在金家寨遇上項中英，我已把他拏住，他忽然大叫一聲，右眼血流如注，當時我手背上也被打了一根細如髮絲的銀針，才讓他逃走的，方才在酒樓上，他可能把青衫書生當作射傷他右眼的人了。」

辛七姑道：「那青衫書生你也認識嗎？」

谷飛雲道：「見過，不認識，方才本來也想不起她是誰，後來她取出鐵琵琶作武器，才想起來的。」

接着又把在李新店酒樓，賣唱女子向鄭州虎段天發尋仇的事，說了一遍。

辛七姑問道：「大哥一直不知道她是誰嗎？」

谷飛雲道：「我只知道她師父叫樂師司徒曠。」

「司徒曠，我好像聽說過。」辛七姑眨眨眼睛，又道：「還有那個和我們一桌的中年人又是誰呢？」

谷飛雲問道：「妳怎麼知道我認識他呢？」

辛七姑抿抿嘴，笑道：「你們以傳音入密說話，當我沒看見嗎？」

谷飛雲笑了笑道：「看來甚麼事情都瞞不過妳。」

辛七姑道：「你知道就好。」

谷飛雲道：「他是奇胲門的傳人丁易。」

「奇胲門？」辛七姑奇道：「我怎麼會從沒聽說過？」

谷飛雲道：「奇胲門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每代只傳一人，妳自然沒聽人說過了。」

辛七姑道：「奇胲門的武功一定很厲害了？」

「不是。」谷飛雲道：「據說，奇胲門精擅奇門之學，就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物事。」

辛七姑越聽越奇，問道：「甚麼稀奇古怪的物事呢？」

谷飛雲笑道：「我又不是奇胲門的人，怎麼說得出來？就像易容之類，也是他們的擅長。」

辛七姑道：「大哥認識丁易，幾時給我介紹認識？」

谷飛雲道：「丁易今年二十歲，未婚，生得英俊瀟洒……」

辛七姑粉臉驟紅，揚手嬌嗔道：「大哥，你好壞！」

話聲甫出，雙手已被谷飛雲捉住，一下把她拉入懷中，低下頭去，已把她兩片櫻唇緊緊吻住，他的手也情不自禁的從衫底游入，攀登雙峯，又從峯巒直下平原，漸漸趨向峽谷！

辛七姑嬌軀起了一陣輕顫，輕輕把他推開，羞急的道：「大哥……不能……時間不早，你該休息了。」急忙開啓房門，逃了出去。

谷飛雲心裡暗暗好笑，他這是故意的，因爲金母一行，已經到了華山，明日就要上華山去了，自己此時就得趕上華山，去見元眞子。這就走過去關上房門，然後輕輕推開後窗，飛落窗外，掩上窗戶，就長身掠起，施展輕功，一路快速飛行，朝華山趕去。

不過半個時辰，就已趕到清虛觀，只因此行十分機密，不能讓他們門下弟子看到，以防走漏風聲，這就一直來至後進清眞子靜室門前，以「傳音入密」說道：「清眞道長，在下谷飛雲特來拜訪。」

清眞子正在靜坐之際，突然聽到谷飛雲的話聲，心中不覺一怔，急忙跨下雲床，披上道袍，開出門去，一眼看到谷飛雲靜立門外，慌忙稽首道：「谷少俠夤夜光降，恕貧道有失迎迓，快請裡面坐。」

谷飛雲舉步走入，抱抱拳道：「在下來得匆忙，還望道長鑒諒。」

清眞子讓他坐下之後，一手拿起火石，正待取火點燈，谷飛雲忙道：「道長不用點燈。」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

小艾芙跟着鳩盤婆回到了老巢黑水潭，學到了崆峒玄微絕藝，的確是脫胎換骨，連壓箱底的功夫也學會了，妖眼秦娥鬼怪多端，按着她的師傅的指示，又怕魔婆的留難，未能依時下山，二人假意嬉笑追逐，離開了黑石峯，跑到蓉城的梧桐居，她們各顯道家玄微功夫，醉菩提受到艾芙戲弄，胡姬、南郭先生都慶幸有傳人，大會預祝是成功的，只是如何防範韃子而已……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老奸親自出手　狠鬥兩敗俱傷

徐不凡傲然卓立環顧全場，昂首言道：「三才會、西門堡、黑虎莊，你們三派聯手，是純粹爲了尋仇了？或是還有其他的企圖？」

三才會的地堂堂主詹明秋，目注血劍，朗聲說道：「當然另有所圖，也是爲血書、血劍而來。」

人堂堂主包玉剛加上一句：「更是爲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而來。」

徐不凡臉一沉，道：「可以，你們都有機會，待我與趙莊主把帳結清後，再來奉陪。」

銀虹一閃，劍身如血，一道寒森森的劍氣直逼趙跛子眉心，徐不凡怒道：「趙莊主，準備好了沒 有？」

這是甚麼話，簡直沒有把趙跛子放在眼內，不禁勃然大怒道：「老夫早就準備好了，準備送你上西天。」

以杖當槍，一輪短刺，藉以亂人耳目，待徐不凡欺近時，倏的變刺爲掃，專攻下盤，在徐不凡脚下佈下一道杖影，逼得徐不凡彈身而起，落脚無地，只好斜飛出二丈三四。

「殺！」

雙脚甫一點地，又是一杖掃來，出手的是司馬彪，手中鐵杖重逾百斤，存心要掃斷徐不凡的腿，徐不凡閃身側躍，又遇上包玉剛、詹明秋的筆、刀，返轉來待要再找趙跛子時，趙跛子已與西門貂聯手撲上來。

顯而易見，這是事先已經研究好了的戰法，三才會、西門堡、黑虎莊的高手，也早將二老八駿困住，主僕分隔二地，彼此呼應斷絕。

不由激發了徐不凡的萬丈豪情，道：「這樣也好，一下子解決更省事。」

血劍挽起一片血紅色的光幕，照準趙跛子的頸項斬下去，趙跛子彈身暴退，包玉剛點來一筆，徐不凡回劍反擊，包玉剛又退走了，詹明秋從身後砍來一刀，待血劍掉轉來時，詹明秋已退，西門貂與司馬彪左右夾擊。

徐不凡乃絕頂聰明之人，馬上明白，他們用的是車輪戰與消耗戰的混合打法，而對付這種戰法的最好方法，就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當即回招撤劍，不再主動出手，雙脚緩慢移動，兩目環顧四週，監視着五人的一擧一動，等待最佳的出手機會。

司馬彪、詹明秋、包玉剛、西門貂、趙跛子，都是道地的老江湖，老狐狸，也繞着徐不凡緩慢游走，不再猛撲搶攻。

攻心爲上，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徐不凡嘴角撇下一抹笑意，突然大叫一聲：「快！」脚步陡地加快，司馬彪等五人也跟着快起來，徐不凡又叫一聲：「慢！」大家又慢下來。

一快一慢之間，徐不凡佔盡先機，猛可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刷！刷！刷！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攻四劍，疾取司馬彪、詹明秋

、包玉剛、西門貂四人的中盤要害。

四人猝然受襲，羣起而攻，萬不料，徐不凡聲東擊西，志不在此，虛晃四劍後，猛一個急轉身，以全力攻向趙跛子。

趙跛子眼看血劍已斬上脖子來，心頭大駭，揮杖阻擋，噹！的一聲，血劍鋒芒大銳，鐵杖立告削去三四寸，千鈞一髮之間，縱身飛上了天。

「那裡跑。」

徐不凡咬着尾巴追上去，忽覺脚下杖影如山，身側刀風銳利，司馬彪等人已騰空追上來，此刻乘勝追擊，固可置趙跛子於死地，却說甚麼也逃不過西門貂等人的合擊。

心一橫，牙一咬，徐不凡直着喉嚨喊：「徐某今天要大開殺戒了。」

「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一口氣連攻三劍，共含九種變化，正是冠絕武林的血劍三絕招。

一時，血紅色的劍影漫天飛舞，刺耳的金鐵撞擊之聲不絕如縷，司馬彪的鐵杖，詹明秋的刀，包玉剛的判官筆，西門貂的劍皆有傷損。

最嚴重的自然是趙跛子，鐵杖斷成八段，身子分成三截，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離開脖子有一丈多遠。

「啪！啪！啪……」

旁邊有人在鼓掌讚美道：「好！好！以一對五，游刃有餘，血劍配英雄，相得益彰，你徐不凡的名頭會愈來愈響亮。」

發話者是村口相遇的白衣少女，手都拍紅了，兩名婢女也跟着鼓掌不止，甚爲敬服。

血劍三絕招震懾全場，惡鬥已全部靜止，徐不凡拾起人頭，回到血轎旁，對那白衣少女道：「謝謝姑娘的鼓勵。」

白衣少女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聲音比出谷的黃鶯還要甜。「你不想知道我是誰嗎？」

徐不凡覺得好不尷尬，忙道：「是的，我正想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白衣少女大大方方的道：「我叫朱玉梅，你就叫我玉梅好了。」

徐不凡將人頭交給毛奇，拱拱手，道：「在下徐不凡，一個無名小卒，請就此告辭。」

立命二老八駿抬着血轎，向前猛衝，他自己則提着血劍，走在最後，隨時準備迎接第二回合的搏鬥。

司馬彪、西門貂等人，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相互觀望，誰也不敢率先出手。

徐不凡大步而進，不疾不徐，當他經過包玉剛身邊時，忽然停了下來，道：「三位堂主，請轉告柳清風，叫他不要隨便亂跑，徐某很快就會拜訪三才會的。」

司馬彪猛的怒吼一聲：「他媽的，老子今天要是不打斷你的一條腿，誓不爲人。」

豈料，長鐵杖才揮出一半，就被朱玉梅飛身下馬捉住了，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斷一條腿總比丟一條命强，血劍無堅不摧，何必自尋死路。」

小小年紀，纖纖弱女，一出手就能將司馬彪的鐵杖抓在手中，自非等閑人物，一個徐不凡已經惹不起，現在又多了一個扎手貨，益增三分兇險，大家心裡雪亮，再也沒有人敢輕擧妄動。眼睜睜看着徐不凡擦身而過，終至消失在山路的盡頭。

丁威經驗老到，對朱玉梅深懷戒心，奔出五六里後，正朝一片樹林子走去，湊到徐不凡身邊去說道：「公子，如果老奴沒有看走眼，這位姓朱的姑娘來頭一定不小。」

爲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突襲，徐不凡並未坐進血轎，聞言沉聲說道：「嗯，我也有這種感覺，普通人家的女兒，不可能有她那麼高貴的氣質。」

「但不知朱玉梅究竟是何來歷？敵乎？友乎？」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管她是敵是友，只要她不招惹咱們，咱們就別去招惹她就是了。」

就這麼三言二語的工夫，已進入林內，徐不凡還沒有來得及看看是甚麼樹，通路已被一隊兵士堵住。

兵士爲數不少，約在百人以上，有的張弓搭箭，高踞樹頂，有的整齊排列，佈下一道肉屏風，一個個刀已出鞘，長槍在握，只要一聲令下，馬上就會衝鋒陷陣。

徐不凡反應敏捷，處事果斷，立與二老八駿退出林外去，衆兵士也跟着追出來，一名百夫長冷聲說道：「徐不凡，你再怎麼機靈，也絕對逃不過官兵的掌握，最好的辦法是束手就擒，勿作逃跑的打算。」

「請問將軍，」徐不凡正容說道：「你們是那一府的兵馬？」

「兗州府，褚提督的麾下。」

「你們褚提督現在何處？」

「就在這附近，大概快到了。」

「去告訴褚鵬傑，想抓我叫他自己來，不要拿別人當替死鬼。」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以爲本將軍逮不住你？」

「如果逮得住，我可能根本進不了大同府。」

「徐不凡，我告訴你，山東的兵馬都是常勝軍，褚提督的麾下從來沒有打過敗仗，進入兗州府，你們就認倒霉吧。」

「上！」

一聲令下，衆兵士如飛蝗，如怒矢，長矛揮動，軍刀閃爍，百十名軍士喊殺震天，一窩蜂似的往上衝，聲勢的確嚇人。

誰無父母，誰無子弟，徐不凡要殺的只是寥寥有限的元兇主犯，怎忍對這些無辜的兵士大肆殺戮。然而，你不殺人，人要殺你，惟一的辦法只有即刻退走，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二老八駿乃沙場老將，快逾奔馬

，箭都追不上，向前直奔百餘丈，又折入林內，穿出廣大密林時，天已入暮，晚霞滿天，再也沒見到追兵的影踪。

趁天未大黑前，又向北奔了十幾里，在山區找了一處背風的陰密所在，就地安營紮寨。

有人在覓泉取水，有人在埋鍋造飯，有人在選擇最佳的崗哨位置。徐不凡召來王石娘、高天木，道：「情形到底怎麼樣，嚴不嚴重？」

王石娘道：「不瞞公子說，情勢的確很嚴重。」

「嚴重到甚麼程度？」

「鍾雪娥之言非虛，山東各府的兵馬、四衣衛、武林各派，俱已傾巢而出，正在朝這個方向集中，明日天亮以後，絕大部份的人馬可能就會先後趕到。」

「褚忠、褚艮、褚鵬傑兄弟叔姪，是否皆親自出馬？」

「始終沒見褚忠其人，可能仍坐鎮濟南府，褚艮，褚鵬傑就在百里以內，隨時可到。」

「四衣衛與火焰教是否已勾搭成功？」

「有此可能，但尚未成熟。」

「請在暗中保護上官姑娘，別讓她受到傷害。」

「我們會的。」

「注意查一下朱玉梅的來歷，此姝可能不簡單。」

「奴才與天木已經在留意她。」

「好了，吃過飯以後，你們繼續去辦你們的事，從此刻起，如遇緊急事故，或特殊狀況，你們可以隨時現身，不必等候召喚。」

「主人，我們已經用過晚餐，想現在就走，以便確實掌握他們的全盤動態。」

「好吧，辛苦你們了，請。」

＊　＊　＊

天才濛濛亮，二老八駿已準備就緒，打算啟程上路。血轎抬上山道後，僅僅走了七八步，就被鍾玉郎、上官巧雲截住了。

這一次，鍾玉郎可不是匹馬單槍，還帶着金衣、銀衣使者各二名，銅衣使者四名。上官巧雲也帶來六名門下高手。人數雖不多，俱屬一時俊彥，實力却硬扎得很。

徐不凡愕然一驚，道：「巧雲，妳也眞是的，爲甚麼老是跟這種人在一起，萬一吃虧上當，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上官巧雲冷哼一聲，打斷他的話，道：「徐不凡，我警告你，你我早已情斷義絕，你再也沒有資格叫我的名字，更沒有理由干涉我的行動，姑娘我是來替先父討命的。」

徐不凡苦笑一下，道：「巧雲，不，上官姑娘，不管妳心裡怎麼想，我始終把妳當朋友，令尊的死，如果實在無法諒解我，妳隨時可以找我索仇，再插我一刀，但不包括現在。」

「爲甚麼現在不可以！」

「現在我要殺鍾玉郎！」

鍾玉郎虎吼一聲，道：「姓徐的，休出狂言，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所。」

徐不凡沒有理會他，目光從八名四衣衛的臉上一一掃過，以無比鄭重的語氣說道：「你們八位聽清楚，也請轉告其他同伴，我宣佈四衣衛爲非法組織，棄暗投明者，既往不究，如仍執迷不悟，繼續爲虎作倀，不論首從，一律格殺！」

鍾玉郎聞言大怒，對二名金衣使者道：「呂忠，你們上去給我斃了他！」

二名金衣使者齊聲應諾，雙雙拔劍而上，沒見他們怎樣作勢，已自各攻一劍，動作乾淨俐落，速度快捷無論，身手的確是不凡。

徐不凡手按劍柄，連退三步才閃過去，道：「你們那一位是呂忠？」

一名瘦高挑的金衣使者道：「你家呂爺爺就是我！」

「當年送僞造聖旨的人就是侯方與你？」

「不錯。」

「你也參予了殺害我全家的行動？」

「也不錯！」

「夠了，單憑這兩件事，就足夠你死一次。」

血劍一出，血光燦爛，一道火紅的劍影，隨着徐不凡快速移動的身形，箭也似的射向呂忠。

呂忠可不是省油的燈，旁邊又有一位得力的幫手，徐不凡的雷霆一擊竟告落空，反而遭到兩名金衣使者的前後夾擊，一時脫不了身。

緊接着，鍾玉郎又傳下第二道命令：「殺八駿！毀二老！」

他自知憑二名銀衣使者，四名銅衣使者的實力，不見得能制住二老八駿，隨又對上官巧雲道：「巧妹，妳如果眞的愛我，就快叫貴堡的人動手。」

上官巧雲因愛生恨，凡是能夠令徐不凡難堪的事，她都願意做，聞言惡狠狠的望了他一眼，立命門下高手猛攻八駿二老。

八駿二老面對十二名一流高手，馬上陷入苦戰。

鍾玉郎上前拉住上官巧雲的手，道：「來，咱們先搜他的血轎，再要他命，今天我保證讓妳親手割下他的腦袋瓜！」

八駿二老早被兩派高手纏死了，如入無人之境，鍾玉郎身形三閃，已到了血轎門口，徐不凡大聲吼叫：「不要動！」却擺不脫金衣使者，鍾玉郎挑開轎門鑽進去。

掌聲，震聲，還夾雜着驚叫聲，鍾玉郎像是撞到牆上的皮球，立又倒彈回來，雙手捧腹，臉色蒼白，這一掌挨得還眞不輕。

王石娘從血轎裡衝出來，再添一劍，高天木也乍然現身，用乾坤圈猛砸他的後腦勺，想要他現出原形來。

爲了上官巧雲的清白，徐不凡已下定決心要除掉鍾玉郎，大聲喊叫道：「殺了他！殺了他！」

鍾玉郎的命還眞硬，一名金衣使者，二名銀衣使者，再加上上官巧雲的捨命相救，竟然以毫髮之差逃出鬼門關。

却給呂忠帶來厄運，硬拚三十招後，吃飯的傢伙最後還是被徐不凡砍下來。

二名銀衣使者去後，二老八駿壓力減輕，又有兩名銅衣使者死在丁威、毛奇的手中。

情勢瞬息逆轉，鍾玉郎又負創在身，心知求勝之機已失，當機立斷，率衆退向徐不凡露營的方向。

「追，斬草除根，將四衣衛趕盡殺絕！」

徐不凡決心要將褚艮的黨羽翦除乾淨，話一出口，便一馬當先追下去，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斜刺裡出現一羣捕快，硬將徐不凡主僕攔下來。

爲了血轎的安全，徐不凡密令石娘娘、高天木繼續追趕，自己則回到停放血轎的地方。

捕快爲數不少，約有二三十名，昨日在山村外所遇的一名捕快，對一位手持紅纓寶刀，滿臉絡腮鬍子，神態極爲威猛慓悍的人說了幾句悄悄話，然後對徐不凡說道：「徐不凡，這位是我們兗州府的總捕頭許大力，出身武林世家，人稱鐵捕，兗州府盜賊不興，路不拾遺，全拜許總威名，你們今天插翅也飛不了。」

徐不凡略爲打量了一下這位許捕頭，雄赳赳，氣昂昂，的確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雙手一拱，漫應了兩聲：「久仰！久仰！」

他深知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也懶得跟他們多說廢話，抬起血轎，領着二老八駿就走。衆捕快沒料到有此一着，猝然無防之下，被突破圍困，一口氣衝了出去。

許大力動作好快，身形一彈，如水銀瀉地，接連三個起落，已追上殿後的徐不凡，粗聲喝道：「站住，以你徐不凡的名頭，不應該是一個三條腿的膿包才對。」

徐不凡邊後退邊說：「許總，我不是怕事，而是尊重你。」

「你他媽的這是甚麼鬼話，俺聽不懂！」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我尊重許總是一條漢子，不希望傷了彼此的和氣。」

「去你的，老子從來不跟犯人講客氣，必須逮捕歸案。」

「徐某乃忠良後裔，並非作奸犯科之人。」

「少狡辯，你是三道六府通緝有案的欽命要犯。」

「那是誣陷，是欲加之罪。」

「有沒有冤屈俺不管，到府裡去再說。」

「抱歉，我不接受不公平的審判。」

「哼，這可由不得你，拔劍！」

「血劍一出，無血不歸，我不殺沒有仇的人。」

「這樣你死得更快。」

許大力生性粗獷，言語行動不帶半絲矯揉造作，說幹就幹，紅纓寶刀一出，光芒四射，刷的一聲！攔腰砍過來，快如電光石火。

徐不凡不肯硬拚，且避且退，更激怒了許大力的牛脾氣，一路猛追猛攻，功力深厚，刀法精純，頗有張翼德的勇猛作風，徐不凡暗暗讚歎不迭。

他用的是拖延戰術，以時間換取空間，當二老八駿遠去時，徐不凡突然大叫一聲：「接招！」左鐵臂一抬，噹！硬將許大力的刀震歪好幾寸。

「看打！」

接着又打出三枚袖箭，許大力不得不止步閃避，就利用這個機會，徐不凡脚底抹油，已翻過一座小山去。

這時候，衆捕快仍遠遠拋在後頭，許大力只好單刀匹馬的先追下去，口中不停的「他媽的，他媽的！」罵個不停。

徐不凡一路狂奔，與二老八駿會齊後，故意偏離正道，朝一道山谷走去，因爲他已深深感覺到，正如鍾雪娥所說的，危機四伏，寸步難行，褚氏兄弟的魔爪無所不在，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纏，是以繞路而行。

詎料，要來的結果還是來了，甫至山谷口上，遠處塵頭起處，首先從山谷裡馳來一隊騎兵，立將整個山谷堵死。徐不凡一驚，掉轉頭來往左衝，左面蹄聲的的，馬鳴如嘶，又是一隊兵捲地而來，往後往右看去，馬如脫兔，塵砂蔽天，早已陷入重重包圍。

徐不凡索性停下轎子，二老八駿緊守在血轎四週，自己單獨一人立在轎前丈許處，靜待來者。

三四百匹馬轉眼就到，重重疊疊，將血轎圍了個水洩不通，一個身穿鎧甲，頭戴銅盔的將軍策馬來到徐不凡面前，沉聲說道：「你大概就是徐不凡吧？」

徐不凡挺着胸脯說道：「在下正是徐不凡，將軍何人？」

「褚鵬傑，兗州提督。」

「哦，我們終於碰頭了。」

「你們是自己動手自殺，還是由本將軍代勞？」

「笑話，好死不如賴活着，沒有人願意自殺。」

「憑你們主僕十一人，能夠衝出馬羣？」

「好歹也要試一試。」

「告訴你，單是馬蹄子就可以把你

們踩成肉醬。」

「最低限度，我徐不凡也要撈回本錢來。」

猛的一縱身，直往馬背上撲，褚鵬傑嚇了一跳，拍馬就走，徐不凡硬將馬尾巴揪住，順勢往上跳，褚鵬傑飛離馬背，劈出一掌，徐不凡騰身閃過，探手疾抓他的手腕，想活捉褚提督。

擒賊先擒王，徐不凡深知，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衝出數百兵馬的圍困，惟一的機會就是活捉褚鵬傑，是以不顧自身危險，一再近身肉搏，褚鵬傑眼見情勢危殆，急切間拔刀而出，一輪猛劈猛砍。

銀虹一閃，再見血劍，血劍一出，威風八面，刀劍陡地一撞，褚鵬傑的鬼頭刀立被削去半個鬼頭。

徐不凡得理不饒人，乘勝再上，場中人影飛竄，已有十幾名校尉在褚鵬傑身週築下一道肉牆。

四外的馬隊也迫近了，有的張弓搭箭，有的勒馬欲進，看那態勢，如果一齊策馬而來，二老八駿眞的會被踩成肉醬血泥。

褚鵬傑怒氣沖天的道：「殺！把他們全部就地正法！」

軍令如山，十幾名校尉齊聲應是，拔刀一湧而上，數百匹駿馬也開始發動，踏地而來。

徐不凡忽將血劍高擧過頂，大聲說道：「且慢，徐某還有幾句話要說。」

褚鵬傑道：「你還有甚麼後事交代？」

「我問你，先父遇難大同府，你是否兇手之一？」

「你認爲呢？」

「我得到消息，你曾秘密前往行兇。」

「可有人證物證？」

「就是苦無證據，否則早已摘下你吃飯的傢伙。」

「本將軍這兒倒有充份的證據，證明你是殺害我兩位兄長的元兇！」

「這不必證明，我壓根兒就沒有否認過。」

「殺人償命，這是不是你常說的口頭禪？」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隨時可以動手，你有找藉口的必要！」

話畢沒再多言，迅即退回血轎旁，交代二老八駿。「放棄血轎，準備打衝鋒。」

天叟丁威道：「血轎是公子的精神表徵，這……」

「這沒有甚麼，生命比血轎要重要得多。」

「可是，轎內有許多重要的文件、證物……」

「挑最最重要的，能帶多少帶多少，要快！」

二老八駿何嘗不明白，抬着血轎絕對不可能突圍而出，但又不忍見毀於鐵蹄之下，就這麼一猶豫，耳畔殺聲震天，場中塵土飛揚，兗州府的兵馬已從四面八方壓下來。

「衝啊！衝！」

「殺啊！殺！」

場中一片混亂，但徐不凡、褚鵬傑的號令仍然聽得很清楚，徐不凡與丁威、毛奇充作箭頭，向前猛衝，四駿抬轎，四駿殿後，一路狂衝猛打。

兵馬從四面湧來，根本沒有前線後方，徐不凡好不容易殺出一條血路，闖出去一二丈，通路馬上被更多的兵馬堵住，更糟的是八駿中的老三老六已重傷倒地。

徐不凡急得像火燒屁股一樣，偏偏王石娘、高天木又去追鍾玉郎，血轎中的文件等亦未及時取出，想丟也不能丟，慌忙中將傷者放進血轎，只好硬着頭皮猛衝，希望能衝破重重包圍。

最佳的選擇，當然是活捉褚鵬傑，就可起死回生，這時候，褚鵬傑却遠遠的在一旁掠陣，發號施令。

「住手！」

「住手！」

猛然間，場外響起一聲嬌叱，朱玉梅主婢三人三騎放馬直往裡闖，兗州府的兵馬見到她，莫不爭先退避，有那動作遲緩的，擋住去路，悉被三女打倒在地，非死即傷，也不過眨眼之間，便衝至血轎附近。

褚鵬傑像一隻哈叭狗似的，急急追進來，道：「小郡主！小郡主！」

朱玉梅臉一沉，道：「郡主就郡主，甚麼大啊小的，本宮已經滿十八歲啦。」

混戰早已停歇，褚鵬傑畢恭畢敬的道：「是，郡主。」

朱玉梅瞧了徐不凡一眼，再看看場中的情形，冷聲說道：「褚提督，你這麼勞師動衆的是幹甚麼？」

「回郡主的話，是在抓欽命要犯徐不凡。」

「抓一個徐不凡，用得着這麼多兵馬？」

「郡主有所不知，徐不凡共有主僕十三人，個個都很扎手。」

「徐不凡到底犯了甚麼滔天大罪？」

「他父親徐全壽私通韃靼，又吞沒了貢品，犯下欺君叛國之罪，欽命滿門抄斬，他是惟一漏網之人。」

「本宮却聽說，那詔書是假的，另有內情。」

「這是誤傳，絕非事實，請郡主明鑒。」

「本宮得到的消息，却正好相反，民間傳言，徐家一門忠義，口碑載道，是有人結黨營私，戕害忠良。」

「此話純屬虛構，請郡主勿聽信謠言。」

「謠言也好，事實也吧，既然被本宮碰上了，就不許你們胡作非爲。」

「郡主的意思是……」

「放掉他們，我打算進京去，找我那皇上哥哥，爲徐家平反。」

「郡主，使不得，千萬使不得，此案早已終結，皇上也翻不了。」

朱玉梅黛眉一挑，射來兩道冷電似的眸光，道：「能否翻案，用不到褚提督操心，我問你放不放人？」

褚鵬傑想了一下，嚅嚅的道：「本提督是奉命行事，請郡主成全。」

「奉何人之命？」

「山東布政司。」

「你爹？」

「這是公事。」

「哼，你們父子也太放肆了！」

朱玉梅對兩名婢女交代了幾句，一拍馬臀，來到徐不凡身前，威風凜凜的道：「徐公子，跟着本宮走，誰要是敢動一動，就放手去殺，不必客氣。」

當即一勒馬韁，放蹄向前走去，徐不凡主僕居中，兩名婢女殿後。衆兵勇校尉，相互觀望，未敢攔阻，因爲褚鵬傑實在惹不起這位小佛爺，未敢傳下截殺指令，目送他們步出重圍，走進山谷。

徐不凡先給傷者服用兩粒靈丹，對朱玉梅說道：「郡主一再賜助，又仗義直言，大恩不敢言謝，我們徐家存歿均感，永遠不會忘記郡主的隆情厚誼。」

朱玉梅甜蜜的笑笑，道：「小事一件，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將來有機會，本宮一定替你們徐家平反寃情，恢復你世襲的王位。」

徐不凡道：「寃情平反即可，王位我倒不在乎。」

朱玉梅很認眞的說：「王位也很重要，有了王位，你才能夠娶到門當戶對的好姑娘。」

深入谷內三四里後，朱玉梅又道：「你們先走吧，我留在此地替你們斷後，我判斷褚鵬傑絕不會就此罷手，說不定還會追上來。」

徐不凡拱拱手道：「恭敬不如從命，不凡就此別過，見到魯王爺時，請代我叩問金安。」

朱玉梅聞言甚感錯愕，道：「你怎麼曉得本宮是魯王的女兒？」

「魯王是當今皇上的叔父，郡主自稱皇上是妳的哥哥，經將郡主的身份擺明了。」

朱玉梅稚氣未脫的道：「嗯嗯，你好聰明，以後跟你說話可要小心了。」

* * *

告別朱玉梅，繼續前行，巳午之交，受傷的兩名八駿，傷情大見好轉，已可自己行走，先後離開血轎，抬轎子的人輕鬆不少，速度自然加快了。

霍然，鍾雪娥從一條橫溝裡冒了出來，一照面，劈面就說：「徐不凡，我乾爹的身份，你揭穿了沒有？」

徐不凡道：「還沒有。」

「爲何按兵不動？」

「茲事體大，我是怕一旦揭開他的假面具，會對皇上有所不利。」

「對，對極了，我就是爲此事而來，在沒有把握殺掉他以前，千萬不可揭穿，我怕他會一不做二不休，對皇上下毒手。」

「放心，皇上的安全第一，我都不會亂說話的。」

「還有一件事我想問你，大同知府賀紹庭，娘子關的守將是怎麼死的！」

「自殺。」

「他們爲甚麼會自殺？你好像給他們看了一樣東西，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甚麼東西？能不能給我看看？我意思是說，像你跟我買消息一樣，願意付出代價。」

「是有代價，但不是金錢，是生命！」

「你是說，看了這樣東西的人，都會心甘情願的自殺？」

「忠臣義士，均會慷慨赴死，但不包括奸賊叛逆。」

「給褚家昆仲看了會自殺嗎？」

「不會，他們會更瘋狂，更兇殘！」

「既然是這樣，我勸你趕快從我來的那條橫溝逃走吧。」

「此話怎講？」

「四衣衞就在前面，很快就會堵住你的去路，郡主一走，兗州府的追兵隨時可到，前後夾擊的結果，想活命比登天還難。」

二人一面說一面走，這時正經過一條兩側絕壁插天，僅可容血轎通過的狹谷。

毛奇眼快，發現前面有一團黑影在蠕動，道：「公子，他們眞的來了。」

鍾雪娥臉色大變，道：「想死想活，你快作決定，我可要先走了。」話一出口，便一溜煙似的往來路奔去。

徐不凡藉助朱玉梅之力，才擺脫褚鵬傑，心裡已經覺得很窩囊，現在再要他不戰而退，委實拉不下這個臉，方自踟躕間，來人已至近前，果然是四衣衞，由褚艮親自領軍，後面的金、銀、銅、黑衣使者，數不在少。

命二老八駿先停下來，徐不凡獨自一人迎上去，還沒有動手，已經將血劍握在手中，決心要與褚艮決一勝敗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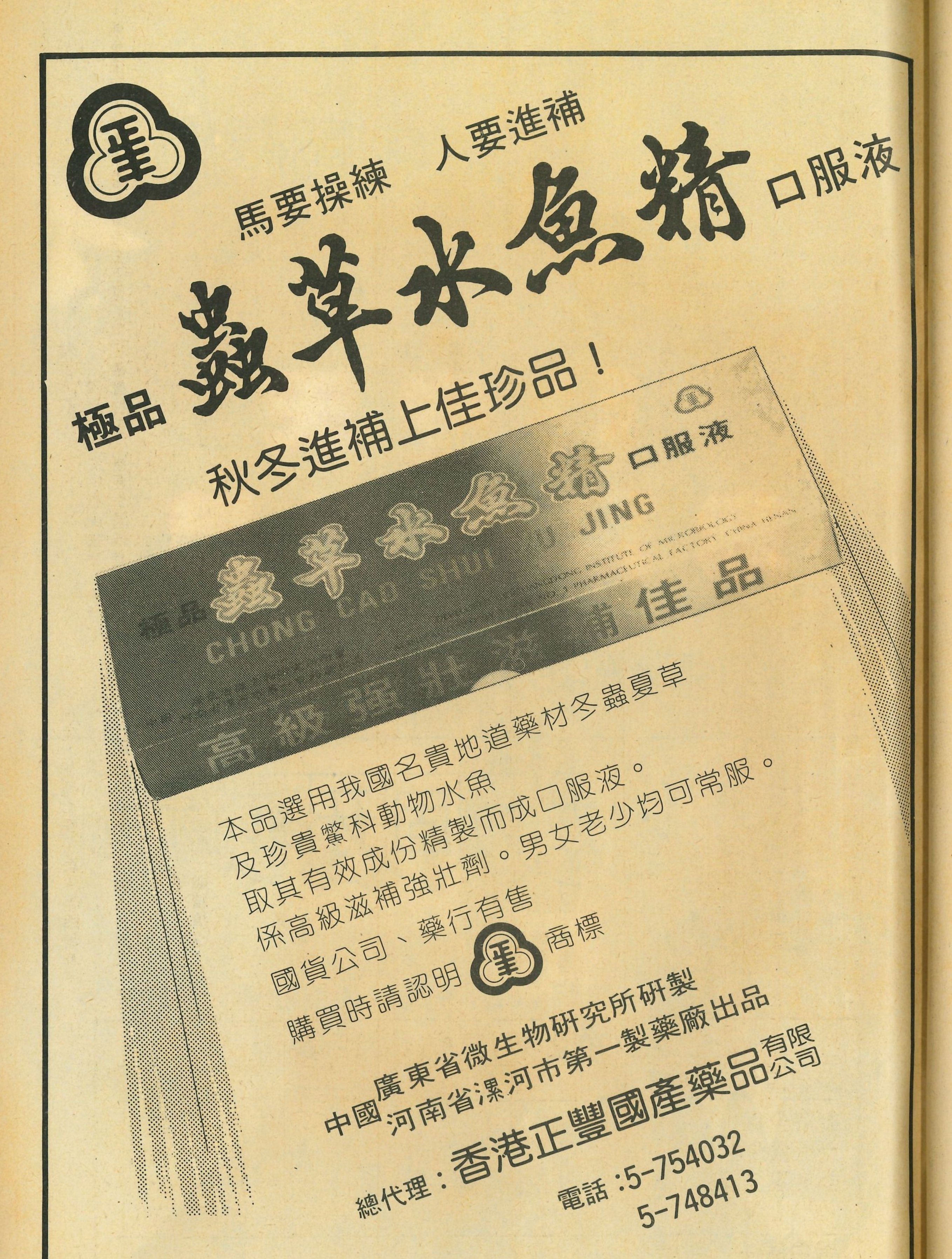
褚總管依舊黑巾蒙面，一雙虎目一瞬不瞬的死盯着血劍，在徐不凡前面丈餘處一站，道：「徐不凡，看樣子，你今天似乎決心要流血？」

徐不凡的臉色陰沉沉的，一點表情也沒有，道：「我們之間的事只有鮮血才能解決，怎麼能不流血。」

「老夫倒有一個不流血的方法，不知道娃兒願不願意？」

「哼，狗嘴裡不會長出象牙。」

「交出血書、血劍、書信、文件，老夫網開一面，饒你個不死，賞你帆



船一艘，放逐異域。」

「謝了，人不嫌母醜，狗不嫌窩窮，親仇未報，師恨未雪，暫時在下還沒有出國的打算。」

「你決心要蠻幹到底？」

「事到如今，不幹也不行。」

「小子，這兒不是斷魂橋，沒有僥倖可言。」

「大家機會均等，你也沒有多少便宜佔。」

「四衣衞人多勢衆，你小子絕對討不了好。」

「一夫當關，這是對決的好地方，只要徐不凡不死，你的人一個也過不來。」

「徐不凡，你不接受老夫的條件？」

「我死了以後，一切都是你的。」

「好狂的娃兒，老夫現在就把你撕掉！」

掉字出口，雙臂突呈彎曲狀，手掌青筋暴現，十指如鈎，每一根指頭皆如燒紅的鐵箸，更似待襲的鷹爪蛇頭，顯然鷹指功業已叫足了十成十。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褚良發出一聲獅吼，乍然的蒼鷹搏兎之姿撲出，「五龍現爪」、「百鳥朝鳳」、「倒掛金鈎」，三招快攻，連成一氣，徐不凡的全身三十六處要穴悉在褚良襲擊之下。

徐不凡不甘示弱，硬往上撞，左鐵臂擋撥格架，右劍掃斬刺挑，立與褚良大打出手。

褚良猛扣他的握劍右手，被徐不凡鐵臂打歪，褚良乍退倏進，再抓他的左肩井，復遭徐不凡血劍封住，褚良身手敏捷，飛起一腿，徐不凡橫飄三尺，踢出一脚，褚良指指不離他的致命要害，徐不凡劍劍都在他的脖子四週打轉。

這眞是一場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決鬥，打來快速至極，也慘烈至極，尤其變幻莫測，迭有奇招，每能在敗中求勝，絕處逢生，看得人如醉如痴，如瘋如狂，四衣衞與二老八駿皆如醉酒一般，渾然忘我。

雙方志在必勝，全力搶攻，奈何棋逢敵手，相持不下，轉眼十招過去了……百招過去了……現在已堂堂進入第三百回合。

褚良鼻子都氣歪了，哇啦哇啦大叫：「徐不凡，看不透你小小年紀，居然能在老夫的鷹指功下走三百合，簡直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其實論功力修爲，徐不凡確非褚良之敵，這一點，徐不凡自己瞭然於胸，之所以能夠苦撐三百合而不敗，主要得力於上官堡之約前的七日苦練血劍三絕招，再就是堅强的意志使然。聞言哂然一笑，激將道：「三百合算甚麼，徐某今天準備與你大戰一千合。」

褚良更氣更怒，攻勢更快，招式更猛，徐不凡突然改變戰法，三絕招一施完，陡地右腕一沉，半蹲着身子，接連掃出七八劍。

一劍比一劍高，一劍比一劍快，褚良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只好跟着他的劍提足縱起。

徐不凡毫不放鬆，繼續搶攻，褚良已騰身上了絕壁，徐不凡如影隨形，劍劍皆刺向他的雙脚足踝。

褚良步步上竄，徐不凡劍劍升高，遠遠望去，眞好像褚良是踩着徐不凡的劍升上去的，實則殺機重重，驚險萬狀，褚良身手矯健，徐不凡每劍皆以毫厘之差擦脚而過，空自濺起無數石粉，萬點火星。

這一切全部發生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褚良老奸巨猾，毒計陡生，徐不凡一劍刺出，褚良雙脚猛一沉，一脚踩住劍身，一脚猛踹徐不凡。

這一踩之勁，力逾千鈞，徐不凡的手腕當然承受不起，血劍差點脫手落下，另一脚未到，徐不凡閃電反擊，左鐵臂盡全力砸出去。

通！一聲，褚良好硬的骨頭，不顧自身的危險，一脚踢中徐不凡的胸部，通的一聲！徐不凡的鐵臂打中他的小腹，雙雙發出一聲悶哼，電墜而下。

二人皆傷得不輕，臉色蒼白中汗如豆珠，落地後搖搖晃晃，馬步不穩。

天叟丁威、地叟毛奇動作飛快，上前扶住徐不凡。（未完・十九）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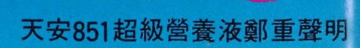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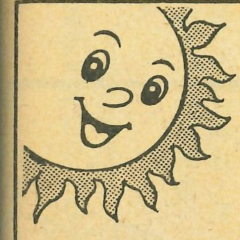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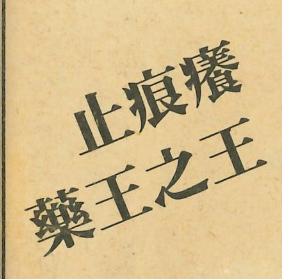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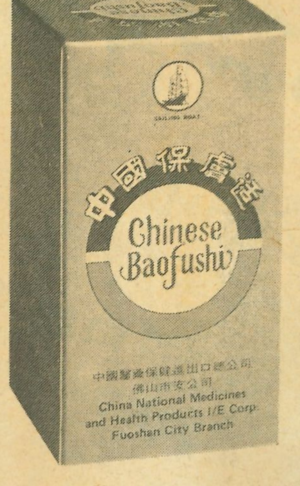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